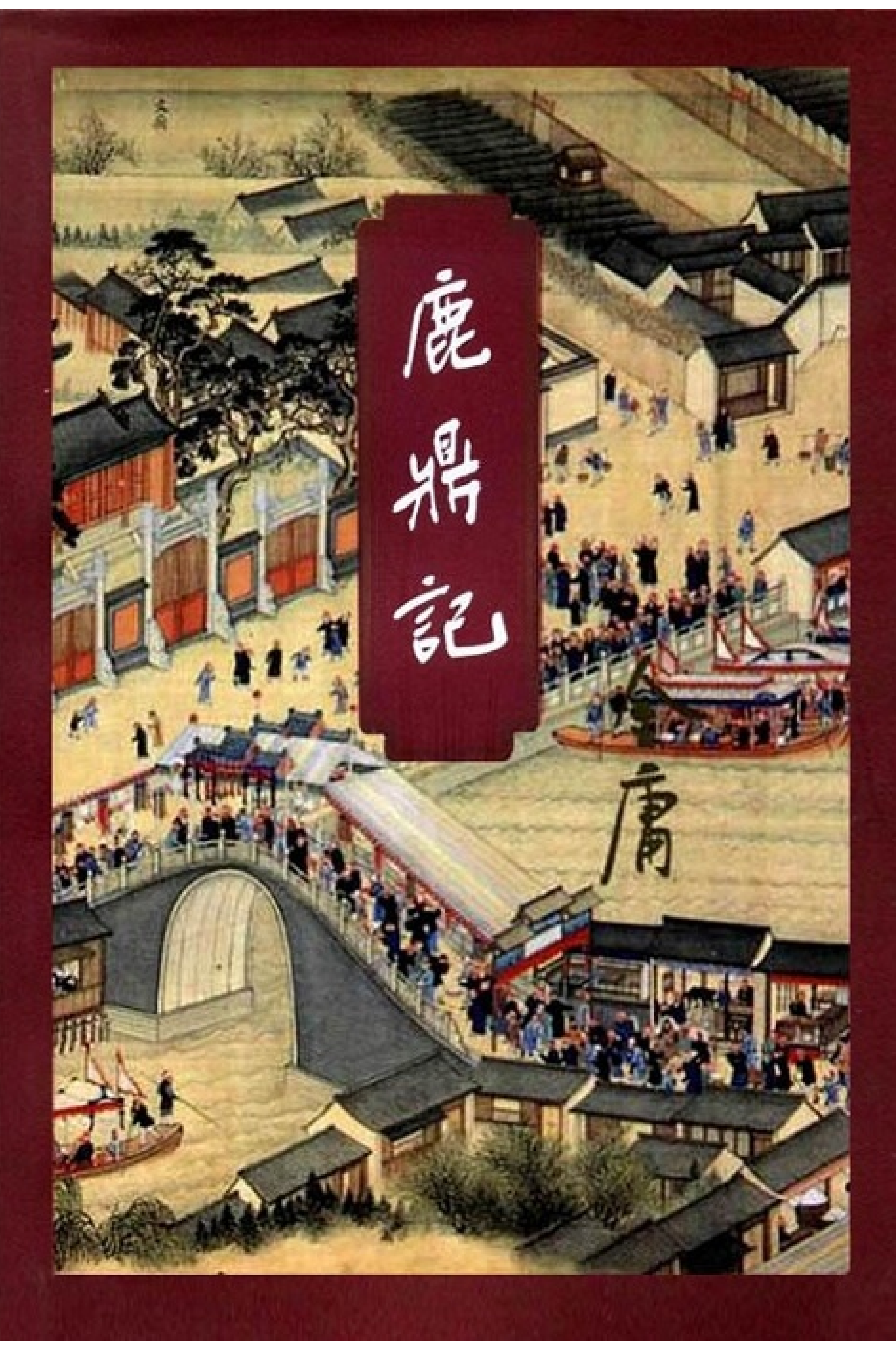

鹿鼎記
庸

鹿鼎记（二）

金庸

简介

扬州妓女之子韦小宝从小听书听戏，更羡慕戏文中的英雄好汉，为了做英雄，他凭一时之勇搭救了一个落难的江湖好汉茅十八。茅十八感激小宝援手，更因他缠纠不休，将他带到了都城北京。在京城韦小宝被一老一小两个太监劫入进宫，他施展诡计将老太监海大富弄瞎，又将小太监名叫小桂子的害死，从此他便冒充小桂子在宫中做假太监。

一日韦小宝赌博归来遇到一个自称小玄子的华服少年正在练武，便与他交上了手，这少年正是康熙帝玄烨。顾命大臣鳌拜武艺高强、功高震主，为少年康熙所忌，为除掉鳌拜，康熙巧设计谋，让韦小宝率一群小太监以戏耍角力为名将鳌拜擒杀。韦小主智杀奸相鳌拜，大清皇帝固然龙颜大悦，反清帮会组织天地会也对他青眼相加，十三岁的韦小宝于一日之间竟成了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关门弟子和地位甚高的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韦小宝奉陈近南之命回宫卧底，一次他撞破了与邪恶帮会神龙教勾结的皇太后的隐秘，并从她口中得到了康熙之父顺治在五台山出家的消息，为防皇太后对小玄子不利，他将此事连同自己是冒牌太监一事告诉康熙。康熙闻听父亲尚在人间，又惊又喜，立即派遣韦小宝到五台山寻访，韦小宝不辱使命历尽艰险后在五台山清凉寺寻访到了老皇爷顺治，但他自己却在回返途中被神龙教劫往辽东蛇岛。在蛇岛韦小宝乘神龙教内讧之际，施展拍马溜须绝技骗得了教主洪安通的信任，并当上了在教中职位甚高的白龙使。

韦小宝返回北京，向康熙报告了顺治出家一事，本望皇上重赏，谁知康熙在夸赞一番后竟命他赴少林寺出家，朝夕之间十几岁的韦小宝竟成了与年过八旬的少林寺方丈同辈的“晦明禅师”。“高僧”在寺中穷极无聊，便要生事，他纵酒狎妓，屡犯戒律，把一个千年古刹、佛门静地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苦心经营，势力渐大，康熙决定武力撤藩，起兵之前，为了麻痹吴三桂，康熙决定将其妹建宁公主嫁与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正好韦小宝“出家”期满，康熙使命他作了“赐婚使”。韦小宝率人护送建宁公主入滇，两人本就相识，路上日久生情，未到云南就发生私通，赐婚使变成了驸马爷。在昆明，正与韦小宝打得火热的建宁公主不肯与吴应熊成婚，蛮性发作之际竟将吴应熊阉割，韦小宝见事变猝起，只得将吴应熊挟持与建宁公主绕湖广返回京城，不久韦小宝又奉命去攻打与吴三桂和罗刹国勾结的神龙教，他率水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辽东，但未到蛇岛，自己这位统兵大将就成了洪安通的俘虏。韦小宝身临险境，不得已故技重演，一顿马屁将洪安通骗过，然后趁机逃出神龙教，洪安通发觉上当，怒不可遏，当即领人对韦小宝进行了追杀。

韦小宝慌不择路，一路向北来到鹿鼎山，误入了罗刹国军营，他害怕潜伏于营外的神龙教，便施展伶牙利齿将正在这里巡视的罗刹国公主苏菲娅骗倒，随她一同去了罗刹国。苏菲娅返回莫斯科，正赶上罗刹沙皇病死，韦小宝最善浑水摸鱼，便凭着从戏文中学得的“安邦定国”计谋，帮助苏菲娅发动了一次成功政变，苏菲娅当上了摄政女王，韦小宝则因策划有功被封为远东伯爵。他心念故国，不久即借故带着罗刹使臣回到北京，清朝与罗刹使臣签订了和约而消除了罗刹国这一腹背之患，韦小宝则因议和有功被康熙降旨封为一等忠勇伯。

吴三桂谋反在即，为了稳定天下，安抚民心，康熙命韦小宝赴扬州为史可法修建忠烈祠。韦小宝衣锦还乡，在扬州府衙宣读完圣旨，随即一人悄悄溜到丽春院去探望母亲，没想到在妓院却陷入了江湖人士的包围，他略施小计，以迷药将一干人迷倒，并将其中的六位美貌女子——洪教主夫人苏筌、沐王府的沐剑屏、方怡、陈圆圆的女儿阿珂、王屋派的曾柔以及自己的俏丫鬟双儿一网打尽，收为己有。韦小宝香艳难舍之际，吴三桂已在云南起兵反叛，小宝被迫从扬州返回京城。江湖奇人神拳无敌归辛树夫妇因误杀天地会主脑吴六奇，抱憾不已，为此他们与天地会群雄商议，决定舍身入宫行刺康熙。韦小宝不忍见小玄子遇难，设计掩护。归辛树行刺不成，却将天地会行址和韦小宝身份暴露，康熙以重兵将天地会首脑聚集的韦小宝爵府包围，并命韦小宝戴罪立功，亲自回府捉拿天地会群雄，韦小宝不忍加害师父陈近南和天地会兄弟，将他们尽数救出，自己则畏罪潜逃出京，并在临行之前将康熙之妹建宁公主带走。

韦小宝领着建宁公主等七个老婆逃到距蛇岛不远的“通吃岛”，一住数年，康熙顾念与韦小宝的少年友情，不仅没再派兵追杀，反而予以优惠照顾。罗刹国向东方的侵略渗透早已引起康熙的注意，平定西南、收复台湾的胜利使他坚定了向罗刹用兵，收复失地的决心，韦小宝去过莫斯科，粗通罗刹语言，又与罗刹摄政女王有露水姻缘，康熙便将他召回京城，册封他为鹿鼎公，抚远大将军，命他率兵向罗刹人作战。韦小宝见“小玄子”不再拿天地会一事与自己为难，欣然领命，亲率马、步、水三军，按照康熙的既定战略一路杀去，连连得手，最后“尿射鹿鼎山”，一举将罗刹军队击败，迫使罗刹使臣坐在谈判桌前签定了和约。韦小宝取得了军事和外交双重胜利，凯旋而归，封妻荫子，权势与荣华达到顶峰，但不久麻烦又起，康熙命他去剿灭反清的天地会，天地会众弟兄要他继承师父陈近南的遗志，担任总舵主，继续与满清作对为敌，韦小宝眼见忠义难以两全，只有弃官而逃，他打着回乡探母名义，领着七个老婆回到扬州，与母亲韦春芳会合，隐姓埋名，择地而居；康熙见韦小宝久不回京，着即派人四处查找，又亲自六下江南寻访。但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自此世上不复有奇人韦小宝矣。



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 夜受轻衫漠漠香

小郡主格的一笑，掀被下床，笑道："我穴道早解开了，等了你好久，你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韦小宝奇道："谁给你解开穴道的？"小郡主道："给点了穴道，过得六七个时辰，不用解也自然通了。我扶你上床，我可得走了。"韦小宝大急，叫道："不行，不行。你脸上伤痕没好。须得再给你搽药，才好得全。"小郡主嘻嘻一笑，说道："你这人真坏，说话老骗人。你几时在我脸上刻花了？倒害得我担心了半天。"韦小宝问道："你怎么知道？"小郡主道："我早下床来照过镜子，脸上什么也没有。"

韦小宝见她脸上光洁白腻，涂着的豆泥、莲蓉等物早洗了个干净，好生后悔："我这么莽撞，也没先瞧她的脸，倘若见到她洗过了脸，说什么也不会着了她道儿。"说道："你搽了我的灵丹妙药，自然好了。否则我为什么巴巴的又去给你买珍珠？我走遍了北京城的珠宝店，才给你买到这两串好珍珠。我还买了一对挺好看的玩意儿给你。"

小郡主忙问："是什么玩意儿？"韦小宝道："你解开我穴道，我就拿给你。"小郡主道："好！"正要伸手去给他解开穴道，忽见他眼珠转个不停，心念一动，笑道："险些儿又上了你的当。解开你穴道，你又不许我走啦。"韦小宝忙道："不会的，不会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那个马难追。"小郡主道："驷马难追！什么叫那个马难追？"韦小宝道："那个马比驷马跑得还要快，那个马都追不上，驷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小郡主不知"那个马"是什么马，将信将疑，道："那个马难追，倒是第一次听见。"韦小宝道："那你就学了这个乖。这玩意儿有趣得紧呢，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小郡主问道："是小白兔吗？"韦小宝摇头道："不是，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小郡主道："是金鱼吗？"韦小宝大摇其头，道："金鱼有什么好玩？这比金鱼要好玩一百倍。"小郡主又猜了几样玩物，都没猜中，道："快拿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韦小宝要诱她解开穴道，说道："你一解开我穴道，我即刻便拿给你看。"小郡主摇头道："不行，我即刻得走，哥哥不见了我，一定心焦得很呢。"韦小宝道："你穴道早解开了，为什么不走，却要等我回来？"小郡主道："你好心给我买珍珠，我总得谢谢你，向你告别一声。不声不响的走了，不是太对不起人吗？"

韦小宝肚里暗笑："原来这小娘是个小傻瓜，沐王府的人木头木脑，果然没姓错了这个姓。"说道："是啊，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害怕，在街上拚命的跑，只想早些买了珍珠，可是一家一家珠宝店瞧过去，就是没合意的，心中一急，连摔了几个筋斗。"小郡主轻呼一声："啊哟！可摔痛了没有？"韦小宝愁眉苦脸的道："这一摔下去，刚好胸口撞在一块大石头上，痛得我死去活来。"小郡主道："现下好些没有？"韦小宝哼哼唧唧的道："这一撞伤势不轻，越来越痛了。你……你……你点了我穴道，不肯解开，我这……这……这一口气……提……提……不上来……我……我……"越说声音越低，突然双眼上翻，眼中露出来的全是眼白，便如晕去了一般，跟着凝住呼吸。

小郡主伸手一探他鼻息，果然没了气，大吃一惊，"啊"的一声，全身发抖，颤声问道："你怎么会死了？"韦小宝断断续续的道："你……点错……点错了我的穴道……点了我……我的……死……死穴。"

小郡主急道："不会的，不会的。师父教的点穴法子，决不会错。我明明点了你的'灵墟'与'步廊'两穴，还有'天池穴'。"韦小宝道："你……你慌慌张张的，点……点错了，啊哟，我全身气血翻涌，经脉倒转，天下大乱，走……走火入……入……"小郡主道："是走火入魔罢？"韦小宝道："正是，走火入魔。啊哟，你怎么这样胡涂？点穴功夫没练得到家，就在我身上乱七八糟的瞎点？你点的不是什么'天池'，什么'步廊'，都点了死穴，死得十拿九稳的死穴！"他不懂穴道名称，否则早就举了几个死穴出来。小郡主年纪幼小，功夫自然没练得到家。点穴功夫原本艰难繁复，人身大穴数百，相去只是数分，慌慌忙忙之中点错了也属寻常，但她曾得明师指点，这三下认穴极准，劲力虽然不足，穴位却丝毫无错，可是新学乍用，究竟没多大自信，韦小宝又愁眉苦脸，装得极像，她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急道："莫非……莫

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么？”

韦小宝道：“正是，正是‘膻中穴’，你也不用难过，你……你……不是故意的，我死之后，决不怪你。阎……阎罗王问起，我决不说是你点死我的……我说我自己不小心，手指头在自己身上一点，就点死了。”小郡主听他答允在阎罗王面前为自己隐瞒，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忙道：“快……快把穴道解了再说，或许还有救。”

忙伸手在他胸口、腋下推拿。她点穴的劲力不强，只推拿得几下，韦小宝已能行动。他呻吟了几下，说道：“唉，已点了死穴，救不活了！”小郡主急道：“或许救得活的。我不小心点错了，真……真对不起。”

韦小宝道：“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死之后，在阴世里保佑你，从早到晚，鬼魂总是跟在你身旁。”小郡主尖叫一声，问道：“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韦小宝道：“你别害怕，我的鬼魂不会害你的。不过有个规矩，谁杀死了我，我的鬼魂就总是跟着谁。”小郡主越想越惊，说道：“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的。”韦小宝叹了口气，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小郡主退了一步，道：“你问来干什么？”脸上满是惊异之色，又道：“你要到阴世里告我，是不是？我不跟你说。”韦小宝摇头道：“我不会告你的。”小郡主道：“那你问我名字干什么？”

韦小宝道：“我知道了你名字，好在阴世保佑你啊。阴间鬼朋鬼友很多，我叫大家齐心合力的来保佑你，你不论走到哪里，几千几百个鬼魂都跟着你。”小郡主吓得大叫一声，忙道：“不，不要！别跟着我。”韦小宝道：“那么就单是我一个人的鬼魂跟着你行不行？”小郡主迟疑片刻，道：“你……你如不吓我，那么……那么还不要紧。”韦小宝道：“我当然不吓你。你白天坐着，我的鬼魂给你赶苍蝇，晚上睡着，我的鬼魂给你赶蚊子。你闷得慌，我的鬼魂托梦给你，讲很好听很好听的故事给你听。”

小郡主道：“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幽幽叹了一口气，道：“你不死就好了。”

韦小宝道：“有一件你答应过我的事，你没办到，唉，我死不瞑目。”小郡主道：“什么事？我答应过你什么？”韦小宝道：“你答应过叫我三声好哥哥，我在临死之前听到你叫了，那就死得眼闭了。”

小郡主出生于世袭黔国公的王府，父母兄长都对她十分宠爱，虽然她出世之时已然国破家亡，但世臣家将、奴婢仆役，还是对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爱护得无微不至，一生之中，从未有人骗过她、吓过她。出世以来所听到的言语，可说没半句假话，因此对韦小宝的胡说八道，初时也都信以为真，待见他越说越精神，说到要叫他三声好哥哥时，眼中闪烁着狡猾的光芒。她只不过天真善良，毕竟不是傻子，知道韦小宝在逗弄自己，退了一步，说道：“你骗人，你不会死的。”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就算暂且不死，过几天总要死的。”小郡主道：“过几天也不会死。”韦小宝道：“就算过几天不死，将来总是要死的。你不叫我这三声好哥哥，我的鬼魂天天跟着你，不住的叫：‘好——妹——妹，好——妹——

妹！’”他紧逼了喉咙，声音拖得长长的，当真阴风惨惨，十分可怖，又伸长舌头，装作吊死鬼模样。小郡主“啊”的一声，回身便冲出房去。

韦小宝追将出去，见她伸手去拔门闩，忙拦腰一把抱住，说道：“走不得，外面恶鬼很多。”小郡主急道：“放开手，我要回家去。”韦小宝道：“走不出去的。”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斩他右腕。

韦小宝手掌翻转，反拿她小臂。小郡主手肘后撤，左手握拳往韦小宝头顶击下。韦小宝身子后缩，避过了这一拳，却已抱住了她小腿。小郡主一招“虎尾剪”，左掌斜削下去。韦小宝没能避开，拍的一声，打中他肩头，他用力拉扯，小郡主站立不定，摔倒在地。

韦小宝赶上去要将她揪住，小郡主“鸳鸯连环腿”飞出，直踢面门。韦小宝一个打滚，又已扭住了她左臂。小郡主拳脚功夫曾得明师传授，远比韦小宝所学为精，两人倘若当真比武，韦小宝决不是她对手。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一个想逃，一个扭住她不放。这等扭扑摔交的功夫，韦小宝却经过长期习练，和康熙比武较量，几达一年。海老公传他的武功虽然半真半假，他又练得马虎，这近身搏击的擒拿，他毕竟还有几下子。几个回合下来，韦小宝胸口虽吃了两拳，却已抓住了小郡主右臂，拗了转来，笑问：“投不投降？”

小郡主道：“不投降！”韦小宝抬起左膝，跪在她臂上，又问：“投不投降？”小郡主仍道：“不投降！”韦小宝手上加劲，将她反在背后的手臂一抬。小郡主“啊”的一声，哭了出来。

韦小宝和康熙比武摔交，两人不论痛得如何厉害，从不示弱，更无哭泣之事，只不过一到给对方制住，无法反抗，便叫“投降”，算是输了一个回合，重新比过。不料小郡主的作风与康熙全然不同，一输便哭。韦小宝道：“呸！没用的小丫头！”放开了她。

便在此时，忽听得窗格上喀的一声响，韦小宝低声道：“啊哟！有鬼！”小郡主大吃一惊，反手过来，抱住了他。只听得窗格上又是一响，窗子轧轧轧的推开，这一来，连韦小宝也是大吃一惊，颤声道：“真的有鬼！”小郡主向前一扑，钻入了床上被窝中，全身发抖。窗子缓缓推开，有人阴森森的叫道：“小桂子，小桂子！”韦小宝初时只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来索命，但听这呼声是女子口音，颤声道：“是个女鬼！”连退几步，双腿酸软，坐倒在床沿上。

突然一阵劲风吹了进来，房中烛火便熄，眼前一花，房中已多了一人。那女鬼阴森森又叫：“小桂子，小桂子！阎王爷叫你去。阎王爷说你害死了海老公！”韦小宝只吓得魂飞魄散，想说：“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但张口结舌，哪里说得出话来？只听那女鬼又尖声叫道：“阎王爷要捉你去，上刀山，下油锅，小桂子，今天你逃不了啦！”

韦小宝听了这几句话，猛地发觉：“是太后，不是女鬼！”但心中的害怕丝毫不减，心道：“若是女鬼，或许还捉我不去，太后却非杀了我灭口不可。”自从他得知太后的机密，起初常担心她会杀了自己灭口，但一直没动静，时日一久，这番担心也就渐渐淡了，只道太后信了自己，以为自己果真没听到海大富那番话；又或许以为自己即使听到了，也决计不敢泄露，再升了自己管御膳房，自己感激之下，一切太平无事。他哪里知道，太后所以迟迟不下手，只因那日与海老公动手，内伤受得极重，又见海老公重重一脚竟然踢不死韦小宝，只道这小孩内功修为也颇了得，自己若不痊愈，功力不复，便不敢贸然行事。这等杀人灭口之事，不能假手于旁人，必须亲自下手。否则的话，这小孩临死之际说了几句话出来，岂非坏了大事？这件事牵涉太大，别说韦小宝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太监，纵然是后妃太子、将军大臣，只要可能与闻这件大秘密的，有一百个便杀一百，一千个便杀一千。

她已等待甚久，其时功力犹未复原，但想多耽搁一日，便多一分泄漏的危险，到这一晚实在不愿再等，决定下手，来到韦小宝屋外，推开窗子时听得韦小宝说“有鬼”，便索性假装是鬼。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慢慢凝聚劲力，提起右手，一步步走向床前。韦小宝知难抗拒，身子一缩，钻入了被窝。太后挥掌拍下，波的一声响，同时击中了韦小宝与小郡主，幸好隔着厚厚一层棉被，劲力已消去了大半。

太后提起手掌，第二掌又再击下，这次运力更强，手掌刚与棉被相触，猛觉掌心中一阵剧痛，已为利器所伤，大叫一声，向后跃开。

只听得窗外有三四人齐声大呼：“有刺客，有刺客！”太后大吃一惊：“怎地有人知道了？”她亲手来杀一个小太监，决不能让人见到，手掌又痛得厉害，不暇察看韦小宝是否已死，双足一点，从窗中倒纵跃出。尚未落地，背后已有人双双袭到，太后双掌向后挥出，使一招“后顾无忧”，左掌右掌同时击中二人胸口。那二人直摔了出去。只听得锣声镗镗响起，片刻间四下里都响起锣声。远处有人叫道：“右卫第一队、第二队保护皇上，右卫第三队保护太后。”跟着东首假山后有人叫道：“这边有刺客！”太后知道这些都是宫中侍卫，当下缩身躲在花丛之侧，掌心的疼痛一阵阵更加厉害了，只见影影绰绰的有七八堆人在互相厮杀，兵刃不断碰撞，心想：“原来宫中当真来了刺客，是海老公的朋友，还是鳌拜的旧部？”但听得远处传令之声不绝，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灯上的灯光之火，四面八方聚将拢来。

太后眼见如再不走，稍迟片刻，便难以脱身，矮着身子从花丛后跃出，急往慈宁宫奔去。

只奔得数丈，迎面一人扑到，手中一对钢锥向太后面门疾刺，喝道：“大胆反贼，竟敢到宫中捣乱。”太后微微斜身，右掌虚引，左掌向他肩头拍出。那人沉肩避开，左手钢锥反挑。太后向左一闪，右掌反拍，霎时之间，二人已拆了数招。

那人口中吆喝：“好反贼，原来是个婆娘。”太后见这侍卫武艺不低，自己虽可收拾得下，但总得再拆上十来招，只怕其余侍卫赶来，情急之下，叫道：“我是太后。”那侍卫一惊，住手问道：“什么？”太后道：“大胆奴才，你胆敢冒犯太后？”那人微一迟疑，太后双掌齐

出，砰的一声，击正在他胸口。那侍卫立时毙命。太后提气跃出，闪入了花丛。韦小宝钻入被窝，给太后一掌击在腰间，登时几乎窒息，危急间拔出靴筒中匕首，在被窝中竖而向上，被窝便高了起来。太后第二掌向被窝隆起处击落，那匕首锋锐无比，太后这一掌劲道又是极大，匕首之尖立时穿过棉被，刺入掌心，直通手背。

待得太后从窗子中跃出，韦小宝掀起棉被一角，只听得屋外人声杂乱，他当时第一个念头是："太后派人来捉拿我了。"从床上一跃下地，掀开棉被，说道："咱们快逃！"小郡主哭道："痛……痛死我啦！"原来太后第一掌的掌力既打中了韦小宝后腰，又打中小郡主的左腿，小郡主受力较多，左腿小腿骨竟被击断。

韦小宝道："怎么啦！"一把抓住她颈口衣服，道："快逃，快逃！"将她拉下床来。小郡主右足先落地，只觉左腿剧痛难当，身子一侧，滚倒在地，哭道："我的……我的腿断啦。"韦小宝情急之下，骂了出来："小娘皮，迟不断，早不断……"

心想老子自己逃命要紧，别说你一条腿断了，就是四条腿、八条腿都断成十七八段，老子也不放在心上，转身抢到窗口，向外张望，只盼外面没人，就此跃出。一望之下，只见太后双掌向后挥出，跟着两人飞了起来，重重摔在地下，一人正好摔在他窗下，朦朦胧胧间见到这人穿着侍卫的服色，心下大奇："太后为什么打宫中侍卫？"见太后闪身躲向花丛，又见数丈之外有六七人正在厮杀，手中各有兵刃，斗得甚是激烈，听得远处有人叫道："拿刺客，拿刺客！"韦小宝又惊又喜："原来真的来了刺客，却不是来拿我。"凝目望去，见太后又在和一名侍卫相斗。那侍卫使一对钢锥，虽和他窗口相距已远，仍可见到钢锥上白光闪动。斗得一会，太后又将那侍卫打死，飞身在黑暗中隐没。

韦小宝回头向小郡主瞧去，见她坐在地下，轻声呻吟。他既知自己并无危险，心情立时大佳，走到她身前，低声道："痛得很厉害吗？外边有人要来捉你，快别作声。"

小郡主吓得不敢再响，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黑脚狗牙齿厉害，上点苍山罢！"小郡主"咦"的一声，道："是我们的人。"韦小宝奇道："是你的朋友？你怎么知道？"小郡主道："他们说的是我们沐王府的暗语，快……快……扶我去瞧瞧。"韦小宝道："他们来皇宫救你，是不是？"小郡主道："我不知道，这里是皇宫吗？"韦小宝不答，心想："他们如知这小丫头在这里，冲进来救人，老子双拳难敌四手。"一伸手，牢牢按住她嘴巴，低声恐吓："千万不可出声，给人一发觉，连你另一条腿也打断了，我可舍不得！"只听外面有人"啊啊"大叫，又有人欢呼道："杀了两个刺客！"有人叫道："刺客向东逃了，大伙儿快追！"人声渐渐远去。韦小宝放开了手，道："你的朋友逃走啦！"小郡主道："不是逃走！他们说上'点苍山'，是暂时退一退的意思。"韦小宝道："黑腿狗是什么东西？"小郡主道："黑腿狗就是鞑子武士。"

远处人声隐隐，传令之声不绝，显然宫中正在围捕刺客。

忽听得窗下有人呻吟了两声，却是女子的声音。韦小宝道："有个刺客还没死，我去戳她两刀！"宫中侍卫均是男子，这呻吟的自然是刺客了。

小郡主道："不……不要杀，或许是我们府里的。"扶着韦小宝的肩头，站了起来，右足单脚着地，几下跳跃，到了窗口，只见窗下有两个人，问道："是天南地北的……"韦小宝一伸手，又按住了她嘴。窗下一个女子道："孔雀明王座下，你……你是小郡主？"

韦小宝心想这女子已发见了小郡主的踪迹，祸事不小，提起匕首，便欲掷下，突然间右腕一紧，已被小郡主握住，跟着胁下一痛，按住她嘴巴的手也不由自主的松开了。

小郡主问道："是师姊吗？"窗下那女子道："是我。你……

你在这里干什么？"韦小宝接口道："你奶奶的，你在这里干什么？"小郡主道："你……你别骂她，她是我师姊。师姊，你受了伤吗？你……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师姊。师姊待我最好的。"她这几句话分别对二人而说。窗下那女子呻吟了一声，道："我不要这小子救。谅他也没救我的本事。"韦小宝用力一挣，小郡主便松了手。韦小宝骂道："臭小娘！你说我没救你的本事？你这种第九流武功的小丫头，哼，老子只要伸一根小指头儿，随手便救你妈的二三十个、七八十个。"这时远处又响起了"捉刺客、捉刺客"的声音。小郡主大急，忙道："你快救我师姊，我……我叫你三声好……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这三个字，本来她说什么也不肯叫，这时为了求他救人，竟尔连叫三声。

韦小宝大乐，说道："好妹子，你要好哥哥做什么？"小郡主满脸羞得通红，低声道："求你救救我师姊。"窗下那女子的语气却十分倔强，道："别求他，这小子自身难保，连自己也救不了自己。"韦小宝道："哼，瞧在我好妹子份上，我偏要救你。好妹子，咱们说过了话，不许抵赖，你要我救你师姊，以后可不得改口，永远得叫我好哥哥。"小郡主道："叫你什么都成。好叔叔、好伯伯、好公公！"韦小宝道："我只做好哥哥。叫我'公公'的人，还怕少了。"小郡主道："是了，我永远……永远叫你好……好……"韦小宝道："好什么？"小郡主道："好……哥哥！"说着在他背上轻轻一推。韦小宝跳出窗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蜷着身子斜倚于地，说道："宫里侍卫就来捉你去了，将你斩成肉酱，做肉包子吃。"那女子道："希罕吗？自有人给我报仇。"韦小宝道："你这小丫头倒嘴硬。侍卫们先不杀你，把你衣服脱光了，大家……大家拿你来做老婆。"那女子怒道："你快一刀将姑娘杀了。"韦小宝笑道："我为什么杀你？我也要将你衣服脱光了，拿你做老婆。"说着俯身去抱。那女子大急，挥掌打了他个耳光，但她重伤之余，手上毫无劲力，打在脸上，便如轻轻一拂。

韦小宝笑道："你还没做我老婆，先给老公搔痒。"抱起她身子，从窗口送进去。

小郡主大喜，上前将那女子接住，慢慢将她放到床上。韦小宝正要跟着跃进房去，忽听得脚边有人低声说道："桂……桂公公，这女子……这女子是反贼……刺客，救……

救她不得。"韦小宝大吃一惊，问道："你……你是谁？"那人道："我……我是宫中……侍……卫……"韦小宝登时明白，他是适才给太后一掌打中的侍卫，竟然未死，他躺在地下，动弹不得，说话又断断续续，受伤定然极重，心想："我若将这黑衣女子交了出去，自是一件功劳，但小郡主又怎么办？这件事败露出来，那可是大祸一桩。"提起匕首，嗤的一刀，插入他胸口。那侍卫哼也没哼，立时毙命。韦小宝道："这可对不住了，倘若你刚才不开口，就不会送了性命，只不过我桂公公的脑袋，在这脖子就坐得不这么安稳了。"

又想："左近只怕还有受伤的，说不得，只好一个个都杀了灭口。"他在周遭花丛假山寻了一遍，地下共有五具尸首，三个是宫中侍卫，两个是外来刺客，都已气绝身死。韦小宝抱起一具刺客的尸首，放在窗格上，头里脚外，跟着在尸首背后用匕首戳了几下。

小郡主惊道："他……他是我们王府的人，死都死了，你怎么又杀他？"

韦小宝哼了一声，道："他死都死了，我就不能再杀他了。你倒杀死个死人给我瞧瞧！要救你的臭小娘师姊，只好这样了。"

那女子躺在床上，说道："你才臭！"韦小宝道："你又没闻过，怎知我臭？"那女子道："这屋子里就有一股臭气。"韦小宝道："本来很香，你进来之后才臭。"

小郡主急道："你两个又不相识，一见面就吵嘴，快别吵了。师姊，你怎么到这里来？是……是来救我么？"那女子道："我们不知道你在这里。大伙儿不见了你，到处找寻，找不到……"说到这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韦小宝道："没力气说话，就少说几句。"那女子道："我偏要说。你怎么样？"韦小宝道："你有本事就说下去。人家小郡主多么温柔斯文，哪似你这般泼辣。"

小郡主忙道："不，不，你不知道。我师姊是最好不过了。你别骂她，她就不会生你气了。师姊，你什么地方受了伤？伤得重不重？"韦小宝道："她武功不行，不自量力，到宫里来现世，自然伤得极重，我看活不了三个时辰，等不到天亮就会归天。"小郡主道："不会的。好……好哥……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师姊。"那女子怒道："我宁可死了，也不要他救。小郡主，这小子油腔滑调，你为什么叫他……叫他这个？"韦小宝道："叫我什么？"

那女子却不上当，道："叫你小猴儿。"韦小宝道："我是公猴儿，你就是母猴儿。"跟女人拌嘴吵架，他在丽春院中久经习练，什么大阵大仗都经历过来的，哪里会输给人了？那女子听他出言粗俗无赖，便不再睬他，只是喘气。韦小宝提起桌上烛台，说道："咱们先瞧瞧她伤在哪里。"那女子叫道："别瞧我，别瞧我！"韦小宝喝道："别大声嚷嚷，你想人家捉了你去做老婆吗？"拿近烛台一照，只见这女子半爿脸染满了鲜血，约莫十七八岁年纪，一张瓜子脸，容貌甚美，忍不住赞道："原来臭小娘是个美人儿。"小郡主道："你别骂我师姊，她……

她本来是个美人儿。”

韦小宝道：“好！我更加非拿她做老婆不可。”那女子一惊，想挣扎起来打人，但身子微微一抬，便“啊”的一声，摔在床上。

韦小宝于男女之事，在妓院中自然听得多了，浑不当作一回事，但说“拿她做老婆”云云，他年纪幼小，倒也从来没起过心，动过念，只是他生来恶作剧，见那女子听得自己一说到要拿她做老婆，便大大着急，不禁甚是得意，笑道：“你不用性急，还没拜堂，怎能做得夫妻？你当这里是丽春院吗？说做夫妻就做。啊哟！你伤口流血，可弄脏了我床。”只见她衣衫上鲜血不住渗出，伤势着实不轻。

忽听得一群人快步走近，有人叫道：“桂公公，桂公公，你没事吗？”

宫中侍卫击退刺客，派人保护了皇上、太后，和位份较高的嫔妃，便来保护有职司、有权力的太监。韦小宝是皇帝跟前的红人，便有十几名侍卫抢着来讨好。

韦小宝低声向郡主道：“上床去。”拉过被来将二人都盖住了，放下了帐子，叫道：“你们快来，这里有刺客！”那女子大惊，但重伤之下，哪里挣扎得起？小郡主急道：“你别嚷，别叫人来捉我师姊。”韦小宝道：“她不肯做我老婆，那有什么客气？”

说话之间，十几名侍卫已奔到了窗前。一人叫道：“啊哟，这里有刺客。”韦小宝笑道：“这家伙想爬进我房来，给老子几刀料理了。”众侍卫举起火把，果见那人背上有几个伤口，衣上、窗上、地下都是血迹。一人道：“桂公公受惊了。”另一人道：“桂公公受什么惊？桂公公武功了得，一举手便将刺客杀死，便再多来几个，一样的杀了。”众侍卫跟着讨好，大赞韦小宝了得，今晚又立了大功。

韦小宝笑道：“功劳也没什么，料理一两个刺客，也不费多大劲儿。要擒住‘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就比较难些了。”

众侍卫自然谀词如潮。

一名侍卫道：“施老六和熊老二殉职身亡，这批刺客当真凶恶之至。若不是桂公公，又怎对付得了？”韦小宝道：“大家还是去保护皇上要紧，我这里没事。”一人道：“多总管率领了二百多名兄弟，亲自守在皇上寝宫之前。刺客逃的逃，杀的杀，宫里已清静了。”

韦小宝道：“殉职的侍卫，我明儿求皇上多赏赐些抚恤，大伙儿都辛苦了，皇上必有重赏。”众人大喜，一齐请安道谢。韦小宝心道：“又不用我花银子赏人，干么不多做做好人？”说道：“众位的姓名，我记不大清楚了，请各位自报一遍。皇上倘若问起今晚奋勇出力、立了大功之人，兄弟也好提上一提。”众侍卫更是喜欢，忙报上姓名。韦小宝记性极好，将十余人的姓名复述了一遍，丝毫没错，说道：“大伙儿再到各处巡巡，说不定黑暗隐僻的所在，还有刺客躲着，要是捉到了活口，男的重重拷打，女的便剥光了衣衫做老婆。”众侍卫哈哈大笑，连称：“是，是！”

韦小宝道：“把尸首抬了去罢？”众侍卫答应了，抢着搬抬尸首，请安而去。

韦小宝关上窗子，转过身来，揭开棉被。小郡主笑道：“你这人真坏，可吓了我们一大跳……啊哟……”只见被褥上都是鲜血，她师姊脸色惨白，呼吸微弱。韦小宝道：“她伤在哪里？快给她止血。”那女子道：“你……你走开，小郡主，我……我伤在胸口。”韦小宝见她血流得极多，怕她伤重而死，不敢再逗，转过了头，说道：“伤口流血，有什么好看？你道是西洋镜、万花筒么？小郡主，你有没有伤药？”小郡主道：“我没有啊。”韦小宝道：“臭小娘身边有没有？”那女子道：“没有！你……你才是臭小娘。”

只听得衣衫簌簌之声，小郡主解开那女子衣衫，忽然惊叫：“啊哟！怎……怎么办？”韦小宝回过头来，见那女子右乳之下有个两寸来长的伤口，鲜血兀自流个不住。小郡主手足无措，哭道：“你……你……快救我师姊……”那女子又惊又羞，颤声道：“别……别让他看。”韦小宝道：“呸，我才不希罕看呢。”眼见她血流不止，也不禁惊慌，四顾室中，要找些棉花布片给她塞住伤口，一瞥眼，见到药钵中大半钵“莲蓉豆泥蜜糖珍珠糊”，喜道：“我这灵丹妙药，很能止血。”捞起一大把，抹在她伤口上。

这蜜糊粘性甚重，粘住了伤口，血便止了。韦小宝将钵中的蜜糊都敷上了她伤口，自己手指上也都是蜜糊，见她椒乳颤动，这小顽童恶作剧之念难以克制，顺手反手，便都抹在她乳房上。那女子又羞又怒，叫道：“小……小郡主，快……快给我杀了他。”小郡主解释：“师姊，他给你治伤呢！”那女子气得险些晕去，苦于动弹不得。韦小宝道：“你快点了她的穴道，不许她乱说乱动，否则流血不止，性命交关。”小郡主应道：“是！”点了那女子小腹、胁下、腿上几处穴道，说道：“师姊，你别乱动！”这时她自己断腿处也是痛得不可开交，眼眶中泪水不住滚来滚去。韦小宝道：“你也躺着别动。”

记得幼时在扬州与小流氓打架，有人跌断手臂，跌打医生用夹板将断臂夹住，敷以草药，当下拔出匕首，割下两条凳脚，夹在她断腿之侧，牢牢用绳子缚紧，心想：“这伤药却到哪里找去？”

一凝思间，已有了主意，向小郡主道：“你们躺在床上，千万不可出声。”放下帐子，吹熄了烛火，拔闩出门。小郡主惊问：“你……你到哪里去？”韦小宝道：“去拿药治你的腿。”

小郡主道：“你快些回来。”韦小宝道：“是了。”听小郡主说话的语气，竟将自己当作了大靠山，不禁大是得意。他反手带上了门，一想不妥，又推门进去，上了门闩，从窗中跃出，关上了窗子。这样一来，宫中除了太后、皇上，谁也不敢擅自进他屋子。

他走得十几步，只觉后腰际隐隐作痛，心想：“皇太后这老婊子下毒手打我，在宫中再耽下去，老子迟早老命难保，还是尽早溜之大吉的为妙。”

他向有火光处走去，却是几名侍卫正在巡逻，一见到他，抢着迎了上来。韦小宝问道：“宫里侍卫兄弟们有多少人受伤？”一人道：“回公公：有七八人重伤，十四五人轻伤。”韦小宝道：“在哪里治伤，带我去瞧瞧。”众侍卫齐道：“公公关心侍卫兄弟，大伙儿没一个不感激。”便有两名侍卫领路，带着韦小宝到众侍卫驻守的宿卫值班房。

二十来名受伤的侍卫躺在厅上，四名太医正忙着给众人治伤。

韦小宝上前慰问，不住夸奖众人，为了保护皇上，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一一询问伤者姓名。众侍卫登时精神大振，似乎伤口也不怎么痛了。韦小宝问道：“这些反贼到底是哪一路的？是鳌拜那厮的手下吗？”一名侍卫道：“似乎是汉人。却不知捉到了活口没有？”

韦小宝询问众侍卫和刺客格斗的情形，眼中留神观看太医用药。众侍卫有的受了刀枪外伤，有的受了拳掌内伤，又或是断骨挫伤。韦小宝道：“这些伤药，我身边都得备上一些，倘若宫中侍卫兄弟们受了伤，来不及召请太医，我好先给大伙儿治治。哼，这些刺客穷凶极恶，天大的胆子，今天没一网打尽，难保以后不会再来。”几名侍卫都道：“桂公公体恤侍卫兄弟，真想得周到。”

韦小宝说道：“刚才我受三名刺客围攻，我杀了一名，另外两个家伙逃走了，可是我后腰也给刺客重重打了一掌，这时兀自疼痛。”心道：“老婊子来行刺老子，难道不是刺客？老子这一次可没说谎。”四名太医一听，忙放下众侍卫，一齐过来，解开他袍子察看，果见后腰有老大一块乌青，忙调药给他外敷内服。

韦小宝叫太医将各种伤药都包上一大包，揣在怀里，问明了外敷内服的用法，再取了两块敷伤用的夹板，又夸奖一阵，慰问一阵，这才离去。

他见识幼稚，说的话乱七八糟，殊不得体，夸奖慰问之中，夹着不少市井粗口。众侍卫虽然出身宗室贵族，但大都是粗鲁武人，对于“奶奶，十八代祖宗”原就不如何看重，本来给刺客打伤，自觉艺不如人，待见皇上最宠幸的桂公公也因与刺客格斗而受伤，沮丧之余，忽蒙桂公公夸奖，那等于是皇上传旨嘉勉，就算给他大骂一顿，心中也着实受用，何况是赞得天花乱坠？这一番当真心花怒放，恨不得身上伤口再加长加阔几寸。

韦小宝回到自己屋子，先在窗外侧耳倾听，房中并无声息，低声道：“小郡主，是我回来了。”他生怕贸然爬进窗去，给那女子砍上一刀，刺上一剑，怀中那几大包伤药可得自己先用了。小郡主喜道：“嗯，我等了你好久啦。”韦小宝爬入房中，关上窗，点亮蜡烛，揭开帐子，见两个少女并头而卧。

那女子与他目光一触，立即闭上了眼。小郡主却睁着一双明亮澄彻的眼睛，目光中露出欣慰之意。

韦小宝道：“小郡主，我给你敷伤药。”小郡主道：“不，先治我师姊。请你将伤药给我，我替她敷。”韦小宝道：“什么你啊我的，叫也不叫一声。”小郡主涩然一笑，问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听他们叫你桂公公。”韦小宝道：“桂公公，是他们叫的，你叫我什么？”小郡主微微闭眼，低声道：“我心里……心里可以叫你好……好哥哥，嘴上老是叫着，这可不……不……好。”韦小宝道：“好，咱们通融一下，有人在旁的时候，我叫你小郡主，你叫我桂大哥。没有人时，我叫你好妹子，你叫我好哥哥。”小郡主还没答应，那女子睁眼道：“小郡主，肉麻死啦，他讨你便宜，别听他的。”

韦小宝道：“哼，又不是要你叫，你多管什么闲事？你就叫我好哥哥，我还不要呢。”小郡主问道：“那你要她叫你什么？”韦小宝道：“除非要她叫我好老公，亲亲老公。”那女子脸上一红，随即现出鄙夷之色，说道：“你想做人家老公，来世投胎啦。”小郡主道：“好啦，好啦，你两个又不是前世冤家，怎地见面就吵？桂大哥，请你给我伤药。”韦小宝道：“我先给你敷药。”揭开被子，卷起小郡主裤管，拆开用作夹板的凳脚，将跌打伤药敷在小腿折骨之处，然后将取来的夹板夹住伤腿，紧紧缚住。小郡主连声道谢，甚是诚恳。韦小宝道：“我老婆叫什么名字？”小郡主一怔，道：“你老婆？”见韦小宝向那女子一努嘴，微笑道：“你就爱说笑，我师姊姓方，名叫……”那女子急道：“别跟他说。”韦小宝听到她姓方，登时想起沐王府中“刘白方苏”四大家将来，便道：“她姓方，我当然知道。什么圣手居士苏冈，白氏双木白寒松、白寒枫，都是我的亲戚。”

小郡主和那女子听得他说到苏冈与白氏兄弟的名字，都大为惊奇。小郡主道：“怎……怎么他们都是你的亲戚？”韦小宝道：“刘白方苏，四大家将，咱们自然是亲戚。”小郡主更加诧异，道：“真想不到。”那女子道：“小郡主，别信他胡说。这小孩儿坏得很。他不是我亲戚，有了这种亲戚才倒霉呢。”

韦小宝哈哈大笑，将伤药交给小郡主，俯嘴在她耳边低声道：“好妹子，你悄悄的跟我说，她叫什么名字。”但两个少女并枕而卧，韦小宝说得虽轻，还是给那女子听见了，她急道：“别说。”韦小宝笑道：“不说也可以，那我就要亲你一个嘴。先在这边脸上香一香，再在那边香一香，然后亲一个嘴。你到底爱亲嘴呢，还是爱说名字？我猜你一定爱亲嘴。”

烛光下见那女子容色艳丽，衣衫单薄，鼻中闻到淡淡的一阵阵女儿体香，心中大乐，说道：“原来你果然是香的，这可要好好的香上一香了。”

那女子无法动弹，给这惫懒小子气得鼻孔生烟，幸好他年纪幼小，适才听了众侍卫的言语，又知他是个太监，只不过口头上顽皮胡闹，不会有什么真正非礼之行，倒也并不如何惊惶，见他将嘴巴凑过来真要亲嘴，忙道：“好，好，说给这小鬼听罢！”

小郡主笑了笑，说道：“我师姊姓方，单名一个‘怡’字，‘心’字旁一个‘台’字的‘怡’。”韦小宝根本不知道“怡”字怎生写法，点了点头，道：“嗯，这名字马马虎虎，也不算很好。小郡主，你又叫什么名字？”小郡主道：“我叫沐剑屏，是屏风的屏，不是浮萍的萍。”韦小宝自不知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说道：“这名字比较好些，不过也不是第一流的。”方怡道：“你的名字一定是第一流的了，尊姓大名，却又不知如何好法？”

韦小宝一怔，心想：“我的真姓名不能说，小桂子这名字似乎也没什么精采。”便道：“我姓吾，在宫里做太监，大家叫我‘吾老公’。”方怡冷笑道：“吾老公，吾老公，这名字倒挺……”说到这里，登时醒觉，原来上了他的大当，呸的一声，道：“瞎说！”

小郡主沐剑屏道：“你又骗人，我听得他们叫你桂公公，不是姓吾。”韦小宝道：“男人就叫我桂公公，女人都叫我吾老公。”方怡道：“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韦小宝微微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方怡道：“我知道你姓胡，名说，字八道！”

韦小宝哈哈一笑，见方怡说了这一会子话，呼吸又急促起来，便道：“好妹子，你给她敷药罢，别痛死了她。我吾老公就这只这么一个老婆，这个老婆一死，第二个可娶不起了。”沐剑屏道：“师姊说你胡说八道，果然不错。”放下帐子，揭开被给方怡敷药，问道：“桂大哥，你先前敷的止血药怎么办？”韦小宝道：“血止住了没有？”沐剑屏道：“止住了。”原来蜜糖一物颇具止血之效，粘性又强，粘住了伤口，竟然不再流血，至于莲蓉、豆泥等物虽无药效，但堆在伤口之上，也有阻血外流之功。

韦小宝大喜，道：“我这灵丹妙药，灵得胜过菩萨的仙丹，你这可相信了罢。其中许多珍珠粉末，涂在她的胸口，将来伤愈之后，她胸脯好看得不得了，有羞花闭月之貌，只可惜只有我儿子才瞧得见。”沐剑屏嗤的一笑，道：“你真说得有趣。怎么只有你儿子才……”韦小宝道：“她喂我儿子吃奶，我儿子自然瞧见了。”方怡呸的一声。

沐剑屏睁着圆圆的双眼，却不明白，方师姊为什么会喂他的儿子吃奶。

韦小宝道：“把这些止血灵药轻轻抹下，再敷上伤药。”沐剑屏答应道：“嗷！”

便在此时，忽听得门外有人走近，一人朗声说道：“桂公公，你睡了没有？”韦小宝道：“睡了，是哪一位？有事明天再说罢！”门外那人道：“下官瑞栋。”韦小宝吃了一惊，道：“啊！是瑞副总管驾到，不知有……有什么事？”

瑞栋是御前侍卫的副总管，韦小宝平时和众侍卫闲谈，各人都赞这位瑞副总管武功甚是了得，仅次于御前侍卫总管多隆，是侍卫队中一位极了不起的人物。他近年来常在外公干，韦小宝却没见过。

瑞栋道：“下官有件急事，想跟公公商议。惊吵了桂公公安睡。”韦小宝沉思：“他半夜三更的，来干什么？定是知道我屋里藏了刺客，前来搜查，那可如何是好？我如不开门，看来他会硬闯。这两个小娘又都受了伤，逃也来不及了。只好随机应变，骗了他出去。”瑞栋又道：“这件事干系重大，否则也不敢来打扰公公的清梦了。”

韦小宝道：“好，我来开门。”钻头入帐，低声道：“千万别作声。”

走到外房，带上了门，硬起头皮打开大门。只见门外站着一条大汉，身材魁梧，自己头顶还不及到他项颈。瑞栋拱手道：“打扰了，公公勿怪。”韦小宝道：“好说，好说。”仰头看他的脸色。只见他脸上既无笑容，亦无怒色，不知他心意如何，问道：“瑞副总管有什么要紧事？”却不请他进屋。瑞栋道：“适才奉太后懿旨，说今晚有刺客闯宫犯驾，大逆不道，命我向桂公公查问明白。”韦小宝一听到“太后懿旨”四字，便知大事不妙，说道：“是啊！我也正要向你查问个明白呢。刚才我去向皇上请安，皇上说道：‘瑞栋这奴才可大胆得很了，他一回到宫中，哼哼……’”

瑞栋大吃一惊，忙问：“皇上还说什么？”

韦小宝和他胡言乱语，原是拖延时刻，想法脱身逃走，见一句话便诱得他上钩，便道：“皇上吩咐我天明之后，立刻向众侍卫打听，到底瑞栋这奴才勾引刺客入宫，是受了谁的指使，有什么阴谋，同党还有哪些人？”

瑞栋更是吃惊，颤声说道：“皇……皇上怎么说……说是我勾引刺客入宫？是哪个奸徒向皇上瞎说？这……这不是天大的冤枉么？”

韦小宝道：“皇上吩咐我悄悄查明，又说：‘瑞栋这奴才听到了风声，必定会来杀你，你可得小心了。’我说：‘皇上万安，谅瑞栋这奴才便有天大的胆子，也决不敢在宫中行凶杀人。’皇上道：‘哼，那可未必。这奴才竟敢勾引刺客入宫，要不利于我，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瑞栋急道：“你……你胡说！我没勾引刺客入宫，皇上……皇上不会胡乱冤枉好人。今晚我亲手打死了三名刺客，许多侍卫兄弟都亲眼见到的。皇上尽可叫他们去查问。”说着额头突起了青筋，双手紧紧握住了拳头。韦小宝心想：“先吓他一个魂不附体，手足无措，挨到天明，老子便逃了出宫。那小郡主和方怡又怎么办？哼，老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逃得性命再说，管她什么小郡主、老郡主，方怡、圆怡？老子假太监不扮了，青木堂香主也不干了，拿着四五十万两银子，到扬州开丽夏院、丽秋院、丽冬院去。”说道：“这么说来，那些刺客不是你勾引入宫的了？”瑞栋道：“自然不是。太后亲口说道，是你勾引入宫的。太后吩咐我别听你的花言巧语，一掌毙了便是。”韦小宝道：“这恐怕你我二人都受了奸人的诬告。瑞副总管，你不用担心，我去向皇上跟你分辩分辩。只要真的不是你勾引刺客，皇上年纪虽小，却十分英明，对我又十分信任，这件事自能水落石出。”

瑞栋道：“好，多谢你啦！你这就跟我见太后去。”

韦小宝道：“深更半夜，见太后去干什么？我还是趁早去见皇上的好，只怕这会儿已有人奉旨来捉拿你了。瑞副总管，我跟你说，侍卫们

来拿你，你千万不可抵抗，倘若拒捕，罪名就不易洗脱了。”

瑞栋脸上肌肉不住颤动，怒道：“太后说你最爱胡说八道，果然不错。我没犯罪，为甚么要拒捕？你跟我见太后罢！”韦小宝身子一侧，低声道：“你瞧，捉你的人来啦！”

瑞栋脸色大变，转头去看。韦小宝一转身，便抢进了房中。

瑞栋转头见身后无人，知道上当，急追入房，纵身伸手，往韦小宝背上抓去。

其实韦小宝一番恐吓，瑞栋心下十分惊惶，倘若韦小宝坚持要去见皇帝，瑞栋多半不敢强行阻拦。但韦小宝房中藏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人确是进宫来犯驾的刺客，只道事已败露，适才太后又曾亲自来取他性命，哪里敢去见皇帝分辩？骗得瑞栋一回头，立即便奔入房中，只盼能穿窗逃走。他想御花园中到处是假山花丛，黑夜里躲将起来，却也不易捉到。不料瑞栋身手敏捷，韦小宝刚踏进房门，便追了进来。

韦小宝窜入房后，纵身跃起，踏上了窗槛，正欲跃出，瑞栋右掌拍出，一股劲风，扑向他背心。韦小宝腿弯一软，摔了下来。瑞栋左手探出，抓向他后腰。韦小宝施展擒拿手法，双掌奋力格开，但人小力弱，身子一晃，扑通一声，摔入了大水缸中。这水缸原是海老公治伤之用，海老公死后，韦小宝也没叫人取出。

瑞栋哈哈大笑，伸手入缸，一把却抓了个空，原来韦小宝已缩成一团。但这水缸能有多大，再抓一次，终于抓住他后领，湿淋淋的提将上来。

韦小宝一张嘴，一口水喷向瑞栋眼中，跟着身子前纵，扑入他怀中，左手搂住他头颈。

瑞栋大叫一声，身子抖了几下，抓住韦小宝后领的右手慢慢松了，他满脸满眼是水，眼睛却睁得大大的，脸上尽是迷惘惊惶，喉头咯咯数声，想要说话，却说不出话来，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一把短剑从他胸口直划而下，直至小腹，剖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瑞栋睁眼瞧着这把短剑，可不知此剑从何而来。他自胸至腹，鲜血狂迸，突然之间，身子向后倒下，直至身亡，仍不知韦小宝用什么法子杀了自己。

韦小宝嘿的一声，左手接过匕首，右手从自己长袍中伸了出来。原来他摔入水缸，一缩身间，已抽出匕首，藏入长袍，刀口向外。他一口水喷得瑞栋双目难睁，跟着纵身向前，抱住了他，这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已刺入他心口。倘若当真相斗，十个韦小宝也未必是他对手，但仓促之间奇变横生，赫赫有名的瑞副总管竟尔中了暗算。

韦小宝和瑞栋二人如何抢入房中，韦小宝如何摔入水缸，方怡和沐剑屏隔着帐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但瑞栋将韦小宝从水缸中抓了出来，随即被杀，韦小宝使的是什么手法，方沐二女却都莫名其妙。

韦小宝想吹几句牛，说道：“我……我……这……这……”只听得自己声音嘶哑，竟说不出话来，适才死里逃生，可也已吓得六神无主。

沐剑屏道：“谢天谢地，你……居然杀了这鞑子。”方怡道：“这瑞栋外号‘铁掌无敌’，今晚打死了我沐王府的三个兄弟。你为我们报了仇，很好！很好！”韦小宝心神略定，说道：“他是‘铁掌无敌’，就是敌不过我韦……桂公公、吾老公。我是第一流的武学高手，毕竟不同。”伸手到瑞栋怀中去掏摸，摸出一本写满了小字的小册子，又有几件公文。

韦小宝也不识得，顺手放在一旁，忽然触到他后腰硬硬的藏着什么物件，用匕首割开袍子，见是一个油布包袱，说道：“这是什么宝贝了，藏得这么好？”割断包上丝绦，打开包袱，原来包着一部书，书函上赫然写着《四十二章经》五字，这经书的大小厚薄，与以前所见的全然一样，只不过封皮是红绸子镶以白边。

韦小宝叫道：“啊哟！”急忙伸手入怀，取出从康亲王府盗来的那部《四十二章经》，幸好他跃入水缸之后，立即为瑞栋抓起，只湿了书函外皮，并未湿到书页。两部经书放在桌上，除了封皮一是红绸、一是红绸镶白边之外，全然一模一样。到此为止，他已看到四部《四十二章经》，眼下两部在太后手中，自己则有两部，心想：“这经书之中，定有不少古怪，可惜我不识字，如请小郡主和方姑娘瞧瞧，定会明白。但这样一来，他们就瞧不起我了。”拉开抽屉，将两部经书放入。

寻思：“刚才太后自己来杀我，她是怕我得知了她的秘密，泄漏出去，后来又派这瑞栋来杀我，却胡乱安了我一个罪名，说我勾引刺客入宫。她等了一回，不见瑞栋回报，又会再派人来。这可得先下手为强，立即去向皇上告状，挨到天明，老子逃出了宫去，再也不回来啦。”向方怡道：“我须得出去瞎造谣，说这瑞栋跟你们沐王府勾结，好老……好老……方姑娘（他本来想叫一声“好老婆”，但局势紧急，不能多开玩笑，以致误了大事，便改口叫她“方姑娘”），你们今晚到皇宫来，到底要干什么？想行刺皇帝吗？我劝你们别行刺小皇帝，太后这老婊子不是好东西，你们专门去刺她好了。”方怡道：“你既是自己人，跟你说了也不打紧。咱们假冒是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的手下，到皇宫来行刺鞑子皇帝。能够得手固然甚好，否则的话，也可让皇帝一怒之下，将吴三桂杀了。”

韦小宝吁了口气，说道：“妙计！妙计！你们用什么法子去攀吴三桂？”

方怡道：“我们内衣上故意留下记号，是平西王府中的部属，有些兵器暗器，也刻上平西王府的字样。有几件旧兵器，就刻上‘大明山海关总兵府’的字样。”韦小宝问道：“那干什么？”方怡道：“吴三桂这厮投降鞑子之前，在我大明做山海关总兵。”韦小宝点头道：“这计策十分厉害。”

方怡道：“我们此番入宫，想必有人战死殉国，那么衣服上的记号，便会给鞑子发觉。倘若被擒，起初不供，等到给鞑子拷打得死去活来之后，才供出是受了平西王的指使，前来行刺皇帝。我们一进宫，便在各处丢下刻字的兵器，就算大伙儿侥幸得能全军退回，也已留下了证据。”她说得兴奋，喘气渐急，脸颊上出现了红潮。韦小宝道：“那么你们进宫来，并不是为了来救小郡主？”方怡道：“自然不是。我们又不是神仙，怎知小郡主竟会在皇宫之中？”

韦小宝点点头，问道：“你身边可有刻字的兵刃？”方怡道：“有！”从被窝中摸出一把长剑，但手臂无力，无法将剑举高。韦小宝笑道：“幸亏我没睡到你身边，否则便给你一剑杀了。”方怡脸上一红，瞪了他一眼。

韦小宝接过剑来，藏在瑞栋的尸体腰间，道：“我去告状，说这瑞栋是刺客一伙，这不是证据么？”方怡摇了摇头，道：“你瞧瞧剑上刻的是什么字？”韦小宝问道：“刻的什么字？”反正看了也是不识，不如不看。方怡道：“那是‘大明山海关总兵府’八字，这瑞栋是满洲人，不会在大明山海关总兵部下当过差的。”

韦小宝“嗯”了一声，取回长剑，放在床上，道：“得在他身上安些什么赃物才好？”一转念间，说道：“好极了！”将吴应熊所赠的那两串明珠，一对翡翠鸡，还有那叠金票，都去塞在瑞栋怀里。他知道金票是北京城中的金铺所发，吴应熊派人去买来，只须一查金铺店号，便知来源，这一番栽赃，当真天衣无缝，心道：“吴世子啊吴世子，老子逃命要紧，只好对你不住了。”

他抱起瑞栋的尸体，要移到花园之中，只走一步，忽听得屋外有几人走近。他轻轻将尸身放下，只听得一人说道：“皇上有命，吩咐小桂子前往侍候。”

韦小宝大喜，心想：“我正担心今晚见不到皇上，又出乱子。现下皇上来叫我去，那再好没有了。这瑞栋的尸身，可搬不出去啦。”应道：“是，待奴才穿衣，即刻出来。”将瑞栋的尸身轻轻推入床底，向小郡主和方怡打几个手势，叫她们安卧别动，匆匆除下湿衣，换上一套衣衫，那件黑丝棉背心虽然也湿了，却不除下。

正要出门，心念一动：“这姓方的小娘不大靠得住，可别偷我的东西。”将两部《四十二章经》和大叠银票都揣在怀里，这才熄烛出房，却忘了携带师父所给的武功图本。



第十二回　语带滑稽吾是戏 弊清摘发尔如神

韦小宝走出大门，见门外站着四名太监，却都不是熟人。

为首的太监道：“桂公公，皇上半夜三更里都要传你去，啧啧啧，皇上待你，那真是没得说的。瑞副总管呢？皇上传他，跟桂公公同去见驾。”韦小宝心中一凛，说道：“瑞副总管回宫了吗？我可从来没见过。”那太监道：“是吗？咱们这就赶快先去罢。”说着转身过来，在前领路。

韦小宝暗暗纳罕：“他为什么问我瑞副总管？皇上怎知道瑞副总管跟我在一起？”又想：“我是副首领太监，职位比你高得多，你怎地走在我前面？你年纪不小了，难道还不懂宫里规矩。”问道：“公公贵姓？咱们往日倒少见面。”那太监道：“我们这些闲杂小监，桂公公自然不认得。”韦小宝道：“皇上派公公来传我，那也不是闲杂小监了。”说话之间，见他转而向西，皇帝的寝宫却是在东北面，韦小宝道：“你走错了罢？”那太监道：“没错，皇上在向太后请安，刚才闹刺客，怕惊了慈驾。咱们去慈宁宫。”

韦小宝一听到去见太后，吃了一惊，便停了脚步。走在他后面的三名太监之中，有二人突然向旁一分，分站左右，四人将他挟在中间。

韦小宝一惊更甚，暗叫：“糟糕，糟糕！哪里是皇上来叫我去，分明是太后前来捉拿我的。”虽不知这四人是否会武，但以一敌四，总之打不赢，一闹将起来，众侍卫闻声赶至，哪里还逃得脱？他心中怦怦乱跳，笑嘻嘻的道：“是去慈宁宫吗？那倒好得很，太后每次见到我，不是金银，便是糖果糕饼，定有赏赐。皇太后待奴才们最好的了，她说我小孩子家贪嘴，总是赏不少吃的。”说着便走上了通向太后寝宫的回廊。四名太监见他依言去慈宁宫，便回复了一前三后的位置。

韦小宝道：“上次见到太后，运气当真好极。太后说我拿了鳌拜，功劳不小，一赏就赏了我五千两金子，二万两银子。

我力气太小，可哪里搬得动？太后说：‘搬不动，慢慢搬。小桂子啊，你这钱怎么个用法？’我说：‘回太后：奴才最喜欢结交朋友，身边有了金子银子，太监之中哪个跟奴才说得来的，奴才就送给他们些。有钱大家花啊！’”他信口胡扯，脑中念头急转，筹思脱身之计。

他身后那太监道：“哪有赏这么多的？”韦小宝道：“哈，不信吗？瞧我的。”从怀中摸出一大叠银票，有的是五百两一张，有的一千两，也有的二千两的。灯笼的火光照映之下，看来依稀不假，四名太监只瞧得气也透不过来，都停住了脚步。韦小宝抽了四张银票，笑道：“皇上和太后不断赏钱，我怎么花得光？这里四张银票，有的二千两，有的一千两，四位兄弟碰碰运气，每个人抽一张去。”

四名太监都是不信，世上哪有将几千两银子随手送人的都不伸手去抽？

韦小宝道：“身边银子太多，没地方花用，有时也不大快活。眼下我去见太后和皇上，又不知要赏多少银子给我了。”

说着将银票高高扬起，在风中抖动，斜眼察看周遭地形。

一名太监笑道：“桂公公，你真的将银票给我们，可不是开玩笑罢？”韦小宝道：“有甚么玩笑好开？我们尚膳监里的兄弟们，哪一个不得过我千儿八百的？来来来，碰碰手气，哪一位兄弟先来抽？”那太监笑嘻嘻的道：“我先来抽。”韦小宝道：“等一会儿，你们看清楚了。”将四张银票凑到灯笼火光之下。四名太监看得分明，果然都是一千两、二千两的银票，都不由得脸上变色。太监不能娶妻生子，又不能当兵做官，于金银财物比之常人便加倍的喜欢。这四人虽在宫中当差已久，但一千两、二千两银子的银票，却也从没见过。

韦小宝扬起手来，将银票在风中舞了几下，笑道：“好，这位大哥先来抽！”

那太监伸手去抽，手指还没碰到银票，韦小宝一松手，四张银票被风吹得飞了出去，飘飘荡荡，飞上花丛。韦小宝叫道：“啊哟，你怎么不抓牢？快抢，快抢，哪一个抢到，银票便是他的。”四名太监拔步便追。

韦小宝叫道："快抓，别飞走了！"身子一矮，钻入了早就瞧瞧了的假山洞中。他知御花园这一带的假山极多，山洞连环曲折，钻了进去之后，一时可还真不容易找到。

四名太监赶着去抢银票，两个人各拾到一张，一人拾到了两张，却有一人落空，两人登时争执起来。一个说："桂公公说的，谁拾到便是谁的，两张都是我的。"一个说："说好一个人一张，快分一张来。我只要那张一千两的，也就是了。"那人道："什么一千两的？说得好轻松自在，一两的也没有。"没拾到银票的一把抓住他胸脯，道："你给不给？咱们请桂公公评评这个理。"一转身，韦小宝已然不知去向。四人大吃一惊，齐声大叫，四下找寻。没拾到银票的太监兀自不肯罢休，抓住了拾到两张之人的衣襟，定要他分一张过来。韦小宝早已躲在十余丈外的山洞之中，听二人大声争吵，暗暗好笑，寻思："我躲到天明，从侧门溜出宫去，那是再也不回来了。"只听一名太监道："太后吩咐的，说什么也要将桂公公和瑞副总管立即传去。他……他……可躲到哪里去了？"另一名太监道："他在宫里，也躲不到哪里去。只是他给银票的事，可不能说出来。郝兄弟，你两张银票，就分一张给小劳，否则他一定会抖出来，大家发不成财，还得糟糕。"忽听得脚步声响，西首有几人走近，一人说道："今晚宫中闹刺客，只怕大伙儿明儿都要受处分。"韦小宝一听，便知是宫中的侍卫。另一人道："只盼桂公公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又一人道："桂公公年纪虽小，为人可真够交情，实在难得。"

韦小宝大喜，从山洞中钻了出来，低声道："众位兄弟，快别作声。"当先两个侍卫提着灯笼，轻声叫道："桂公公。"韦小宝见这群侍卫共有十五六人，正是刚才到自己窗口来过的那批人。他记得这些人的名字，说道："张大哥，赵大哥，那边四名太监勾结刺客，大伙儿快去拿住了，功劳不小。"跟着又叫了几人名字，说道："赫大哥，鄂大哥，先点了这四个人的哑穴，要不然便打落他们下巴，别让他们大声嚷嚷，惊动了皇上。"

众侍卫听说是四名太监，却也不放在心上，作个手势，吹熄了灯笼，伏低身子，慢慢掩将过去。那四名太监两个在山洞中找韦小宝，两个在争银票，都是全神贯注。众侍卫合围之势一成，一声低哨，四面八方涌将出来，三四人服侍一个，将四名太监掀翻在地。这些侍卫武功并不甚高，谁也不会点穴，或使擒拿手法，或以掌击，打落了四人下巴。四名太监张大了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明所以，惊惶已极。

韦小宝指着旁边一间屋子，喝道："拉进去拷问！"众侍卫将四名太监横拖倒曳，拉进厢厅，有人点起了灯笼，高高举起。韦小宝居中一坐，众侍卫拉四名太监跪下。四人奉了太后之命来捉人，如何肯跪？众侍卫拳打足踢，强行按倒。

韦小宝道："你们四人刚才鬼鬼祟祟的，在争什么东西？

说什么一千两是你的，二千两是我的？又说什么外面来的朋友这趟运气不好，给狗侍卫们害死了不少。'外面来的朋友'是什么朋友？为什么叫侍卫大人'狗侍卫'？"

众侍卫大怒，一脚脚往四人背上踢去。四名太监肚中大叫"冤枉"，却哪里说得出口？韦小宝又道："我跟在你们背后，听到一个说：'是我带路的，那两张银票，是他给我的，怎可分给你？'"说着向那抓到两张银票的太监一指，又指着那没抢到银票的太监道："你说：'大家一起干这件大事，杀头抄家，罪名都是一般，为什么不分给我？不行，一定要分。'"指着另一名太监道："你说：'郝兄弟，你两张银票，就分一张给小劳，否则他一定会抖出来，大家发不成财，还得杀头抄家。'这句话是你说的，是不是？你们一起干什么大事？为什么有杀头抄家的罪名？又分什么银票不银票的。"

众侍卫道："他们给刺客带路，自然犯的是杀头抄家的大罪。分什么银票，搜搜他们身上就是了。"一搜之下，立时便搜了那四张银票出来，众侍卫见这四张银票数额如此巨大，都大声叫了起来。一名寻常太监的月份银子，不过四两、六两，忽然身上各怀巨款，哪里还有假的？那姓赵的侍卫问那身上有两张银票的太监："你姓郝？"那太监点了点头。那姓赵的侍卫又问身上没有银票的太监："你姓劳？"那太监面无人色，也点了点头。一名侍卫道："好啊，刺客给了你们这许多银子，你们就给刺客带路，叫他们'外面的朋友'，叫我们'狗侍卫'？你奶奶的！"一脚用力踢去，那姓郝的太监眼珠突出，口中荷荷连声。那姓赵的侍卫道："不可莽撞，得好好盘问。"俯身伸手，在那姓劳太监的下颚骨上一托，给他接上了下巴。韦小宝喝道："你们干这件大事，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这等大胆，快快招来！"那太监道："冤枉，冤枉！是太后吩咐我们……"

韦小宝一跃而前，左手按住他嘴巴，喝道："胡说八道！

这种话也说得的？你再多口，立时便杀了你。"右手拔出匕首，倒转剑柄，在他天灵盖上重击两下，将他击得晕了过去，转头向众侍卫道："他说这是太后指使，这……这……这可是大祸临头了。"

众侍卫一齐脸上变色，说道："太后吩咐他们将刺客引进宫来？"他们都知皇上并非太后的亲生儿子，太后向来精明果断，难道皇上得罪了太后，因而……因而……宫闱之中勾心斗角，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自己竟然牵涉于其中，委实性命交关。

韦小宝问另一名太监："你们当真是太后派来办事的？这件事干系重大，可胡说不得。当真是太后差遣的？"那太监说不出话，只是连连点头。韦小宝道："这几张银票，也是太后给的？"三名太监一齐摇头。韦小宝道："好！你们是奉命办事，并不是自己的主意，是不是？"三名太监连连点头。韦小宝道："你们要死还是要活？"这句话可不易用点头来表示，三名太监一人点头，一人摇头，另一人先点头后摇头，想想不对，又大点其头。韦小宝问道："你们要死？"三人摇头。韦小宝问："要活？"三人头点得快极。

韦小宝一拉两名为首的侍卫，三人走到屋外。韦小宝低声道："张大哥、赵大哥，咱们的吃饭家伙，这一趟只怕要搬一搬家了。"那姓张的名叫张康年，姓赵的叫赵齐贤，都是汉军旗的，早已给吓得神魂不定，齐道："那……那怎么办？"韦小宝道："我是半点主意也没有，张大哥、赵大哥瞧着该怎么办？"张康年道："倘若张扬出来，也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如果能够遮掩，那是最好不过。"赵齐贤道："是啊，不如将这四名太监放了，大家装作没这回事就是。"张康年道："就只怕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韦小宝道："放了他们，本来极好，不过要他们不可去禀明太后。否则的话，太后一怒之下，要杀人灭口，这四个太监固然活不成，咱们这里一十七个兄弟，多半要分成了三十四截。"张赵二人同时打个寒战。张康年举起右掌，虚劈一掌。韦小宝向赵齐贤瞧去，赵齐贤点点头，问道："他们身边那四张银票？"韦小宝道："这六千两银子，众位大哥分了就是。我是吓得魂飞魄散，只求这件事不惹上身来，银子是不要的了。"张赵二人听得有六千两银子好分，每人可分得三百多两，更无迟疑，转身入来，在四名亲信耳边说了几句话。

那四人点了点头，拉起四名太监，说道："你们既是太后身边的人，这就回去罢！"

四名太监大喜，走出屋去，四名侍卫跟了出去。只听得外面"荷荷荷荷"几声惨叫，跟着外面一名侍卫叫道："有刺客，有刺客！"另一人叫道："啊哟，不好，刺客杀死了四个太监。"四名侍卫走进屋来，向韦小宝道："桂公公，外边又有刺客，害死了四位公公。"

韦小宝长叹一声，道："可惜，可惜！刺客逃走了，追不上了？"一名侍卫道："就没见到刺客的影子。"韦小宝道："嗯，那是谁也没法子了。四位公公给刺客刺杀之事，你们这就去禀明多总管罢！"众侍卫强忍笑容，齐声应道："是！"韦小宝再也忍耐不住，哈哈大笑。众侍卫也都大笑不止。韦小宝笑道："众位大哥，恭喜发财，明儿见。"韦小宝兴匆匆回到住处，将到门口，忽听得花丛中有人冷冷的道："小桂子，你好！"韦小宝一听得是太后的声音，大吃一惊，转身便逃，奔出五六步，只觉一只手搭上了左肩肩头，全身酸麻，便如有几百斤大石压在身上，再也难以移步。他急忙弯腰，伸手去拔匕首，手指刚碰到剑柄，右手上臂已吃了一掌，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只听得太后沉声道："小桂子，你年纪轻轻，真好本事啊。不动声色，杀了我四名太监，还会插赃嫁祸，连我都敢诬陷，哼，哼……"

韦小宝心中只连珠价叫苦，情急之下，料想太后对自己恨之入骨，什么哀求都是无用，只有豁出性命，狠狠吓她一吓，挨得过一时三刻，再想法子逃命，说道："太后，你此刻杀我，已经迟了，可惜啊，可惜。"太后冷冷的道："可惜什么？"韦小宝道："你想杀我灭口，只可惜迟了一步。刚才那些侍卫们说些什么话，想来……想来你都听到了。"太后阴森森的道："你说我派这四名没用的太监，勾引刺客入宫。哼，我又为的是什么？"

韦小宝道："我怎知道你为的是什么，皇上就多半知道。"反正这条性命十成中已死了九成九，索性给她无赖到底。

太后怒极，冷笑道："我掌力一吐，立即叫你毙命，那未免太便宜了你这小贼。"

韦小宝道："是啊，你掌上使劲，就杀了小桂子，明日宫里人人都知道了。'小桂子怎么死了？''自然是太后杀的。''太后干么杀

他？’‘因为小桂子撞破了太后的秘密。’‘什么秘密啊？’‘这件事说来话长，来来来，你到我屋子里来，我仔仔细细的说给你听。你千万不能跟旁人说啊，这件事委实非同……非同小可。’”

太后气得搭在他肩上的手不住发抖，缓了一口气，才道：“大不了也只那十几名侍卫知道，我杀了你之后，立刻命瑞栋将这十几个家伙都抓了起来，立刻处死，还有什么后患？”韦小宝哈哈大笑。太后道：“死到临头，还亏你笑得出。”韦小宝道：“太后，你说要瑞栋杀人？他……他……哈哈……”太后问道：“他怎么样？”韦小宝道：“他早已给我……”本想说“他早已给我一刀毙了”，突然间灵机一动，又“哈哈”了几声。太后又问：“早已给你怎么样？”韦小宝道：“他早已给我收得帖帖服服，再也不听你的话啦。”

太后冷笑一声，道：“凭你这小鬼能有多大本事，能叫瑞副总管不听我的话。”

韦小宝道：“我是个小太监，他自然不怕。瑞副总管怕的却是另一位。”太后颤声道：“他……他怕的是皇上？”韦小宝道：“我们做奴才的，自然怕皇上，那也怪他不得啊，是不是？”

太后道：“你跟瑞栋说了些什么？”韦小宝道：“什么都说了。”

太后喃喃的道：“什么都说了。”沉默半晌，道：“他……他人呢？”

韦小宝道：“他去得远了，很远很远，再也不回来了。太后，你要见他，当然挺好，大大的好，就只怕不怎么容易。”

太后惊问：“他出宫去了？”韦小宝顺水推舟，说道：“不错。他说他既怕皇上，又怕了你，夹在中间难做人，只怕有什么性命的忧愁，又有什么杀身的大祸，不如高走远飞。”太后道：“高飞远走。”韦小宝道：“对，对！太后，你怎么知道？你听到他说这句话么？他是高飞远走了！”

太后哼了一声，说道：“他连官也不要做了？逃到哪里去啦？”韦小宝道：“他……他是到……”心念一动，道：“他说到什么台山，什么六台、七台、八台山去啦。”太后道：“五台山！”韦小宝道：“对，对！是五台山。太后，你什么都知道。”

太后问道：“他还说什么？”韦小宝道：“也没说什么。只不过……只不过说，我托他的事，他无论如何会办到的。他赌了咒，立下了重誓，什么千刀万剐、绝子绝孙的。”太后道：“你托他办什么事？”韦小宝道：“也没什么。瑞副总管本来说，他不做官也不打紧，就是出门没盘缠，那又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我就送了他二万两银子的银票。”太后道：“你倒发财得紧哪，哪里来的这许多银子？”韦小宝道：“那也是旁人送的，康亲王送些，索额图大人送些，吴三桂的儿子也送了些。”太后道：“你出手这样豪爽，瑞栋自然要感恩图报了，你到底要他办什么事？”韦小宝道：“奴才不敢说。”太后厉声道：“你说不说？”搭在他肩头的手掌用力压落。韦小宝“哎唷”一声。太后放松掌力，喝道：“快说！”

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瑞副总管答应我，奴才在宫里倘若给人害死，他就将这中间的原因，详详细细禀明皇上。他说他要去写一个奏折，放在身边。他跟奴才约定，每隔两个月，奴才……奴才就……”太后声音发颤，问道：“怎么样？”韦小宝道：“每隔两个月，奴才到天桥去找一个卖……卖冰糖葫芦的汉子，问他：‘有翡翠玛瑙的冰糖葫芦没有？’他就说：‘有啊，一百两银子一串。’我说：‘这样贵啊？二百两银子卖不卖？’他说：‘不卖不卖。你还没归天吗？’我说：‘你去跟老头子说罢！’他就去通知瑞副总管了。”危急之际，编不出什么新鲜故事，只好将陈近南要他和徐天川联络的对答稍加变化。

太后哼的一声，说道：“这等江湖上武人职络的法门，料你这小贼也想不出来，是瑞栋这胆小家伙教你的，是不是？”

韦小宝假作惊奇，说道：“咦！你怎么知道是瑞副总管教我的？是了，他跟我说的时候，你都听到了。”只觉太后按在自己肩头的手不住颤动，过了好一会，听得她问：“你到时候如不去找那卖冰糖葫芦的，那怎么样？”

韦小宝道：“瑞副总管说，他会再等十天，我如仍然不去，那自然是奴才的小命不保，他……他就想法子来禀明皇上。那时候奴才死都死了，本来也没什么好处，不过奴才对皇上一片忠心，要请皇上千万小心，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别要受人暗算。那也是奴才和瑞副总管忠心为主罢啦。”太后喃喃的道：“有怨报怨，有仇报仇，那好得很哪。”韦小宝道：“这些日子来，奴才天天服侍皇上，可半点口风也没露。只要奴才好好活着，在皇上身边侍候，这种事情就永远别让皇上知道的好，又何必让皇上操心呢？”太后吁了口气，说道：“你倒是个大大的好人哪。”韦小宝道：“皇上待奴才很好，太后待奴才可也不坏啊。奴才对太后忠心，说不定太后心中一喜欢，又赏赐些什么，那不是大家都挺美么？”太后嘿嘿嘿的冷笑几声，说道：“你还盼我赏赐你什么，脸皮当真厚得可以。”冷笑声中竟有了几分欢愉之意，语气也已大为宽慰。

韦小宝听得她语气已变，情势大为缓和，忙道：“奴才有什么贪图？只要太后和皇上平平安安的，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咱们做奴才的就是天大的福气了。太后你老人家万福金安，奴才明儿这就到天桥去，找到那个汉子，叫他尽快去通知瑞副总管，要他守口如瓶。奴才……再要他带三千两银子去，说是太后赏他的。”太后哼了一声，说道：“这种人办事不力，弃职潜逃，我不砍他脑袋是他运气，还赏他银子？”

韦小宝道：“是，是！这三千两银子，自然是奴才出的。太后怎能再赏他银子？”

太后慢慢松开了搭在他肩头的手，缓缓的道：“小桂子，你当真对我忠心么？”

韦小宝跪下地来，连连磕头，说道：“奴才对太后忠心，有千万般好处，若不忠心，脑袋瓜子搬家。小桂子虽然胡涂，这颗脑袋，倒也看得挺要紧的。”

太后点点头，说道：“很好，很好，很好！”说一声“很好”，在他背上拍一掌，连说三声，连拍三掌。韦小宝登时头晕目眩，立时便欲呕吐，喉间“呃呃呃”的不住作声。太后道：“小桂子，那天晚上，海大富那老贼说道，世间有一门叫做什么‘化骨绵掌’的功夫，倘若练得精了，打在身上，可以叫人全身骨骼俱断。这门功夫是很难练的。我自然也不会，不过觉得你这小孩儿很乖，很伶俐，在你背上打三掌试试，也挺有趣的。”

韦小宝胸腹间气血翻涌，再也忍耐不住，“哇”的一声，又是鲜血，又是清水，大口吐了出来，心道：“老婊子不信我的话，还是下了毒手。”

太后道：“你不用害怕，我不会打死你的，你如死了，谁去天桥找那卖冰糖葫芦的呢？只不过让你带点儿伤，干起事来就不怎么伶俐了。”韦小宝道：“多谢太后恩典。”慢慢站起，身子一晃坐倒，又呕了几口血水。太后哈哈一笑，转身没入了花丛。

韦小宝挣扎着站起，慢慢绕到屋后窗边，伏在窗槛上喘了一会子气，这才爬进窗去。

小郡主沐剑屏低声问道：“桂大哥，是你吗？”韦小宝正没好气，骂道：“去你妈的，不是我。”方怡接口道：“小郡主好好问你，你为什么骂人？”韦小宝刚爬到窗口，说道：“我……”一口气接不上来，砰的一声，摔进窗来，躺在地下，再也站不起身。

方怡与沐剑屏齐声“唉哟”，惊问：“怎……怎么啦？你受了伤？”

韦小宝这一交摔得着实不轻，但听得两女的语气中大有关切之意，心情登时大好，哈哈一笑，喘了几口气，又想：“老婊子这几掌，也不知是不是‘化骨绵掌’，说不定她练得不到家，老子穿着宝贝背心，骨头又硬，她化来化去，化老子不掉……”说道：“好妹子和好老婆都受了伤，我如不也伤上一些，那叫什么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呢？”沐剑屏道：“桂大哥，你伤在哪里？痛不痛？”韦小宝道：“好妹子有良心，问我痛不痛。痛本来是很痛的，可是给你问了一声，忽然就不痛了。你说奇不奇怪？”沐剑屏笑道：“你又来骗人了。”

韦小宝手扶桌子，气喘吁吁的站起，心想：“我这条老命现下还在，全靠瑞副总管够交情，肯撑腰，只要老婊子一知瑞副总管已死，韦小宝的老命再也挨不过半个时辰。”从药箱里拿出那只三角形青底白点的药瓶。海老公药箱中药粉、药丸甚多，他却只认得这一瓶“化尸粉”。将瑞栋的尸体从床底下拉出来，取回塞在他怀中的金票和珍玩。

沐剑屏道：“你一直没回来，这死人躺在我们床底下，可把我们两个吓死了。”韦小宝道：“把你们两个都吓死了，这死人岂不是多了两个羞花闭月的女伴？”方怡道：“呸，小郡主，别跟他多说。”

韦小宝道：“我变个戏法，你们要不要看？”方怡道：“不看。”韦小宝道：“不看的就闭上了眼睛。”方怡当即闭上眼睛。

沐剑屏跟着也闭上了眼，但随即又睁开了。

韦小宝从药箱中取出一支小银匙，拔开药瓶木塞，用小银匙取了少数“化尸粉”，倒在瑞栋尸体的伤口之中，过不多时，伤口中便冒出烟雾，跟着发出一股强烈臭味，再过一会，伤口中流出许多黄水，伤口越烂越大。沐剑屏“咦”的一声。

方怡好奇心起，睁开眼睛，一见到这情景，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再也闭不拢了。

尸体遇到黄水，便即腐烂，黄水越多，尸体烂得越快。韦小宝见她二人都有惊骇之色，说道：“你们哪一个不听我话，我将这宝粉洒一点在你们脸上，立刻就烂成这般样子。”沐剑屏道：“你……你别吓人。”方怡怒目瞪了他一眼，惊恐之意，却是难以自掩。韦小宝笑嘻嘻的走上一步，拿着药瓶向她晃了两下，收入怀中。

不多时瑞栋的尸便烂成了两截。韦小宝提起椅子，用椅脚将两截尸身都推在黄水之中，过不了大半个时辰，尽数化为黄水。他吁了一口长气，心想：“老婊子就是差一百万兵到五台山去，也捉不到瑞栋了。”他到水缸中去舀水冲地，洗去尸首中流出来的黄水，没冲得几瓢水，身子一歪，倒在床上，困倦已极，就此睡去。

醒来时天已大亮，但觉胸口一阵烦恶，作了一阵呕，却呕不出什么。只听得沐剑屏关心的声音问道：“桂大哥，好些了吗？”韦小宝坐起身来，才知自己在方沐二人脚边和衣睡了半夜，眼见天色不早，忙跳下床来，说道：“我赶着见皇帝去，你们躺着别动。”想从窗中爬出去，但腰背痛得厉害，只得开门出去，反锁了门。

韦小宝到上书房候不了半个时辰，康熙退朝下来，笑道：“小桂子，听说你昨晚杀了个刺客。”韦小宝请了个安，说道：“皇上圣体安康。”康熙笑道：“你运气好，跟刺客交上了手，我可连刺客的影儿也没见着。你杀的那人武功怎样？你用什么招数杀的？”

韦小宝并没跟刺客动手过招，皇帝武功不弱，可不能随口乱说，灵机一动，想起那日在杨柳胡同白家风际中和白寒枫动手过招的情景，便道：“黑暗之中，我只跟他瞎缠烂打，忽然间他左腿向右横扫，右臂向左横掠……”一面说，一面手脚同时比划。

康熙拍手道：“对极，对极！正是这一招！”韦小宝一怔，问道：“皇上，你知道这一招？”康熙笑道：“你知道这一招叫做什么？”韦小宝早知叫做“横扫千军”，却道：“奴才不知。”

康熙笑道：“我教你个乖，这叫做‘横扫千军’！”韦小宝甚是惊讶，道：“这名字倒好听！”他惊的不是这一招的名称，而是康熙竟然也知道了。

康熙道：“他使这一招打你，你又怎么应付？”韦小宝道：“一时之间，我心慌意乱，眼看对付不了，忽然间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时，使过一记极妙的招数，将我摔得从你头顶飞了过去，好像你说过的，是武当派的武功‘仙鹤梳翎’。”康熙大喜，叫道：“你用我的武功破他这招‘横扫千军’？”韦小宝道：“正是。我学的武功，本来不十分高明，幸好咱俩比武打架，打得多了，你使的手法我也记得了一大半。我记得你又这么一打，这么一拗……”康熙喜道：“对，对，这是‘紫云手’与‘折梅手’。”

韦小宝心想：“我拍他马屁，可须拍个十足十！”说道：“我便学你的样，忙去抓他的手，抓是抓住了，就只力气不够，抓得部位又不大对头，给他左手用力一抖，就挣脱了。”

康熙道：“可惜，可惜。我教你，应当抓住这里‘会宗’与‘外关’两穴之间，他就无论如何挣不脱。”说着伸手抓住韦小宝的手腕穴道。韦小宝使劲挣了几下，果然无法挣脱，道：“你早教了我，那也就没有后来的凶险了。”康熙放开了他手，笑问：“后来怎样？”

韦小宝道：“他一挣脱，身子一转，已转在我的背后，双掌击我背心……”康熙叫道：“高山流水！”韦小宝道：“这一招叫做‘高山流水’么？当时我可给他吓得落花流水了，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用上你的招数。”

康熙笑道：“没出息！怎地跟人打架，不用师父教的功夫，老是用我的招数？”韦小宝道：“师父教的招数，练起来倒也头头是道，一跟人真的拚命，哪知道全不管用，反是你的那些招数，突然之间打从心底里冒了上来。皇上，那时候他手掌边缘已打上我背心，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又怎能去细想用什么招数！我身子借势向前一扑，从右边转了过去。”康熙道：“很好！那是‘回风步’！”韦小宝道：“是吗？我躲过了他这一招，乘势拔出匕首，反手一剑，大叫一声：‘小桂子，投不投降？’”

康熙哈哈大笑，问道：“怎么叫起小桂子来？”

韦小宝道：“奴才危急之中不知怎地，竟把你的招数学了个十足。这反手一剑，本来是你反手一掌，打在我背心，大叫：‘小桂子，投不投降？’我想也不想的使了出来，嘴里却也这么大叫。他哼了一声，没来得及叫‘投降’，就已死了。”康熙笑道：“妙极，妙极！我这反手一掌，叫作‘孤云出岫’，没想到你化作剑法，一击成功。”康熙练了武功之后，只与韦小宝假打，总不及真的跟敌人性命相拚那么过瘾，此刻听到韦小宝手刃敌人，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自是兴高采烈，心想若是自己出手，定比韦小宝更精采十倍，说道：“这些刺客胆子不小，武功却也稀松平常。”韦小宝道：“皇上，刺客的武功倒也不怎么差劲。咱们宫里的侍卫，就有好几个伤在他们手里。总算小桂子命大，曾侍候皇上练了这么久武功，偷得了你的三招两式。否则的话，皇上，你今儿可得下道圣旨，抚恤殉职忠臣小太监小桂子纹银一千两。”

康熙笑道：“一千两哪里够？至少是一万两。”两人同时哈哈大笑。

康熙道：“小桂子，你可知这些刺客是什么人？”韦小宝道：“我就是不知道。皇上明白他们的武功家数，多半早料到了。”康熙道：“本来还不能拿得稳，你刚才这一比划，又多了一层证明。”双手一拍，吩咐在上书房侍候的太监：“传索额图、多隆二人进来。”

那两人本在书房外等候，一听皇帝传呼，便进来磕头。多隆是满洲正白旗的军官，进关之时曾立下不少战功，武功也甚了得，但一直受鳌拜排挤，在官场中很不得意，最近鳌拜倒了下来，才给康熙提升为御前侍卫总管，掌管乾清门、中和殿、太和殿各处宿卫。领内侍卫大臣共有六人，正黄、正白、镶黄三旗每旗两人，其中真正有实权的，只有掌管宫中宿卫的御前侍卫正副总管。多隆新任要职，宫里突然出现刺客，已一晚没睡，心下惴惴，不知皇帝与皇太后是否会怪罪。

康熙见他双眼都是红丝，问道：“擒到的刺客都审明了没有？”多隆道：“回皇上：擒到的活口叛贼共有三人，奴才分别审问，起初他们抵死不说，后来熬刑不过，这才招认，果然……果然是平西王……平西王吴三桂的手下。”康熙点点头，“嗯”了一声。多隆又道：“叛贼遗下的兵器，上面刻着有‘平西王府’的字样。格毙了的叛贼所穿内衣，也都有平西王的标记。昨晚入宫来侵扰的叛贼，证据确凿，乃是吴三桂的手下。就算不是吴三桂所派，他……他也脱不了干系。”

康熙问索额图：“你也查过了？”索额图道：“叛贼的兵器，内衣，奴才都查核过了，多总管所录的叛贼口供，确是如此招认。”康熙道：“那些兵器、内衣，拿来给我瞧瞧。”

多隆应道：“是。”他知道皇帝年纪虽小，却十分精明，这件事又干系重大，早就将诸种证物包妥，命手下亲信侍卫捧着在上书房外等候，当下出去拿了进来，解开包袱，放在案上，立即退了几步。满清以百战而得天下，开国诸帝均通武功，原是不避兵刃，但在书房之中，臣子在皇帝面前露出兵刃，毕竟是颇为忌讳之事。多隆小心谨慎，先行退开。康熙走过去拿起刀剑审视，见一把单刀的柄上刻着“大明山海关总兵府”的字样，微微一笑，道：“欲盖弥彰，固然不对，但弄巧成拙，故意弄鬼做得过了火，却也引人生疑。”

向索额图道：“吴三桂如果派人来宫中行刺犯上，自然是深谋远虑，筹划周详，什么刀剑不能用，干么要携带刻了字的兵器？怎会想不到这些刀剑会失落宫中？”索额图道：“是，是，圣上明见，奴才拜服之至。”

康熙转头问韦小宝：“小桂子，你所杀的那名叛贼，使了什么招数？”韦小宝道：“他使了一招‘横扫千军’，又使一招‘高山流水’。”康熙问多隆：“那是什么功夫？”

多隆虽是满洲贵臣，于各家各派武功倒也所知甚博，这“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两招，又不是生僻的招数，答道：“回皇上：那似乎是云南前明沐王府的武功。”

康熙双手一拍手，说道：“不错，不错。多隆，你的见闻倒也广博。”

多隆登感受宠若惊，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跪下磕头，道：“谢皇上称赞。”

康熙道：“你们仔细想想，吴三桂倘若派人入宫行刺，决不会拣着他儿子正在北京的时候。刺客什么日子都好来，难道定要拣着他儿子来朝见的当口？这是可疑者之一。吴三桂善于用兵，办事周密，派这些叛贼进宫干事，人数既少，武功也不甚高，明知难以成功，有什么用处？这跟吴三桂的性格不合，这是可疑者之二。再说，就算他派人刺死了我，于他又有什么好处，难道他想起兵造反吗？他如要造反，干么派他儿子到北京来，岂不是存心将儿子送来给我们杀头？这是可疑者之三。”

韦小宝先前听方怡说到陷害吴三桂的计策，觉得大是妙计，此刻经康熙一加分剖，登觉处处露着破绽，不由得佩服之极，连连点头。

索额图道：“皇上圣明，所见非奴才们所及。”

康熙道：“你们再想想，倘若刺客不是吴三桂所派，却携带了平西王府的兵器，那有什么用意？自然想陷害他了。吴三桂帮我大清打平天下，功劳甚大，恨他忌他的人着实不少。

到底这批叛贼是由何人指使，须得好好再加审问。”

索额图和多隆齐声称是。多隆道：“皇上圣明。若不是皇上详加指点开导，奴才们胡里胡涂的上了当，不免冤枉了好人。”康熙道：“冤枉了好人吗？嘿嘿！”

索额图和多隆见皇帝不再吩咐什么，便叩头辞出。康熙道：“小桂子，那‘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这两招，你猜我怎么知道的？”韦小宝心中怦怦跳了两下，说道：“我正在奇怪，皇上怎么知道？”康熙道：“今日一早，我已传了许多侍卫来，问他们昨晚与刺客格斗的情形，一查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数，有好几招竟是前明沐家的。你想，沐家本来世镇云南，我大清龙兴之后，将云南封了给吴三桂，沐家岂有不着恼的？何况沐家最后一个黔国公沐天波，便是死在吴三桂手下。我叫人将沐家最厉害的招数演将出来，其中便有这‘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两招。”韦小宝道：“皇上当真料事如神。”不禁担忧：“我屋里藏着沐家的两个女子，不知他知不知道？”康熙笑问：“小桂子，你想不想发财？”韦小宝听到“发财”两字，登时精神一振，忧心尽去，笑嘻嘻的道：“皇上不叫我发，我不敢发。皇上叫我发财，小桂子可不敢不发。”康熙笑道：“好，我叫你发财！你将这些刀剑，从刺客身上剥下的内衣、刺客的口供，都拿去交给一个人，就有大大一笔财好发。”韦小宝一怔，登时省悟，叫道：“吴应熊！”康熙笑道：“你很聪明，这就去罢。”

韦小宝道：“吴应熊这小子，这一次运道真高，他全家性命，都是皇上给赏的。”康熙道：“你跟他去说什么？”韦小宝道：“我说：姓吴的，咱们皇上明见万里，你爷儿俩在云南干什么事，皇上没一件不知道。你们不造反，皇上清清楚楚，若是，嘿嘿，有什么三心两意，两面三刀，皇上一样的明明白白。他妈的，你爷儿俩还是给我乖乖的罢。”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人挺乖巧，就是不读书，说出话来粗里粗气，倒也合我的意思。他妈的，你爷儿俩给我乖乖的罢，哈哈，哈哈！”

韦小宝听得皇上居然学会了一句“他妈的”，不禁心花怒放，哈哈大笑，捧了刀剑等物走出书房，回到自己屋中。

他刚要开锁，突然间背上一阵剧痛，心头烦恶，便欲呕吐，勉强开锁进门，坐在椅上，不住喘气。

沐剑屏道：“你……你身子不舒服么？”韦小宝道：“见了你的羞花闭月之貌，身子就舒服了。”沐剑屏笑道：“我师姊才是羞花闭月之貌，我脸上有只小乌龟，丑也丑死了。”

韦小宝听她说笑，心情立时转佳，笑道：“你脸上怎么会有只小乌龟？啊，我知道啦，好妹子，你脸蛋儿又光又滑，又白又亮，便如是一面镜子，因此会有一只小乌龟。”沐剑屏不解，问道：“为什么？”韦小宝道：“你跟谁睡在一起？你的脸蛋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人的相貌，脸上自然就有只小乌龟了。”方怡道：“呸，你自己过来瞧瞧，小郡主脸上才有只小乌龟。”韦小宝道：“我如过来瞧瞧，好妹子脸上便出现一个又漂亮、又神气的大老爷。”方沐二人都笑了起来。方怡笑道：“小乌龟大老爷，那是个什么大老爷？”三人低笑了一阵。方怡道：“喂，咱们怎么逃出宫去，你得给想个法子。”

韦小宝这些日子来到处受人奉承，但一回到自己屋里，便感十分孤寂无聊，忽然有方沐两个年轻姑娘相陪，虽然每一刻都有给人撞见的危险，可实在舍不得她们就此离去，说道：“这可得慢慢想法子。你们身上有伤，只要踏出这房门一步，立刻便给人拿了。”

方怡轻轻叹了口气，问道：“我们昨晚进宫来的同伴，不知有几人死了，几人给拿了？遭难的人叫什么名字，你可知道么？”韦小宝摇头道：“不知道。你既然关心，我可以给你去打听打听。”方怡低声道：“多谢你啦。”韦小宝自从和她相逢以来，从未听她说话如此客气，心下略感诧异。

沐剑屏道：“尤其要问问，有一个姓刘的，可平安脱险了没有。”韦小宝问道：“姓刘的？刘什么名字？”沐剑屏道：“那是我们刘师哥。叫做刘一舟。他……他是我师姊的心上人，那可……那可……”突然嗤的一声笑，原来方怡在她肢窝中呵痒，不许她说下去。

韦小宝“啊”的一声，道：“刘一舟，嗯，这……这可不妙。”方怡情不自禁，忙问：“怎么啦？”韦小宝道：“那不是一个身材高高，脸孔白白，大约二十几岁的漂亮年轻人？这人武功可着实了得，是不是？”他自然并不知道刘一舟是何等样人，但想此人既是方怡的意中人，谅必是个漂亮的年轻人，既是她们师哥，说他武功很高也不会错。果然沐剑屏道：“对了，对了，就是他。方师姊说，昨晚她受伤之时，见到刘师哥给三名侍卫打倒了，一名侍卫按住了他，多半是给擒住了。不知现今怎样？”

韦小宝叹道：“唉，这位刘师傅，原来是方姑娘的心上人……”不住摇头叹气。

方怡满脸忧色，问道：“桂大哥，那刘……那刘师哥怎样了？”

韦小宝心想：“臭小娘，跟我说话时一直没好声气，提到了你刘师哥，却叫我桂大哥起来。我且吓她一吓。”又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道：“可惜，可惜！”

方怡惊问：“怎么啦？他……他……他是受了伤，还是……还是死了？”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什么刘一舟、刘两屁，老子从来没见过。他是死了活了，我怎么知道？你叫我三声‘好老公’，我就给你查查去。”

方怡先前见他摇头叹气，连称“可惜”，只道刘一舟定然凶多吉少，忽然听他这么说，心下大喜，啐道：“说话没半点正经，到底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韦小宝道：“这个刘一舟倘若落在我手里，哼哼，我先绑住了他，狠狠拷打他一顿，打得他屁股变成四片，问他用什么花言巧语，骗得了我老婆的芳心。然后我提起刀来，一刀砍将下去，这么擦的一声……”沐剑屏道：“你杀了他？”韦小宝道：“不是，我割了他卵蛋，叫他变成个太监。”沐剑屏不懂他说些什么。方怡却是明白的，满脸飞红，骂道：“小滑头，就爱胡说八道！”韦小宝道：“你那刘师哥多半已给擒住了。要不要他做太监，我桂公公说出话来，倒有不少人肯听。

方姑娘，你求我不求？”

方怡脸上又是一阵红晕，嗫嚅不语。沐剑屏道：“桂大哥，你肯帮人，用不到人家开言相求，那才是侠义英雄。”韦小宝摇手道：“不对，不对！我就最爱听人家求我。越是‘好老公、亲老公’的叫得亲热，我给人家办起事来越有精神。”方怡迟疑半晌，道：“桂大哥，好大哥，我求你啦。”韦小宝板起了脸，道：“要叫老公！”沐剑屏道：“你这话不对了。

我师姊将来是要嫁刘师哥的，刘师哥才是她老公，她怎么肯叫你老公？”韦小宝道：“不行，她嫁刘一舟，老子要喝醋，大大的喝醋。”沐剑屏道：“刘师哥人是很好的。”韦小宝道：“他越好，我越喝醋，越喝越多。啊哟，酸死了，酸死了！喝得醋太多，哈哈，哈哈！”大笑声中，捧了那个包裹，走出屋去，反锁了屋门，带了四名随从太监，骑马去西长安街吴应熊在北京的寓所。

他在马背之上，不住右手虚击，呼叫：“梆梆梆，梆梆梆！”

众随从都不明其意，又怎想得到，桂公公这次是奉圣旨去发财，自然要将云南竹杠“梆梆梆”的敲得直响。

吴应熊听说钦使到来，忙出来磕头迎接，将韦小宝接进大厅。

韦小宝道："皇上吩咐我，拿点东西来给你瞧瞧。小王爷，你胆子大不大？"吴应熊道："卑职的胆子是最小的，受不起惊吓。"韦小宝一怔，笑道："你受不起惊吓？干起事来，可大胆得很哪！"吴应熊道："公公的意思，卑职不大明白，还清明示。"昨晚在康亲王府中，他自称"在下"，今日韦小宝乃奉旨而来，眼见他趾高气扬，隐隐觉得势头不好，连声自称"卑职"。

韦小宝道："昨晚你一共派了多少刺客进宫去？皇上叫我来问问。"

昨晚宫里闹刺客，吴应熊已听到了些消息，突然听得韦小宝这么问，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双膝跪倒，向着天井连连磕头，说道："皇上待微臣父子恩重如山，微臣父子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典。微臣吴三桂、吴应熊父子甘为皇上效死，决无贰心。"

韦小宝笑道："起来，起来，慢慢磕头不迟。小王爷，我给你瞧些物事。"说着解开包袱，摊在桌上。吴应熊站起身来，看到包袱中的兵器衣服，不由得双手发抖，颤声道："这……这……这……"拿起那张口供，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刺客是奉了平西王吴三桂差遣，入宫行刺，决意杀死鞑子皇帝，立吴三桂为主云云。饶是吴应熊机变多智，却也不禁吓得魂不附体，双膝一软，又即跪倒，这一次是跪在韦小宝面前，说道："桂……公……公……公，这……

这决不是真的，微臣父子受了奸人……陷害，万望公公奏明圣上，奏……奏明……"

韦小宝道："这些兵器，都是反贼携入宫中的，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兵器上却都刻了贵府的招牌老字号。"吴应熊道："微臣父子仇家甚多，必是仇家的奸计。"韦小宝沉吟道："你这话，本来也有三分道理，就不知皇上信不信。"吴应熊道："公公大恩大德，给卑职父子分剖明白。卑职父子的身家性命，都出于公公所赐。"

韦小宝道："小王爷，你且起来。你昨晚已先送了我一份礼，倒像早已料到有这件事似的，嘿嘿，嘿嘿。"吴应熊本待站起，听他这句话说得重了，忙又跪倒，说道："只要公公向皇上给卑职父子剖白几句，皇上圣明，必定信公公的说话。"

韦小宝道："这件事早闹了开来啦，索额图索大人，侍卫头儿多隆多大人，都已见过皇上，回禀了刺客的供状。你知道啦，这等造反的大事，谁有天大的胆子，敢按了下来？给你在皇上面前剖白几句，也不是不可以。我还想到了一个妙计，虽不是十拿九稳，却多半可以洗脱你父子的罪名，只不过太也费事罢了。"吴应熊大喜道："全仗公公搭救。"

韦小宝道："请起来好说话。"吴应熊站起身来，连连请安。

韦小宝道："这些刺客当真不是你派去的？"吴应熊道："决计不是！卑职怎能做这等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之事？"韦小宝道："好，我交了你这个朋友，就信了你这次。倘若刺客是你派去的，日后查了出来，那可坑死了我，我非陪着你给满门抄斩不可。"

吴应熊道："公公万安，放一百个心，决无此事。"

韦小宝道："那么依你看，这些反贼是谁派去的？"吴应熊沉吟道："微臣父子仇家甚多，一时之间，实在难以确定。"韦小宝道："你要我在皇上面前剖白，总得找个仇家出来认头，皇上才能信啊。"吴应熊道："是，是！家严为大清打天下，剿灭的叛逆着实不少，这些叛逆的余党，都是十分痛恨家严的。

好比李闯的余逆啦，前明唐王、桂王的余党啦，云南沐家的余党啦，他们心中怀恨，什么作乱犯上的事都做得出来。"韦小宝点头道："什么李闯余逆啦，云南沐家的余党啦，这些人武功家数是怎样的？你教我几招，我去演给皇上看，说道我昨晚亲眼见到，刺客使的是这种招数，货真价实，决计错不了。"吴应熊大喜，忙道："公公此计大妙。卑职于武功一道，所懂的实在有限，要去问一问手下人。公公，你请坐一会儿，卑职立刻就来。"说着请了个安，匆匆入内。过得片刻，他带了一人进来，正是手下随从的首领杨溢之，昨晚韦小宝曾帮他赢过七百两银子的。杨溢之上前向韦小宝请安，脸上深有忧色，吴应熊自然已对他说了原由。

韦小宝道："杨大哥，你不用担心，昨晚你在康亲王府里练武，大出风头，不少文武大臣都是亲眼所见，决不能说你入宫行刺。我也可以给你作证。"杨溢之道："是，是！多谢公公。就只怕奸人陷害，反说世子带我们去康王爷府中，好叫众位大臣作个见证，暗中却另行差人；做那大逆不道之事。"韦小宝点头道："这话倒也不可不防。"杨溢之道："世子说道，公公肯主持公道，在皇上跟前替我们剖白，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平西王仇家极多，各人的武功家数甚杂，只有沐王府的武功自成一家，很容易认得出来。"韦小宝道："嗯，可惜一时找不到沐王府的人，否则就可让他演他几个招式来瞧瞧。"杨溢之道："沐家拳、沐家剑在云南流传已久，小人倒也记得一些，我演几套请公公指点。刺客入宫，携有刀剑，小人演一套沐家'回风剑'如何？"韦小宝喜道："你会沐家武功，那再好也没有了。剑法我是一窍不通，一时也学不会，还是跟你学几招'沐家拳'罢。"杨溢之道："不敢，公公力擒鳌拜，四海扬名，拳脚功夫定是极高的。小人使得不到之处，请公公点拨。"说着站到厅中，拉开架式，慢慢的一招一式使将出来。

这路沐家拳自沐英手上传下来，到这时已逾三百年，历代均有高手传人，说得上是千锤百炼之作，在云南知者甚众，杨溢之虽于这套拳法并不擅长，但他武功甚高，见闻广博，一招招演将出来，气度凝重，招式精妙。

韦小宝看到那招"横扫千军"时，赞道："这一招极好！"后来又见到使"高山流水"，又赞："这招也了不起！"待他将一套沐家拳使完，说道："很好，很好！杨大哥，你武功当真了得，康亲王府中那些武师，便十个打你一个，也不是你对手。一时之间，我也学不了许多，只能学得一两招，去皇上面前演一下。皇上传了宫中武功好手来认，你想认不认得出这武功的来历？"说着指手划脚，将"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两招依样使出。

杨溢之喜道："公公使这'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两招，深得精要，会家子一见，便知是沐家的拳法。公公聪敏过人，一见便会，我们吴家可有救了。"吴应熊连连作揖，道："吴家满门百口，全仗公公援手救命。"

韦小宝心想："吴三桂家里有的是金山银山，我也不用跟他讲价钱。"当下作揖还礼，说道："大家是好朋友。小王爷，你再说什么恩德、什么救命的话，可太也见外了。再说，我是尽力而为，也不知管不管用。"吴应熊连称："是，是！"韦小宝将包袱包起，挟在胁下，心想："这包东西可不忙给他。"忽然想起一事，说道："小王爷，皇上叫我问你一件事，你们云南有个来京的官儿，叫做什么卢一峰的，可有这一号人物？"吴应熊一怔，心想："卢一峰只是个绿豆芝麻般的小官，来京陛见，还没见着皇上，皇上怎么已知道了？"说道："卢一峰是新委的云南曲靖县知县，现下是在京中，等候叩见圣上。"韦小宝道："皇上叫我问你，那卢一峰前几天在酒楼上欺压良民，纵容恶仆打人，不知这脾气近来改好了些没有？"

那卢一峰所以能得吴三桂委为曲靖县知县，是使了四万多两银子贿赂得来的，吴应熊曾从中抽了三千多两，此刻听韦小宝这么说，大吃一惊，忙道："卑职定当好好教训他。"转头向杨溢之道："即刻去叫那卢一峰来，先打他五十大板再说。"向韦小宝请了个安，道："公公，请你启奏皇上，说道：微臣吴三桂知人不明，荐人不当，请皇上降罪。这卢一峰立即革职，永不叙用，请吏部大人另委贤能。"韦小宝道："也不用罚得这么重罢？"吴应熊道："卢一峰这厮胆大妄为，上达天听，当真罪不容诛。溢之，你给我狠狠的揍他。"杨溢之应道："是！"韦小宝心想："这姓卢的官儿只怕性命不保。"说道："兄弟这就回宫见皇上去，这两招'横扫千军'和'高山流水'，可须使得似模似样才好。"说着告辞出门。

吴应熊从衣袖中取出一个大封袋来，双手呈上，说道："桂公公，你的大恩大德，不是轻易报答得了的。不过多总管、索大人，以及众位御前侍卫面前，总得稍表敬意。这里一点小小意思，相烦桂公公代卑职分派转交。皇上问起来，大伙儿都帮几句口，微臣父子的冤枉就得洗雪了。"

韦小宝接了过来，笑道："要我代你做人情吗？这桩差事不难办啊！"他在宫中一年有余，已将太监们的说话腔调学了个十足。贫嘴贫舌的京片子中，已没半分扬州口音，倘若此时起始冒充小桂子，瞎了眼的海老公恐怕也不易发觉了。

吴应熊和杨溢之恭恭敬敬的送出府门。韦小宝在轿中拆开封袋一看，竟是十万两银票，心想："他奶奶的，老子先来个二一添作五。"将其中五万两银票揣入怀里，余下五万两仍放在大封袋中。

韦小宝先去上书房见康熙，回禀已然办妥，说吴应熊得悉皇上圣明，辨明了他父子的冤枉，感激得难以形容。康熙笑道："这也可吓了他

一大跳。”韦小宝笑道：“只吓得他屁滚尿流。奴才好好的叮嘱了他一番，说道这种事情，多半以后还会有的，叫他转告吴三桂，务须忠心耿耿，报效皇上。”康熙不住点头。韦小宝道：“我等吓得他也够了，这才跟他说，皇上明见万里，一查刺客的武功，便料到是云南沐家的反贼所为。那吴应熊又惊又喜，打从屁股眼里都笑了出来，不住口的颂赞皇上圣明。”康熙微微一笑。

韦小宝从怀中摸出封袋，说道：“他感激得不得了，拿了许多银票出来，一共五万两，说送我一万两，另外四万两，要我分给宫中昨晚出力的众位侍卫。皇上，你瞧，咱们这可发了大财哪。”那些银票都是五百两一张，一百张已是厚厚的一叠。

康熙笑道：“你小小孩子，一万两银子一辈子也使不完了。余下的银子，你就分了给众侍卫罢。”韦小宝心想：“皇上虽然圣明，却料不到我韦小宝已有数十万两银子的身家。”说道：“皇上，我跟着你，什么东西没有？要这银子有什么用？奴才一辈子忠心侍候你，你自会照管我。这五万两银子，都赏给侍卫们好了。我只说是皇上的赏赐，何必让吴应熊收买人心。”康熙本来不想冒名发赏，但听到“收买人心”四字，不禁心中一动。

韦小宝见康熙沉吟不语，又道：“皇上，吴三桂派他儿子来京，带来的金子银子可真不少，见人就送钱，未必安着什么好心。天下的地方百姓、金银珠宝，本来一古脑儿都是你皇上的，可是吴三桂这老小子横得很，倒像云南是他吴家的。”康熙点头道：“你说得是。这些银子，就说是我赏的好了。”

韦小宝来到上书房外的侍卫房，向御前侍卫总管多隆说道：“多总管，皇上吩咐，昨晚众侍卫护驾有功，钦赐白银五万两。”多隆大喜，忙跪下谢赏。韦小宝笑道：“皇上现下很高兴，你自己进去谢赏罢。”说着将那五万两银票交了给他。

多隆随着韦小宝走进书房，向康熙跪下磕头，说道：“皇上赏赐银子，奴才多隆和众侍卫谢赏。”康熙笑着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皇上吩咐：这五万两银子嘛，你瞧着分派，杀贼有功的，奋勇受伤的就多分一些。”多隆道：“是，是。奴才遵旨。”

康熙心想：“小桂子又忠心，又不贪财，很是难得，他竟将这五万两银子，真的尽数赏了侍卫，自己一个钱也不要。”

韦小宝和多隆一齐退出。多隆点出一叠一万两银票，笑道：“桂公公，这算是我们众侍卫的一番孝心，请公公赏收，去赏给小公公们。”韦小宝道：“啊哈，多总管，你这么说，可不够朋友了。我小桂子平生最敬重的，就是武艺高强的朋友。

这五万两银子，皇上倘若赏给了文官嘛，我小桂子不分他一万，也得分上八千。是赏给你多总管的，你便分一两银子给我，我也不能收。我当你好朋友，你也得当我好朋友才是。”

多隆笑道：“侍卫兄弟们都说，宫里这许多有职司的公公们，桂公公年纪最小，却最够朋友，果然名不虚传。”韦小宝道：“多总管，请你给查查，昨晚擒来的反贼之中，可有一个叫作刘一舟的。倘若有这样一个人，咱们便可着落在他身上，查明反贼的来龙去脉。”多隆应道：“是，是！反贼报的自然都是假名，我去仔细查一查。”

韦小宝回到下处，将到门口，见御膳房的一名小太监在路旁等候。那小太监迎将上来，低声道：“桂公公，那个钱老板又送了一口猪来，这次叫作什么‘燕窝人参猪’，说是孝敬公公的，正在御膳房中候公公的示下。”韦小宝眉头一皱，心想：“那口‘花雕茯苓猪’还没搞妥当，又送一口‘燕窝人参猪’来，你当我们这里皇宫是猪栏吗？”但这人既已来了，不得不想法子打发。当下来到御厨房中，见钱老板满脸堆欢，说道：“桂公公，小人那口‘花雕茯苓猪’当真是大补非凡，桂公公吃了之后，你瞧神清气爽，满脸红光，小人感激公公照顾，又送了一口‘燕窝人参猪’来。”说着向身旁一指。这口猪却是活猪，全身白毛，模样甚是漂亮，在竹笼之中不住打圈子。韦小宝不知他闹什么玄虚，点了点头。那钱老板挨近身来，拉着韦小宝的手，道：“啧，啧，啧！桂公公吃了‘花雕茯苓猪’的猪肉，脉搏旺盛，果然大不相同。”韦小宝觉得手中多了一张纸条，御厨房中耳目众多，也不便多问。钱老板道：“这口‘燕窝人参猪’吃法另有不同，请公公吩咐下属，在这里用上好酒糟喂上十天。十天之后，小人再来亲手整治，请公公享用。”

韦小宝皱眉道：“那口‘花雕茯苓猪’已搞得我虚火上升，麻烦不堪，什么人参猪、燕窝猪，钱老板你自己触祭罢，我可吃不消了。”钱老板哈哈一笑，说道：“这是小人一点孝心，以后可再也不敢麻烦公公了。”说着请了几个安，退了出去。

韦小宝心想这纸条上一定写得有字，自己西瓜大的字认不上一担，当下吩咐厨房中执事杂很好好饲养那口猪，自行回屋，寻思：“钱老板这人当真聪明得紧，第一次在一口死猪中藏了个活人进宫，第二次倘若再送死猪进宫，不免引人怀疑，索性送一口活猪进来，让它在御膳房中喂着，什么花样也没有。就算本来有人怀疑，那也疑心尽去了。对，要使乖骗人，不但事先要想得周到，事后一有机会，再得补补漏洞。”又想：“这字条只好请小郡主瞧瞧，他妈的，有话不好明讲吗？写他妈的什么字条？”

进得屋来，沐剑屏道：“桂大哥，有人来到门外，好像是送饭菜来的，定是见到门上上了锁，没打门就走了。”韦小宝道：“你怎知是送饭菜来的？嘿，你们闻到饭菜的香气，可饿得很了，是不是？怎么不吃糕饼点心？”沐剑屏吃吃而笑，说道：“老实不客气，早吃过啦。”

方怡道：“桂……桂大哥，你可……”说到这里，有些结结巴巴。

韦小宝道：“你刘师哥的事，我还没查到。宫里侍卫们说，没抓到姓刘的人。”方怡低声道：“多谢你啦。却不知是不是给鞑子杀了。再说，刘师哥即使给捉到了，也不会说是姓刘。

大伙儿说好的，他冒充姓夏。吴三桂的女婿姓夏。刘师哥会招供说，那个姓夏的是他叔父。”韦小宝笑道：“那你岂不是成了吴三桂的亲戚？”小郡主忙道：“那是假的。”韦小宝叹道：“不过方姑娘想做吴三桂的侄孙媳妇什么的，可也做不成啦。

你那刘师哥就算进出了宫去，他在外面想你，你在宫里想他，一辈子你想我、我想你的。一对情哥情姐儿见不了面，岂不难熬得很？”方怡脸上又是一红，道：“我怎会在宫里待一辈子？”

韦小宝道：“姑娘们一进了皇宫，怎么还有出去的日子？

像你这样羞花闭月的姊儿，我小桂子一见就想娶了做老婆。倘若给皇帝瞧见了，非封你为皇后娘娘不可。方姑娘，我劝你还是做了皇后娘娘罢！”

方怡急道：“我不跟你多说。你每一句话总是怄我生气，逗我着急。”

韦小宝一笑，将手中字条交给沐剑屏，道：“小郡主，你念一念这字条。”

沐剑屏接了过来，念道：“‘高升茶馆说英烈传。’那是什么啊？”韦小宝已明其中道理：“天地会的人有事要见我，请我去茶馆相会。”笑道：“枉为你是沐家后人，连英烈传也不知道。”沐剑屏道：“英烈传我自然知道，那是太祖皇帝龙兴开国的故事。”

韦小宝道：“有一回书，叫做‘沐王爷三箭定云南，桂公公双手抱佳人’，你也听过没有？”沐剑屏啐道：“我们黔宁王爷爷平定云南，英烈传中自然有的。可哪有什么桂公公双手……双手的？”

韦小宝正色道：“你说桂公公双手抱佳人，没这回事？”沐剑屏道：“自然没有，是你杜撰出来的。”韦小宝道：“咱们打一个赌，如果有怎样？没有又怎样？”沐剑屏道：“英烈传的故事我可听得熟了，自然没有，赌什么都可以。方师姊，没有他说的事，是不是？”

方怡还没回答，韦小宝已一跃上床，连鞋钻入被窝，睡在两人之间，左手搂住了方怡头颈，右手抱住了沐剑屏的腰，说道：“我说有，就是有！”

方怡和沐剑屏同时“啊”的一声惊呼，不及闪避，已给他牢牢抱住。沐剑屏伸出右手，将他用力一推，韦小宝乘势侧过头去，伸嘴在方怡嘴上吻了一下，赞道：“好香！”

方怡待要挣扎，身子微微一动，胸口肋骨断绝处剧痛，左手翻了过来，拍的一声，打了他一记耳光。韦小宝笑道：“谋杀亲夫哪，谋杀亲夫哪！”一骨碌从被窝里跳出来，抱住沐剑屏也亲了个嘴，赞道：“一般的香！”哈哈大笑，随手取了衣包，奔出屋子，反锁了门。



第十三回　翻覆两家天假手 兴衰一劫局更新

韦小宝住处是在乾清门西、南库之南的御膳房侧，往北绕过养心殿，折而向西，过西三所、养华门、寿安门，往北过寿安宫、英华殿之侧，转东过西铁门，向北出了神武门。那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后门，一出神武门，便是出了皇宫，当下迳往高升茶馆来。

一坐定，茶博士泡上茶来，便见高彦超慢慢走近，向他使个眼色。韦小宝点了点头，见高彦超出了茶馆，于是喝了几口茶，在桌上抛下一钱银子，说道："今儿这回书，没什么听头。"慢慢踱将出去，果见高彦超等在街角，走得几步，便是两顶轿子。

高彦超让韦小宝坐了一顶，自己跟了一段路，四下打量见无人跟随，坐上了另一顶。

轿夫健步如飞，行了一顿饭时分，停了下来。韦小宝见轿子所停处是座小小的四合院，跟着高彦超入内。一进大门，便见天地会的众兄弟迎了上来，躬身行礼。这时李力世、关安基、祁彪清等人也都已从天津、保定等地赶到，此外樊纲、风际中、玄贞道人以及那钱老板都在其内。

韦小宝笑问："钱老板，你到底尊姓大名哪？"钱老板道："不敢，属下真的是姓钱，名字叫做老本。本来的本，不是老板的板。意思是做生意蚀了老本。"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你精明得很，倘若真是做生意，人家的老本可都给你赚了过来啦。"钱老本微笑道："韦香主，您夸奖啦！"众人将韦小宝让到上房中坐定。关安基心急，说道："韦香主，你请看。"说着递过一张大红泥金帖子来，上面浓浓的黑墨写着几行字。韦小宝不接，说道："这些字嘛，他们认得我，我可跟他们没什么交情，哥儿俩这是初次相会，不认识。"钱老本道："韦香主，是张请帖，请咱们吃饭去的。"韦小宝道："那好得很哪，谁这么赏脸？"钱老本道："帖子上写的名字是沐剑声。"

韦小宝一怔，道："沐剑声？"钱老本道："那便是沐王府的小公爷。"韦小宝点头道："'花雕茯苓猪'的哥哥。"钱老本道："正是！"韦小宝问道："他请咱们大伙儿都去？"钱老本道："他帖子上写得倒很客气，请天地会青木堂韦香主，率同天地会众位英雄同去赴宴，就是今晚，是在朝阳门内南豆芽胡同。"韦小宝道："这次不在杨柳胡同了？"钱老本道："是啊，在京城里干事，落脚的地方得时时掉换才是。"

韦小宝道："你想他是什么意思？在酒饭里下他妈的蒙汗药？"李力世道："按理说，云南沐王府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头，沐剑声又是小公爷的身分，是跟咱们总舵主平起平坐的大人物，决不能使这等下三滥的勾当。不过会无好会，宴无好宴，韦香主所虑，却也不可不防。"韦小宝道："咱们去不去吃这顿饭？哼哼，宣威火腿，过桥米线，云南汽锅鸡，那是有得触祭的了。"

众人面面相觑，都不作声。过了好一会，关安基道："大伙儿要请韦香主示下。"

韦小宝笑道："一顿好酒好饭，今晚大伙儿总是有得下肚的。要太太平平呢，就让我作东道，咱们吃馆子去，吃过饭后，再来推牌九赌钱，叫花姑娘也可以，都是兄弟会钞。你们如想给我省钱呢，大伙儿就去扰那姓沐的。"这番话说得慷慨大方，其实却十分滑头，去不去赴宴，自己不拿主意。

关安基道："韦香主请众兄弟吃喝玩乐，那是最开心不过的。不过这姓沐的邀请咱们，要是不去，不免堕了天地会的威风。"韦小宝道："你说该去？"眼光转到李力世、樊纲、祁彪清、玄贞、风际中、钱老本、高彦超等人脸上，见各人都缓缓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大伙儿都说去，咱们就去吃他的，喝他的。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毒药来呢？咱们咕噜一声，也他妈的吞入了肚里。这叫做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

李力世道："大家小心在意，总瞧得出一些端倪。大伙儿商量好了，有的喝茶，有的不喝，有的饮酒，有的不饮，有的不吃肉，有的不吃

鱼。就算他们下毒，也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但如大家什么都不吃，可又惹他们笑话了。”

众人商量定当，闲谈一会。挨到申牌时分，韦小宝除下太监服色，又打扮成个公子哥儿的模样。他仍坐了轿子，在众人簇拥之下，往南豆芽胡同而去。韦小宝心想：“在宫里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只怕老婊子来杀我，哪有这般做青木堂香主的逍遥快乐？只是师父吩咐过，要我在宫里打探消息，倘若自行出来，只怕香主固然做不成，这条小命能不能保，咱们也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南豆芽胡同约在两里之外，轿子刚停下，便听得鼓乐丝竹之声。韦小宝从轿中出来，耳边听得一阵唢呐吹奏，心道：“娶媳妇儿吗？这般热闹。”

只见一座大宅院大门中开，十余人衣冠齐楚，站在门外迎接。当先一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身材高瘦，英气勃勃，说道：“在下沐剑声，恭迎韦香主大驾。”

韦小宝这些日子来结交亲贵官宦，对方这等执礼甚恭的局面见得惯了。常言道：“居移气，养移体”，他每日里和皇帝相伴，什么亲王、贝勒、尚书、将军，时时见面，也不当什么一会子事，因此年纪虽小，已自然而然有股威严气象。沐剑声名气虽大，却也大不过康亲王、吴应熊这些人，当下拱了拱手，说道：“小公爷多礼，在下可不敢当。”打量他相貌，见他面容微黑，眉目之间，和小郡主沐剑屏依稀有些相似。沐剑声早知天地会在北京的首领韦香主是个小孩，又听白寒枫说这小孩武艺低微，油嘴滑舌，是个小泼皮，料想他不过倚仗师父陈近南的靠山，才做到香主，此刻见他神色镇定，一副漫不在乎的模样，心想：“这孩子只怕也有点儿门道。”

当下让进门去。

厅中椅子上上了红缎套子，放着锦垫，各人分宾主就座。

“圣手居士”苏冈、白寒枫和其余十多人都垂手站在沐剑声之后。

沐剑声与李力世、关安基等人一一通问姓名，说了许多久仰大名等等客套话。李力世等均想：“这位沐家小公爷倒没架子，说话依足了江湖上的规矩。”仆役送上香茶，厅口的鼓乐手又吹奏起来，乃是欢迎贵宾的隆重礼数。鼓乐声中，沐剑声吩咐：“开席！”引着众人走进内厅。手下人关上了厅门。厅上居中一张八仙桌，披着绣花桌围，下首左右各有一桌，桌上器皿陈设虽无康亲王府的豪阔，却也颇为精致。沐剑声微微躬身，说道：“请韦香主上座。”韦小宝看这局面，这首席当是自己坐了，说道：“这个，咱们只好不客气啦。”沐剑声在下首主位相陪。

各人坐定后，沐剑声道：“有请师父。”苏冈和白寒枫走进内室，陪了一个老人出来。沐剑声站着相迎，说道：“师父，天地会青木堂韦香主今日大驾光临，可给足了我们面子。”转头向韦小宝道：“韦香主，这位柳老师傅，是在下的受业恩师。”

韦小宝站起身来，拱手道：“久仰。”见这老人身材高大，满脸红光，白须稀稀落落，足有七十来岁年纪，精神饱满，双目炯炯有神。

那老人目光在韦小宝身上一转，笑道：“天地会近来好大的名头……”他话声极响，这几句话随口说来，却和常人放大了嗓子叫嚷一般，接着道：“……果然是英才辈出，韦香主如此少年，真是武林中少见的奇才。”

韦小宝笑道：“是少年，倒也不错，只不过既不是英才，更不是奇才，其实是个蠢才。那日给白师傅扭住了手，动弹不得，险些儿连‘我的妈啊’也叫了出来。在下的武功当真稀松平常之至。哈哈，可笑！可笑，哈哈！”众人一听，都愕然失色。白寒枫的脸色更十分古怪。

那老人哈哈哈的笑了一阵，说道：“韦香主性子爽直，果然是英雄本色。老夫可有三分佩服了。”韦小宝笑道：“三分佩服，未免太多，有他妈的一分半分，不将在下当作没出息的小叫化、小把戏、小猴儿，也就是了。”那老人又哈哈大笑，道：“韦香主说笑了。”

玄贞道人道：“老前辈可是威震天南、武林中人称‘铁背苍龙’的柳老英雄吗？”那老人笑道：“不错，玄贞道长倒还知道老夫的贱名。”玄贞心中一凛：“我还没通名，他已知道我名字，沐家这次可打点得十分周到。‘铁背苍龙’柳大洪成名已久，听说当年沐天波对他也好生敬重。清军打平云南，柳大洪出全力救护沐氏遗孤，沐剑声便是他的亲传弟子，乃是沐王府中除了沐剑声之外的第一号人物。”躬身说道：“柳老英雄当年怒江诛三霸，腾冲杀清兵，侠名播于天下。江湖上后生小子说起老英雄来，无不敬仰。”

柳大洪道：“嘿嘿，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还说他作甚？”脸色显得十分喜欢。

沐剑声道：“师父，你老人家陪韦香主坐。”柳大洪道：“好！”便在韦小宝身旁坐下。这张八仙桌向外一边空着，上首是韦小宝、柳大洪，左首是李力世、关安基，右首下座是沐剑声，上座虚位以待。天地会群豪均想：“你沐王府又要请一个什么厉害人物出来？”只听沐剑声道：“扶徐师傅出来坐坐，让众位好朋友见了，也好放心。”

苏冈道：“是！”入内扶了一个人出来。李力世等人一见，都是又惊又喜，齐叫：“徐三哥！”这人弓腰曲背，正是“八臂猿猴”徐天川。他脸色蜡黄，伤势未愈，但性命显然已经无碍。天地会群豪，一齐围了上去，纷纷问好，不胜之喜。

沐剑声指着自己上首的座位，说道：“徐师傅请这边坐。”徐天川走上一步，向韦小宝躬身行礼道：“韦香主，你好。”

韦小宝抱拳还礼道：“徐三哥你好，近来膏药生意不大发财罢？”徐天川叹了口气，道：“简直没生意。属下给吴三桂手下的走狗掳了去，险些送了老命，幸蒙沐家小公爷和柳老英雄相救脱险。”

天地会群豪都是一怔。樊纲道：“徐三哥，原来那日的事，是吴三桂手下那批汉奸做的手脚。”徐天川道：“正是。这批汉奸闯进回春堂来，捉了我去，那卢……卢一峰这狗贼臭骂了我一顿，将一张膏药贴在我嘴上，说要饿死我这只老猴儿。”众人听得卢一峰在内，那是决计不会错的了。樊纲、玄贞等齐向苏冈、白寒枫道：“那日多有冒犯。众位英雄义气深重，我天地会感激不尽。”苏冈道：“不敢。我们只是奉小公爷之命办事，不敢居功。”白寒枫哼了一声，显然搭救徐天川之事大违他意愿。关安基道：“徐三哥给人掳去后，我们到处查察，寻不到线索，心中这份焦急，那也不用说了。贵府居然救出了徐三哥，令人好生佩服。”苏冈道：“吴三桂手下的云南狗官，都是沐家死对头，我们自然钉得他们很紧。这狗官冒犯徐三哥，给我们发觉了，也没什么希奇。”韦小宝心想：“这小公爷倒精明得很，他妹子给我扣着，他先去救了徐老儿出来，好求我放他妹子。我且装作不知，却听他有何话说。”向徐天川道：“徐三哥，你给白二侠打得重伤，他手上的劲道可厉害得很哪，你活得了吗？不会就此归天罢？”

徐天川道：“白二侠当日手下容情，属下将养了这几日，已好得多啦。”

白寒枫向韦小宝怒目而视。韦小宝却笑吟吟地，似乎全然没瞧见。

众仆斟酒上菜，菜肴甚是丰盛。天地会群豪一来见徐天川是他们所救，二来又有“铁背苍龙”柳大洪这等大名鼎鼎的老英雄在座，料想决计不致放毒，尽皆去了疑虑之心，酒到杯干，放怀吃喝。

柳大洪喝了三杯酒，一捋胡子，说道：“众位老弟，贵会在京城直隶，以哪一位老弟为首？”李力世道：“在京城直隶一带，敝会之中，职位最尊的是韦香主。”柳大洪点头道：“很好，很好！”喝了一杯酒，问道：“但不知这位小老弟，于贵我双方的纠葛，能有所担当么？”韦小宝道：“老伯伯，你有什么吩咐，不妨说出来听听。

我韦小宝人小肩膀窄，小事还能担当这么一分半分，大事可就把我压垮了。”

天地会与沐王府群豪都不由微微皱眉，均想：“这孩子说话流氓气十足，一开口就耍无赖，不是英雄好汉的气概。”柳大洪道：“你不能担当，这件事可也不能罢休。那只好请小老弟传话去给尊师，请陈总舵主赶来处理了。”韦小宝道：“老伯伯有什么事要跟我师父说，你写一封信，我们给你送去便是。”柳大洪嘿嘿一笑，道：“这件事吗，是白寒松白兄弟死在徐三爷手下，不知如何了结，要请陈总舵主拿一句话出来。”

徐天川霍地站起，昂然说道：“沐小公爷、柳老英雄，你们把我从汉奸手下救了出来，免遭恶徒折辱，在下感激不尽。

白大侠是在下失手所伤，在下一命抵一命，这条老命赔了他便是，又何必让陈总舵主和韦香主为难？樊兄弟，借你佩刀一用。”说着伸出右手，向着樊纲，意思非常明白，他是要当场自刎，了结这场公案。

韦小宝道：“慢来，慢来！徐三哥，你且坐下，不用这么性急。你年纪一大把，怎地火气这么大？我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不是？你不听

我吩咐，可太也不给我面子了。”天地会中“不遵号令”的罪名十分重大，徐天川忙躬身道：“徐天川知罪，敬奉韦香主号令。”

韦小宝点点头，说道：“这才像话。白大侠死也死了，就算要徐三哥抵命，人也活不转啦，做来做去总是赔本生意，可不是生意经。”

众人的目光都瞪视在他脸上，不知他接下去要胡说八道什么。天地会群豪尤其担心，均想：“本会在武林中的声名，可别给这什么也不懂的小香主给败坏了。倘若他说出一番不三不四的言语来，传到江湖之上，我们日后可没脸见人。”只听韦小宝接着道：“小公爷，你这次从云南来到北京，身边就只带了这几位朋友么？好像少了一点罢？”沐剑声哼了一声，问道：“韦香主这话是什么用意？”韦小宝道：“那也没什么用意。小公爷这样尊贵，跟我韦小宝大不相同，来到京城，不多带一些人保驾，一个不小心，给鞑子走狗拿了去，岂不是大大的犯不着？”沐剑声长眉一轩，道：“鞑子走狗想要拿我，可也没这么容易。”韦小宝笑道：“小公爷武艺惊人，打遍天下……嘿嘿……这个对手很少，鞑子自然捉你不去了。不过……不过沐王府中其他的朋友，未必个个都似小公爷这般了得，倘若给鞑子顺手牵羊，反手牵牛，这么希里呼噜的请去了几位，似乎也不怎么有趣了。”

沐剑声一直沉着脸听他嬉皮笑脸的说话，等他说完，说道：“韦香主此言，可是讥刺在下么？”说到这句话时，脸上神色更加难看。

韦小宝道：“不是，不是。我这一生一世，只有给人家欺侮，决不会去欺侮人家的。人家抓住了我的手，你瞧，乌青也还没退，痛得我死去活来，这位白二侠，嘿嘿，手劲真不含糊，那两招‘横扫千军’、‘高山流水’，可了不起，去搭救你们给鞑子拿了去的朋友，必定管用，说什么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白寒枫脸色铁青，待要说话，终于强行忍住。柳大洪向沐剑声望了一眼，说道：“小兄弟，你的话有些高深莫测，我们不大明白。”韦小宝笑道：“老爷子太客气了，我的话低浅莫测是有的，‘高深莫测’四字，那可不敢当了。低浅之至，低浅之至。”

柳大洪道：“小兄弟说道，我们沐王府中有人给鞑子拿了去，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

韦小宝道：“一点意思也没有。小王爷，柳老爷子，我酒量也是低浅莫测，多半是我喝醉了酒，胡说八道，他妈的作不得数。”

沐剑声哼了一声，强抑怒气，说道：“原来韦香主是消遣人来着。”韦小宝道：“小公爷，你想消遣吗？你在北京城里逛过没有？”沐剑声气势汹汹的道：“怎么样？”韦小宝道：“北京城可大得很哪，你们云南的昆明，那是没北京城大的了，是不是？”沐剑声愈益恼怒，大声道：“那怎么样？”关安基听韦小宝东拉西扯，越来越不成话，插口道：“北京城花花世界，就可惜给鞑子占了去，咱们稍有血性之人，无不恼恨。”

韦小宝不去理他，继续说道：“小公爷，你今天请我喝酒，在下没什么报答，几时你有空，我带你到北京城各处逛逛。有个熟人带路，就不会走错了。否则的话，倘若乱闯乱走，一不小心，走进了鞑子的皇宫，小公爷武功虽高，可也不大方便。”

柳大洪道：“小兄弟言外有意，你如当我是朋友，可不可以请你说得更明白些？”

韦小宝道：“我的话再明白没有了。沐王府的朋友们，武功都是极高的，什么‘横扫千军’、‘高山流水’，使得再厉害也没有了，就可惜在北京城里人生路不熟，在街上逛逛，三更半夜里又瞧不大清楚，胡里胡涂的，说不定就逛进了紫禁城去。”

柳大洪又向沐剑声望了一眼，问韦小宝道：“那又怎样？”韦小宝道：“听说紫禁城中一道道门户很多，一间间宫殿很多，胡乱走了进去，如果没有皇帝、皇太后带路，很容易迷路，一辈子走不出来，也是有的。在下没见过世面，不知道皇帝、皇太后有没有空，白天黑夜给人带路。或许沐王府小公爷面子大，你们手下众位朋友们抬了小公爷的字号出来，把小皇帝、皇太后这老婊吓倒了，也难说得很。”众人听他管皇太后叫做“老婊子”，都觉颇为新鲜。关安基、祁彪清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韦小宝在肚里常常骂太后为“老婊子”，此刻竟能在大庭广众之间大声骂了出口，心中的痛快当真难以形容。

柳大洪道：“小公爷的手下行事小心谨慎，决计不会闯进皇宫去的。听说吴三桂那大汉奸的儿子吴应熊也在北京，他派人去皇宫干些勾当，也未可知。”韦小宝点头道：“柳老爷子说得不错。在下有个赌骰子的小朋友，是在皇宫里服侍御前侍卫的。他说昨晚宫里捉到了几名刺客，招认出来是沐王府小公爷的手下……”沐剑声失惊道：“什么？”右手一颤，手里的酒杯掉了下来，当的一声，碎成几片。

韦小宝道：“我本来倒也相信，心想沐家是大明的大大忠臣，派人去行刺鞑子皇帝，那是……那是这个大大的英雄好汉。此刻听柳老爷子说了，才知原来是汉奸吴三桂的手下，那可饶他们不得了。我马上去跟那朋友说，叫他想法子好好整治一下这些刺客。他妈的，大汉奸手下，有什么好东西了？非叫他们多吃些苦头不可。”

柳大洪道：“小兄弟，你那位朋友尊姓大名？在鞑子宫里担任什么职司？”

韦小宝摇头道：“他是给御前侍卫扫地、冲茶、倒便壶的小厮，说出来丢脸得很，人家叫他癞痢头小三子，有什么尊姓大名了？那些刺客给绑着，我本来叫癞痢头小三子偷偷拿些好东西给他们吃。柳老爷子既说他们是大汉奸的手下，我可要叫他拿刀子在他们大腿上多戳上几刀，免得给那些乌龟王八蛋逃了。”

柳大洪道：“我也只是揣测之词，作不得准。他们既然胆敢到宫中行刺，那也是了不起的好汉子。韦香主如能托贵友照看一二，也是出于江湖上的义气。”

韦小宝道：“这癞痢头小三子，跟我最好不过，他赌钱输了，我总十两八两的给他，从来不要他还。小公爷和柳老爷子有什么吩咐，我叫小三子去干，他可不敢推托。”

柳大洪吁了一口气，说道：“如此甚好。不知宫里擒到的刺客共有几人，叫什么名字。这些刺客胆子不小，我们是很佩服的，眼下不知是否很吃了苦头。贵会如能代为打听，在下很承韦香主的情。”

韦小宝一拍胸脯，说道：“这个容易。可惜刺客不是小公爷手下的兄弟，否则的话，我设法去救他一个出来，交了给小公爷，一命换一命，那么徐大哥失手伤了白大侠之事，也就算一笔勾销了。”

柳大洪向着沐剑声瞧去，缓缓点头。沐剑声道：“我们不知这些刺客是谁，但既去行刺鞑子皇帝，总是仁人义士，是咱们反清复明的同道。韦香主，你如能设法相救，不论成与不成，沐剑声永感大德。徐三爷和白大哥的事，自然再也休提。”

韦小宝转头向白寒枫瞧去，说道：“小公爷不提，就怕白二侠不肯罢休，下次见面又来抓住我的手，捏得我大哭大叫，这味道可差劲得很。”

白寒枫霍地站起，朗声说道：“韦香主如能救得我们……我们……能救得那些失陷了的侠客义士，姓白的这只手得罪了韦香主，自当断此一手，向韦香主赔罪。”韦小宝笑道：“不用，不用，你割一只手给我，我要来干什么？再说，我那癞痢头兄弟有没本事去皇宫救人，那也难说得很。这些人行刺皇帝，那是多大的罪名，身上不知上了几道脚镣手铐，又不知有多少人看守。我说去救人，也不过吹吹牛，大家说着消遣罢了。”沐剑声道：“要到皇宫中救人，自然千难万难，我们也不敢指望成功。但只要韦香主肯从中尽力，不管救得出、救不出，大伙儿一般的同感大德。”顿了一顿，又道：“还有一件事，舍妹日前忽然失踪，在下着急得很。天地会众位朋友在京城交游广阔，眼线众多，如能代为打听，设法相救，在下感激不尽。”

韦小宝道：“这件事容易办。小公爷放一百二十个心。好，咱们酒也喝够了，我这就去找那癞痢头小三子商量商量。他妈的玩他两手，倒也快活。”一伸手，从怀中摸了些物事出来，往八仙桌上一摔，赫然是四粒骰子，滚了几滚，四粒尽是红色的四点朝天，韦小宝拍手道：“满堂红，满堂红，上上大吉！唉，可不要人人杀头，杀个满堂红才好。”

众人相顾失色，尽皆愕然。

韦小宝收起骰子，拱手道：“叨扰了，这就告辞。徐三哥跟我们回去，成不成？”

沐剑声道：“韦香主太客气了。在下恭送韦香主、徐三爷和天地会众位朋友的大驾。”

当下韦小宝和徐天川、李力世、关安基等人离席出门。沐剑声、柳大洪等直送至大门之外，眼看韦小宝上了轿，这才回进屋去。

群豪回到那四合院中。关安基最是性急，问道：“韦香主，宫里昨晚闹刺客么？瞧他们神情，多半是沐王府派去的。”韦小宝笑道：“正是。宫里昨晚来了刺客，这事谁也不敢泄漏，外间没一人得知，他们却丝毫不觉奇怪，自然是他们干的。”

玄贞道：“他们胆敢去行刺鞑子皇帝，算得胆大包天，倒也令人好生钦佩。韦香主，他们给擒住了的人，你说能救得出么？只怕这件事极难。”

韦小宝在席上与沐剑声、柳大洪对答之时，早已打好了主意，要搭救被擒的刺客，那是决无可能，但自己屋里床上，却好端端的躺着一个小郡主、一个方怡。小郡主不是刺客，是天地会捉进宫去的，放了也算不得数，那方怡却是闯进宫去的刺客，想法子让她混出宫来，却不是难事。他听玄贞这么问，微笑道：“多了不行，救个把人出来，多半还办得到。徐三哥只杀了白寒松一个，咱们弄一个人出来还他们，一命抵一命，他们也不吃亏了。何况他们连本带利，还有利钱，连钱老板弄来的那个小姑娘，一并也还了他们，还有什么说的？

钱老板，明天一早，你再抬两口死猪到御膳房去，再到我屋里装了人，我在厨房里大发脾气，骂得你狗血淋头，说这两口猪不好，逼你立刻抬出宫去。”

钱老板拍掌笑道：“韦香主此计大妙。装小姑娘的那口死猪，倒也罢了，另一口可得挑选特大号的。”韦小宝向徐天川慰问了几句，说道：“徐三哥，你别烦恼。卢一峰这狗贼得罪了你，我叫吴应熊打断他的狗腿。”徐天川应道：“是，是。多谢韦香主。”心中半点不信：“小孩子家胡言乱语，吴应熊是平西王的世子，多大的气焰，怎会来听你的话？”韦小宝答允替他解开误杀白寒松的死结，虽然好生感激，却也不信他真能办成这件大事。韦小宝刚回皇宫，一进神武门，便见两名太监迎了上来，齐声道：“桂公公，快去，快去，皇上传你。”韦小宝道：“有什么要紧事了？”一名太监道：“皇上已催了几次，像是有急事。皇上在上书房。”

韦小宝快步赶到上书房。康熙正在房中踱来踱去，见他进来，脸有喜色，骂道：“他妈的，你死到哪里去啦？”

韦小宝道：“回皇上：奴才心想刺客胆大妄为，如不一网打尽，恐怕不大妙，说不定还会闹事，可叫皇上操心，须得找到暗中主持的那个正主儿才好。因此刚才换了便服，到各处大街小巷走走，想探听一下，到底刺客的头儿是谁，是不是在京城之中。”

康熙道：“很好，可探到了什么消息？”韦小宝心想：“若说一探便探到消息，未免太巧。”说道：“走了半天，没见到什么惹眼之人，明天想再去查察。”康熙道：“你乱走瞎闯，未必有用。我倒有个主意。”韦小宝喜道：“皇上的主意必是好的。”康熙道：“适才多隆禀告，擒到的三个刺客口风很紧，不论怎么拷打诱骗，始终咬实是吴三桂所遣，看来便再拷问，也问不出一句真话。我想不如放了他们。”韦小宝道：“放了？这……这太便宜他们了。”

康熙道：“这些刺客是奉命差遣，虽然叛逆犯上，杀不杀无关大局，最要紧的是找到主谋，一网打尽，方无后患。”说到这里，微笑道：“放了小狼，小狼该去找母狼罢？”韦小宝大喜，拍掌笑道：“妙极，妙极！咱们放了刺客，却暗中撮着，他们自会去跟反贼的头子会面。皇上神机妙算，当真胜过三个诸葛亮。”

康熙笑道：“什么胜过三个诸葛亮？你这马屁未免拍得太过。只是如何撮着刺客，不让他们发觉，倒不大易办。小桂子，我给你一件差使，你假装好人，将他们救出宫去，那些刺客当你是同道，自然带你去了。”韦小宝沉吟道：“这个……”康熙道：“这件事自然颇为危险，倘若给他们察觉了，非立时要了你的小命不可。只可惜我是皇帝，否则的话，我真想自己去干一下子，这滋味可妙得很哪。”韦小宝道：“皇上叫我去干，自然遵命，再危险的事也不怕。”

康熙大喜，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我早知你又聪明，又勇敢，很肯替我办事。你是小孩子，刺客不会起疑。我本想派两名武功好的侍卫去干，可是刺客不是笨人，未必会上当，一次试了不灵，第二次就不能再试了。小桂子，你去办这件事，就好像我亲身去办一样。”康熙学了武功之后，跃跃欲试，一直想干几件危险之事，但身为皇帝，毕竟不便涉险，派韦小宝去干，就拿他当作自己替身，就算这件事由侍卫去办可能更好，他也宁可差韦小宝去。他想小桂子年纪和我相若，武功不及我，聪明不及我，他办得成，我自然也办得成，差他去办，和自己亲手去干，也已差不了多少，虽然不能亲历其境，但也可想像得之。康熙又道：“你要装得越像越好，最好能当着刺客之面，杀死一两名看守的侍卫，让这些刺客对你毫不怀疑。我再吩咐多隆，叫他放松盘查，让你带着他们出宫。”

韦小宝应道：“是！不过侍卫的武功好，只怕我杀他们不了。”康熙道：“你随机应变好了，但可得小心，别让侍卫先将你杀了。”韦小宝伸了舌头，道：“倘若给侍卫杀了，那可死得不明不白，小桂子反而成为反贼的同党。”

康熙双手连搓，很是兴奋，说道：“小桂子，你干成了这件事，要我赏你些什么？”韦小宝道：“这件事倘若办成功，皇上一定开心。只要皇上开心，那可比什么赏赐都强。皇上下次再想到什么既有趣、又危险的玩意儿，仍然派我去办，那就好得很了。”康熙大喜，道：“一定，一定！唉，小桂子，可惜你是太监，否则我一定赏你个大官做做。”韦小宝心念一动，道：“多谢皇上。”心想：“总有一天，你会发觉我是冒牌太监，那时候可不知要如何生气了。”说道：“皇上，我求你一个恩典。”康熙微笑道：“想做大官么？”韦小宝道：“不是！我替皇上赤胆忠心办事，倘若闯出了祸，惹皇上生气，你可得饶我性命，别杀我头。”

康熙道：“你只要真的对我忠心，你这颗脑袋瓜子，在脖子上就摆得稳稳的。”说着哈哈大笑。

韦小宝从上书房出来，寻思：“我本想放了小郡主和方姑娘给沐王府，但凭着皇上刚才那番话，变成了奉旨放刺客，那两个小姑娘倒不忙就放出去了。刺客的真正头儿，刚才老子就同他们一块儿喝酒，要不要奏知皇上，将沐剑声小乌龟和柳大洪老家伙抓了起来？可是师父如知道我干这件事，定然不饶。他妈的，我到底还做不做天地会的香主哪？”

他在宫里人人奉承，康熙又对他十分宠信，一时之间，真想在宫里就当他一辈子的太监了，但一想到皇太后，不由得心中一寒：“这老婊子说什么也要寻我晦气，老子在宫里可耽不长久。”

当下来到乾清宫之西的侍卫房。当班的头儿正是赵齐贤。

他昨晚既分得了银子，今日又从侍卫总管多隆处得了赏赐，得知是韦小宝在皇上面前说了好话，一见他到来，喜欢得什么似的，一跃而起，迎了上来，笑道：“桂公公，什么好风儿吹得你大驾光临。”

韦小宝笑道：“我来瞧瞧那几个大胆的反贼。”凑在他耳边低声道：“皇上差我来帮着套套口供，要查到主使他们的正主儿到底是谁。”赵齐贤点头道：“是。”低声道：“三个反贼嘴紧得很，已抽断了两根皮鞭子，总是一口咬定，是吴三桂派他们来的。”韦小宝道：“让我去问问。”走进西厅，见木柱上绑着三个汉子，光着上身，已给打得血肉模糊。一个是虬髯大汉，另外两个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个皮色甚白，另一个身上刺满了花，胸口刺着个狰狞的虎头。韦小宝寻思：“不知这二人之中，有没那刘一舟在内？”

转头向赵齐贤道：“赵大哥，恐怕你们捉错了人，你且出去一会。”赵齐贤道：“是。”转身出去，带上了门。韦小宝道：“三位尊姓大名？”那虬髯汉子怒目圆睁，骂道：“狗太监，凭你也配来问老子的名字。”韦小宝低声道：“我受人之托，来救一个名叫刘一舟的朋友……”他此话一出，三个人脸上都有惊异之色，互相望了一眼。

那虬髯汉子问道：“你受谁的托？”韦小宝道：“你们中间有没刘一舟这个人，有呢，我有话说，没有呢，那就算了。”三人又是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有迟疑之色，生怕上当。那虬髯汉子又问：“你是谁？”韦小宝道：“托我那两位朋友，一位姓沐，一位姓柳。‘铁背苍龙’你们认不认识？”那虬髯汉子大声道：“‘铁背苍龙’柳大洪在云贵四川一带，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沐剑声是沐天波的儿子，流落江湖，此刻也不知是死是活。”一面说，一面连连摇头。韦小宝点头道：“三位既然不识得沐家小公爷和柳老爷子，那么定然不是他的朋友了，想来这些招式也不识得。”说着拉开架子，使了两招沐家拳，自然是“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

那胸口刺有虎头的年轻人“咦”了一声。韦小宝停手问道：“怎么？”那人道：“没什么。”虬髯汉子问道：“这些招式是谁教的？”韦小宝笑道：“我老婆教的。”虬髯汉子呸了一声，道：“太监有什么老婆？”说着不住摇头。他本来骂韦小宝为“狗太监”，后来听他言语有异，行动奇特，免去了这个“狗”字。

韦小宝道：“太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人家愿嫁，你管得着吗？我老婆姓方，单名一个怡字……”那皮肉白净的年轻人突然大吼一声，喝

道："胡说！"韦小宝见他额头青筋暴起，眼中要喷出火来，情急之状已达极点，料想这人便是刘一舟了，见地一张长方脸，相貌颇为英俊，只是暴怒之下，神情未免有些可怖，当下笑道："什么胡说？我老婆是沐王府中刘白方苏四大家将姓方的后人。跟我做媒人的姓苏，名叫苏冈，有个外号叫作'圣手居士'。还有个媒人姓白，他兄长白寒松最近给人打死了，那白寒枫穷极无聊，就给人做媒人骗钱，收殓他死了的兄长……"

那年轻人越听越怒，大吼："你……你……你……"

那虬髯汉子摇头道："兄弟，且别做声。"向韦小宝道："沐王府中的事儿，你倒知道得挺多。"韦小宝道："我是沐王府的女婿，丈人老头家里的事，怎么不知道？那方怡方姑娘本来不肯嫁我的，说跟她师哥刘一舟已有婚姻之约。但听说这姓刘的不长进，投到了大汉奸吴三桂的部下，进皇宫来行刺。你想……吴三桂这大汉奸……"说到这里，压低了嗓子道："勾结鞑子，将我大明天子的花花江山双手奉送给了满清狗贼。吴三桂这家伙，凡是我汉人，没一个不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刘一舟这小子，什么主子不好投靠，干么去投了吴三桂？方姑娘自然面目无光，再也不肯嫁他了。"

那年轻人急道："我……我……我……"那虬髯汉子摇头道："人各有志，阁下在清宫里当太监，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

韦小宝道："对，对！当然没什么光彩。我老婆记挂着旧情人，定要我查问清楚，那刘一舟到底死了没有，如果真的死了，她嫁给我更加心安理得，从此没了牵挂。不过要给她的刘师哥安个灵位，烧些纸钱。三位朋友，你们这里没有刘一舟这人，是不是？那我去回复方姑娘，今晚就同我拜堂成亲了。"说着转身出外。

那年轻人道："我就是……"那虬髯汉子大喝："别上当！"

那年轻人用力挣了几下，怒道："他……他……"突然间一口唾沫向韦小宝吐了过来。

韦小宝闪身避开，见这三人的手脚都用粗牛筋给牢牢绑在柱上，决计难以挣脱，心想："这人明明是刘一舟，他本就要认了，却给这大胡子阻住。"一沉吟间，已有了计较，说道："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再去问问我老婆。"

回到外间，向赵齐贤道："我已问到了些端倪，别再拷打了，待会儿我再来。"

其时天已昏黑，韦小宝心想方怡和沐剑屏已饿得很了，不即回房，先去吩咐御膳房中手下太监，开一桌丰盛筵席来到屋中，说道昨晚众侍卫擒贼有功，今日要设宴庆贺，席上商谈擒拿刺客的机密大事，不必由小太监服侍。他开锁入房，轻轻推开内室房门。沐剑屏低呼一声，坐了起来，轻声道："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韦小宝道："等得你心焦死了，是不是？我可打听到了好消息。"

方怡从枕上抬起头来，问道："什么好消息？"

韦小宝点亮了桌上蜡烛，见方怡双眼红红的，显是哭泣过来，叹了口气，说道："这消息在你是大好，对我却是糟透糟透，一个刚到手的好老婆凭空飞了。唉，刘一舟这家伙居然没死。"

方怡"啊"的一声呼叫，声音中掩饰不住喜悦之情。

沐剑屏喜道："我们刘师哥平安没事？"韦小宝道："死是还没死，要活恐怕也不大容易。他给宫里侍卫擒住了，咬定说是大汉奸吴三桂派到宫里来行刺的。死罪固然难逃，传了出去，江湖上英雄好汉都说他给吴三桂做走狗，杀了头之后，这名声也就臭得很。"

方怡上身抬起，说道："我们来到皇宫之前，早就已想到此节，但求扳倒了吴三桂这奸贼，为先帝与沐公爷报得深仇大恨，自己的性命和死后名声，早已置之度外。"韦小宝大拇指一翘，道："好，有骨气！吾老公佩服得很。方姑娘，咱们有一件大事，得商量商量。如果我能救得你的刘师哥活命，那你就怎样？"

方怡眼中精光闪动，双颊微红，说道："你当真得救得我刘师哥，你不论差我去做什么艰难危险之事，方怡决不能皱一皱眉头。"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十分干脆。韦小宝道："咱们订一个约，好不好？小郡主作个见证。

如果我将你刘师哥救了出去，交了给小公爷沐剑声和'铁背苍龙'柳大洪柳老爷子……"沐剑屏接口道："你知道我哥哥和我师父？"韦小宝道："沐家小公爷和'铁背苍龙'大名鼎鼎，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沐剑屏道："你是好人，如果救得刘师哥，大伙儿都感激你的恩情。"

韦小宝摇头道："我不是好人，我只做买卖。刘一舟这人非同小可，可是行刺皇帝的钦犯。我要救他，那是冒了自己性命的大险，是不是？官府一查到，不但我人头落地，连我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三个哥哥、四个妹子，还有姨丈、姨母、姑丈、姑母、舅舅、舅母、外公、外婆、表哥、表弟、表姊、表妹，一古脑儿都得砍头，是不是？这叫做满门抄斩。我家里的金子、银子、屋子、锅子、裤子、鞋子，一古脑儿都得给没入官，是不是？"

他问一句"是不是"，沐剑屏点了点头。方怡道："正是，这件事牵连太大，可不能请你办。反正我……我……师哥死了，我也不能活着，大家认命罢啦。"说着泪珠扑簌簌的流了下来。

韦小宝道："不忙伤心，不忙哭。你这样羞花闭月的美人儿，泪珠儿一流下来，我心肠就软了。方姑娘，为了你，我什么事都干。我定须将你的刘师哥去救出来。咱们一言为定，救不出你刘师哥，我一辈子给你做牛做马做奴才。救出了你刘师哥，你一辈子做我老婆。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就是这一句话。"

方怡怔怔的瞧着他，脸上红晕渐渐退了，现出一片苍白，说道："桂大哥，为了救刘师哥性命，什么事……什么我都肯，倘若你真能救得他平安周全，要我一辈子……一辈子服侍你，也无不可。只不过……只不过……"刚说到这里，屋外脚步声响，有人说道："桂公公，送酒菜来啦。"方怡立即住口。

韦小宝道："好！"走出房去，带上了房门，打开屋门。四名太监挑了饭菜碗盏，走进屋来，在堂上摆了起来，十二大碗菜肴，另有一锅云南汽锅鸡。四名太监安了八副杯筷，恭恭敬敬的道："桂公公，还短了什么没有？"韦小宝道："行了，你们回去罢。"每人赏了一两银子，四名太监欢天喜地的去了。韦小宝将房门上了闩，把菜肴端到房中，将桌子推到床前，斟了三杯酒，盛了三碗饭，问道："方姑娘，你刚才说'只不过，只不过'，到底只不过什么？"

这时方怡已由沐剑屏扶着坐起身来，脸上一红，低下头去，隔了半晌，低声道："我本来想说，你是宫中的执事，怎能娶妻？但不管怎样，只要你能救得我刘师哥性命，我一辈子陪着你就是了。"

她容色晶莹如玉，映照于红红烛光之下，娇艳不可方物。

韦小宝年纪虽小，却也瞧得有点儿魂不守舍，笑道："原来你说我是太监，娶不得老婆。娶得娶不得老婆，是我的事，你不用担心。我只问你，肯不肯做我老婆？"

方怡秀眉微蹙，脸上薄含怒色，隔了半晌，心意已决，道："别说做你妻子，就算你将我卖到窑子里做娼妓，我也所甘愿。"

这句话倘若别的男子听到，定然大不高兴，但韦小宝本就是妓院中出身，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笑吟吟的道："好，就是这么办。好老婆，好妹子，咱三个来喝一杯。"

方怡本来没将眼前这小太监当作一回事，待见他手刃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用奇药化去他尸体，而宫中众侍卫和旁的太监又都对他十分恭敬，才信他确是大非寻常。刘一舟是她倾心相恋的意中人，虽无正式婚姻之约，二人早已心心相印，一个非君不嫁，一个非卿不娶。昨晚二人一同入宫干此大事，方怡眼见刘一舟失手为侍卫所擒，苦于自己受伤，相救不得，料想情郎必然殉难，岂知这小太监竟说他非但未死，还能设法相救，心想："但教刘郎得能脱险，我纵然一生受苦，也感谢上苍待我不薄。这小太监又怎能娶我为妻？他只不过喜欢油嘴滑舌，讨些口头上的便宜，我且就着他些便了。"想明白了这节，便即微微一笑，端起酒杯，说道："这杯酒就跟你喝了，可是你如救不得我刘师哥，难免做我剑下之鬼。"韦小宝见她笑靥如花，心中大乐，也端起酒杯，说道："咱们说话可得敲钉转脚，不得抵赖。倘若我救了你刘师哥，你却反

悔，又要去嫁他，那便如何？你们两个夹手夹脚，我可不是对手，他一刀横砍，你一剑直劈，我桂公公登时分为四块，这种事不可不防。”

方怡收起笑容，肃然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桂公公若能相救刘一舟平安脱险，小女子方怡便嫁桂公公为妻，一生对丈夫忠贞不贰。就算桂公公不能当真娶我，我也死心塌地的服侍他一辈子。若有二心，教我万劫不得超生。”说着将一杯酒泼在地下，又道：“小郡主便是见证。”

韦小宝大喜，问沐剑屏道：“好妹子，你可有什么心上人，要我去救没有？”沐剑屏道：“没有！我怎么会有什么心上人了？”韦小宝道：“可惜，可惜！”沐剑屏道：“可惜什么？”韦小宝道：“如果你也有个心上人，我也去救了他出来，你不是也就嫁了我做好老婆么？”沐剑屏道：“呸！有了一个老婆还不够，得陇望蜀！！”

韦小宝笑道：“癞虾蟆想吃天鹅肉！喂，好妹子，跟你刘师哥一块儿被擒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络腮胡子……”沐剑屏道：“那是吴师叔。”韦小宝道：“还有一个身上刺满了花，胸口有个老虎头的。”沐剑屏道：“那是青毛虎敖彪，是吴师叔的徒弟。”韦小宝问道：“那吴师叔叫什么名字？”沐剑屏道：“吴师叔名叫吴立身，外号叫做‘摇头狮子’。”韦小宝笑道：“这外号取得好，人家不论说什么，他总是摇头。”

沐剑屏道：“桂大哥，你既去救刘师哥，不妨顺便将吴师叔和敖师哥也救了出来。”韦小宝道：“那吴师叔和敖彪，有没有羞花闭月的女相好？”沐剑屏道：“不知道，你问来干什么？”韦小宝道：“我得先去问问他们的女相好，肯不肯让我占些便宜，否则我拚命去救人，岂不是白辛苦一场？”蓦地里眼前黑影一晃，一样物事劈面飞来，韦小宝急忙低头，已然不及，拍的一声，正中额角。那物事撞得粉碎，却是一只酒杯。韦小宝和沐剑屏同声惊呼：“啊哟！”韦小宝跃开三步，连椅子也带倒了，额上鲜血涔涔而下，眼中酒水模糊，瞧出来白茫茫一片。

只听方怡喝道：“你立即去把刘一舟杀了，姑娘也不想活啦，免得整日受你这等没来由的欺侮！”原来这只酒杯正是方怡所掷，幸好她重伤之余，手上劲力已失。韦小宝额头给酒杯击中，只划损了些皮肉。

沐剑屏道：“桂大哥，你过来，我给你瞧瞧伤口，别让碎瓷片留在肉里。”

韦小宝道：“我不过来，我老婆要谋杀亲夫。”

沐剑屏道：“谁叫你瞎说，又要去占别的女人便宜？连我听了也生气。”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啊，我明白啦，原来你们两个是喝醋，听说我要去占别的女人便宜，我的大老婆、小老婆便大大喝醋了。”

沐剑屏拿起酒杯，道：“你叫我什么？瞧我不也用酒杯投你！”

韦小宝伸袖子抹眼睛，见沐剑屏佯嗔诈怒，眉梢眼角间却微微含笑，又见方怡神色间颇有歉意，自己额头虽然疼痛，心中却是甚乐，说道：“大老婆投了我一只酒杯，小老婆如果不投，太不公平。”走上一步，说道：“小老婆也投罢！”沐剑屏道：“好！”手一扬，酒杯中的半杯酒向他脸上泼到。韦小宝竟不闪避，半杯酒都泼在他脸上。他伸出舌头，将脸上的鲜血和酒水舐入口中，啧啧称赏，说道：“好吃，好吃！大老婆打出的血，再加小老婆泼过来的酒，啊哟，鲜死我了，鲜死我了！”

沐剑屏先笑了出来，方怡噗哧一声，忍不住也笑了，骂道：“无赖！”从怀中取出一块手帕，交给沐剑屏，道：“你给他抹抹。”冰剑屏笑道：“你打伤了人家，干么要我抹？”方怡掩口道：“你不是他的小老婆么？”沐剑屏啐道：“呸！你刚才亲口许了他的，我可没许过。”方怡笑道：“谁说没许过？他说：‘小老婆也投罢！’你就把酒泼他，那不是自己答应做他小老婆了？”

韦小宝笑道：“对，对！我大老婆也疼，小老婆也疼。你两个放心，我再也不去勾搭别的女人了。”

方怡叫韦小宝过来，检视他额头伤口中并无碎瓷，给他抹干了血。

三人不会喝酒，肚中却都饿了，吃了不少菜肴。说说笑笑，一室皆春。

饭罢，韦小宝打了个呵欠，道：“今晚我跟大老婆睡呢，还是跟小老婆睡？”

方怡脸一沉，正色道：“你说笑可得有个谱，你再钻上床来，我……我一剑杀了你。”

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道：“终有一天，我这条老命要送在你手里。”将饭菜搬到外堂，取过一张席子铺在地下，和衣而睡。这时实在疲倦已极，片刻间便即睡熟。

次日一早醒来，觉得身上暖烘烘的，睁眼一看，身上已盖了一条棉被，又觉脑袋下有个枕头，坐起身来，见床上纱帐低垂。隔着帐子，隐隐约约见到方怡和沐剑屏共枕而睡。他悄悄站起，揭开帐子，但见方怡娇艳，沐剑屏秀雅，两个小美人的俏脸相互辉映，如明珠，如美玉，说不出的明丽动人。韦小宝忍不住便想每个人都去亲一个嘴，却怕惊醒了她们，心道：“他妈的，这两个小娘倘若当真做了我大老婆、小老婆，老子可快活得紧。丽春院中哪里有这等俊俏的小娘。”他轻手轻脚去开门。门枢吼的一响，方怡便即醒了，微笑道：“桂……桂……你早。”韦小宝道：“桂什么？好老公也不叫一声。”方怡道：“你又还没将人救出来。”韦小宝道：“你放心，我这就去救人。”

沐剑屏也醒了过来，问道：“大清早你两个在说什么？”

韦小宝道：“我们一直没睡，两个儿说了一夜情话。”打个呵欠，拍嘴说道：“好困，好困！我这可要睡了。”又伸了个懒腰。

方怡脸上一红，道：“跟你有什么话好说？怎说得上一夜？”

韦小宝一笑，道：“好老婆，咱们说正经的。你写一封信，我拿去给你的刘师哥，他才肯信我，跟我混出宫去。否则他咬定是吴三桂的女婿……”沐剑屏道：“他冒充吴三桂女婿的侄儿。”韦小宝道：“方姑娘做了我大老婆，刘一舟只好去做吴三桂的女婿了。”方怡道：“你别胡扯！不过要写封信，倒也不错。可是……可是写什么好呢？”

韦小宝道：“写什么都好，就说我是你的老公，天下第一的大好人，最有义气，受了你的嘱托，前来相救，货真价实，十足真金。”找齐了海大富的笔砚纸张，磨起了墨，将一张白纸放在小桌上，推到床前。

方怡坐起身来，接过了笔，忽然眼泪扑簌簌的滚了下来，哽咽道：“我写什么好？”

韦小宝见她楚楚可怜的模样，心肠忽然软了，说道：“你写什么都好，反正我不识字。你别说嫁了我做老婆，否则你刘师哥一生气，就不要我救了。”方怡道：“你不识字？你骗我。”韦小宝道：“我如识字，我是乌龟王八蛋，不是你老公，是你儿子，是你灰孙子。”

方怡提笔沉吟，只感难以落笔，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来。

韦小宝满腔豪气，难以抑制，大声道：“好啦，好啦！我救了刘一舟出来之后，你嫁给他便是，我不跟他争了。反正你跟了我之后，还是要去和他轧姘头，与其将来戴绿帽，做乌龟，还是让你快快活活的，去嫁给他妈的这刘一舟。你爱写什么便写什么，他妈的，老子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

方怡一对含着泪水的大眼向他瞧了一眼，低下头来，眼光中既有欢喜之意，亦有感激之情，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将纸折成一个方胜，说道：“请……请你交给他。”韦小宝心中暗骂：“他妈的，你啊你的，大哥也不叫一声，过河拆桥，放完了焰口不要和尚。”但他既已逞了英雄好汉，装出一股豪气干云的模样，便不能罢逼着方怡做老婆，接过方胜，往怀中一揣，头也不回的出门去了，心想：“要做英雄，就得自己吃亏。好好一个老婆，又双手送了给人。”

乾清宫侧侍卫房值班的头儿这时已换了张康年。他早一晚已得了多隆的嘱咐，要相助桂公公将刺客救出宫去，却不可露出丝毫形迹，让刺客起疑，见韦小宝到来，忙迎将上去，使个眼色，和他一同走到假山之侧，低声问道：“桂公公，你要怎生救人？”

韦小宝见他神态亲热，心想：“皇上命我杀个把侍卫救人，好让刘一舟他们不起疑心。这张老哥对我甚好，倒有些不忍杀他。好在有臭小娘一封书信，这姓刘的杀胚是千信万信的了。”沉吟道：“我再去审审这三个龟儿子，随机应变便了。”张康年笑着请了个安，道：“多谢桂公公。”韦小宝道：“又谢什么了？”张康年道：“小人跟着桂公公办事，以后公公一定不断提拔。小人升官发财，那是走也走不掉的了。”韦小宝微笑道：“你赤胆忠心给皇上当差，将来只怕一件事。”张康年一惊，问道：“怕什么？”韦小宝道：“就只怕你家里的库房太小，

装不下这许多银子。”张康年哈哈大笑，跟着收起笑声，低声道：“公公，我们十几个侍卫暗中都商量好了，大家尽力给公公办事，说什么要保公公做到宫里的太监总首领。”

韦小宝微笑道：“那可妙得很了，等我大得几岁再说罢。”跟着想起钱老本送活猪补漏洞的事来，问道：“瑞副总管哪里去了？多总管跟你们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怎地一直不见瑞副总管？”张康年道：“多半是太后差他出宫办事去了。”韦小宝点点头，道：“你见到瑞副总管时，请他到我屋里来一趟。皇上吩咐了，有几句话要问他。”张康年答应了。

韦小宝走进侍卫房，来到绑缚刘一舟等三人的厅中。一晚不见，三人的精神又委顿了许多，虽然未再受拷打，但两日两晚未进饮食，便铁打的汉子也顶不住了。厅中看守的七八名侍卫齐向韦小宝请安，神态十分恭敬。

韦小宝大声道：“皇上有旨，这三个反贼大逆不道，立即斩首示众。快去拿些酒肉饭菜来，让他们吃得饱饱地，免得死了做饿鬼。”众侍卫齐声答应。

那虬髯汉子吴立身大声道：“我们为平西王尽忠而死，流芳百世，胜于你们这些给鞑子做奴才的畜生万倍。”

一名侍卫提起鞭子，刷的一鞭打去，骂道：“吴三桂这反贼，叫他转眼就满门抄斩。”

刘一舟神情激动，双眼向天，口唇轻轻颤动，不知在说些什么。

众侍卫拿了三大碗饭、三大碗酒进来。韦小宝道：“这三个反贼听得要杀头，吓得全身发抖，只怕酒也喝不下，饭也吃不落啦。三位兄弟辛苦些，喂他们每人喝两口酒，可不能多喝。这一大碗饭嘛，就喂他们吃了。要是喝得醉了，杀起头来不知道颈子痛，可太便宜了他们。去到阴世，阎罗王见到三个酒鬼，大大生气，每个酒鬼先打三百军棍，那可又害苦了他们。”众侍卫都笑了起来，喂三人喝酒吃饭。

吴立身大口喝酒，大口吃饭，神色自若。敖彪吃一口饭骂一句：“狗奴才！”刘一舟脸色惨白，食不下咽，吃不到小半碗，就摇头不吃了。

韦小宝道：“好啦，大伙儿出去。皇上叫我问他们几句话，问了之后再杀头。”

张康年躬身道：“是！”领着众侍卫出去，带上了门。韦小宝听得众人脚步声走远，咳嗽一声，侧头向吴立身等三人打量，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吴立身骂道：“狗太监，有什么好笑？”韦小宝笑道：“我自笑我的，关你什么事？”

刘一舟突然说道：“公公，我……我就是刘一舟！”

韦小宝一怔，还未答话。吴立身和敖彪已同时喝了起来：

“你胡说什么？”刘一舟道：“公公，求求你救我一救，救……救我们一救。”吴立身喝道：“贪生怕死，算什么英雄好汉，何必开口求人？”刘一舟道：“他……他说小公爷和我师父，托……托他来救……救我们的。”吴立身摇头道：“他这等骗人的言语，也信得的？”

韦小宝笑道：“‘摇头狮子’吴老爷子，你就瞧在我脸上，少摇几次头罢。”吴立身一惊，道：“你……你……”韦小宝笑道：“这一位青毛虎敖彪敖大哥，是你的得意弟子，是不是？名师必出高徒，佩服，佩服。”吴立身和敖彪脸上变色，惊疑不定。

韦小宝从怀中取出方怡所折的那个方胜，打了开来，放在刘一舟面前，笑道：“你瞧这是谁写的字？”

刘一舟一看，大喜过望，颤声道：“这真是方师妹的笔迹。吴师叔，方师妹说这……这位公公是来救我们的，叫我一切都听他的话。”

吴立身道：“给我瞧瞧。”韦小宝将那张纸拿到吴立身眼前，心想：“这上面不知写了些什么情话。我这大老婆不要脸，一心想偷汉子，什么肉麻的话都写得出。”只听吴立身读道：“‘刘师哥：桂公公是自己人，义薄云天，干冒奇险，前来相救，务须听桂公公指示，求脱虎口。妹怡手启。”嗯，这上面画了我们沐王府的记认花押，倒是不假。”

韦小宝听方怡在信中称赞自己“义薄云天”，不明白“义薄云天”是什么意思，心想义气总是越厚越好，“薄”得飞上了天，还有什么剩下的？但以前曾好几次听人说过，知道确是一句大大的好话，又听她信中并没对刘一舟说什么肉麻情话，更是欢喜，说道：“那还有假的？”刘一舟问道：“公公，我那方师妹在哪里？”韦小宝心道：“在我床上。”口中说道：“她此刻躲在一个安稳的所在，我救了你们出去之后，再设法救她，和你相会。”刘一舟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道：“公公的大恩大德，真不知何以为报。”他适才听韦小宝说，吃过酒饭后便提出去杀头，他本来胆大，可是突然间面临生命关头，恐惧之情再也难以克制，忍不住声称自己便是刘一舟，只盼在千钧一发之际留得性命，待见到方怡的书信，得知活命有望，这一番欢喜当真难以形容。

吴立身却临危不惧，仍要查究清楚，问道：“请问阁下尊姓大名。何以肯加援手？”

韦小宝道：“索性对你们说明白了。我的朋友都叫我癞痢头小三子，你们别奇怪，我从前是癞痢，现今不癞了。我有个好朋友，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名叫韦小宝。他说天地会中有个老头儿，叫做八臂猿猴徐天川，为了争执拥唐、拥桂什么的，打死了你们沐王府的白寒松。沐家小公爷和白寒枫不肯甘休，但人死了活不转来，没有法子，那韦小宝就来托我救你们三位出去，赔还给沐王府，以便顾全双方义气。”

跟天地会的纠葛，吴立身知道得很明白，当下更无怀疑，不住的又摇头，又点头，说道：“这就是了。在下适才言语冒犯，多有得罪。”

韦小宝笑道：“好说，好说！只不过如何逃出宫去，可得想个妙法。”

刘一舟道：“桂公公想的法子，必是妙的，我们都听从你的吩咐便了。”韦小宝心道：“我可还没想出什么主意呢。”问吴立身道：“吴老爷子可有什么计策？”吴立身道：“皇宫里狗侍卫极多，白天是闯不出去的。等到晚间，你来设法割断我们手脚上的牛筋，让我们乘黑冲杀出去便是。”

韦小宝道：“此计极妙，就怕不是十拿九稳。”在厅上走来走去，筹思计策。

敖彪道：“冲得出去最好，冲不出去，至不济也不过是个死。”刘一舟道：“敖师哥，别打断桂公公的思路。”敖彪怒目向他瞪视。

韦小宝心想：“最好是有什么迷药，将侍卫们迷倒，便可不伤人命。”走到外室，向张康年道：“张大哥，我要用些迷药，你能不能立刻给我弄些来。”张康年笑道：“行，行。赵二哥那里现成有的是蒙汗药，我马上去拿。”韦小宝笑问：“赵二哥身边有蒙汗药？作什么用的？”张康年低声道：“不瞒公公说，前日瑞副总管差我们去拿一个人，吩咐了要悄悄的干，不能张扬。这人武功了得，我们只怕明刀明枪的动手多伤人命，而且不能活捉。赵二哥就去弄了一批蒙汗药来，做了手脚。”韦小宝心道：“你们打不过人家，就搞鬼计。”问道：“结果大功告成？”张康年笑道：“手到擒来。”韦小宝听说是瑞栋要他们去办的事，就得多问几句：“捉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张康年道：“是宗人府的镶红旗统领和察博，听说是得罪了太后。瑞副总管把他捉来后，逼他缴了一部经书出来，后来在他嘴上、鼻上贴了桑皮纸，就这么活生生的闷死了他。”

韦小宝听得暗暗心惊：“原来老婊子为的又是那部《四十二章经》。瑞栋取到经书后，干么不立即去交给老婊子，却藏在自己身上？还不是想自行吞没吗？”随即想到瑞栋决不敢吞没经书：“嗯，是了，老婊子一见到瑞栋，来不及问经书的事，立即便派他来杀我。瑞栋是想先杀老子，再缴经书，却变成了戏文‘长坂坡’中那个夏侯什么的小花脸，先送性命，再送宝剑。老子这可不成了七进七出的常山赵子龙吗？”随口问道：“那是什么经书？这样要紧。”张康年道：“那可不知道了。我这就取蒙汗药去。”

韦小宝道：“烦你再带个讯，叫膳房送两桌上等酒席来，是我相请众位哥儿的。”

张康年喜道：“公公又赏酒喝。只要跟着公公，吃的喝的，一辈子不用愁短得了。”

过不多时，张康年取了蒙汗药来，好大的一包，怕不有半斤多重，低声笑道：“这一大包药，足够迷倒几百人。点子倘若只有一人，用手指甲挑这么一点儿，和在茶里酒里，那就够了。”跟着吩咐众侍卫搬桌摆凳，说道桂公公赏酒。众侍卫大喜，忙着张罗。

韦小宝道：“把酒席摆在犯人厅里，咱们乐咱们的，让他妈的这三个刺客瞧得眼红，馋涎滴滴流。”

酒席设好，御膳房的管事太监已率同小太监和苏拉（按：

清宫中低级杂役，满洲语称为“苏拉”），挑了食盒前来，将菜肴酒壶放在桌上。

韦小宝笑道：“你们三个反贼，干这大逆不道之事，死到临头，还在嘴硬，现下瞧着老爷们喝酒吃菜，倘若馋得熬不过，扮一声狗叫，老爷就赏你一块肉吃。”众侍卫哈哈大笑。

吴立身骂道：“狗侍卫、臭太监，我们平西王爷指日就从云南起兵，一路打到北京来，将你们这些侍卫、太监一古脑儿捉了，都丢到河里喂王八。”韦小宝右手伸入怀里，手掌里抓了半把蒙汗药，左手拿起酒壶，走到吴立身面前，提高酒壶，笑道：“反贼，你想不想喝酒？”吴立身不明他的用意，大声道：“喝也罢，不喝也罢！平西王大兵一到，你这小太监也是性命难逃。”

韦小宝冷笑道：“那也未必！”高高提起酒壶，仰起了头，将酒从空中倒将下来，张嘴接住了，一口吞将下去，赞道：“好酒。”左手平放胸前，用食指拨开壶盖，将右掌中的蒙汗药都撒入壶中，跟着拨上了壶盖，左手提高酒壶，在半空中不住摇晃，笑道：“好反贼，死到临头，还在胡说八道。”他放蒙汗药之时，身子遮住酒壶，除吴立身一人之外，谁也没见，这一摇晃，将蒙汗药与酒尽数混和。吴立身瞧在眼里，登时领悟，暗暗欢喜，大声道：“大丈夫死就死了，出言求饶，不是好汉。你这壶酒，痛痛快快的就让老子喝了。”

韦小宝笑道：“你想喝酒，偏不给你喝，哈哈，哈哈！”转身回到席上，给众侍卫都满满斟了一杯酒。

张康年等都一齐站起，说道：“不敢当，怎敢要公公斟酒？”

韦小宝道：“大家自己兄弟，何必客气？”举起杯来，说道：“请，请！”

众侍卫正要饮酒，门外忽然有人大声道：“太后传小桂子。小桂子在这儿么？”

韦小宝吃了一惊，说道：“在这儿！”放下酒杯，心道：“老婊子又来找我干什么？”迎将出去，见是四名太监，为首的一人挺胸凸肚，来势颇为不善，当即跪下，道：“奴才小桂子接旨。”那太监道：“皇太后有要紧事，命你即刻去慈宁宫。”

韦小宝道：“是，是。”站起身来，心想：“迷药酒都已斟下了，我一离开，众侍卫自然立即喝酒，西洋镜马上拆穿，那也罢了。慈宁宫可万万去不得。你慈宁宫是丽春院吗？你老婊子差人上门来请财主大少？”这时身旁侍卫众多，心中倒也并不惶恐，笑问：“公公贵姓，以前咱们怎地没见过？”

那太监哼了一声，说道：“我叫董金魁，这就快去罢，太后等着呢，已到处找了你半天啦！”韦小宝一把拉住他手腕，道：“董公公，快来瞧瞧一件有趣事儿。”拉着他向内走去。

董金魁听说是有趣事儿，便跟着走进内厅，眼见开着两桌酒席，便大声道：“好啊，你们可享福得很哪。小桂子，太后派你经管御膳房，你却假公济私，拿了太后和皇上的银子胡花。”

韦小宝笑道：“众位侍卫兄弟擒贼有功，皇上命我犒赏三军。来来来，董公公，还有这三位公公，大家坐下来喝一杯。”董金魁摇头道：“我不喝！太后传你，还不快去？”韦小宝笑道：“众位侍卫大人都是好朋友，你一杯酒也不跟人家喝，那可太也瞧不起人了。”董金魁道：“我不喝酒。”韦小宝向张康年使个眼色，道：“张大哥，这位董公公架子不小，不肯跟咱们喝酒。”

张康年拿起一杯酒来，送到董金魁手中，笑道：“董公公，大家凑个趣儿。”董金魁无奈，只得干了一杯。韦小宝带笑道：“这才够朋友，那三位公公也喝一杯。”那三名太监从侍卫手中移过酒杯，也都喝了。韦小宝道：“好！大伙儿都奉陪一杯。”

在四只空酒杯中又斟满了酒。众侍卫一齐举杯喝了。

韦小宝举杯时以左手袖子遮住了酒杯，酒杯一侧，将一杯药酒都倒入了袖子。他生恐一杯酒力不够，又要替众人斟酒。一名侍卫接过酒壶，道：“我来斟！”

董金魁皱眉道：“桂公公，咱们一听太后宣召，谁都立刻拔脚飞奔而去。你这么自顾自的喝酒，那可是大不敬哪！”韦小宝笑道：“这中间有个缘故，来来来，大家喝了这一杯，我就说个明白。”张康年举起杯来，道：“董公公请。”董金魁道：“我可没功夫喝酒。”说着身子微微一晃。

韦小宝知他肚中蒙汗药即将发作，突然弯腰，叫道：“啊哟，肚子痛。”众侍卫都感一阵头晕，有人便道：“怎么，这酒不对！”韦小宝大声怒道：“董公公，你奉太后之命，赐毒酒给我们喝，是不是？为什么你在酒里下毒？”

董金魁大惊，颤声道：“哪……哪有此事？”韦小宝道：“你好狠的手段，竟敢在酒里下毒？众位兄弟，大伙儿给他拚了。”

众侍卫头晕脑胀，茫然失措。只听得砰砰两声响，两名太监挨不住药力，先行摔倒。跟着董金魁、张康年、众侍卫和余下一名太监先后摔倒，跌得桌翻椅倒，乱成一团。韦小宝抢上前去，在董金魁身上踢了一脚。董金魁唔的一声，手足微微一动，双眼已难睁开。

韦小宝大喜，先奔过去掩上了厅门，拔出匕首，在董金魁和三名太监胸口一人一剑。刘一舟“啊”的一声，大为惊讶。韦小宝再用匕首将吴立身、刘一舟、敖彪手足上绑缚的牛筋尽数割断。他这匕首削铁如泥，割牛筋如割粉丝面条。吴立身等三人武功均颇不弱，吴立身尤其了得，三人虽受拷打，但都是皮肉之伤，并未损到筋骨。刘一舟道：“桂公公，咱……咱们怎生逃出去？”韦小宝道：“吴老爷子，敖师兄，你们两位找两个身材差不多的侍卫，跟他们换了衣衫。刘师兄，你没胡子，可以假扮太监，跟这姓董的换了衣衫。”刘一舟道：“我也扮侍卫罢？”韦小宝道：“不行！你假扮太监。”

刘一舟不敢违拗，点了点头。三人迅即改换了装束。

韦小宝道：“你们跟我来。不论有谁跟你们说话，只管扮哑巴，不可答话。”从怀中取出化尸药粉，拉开董金魁的尸体，放在厅角，用匕首在他上身、下身到处戳上几个洞，每个洞中都弹上些药粉，让尸体销毁得加倍迅速，这才开了厅门，领着三人出去。

一出侍卫房，反手带上了房门，径向御膳房而去。御膳房在乾清宫之东，与侍卫房相距甚近，片刻间便到了。只见钱老板早已恭恭敬敬的站着等候，手下几名汉子抬来了两口洗剥干净的大光猪。

韦小宝脸色一沉，喝道：“老钱，你这太也不成话了！我吩咐你抬几口好猪来，却用这般又瘦又干、生过十七八胎的老母猪来敷衍老子，你……你……他妈的，你这碗饭还想吃不吃哪？”他骂一句，钱老板惶惶恐恐的躬身应一声：“是！”御膳房众太监见钱老板所抬来的，实在是两口肥壮大猪，但挑剔送来的货物不妥，原是御膳房管事太监捞油水的不二法门，任你送来的牛羊鸡鸭绝顶上等，在管事太监口中，也变成了连施舍叫化子也没人要的臭货贱货。只有送货人银子一包包的递上来，臭贱之物才摇身一变，变成了可入皇帝、皇后之口的精品。众太监听韦小宝这等说，心下雪亮，跟着连声吆喝：“撵出去！这两口发臭了烂猪，只好丢在菜地里当肥料。”

韦小宝愈加恼怒，手一挥，向吴立身等三人道：“两位侍卫大哥，还有这位公公，你们三个押了这家伙出去，撵到宫门外，再也不许它们进来。”

钱老板不知韦小宝是何用意，愁眉苦脸道：“公公原谅了这遭，小……小人回头去换更大更肥的肉猪来，另有薄礼……薄礼孝敬众位公公，这一次……这一次请公公多多包涵。”韦小宝道：“我要肉猪，自会人来叫你。快去，快去！”钱老板欠腰道：“是，是！”

御膳房众太监相视而笑，均想：“你有礼物孝敬，桂公公自然不会轰走你了。”

吴立身、刘一舟、敖彪三人跟在钱老板身后，又推又拉，将他撵出厨房。

韦小宝跟在后面，来到走廊之中，四顾无人，低声说道：“钱老兄，这三位是沐王府的英雄，第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摇头狮子’吴老爷子。”钱老本“啊”的一声，喜道：“久仰，久仰。在下不回头招呼，三位莫怪。”吴立身听得他是韦小宝的同伴，心中大喜，忙道：“身在险地，理当如此。”韦小宝道：“钱老哥，你跟贵会韦香主说，瘌痢头小三子帮他办成了。你领这三位好朋友去见沐小公爷和柳老爷子。这三位朋友一走，宫里立时便会追拿刺客，你可再也不能进宫来了。”钱老板道：“是，是。敝会上下，都感谢公公的大德。”吴立身问道：“这位钱朋友是天地会的？”钱老板道：“正是！”

五人快步来到神武门。守卫宫门的侍卫见到韦小宝，都恭恭敬敬问好：“桂公公好！”韦小宝道：“大伙儿都好。”这些侍卫虽见吴立身

等三人面生，但见韦小宝挽着吴立身的右臂，自是谁也不敢书问一句。

五人出得神武门，又走了数十步。韦小宝道："在下要回宫去了，后会有期，大家不必多礼。"吴立身道："救命之恩，不敢望报。此后天地会如有驱策，吴某敖某师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韦小宝道："不敢当。"只见刘一舟大步走到前面，回头相望，自是怪吴立身何不快走，此处离宫门不远，尚未脱险。

韦小宝微微一笑，回神武门来，向守门的侍卫道："那公公是皇太后的亲信，说道奉了太后慈旨，命我亲自送这几人出宫。他妈的，可不知是什么路道！"守门的侍卫道："好大的架子！怎能劳动桂公公的大驾？莫非是亲王贝勒不成？"另一名侍卫道："就算是亲王贝勒，也不能要桂公公亲自相送啊。"韦小宝摇头道："太后的差使，可教人莫名其妙。我心里可着实犯疑，只是那太监拿了太后的亲笔慈旨来，咱们做奴才的可不敢不办，是不是？"几名侍卫道："是，是！那又有什么法子？"

韦小宝回到侍卫房中，见众人昏迷在地，兀自未醒，当下舀了一盆冷水，泼在张康年头上。张康年悠悠醒转，微笑道："桂公公，我怎地就这么容易的醉了？"老大不好意思的坐起，见到厅上情景，大吃一惊，颤声道："怎……怎……那些刺客……已经走了？"

韦小宝道："太后派了那姓董的太监来，使蒙汗药迷倒了咱们，将三名刺客救去了。"

那蒙汗药分明是张康年亲自拿来交给韦小宝的，听他这么说，心下全然不信，但药力初退，脑子兀自胡里胡涂的，不知如何置答。

韦小宝道："张大哥，多总管命你暗中放了刺客，是不是？"

张康年点头道："多总管说，这是皇上的密旨，放了刺客，好追查主使的反贼头儿是谁。"韦小宝笑道："是了。可是宫里走脱了刺客，负责看守的人有没有罪？"张康年一惊，道："那……那自然有罪，不过……不过这是多总管吩咐过的，我们做下属的，不过奉命行事罢了。"韦小宝道："多总管有手令给你没有？"张康年更加惊了，道："没……没有。他亲口说了，用……用不着什么手令。多总管说道，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办事。"韦小宝问道："多总管拿了皇上亲笔的圣旨给你看了？"张康年颤声道："没……没有。难道……难道多总管的话是假的？"全身发抖，牙齿上下相击，格格作声。

韦小宝道："假是不假。我就怕多总管不认帐，事到临头，往你身上一推，可有些不大妙。张大哥，皇上为什么要放刺客出去？"张康年道："多总管说，要从这三名刺客身上，引出背后主使的人来。"韦小宝道："事情倒确是这样。只不过宫中放走刺客，若不追究，连刺客也不会相信。这背后主使之人，就未必查得出。说不定皇上会杀几个人，张扬一下，好让刺客不起疑心。"

这几句话韦小宝倒没冤枉了皇帝，康熙确曾命他杀几名侍卫，以坚被释的刺客之信。

张康年惊惶之下，双膝跪倒，叫道："公公救命！"说着连连磕头。

韦小宝道："张大哥何必多礼。"伸手扶起，笑道："眼前有现成的朋友顶缸，咱们往这四名太监头上一推，说他们下蒙汗药迷倒了众人，放走刺客，可不跟你没干系了？皇上听说这四名太监是太后派来的，自然不会追究。皇上也不是真的要杀你，只要有人顶缸，将放走刺客之事遮掩了过去，皇上多半还有赏赐给你呢。"

张康年大喜，叫道："妙计，妙计！多谢公公救命之恩。"韦小宝心道："这件事我虽没救你性命，但适才你昏迷不醒之时，没一剑将你杀了，却也是手下留情。皇上金口吩咐，叫我杀几名侍卫的。"说道："咱们快救醒众兄弟，咬定是这四名太监来放了刺客。"

张康年应道："是，是！"但想不知是否真能脱却干系，兀自心慌意乱，手足发软，当下舀了冷水，将众侍卫一一救醒。

众人听说是太监董金魁将自己迷倒，杀了三名太监，救了三名刺客，无不破口大骂。大家心中起疑："太后为什么要放走刺客？莫非这些刺客是太后招来的？"但既牵涉到太后，人人都只在心中想想，谁也不敢宣之于口。这时董金魁的尸身衣服均已化尽，都道他已带领刺客逃进出宫了。韦小宝回到自己住处，走进内房。沐剑屏忙问："桂大哥，有什么消息？"韦小宝道："桂大哥没消息，好哥哥倒有一些。"

沐剑屏微笑道："这消息我不着急，自有着急的人，来叫你好哥哥。"方怡脸上一阵晕红，低声道："好兄弟！你年纪比我小，我叫你好兄弟，那可行了罢？"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好老婆变成了好姊姊，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行了，救出去啦！"

方怡猛地坐起，颤声道："你……你说我刘师哥已救出去了？"韦小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我答应你去救，自然救了。"方怡道："怎……怎么救的？"韦小宝笑道："山人自有妙计。下次你见到你师哥，他自会说给你听。"方怡吁了口长气，抬头望着屋顶，道："谢天谢地，当真是菩萨保佑。"

韦小宝见到方怡这般欢喜到心坎里去的神情，心下着恼，轻轻哼了一声，也不说话。

沐剑屏道："师姊，你谢天谢地谢菩萨，怎不谢谢你那个好兄弟？"

方怡道："好兄弟的大恩大德，不是说一声'谢谢'就能报答得了的。"

韦小宝听她这么说，又高兴起来，说道："那也不用怎么报答。"

方怡道："好兄弟，刘师哥说了些什么话？"韦小宝道："也没说什么，他只求我救他出去。"方怡"嗯"了一声，又问："他问到我们没有？"韦小宝侧头想了想，说道："没有。我跟他说，你是在一个安稳所在，不用担心，不久我就会送你去和他相会。"

方怡点头道："是！"突然之间，两行眼泪从面颊上流了下来。

沐剑屏问道："师姊，你怎么哭了？"

方怡喉头哽咽，说道："我……我心中欢喜。"

韦小宝心道："他妈的，你为了刘一舟这小白脸，欢喜得这个样子。这浪劲儿老子可不爱多瞧。小玄子叫我查究主使刺客的头儿，我得出去鬼混一番，然后回报。"

当下出得宫去，信步来到天桥一带闲逛。



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国恨 岁时犹动楚人哀

北京天桥左近，都是卖杂货、变把戏、江湖闲杂人等聚居的所在。韦小宝还没走近，只见二十名差役蜂拥而来，两名捕快带头、手拖铁链，锁拿着五个衣衫褴褛的小贩。差役手中举着七八个麦杆扎成的草把，草把上插满了冰糖葫芦。这五个小贩显然都是卖冰糖葫芦的。

韦小宝心中一动，闪在一旁，眼见众差役锁着五名小贩而去，只听得人丛中有个老者叹道：“这年头儿，连卖冰糖葫芦也犯了天条啦。”

韦小宝正待询问，忽听得咳嗽一声，有个人挨进身来，弓腰曲背，满头白发，正是“八臂猿猴”徐天川。他向韦小宝使个眼色，转身便走。韦小宝跟在他后面。

来到僻静之处，徐天川道：“韦香主，天大的喜事。”韦小宝微微一笑，心想：“我将吴立身他们教出去的事，你已经知道了。”说道：“那也没什么。”徐天川瞪眼道：“没什么？总舵主到了！”

韦小宝一惊，道：“我……我师父到了？”徐天川道：“正是，是昨晚到的，要我设法通知韦香主，即刻去和他老人家相会。”韦小宝道：“是，是！”跟师父分别了大半年，功夫一点也没练，师父一见到，立刻便会查究练功的进境，只有缴一份白卷，那便如何是好？支吾道：“皇帝差我出来办事，立刻就须回报。我办完完了事，再去见师父罢。”徐天川道：“总舵主吩咐，他在北京不能多耽，请韦香主无论如何马上去见他老人家。”

韦小宝见无可推托，只得硬了头皮，跟着徐天川来到天地会聚会的下处，心想：“早知这样，这几天我赖在宫里不出来啦。师父总不能到宫里来揪我出去。”还没进胡同，便见天地会弟兄们散在街边巷口，给总舵主把风。进屋之后，一道道门也都有人把守。

来到后厅，只见陈近南居中而坐，正和李力世、关安基、樊纲、玄贞道人、祁彪清等人说话。韦小宝抢上前去，拜伏在地，叫道：“师父，你老人家来啦，可想煞弟子了。”

陈近南笑道：“好，好，好孩子，大家都很夸奖你呢。”韦小宝站起身来，见师父脸色甚和，放下了一半心，说道：“师父身子安好？”陈近南微笑道：“我很好。你功夫练得怎样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没有？”

韦小宝早在寻思，师父考查武功时拿什么话来推搪，师父十分精明，可不容易骗过，只有随机应变，说道：“不明白的地方多着呢。好容易盼到师父来了，正要请师父指点。”陈近南微笑道：“很好，这一次我要为你多耽几日，好好点拨你一下。”

正说到这里，守门的一名弟兄匆匆进来，躬身道：“启禀总舵主：有人拜山，说是云南沐王府的沐剑声和柳大洪。”陈近南大喜，站起身来，说道：“咱们快去迎接。”韦小宝道：“弟子没换过装束，不便跟他们相见。”陈近南道：“是，你在后边等我罢。”

天地会一行人出去迎客，韦小宝转到厅后，搬了张椅子坐着。

过不我多，便听到柳大洪爽朗的笑声，说道：“在下生平有个志愿，要见一见天下闻名的陈总舵主，今日得如所愿，当真喜欢得紧。”陈近南道：“承蒙柳老英雄抬爱，在下愧不敢当。”众人说着话，走进厅来，分宾主坐下。沐剑声道：“贵会韦香主不在这里吗？在下要亲口向他道谢。韦香主大恩大德，敝处上下，无不感激。”陈近南还不知原因，奇道：“韦小宝小小孩子，小公爷如此谦光，太抬举小孩子们了。”只听一人大声道：“在下师徒和这刘师侄的性命，都是韦香主救的。韦香主义薄云天，在下曾向贵会钱师傅说过，贵会如有驱策，姓吴的师徒随时奉命。”说话的正是“摇头狮子”吴立身。陈近南不明就里，问道：“钱兄弟，那是怎么一回事？”

钱老本陪着吴立身等三人同去沐剑声的住处，当下便被留住了酒肉款待。然后沐剑声、柳大洪亲自率同众人，请钱老本带路，到天地会的下处来道谢，没料到总舵主驾到，这时听陈近南问起，便简略说了经过，说道韦香主有个好朋友在清宫做太监，受了韦香主之托，不顾危险，

将失陷在宫里的吴立身等三人救了出来。

陈近南一听，便知什么韦香主的好朋友云云，就是韦小宝自己，心下甚喜，笑道："小公爷、柳老爷子、吴大哥，三位可太客气了。敝会和沐王府同气连技，自己人有难，出手相援，那是理所当然，说得上什么感恩报德？那韦小宝是在下的小徒，年幼不懂事，只是于这'义气'二字，倒还瞧得极重……"说到这里，心下沉吟："小宝混在清宫之中，本来十分隐秘，只盼他能刺探到宫中重要机密，以利反清复明大业。既然做了这等大事出来，江湖上迟早都会知道，倘若再向沐王府隐瞒，便忍得不够朋友了。"

吴立身道："我们很想见一见韦香主，亲口向他道谢。"

陈近南笑道："大家是好朋友，这事虽然干系不小，却也不能相瞒。混在宫里当小太监的，就是我那小徒韦小宝自己。

小宝，你出来见过众位前辈。"韦小宝在厅壁后应道："是！"转身出来，向众人抱拳行礼。

沐剑声、柳大洪、吴立身等一齐站起，大为惊讶。沐剑声等没想到韦香主就是小太监：吴立身、敖彪、刘一舟三人没想到救他们性命的小太监，竟然便是天地会的韦香主。

韦小宝笑嘻嘻的向吴立身道："吴老爷子，刚才在皇宫之中，晚辈跟你说的是假名字，你老可别见怪。"吴立身道："身处险地，自当如此。我先前便曾跟敖彪说，这位小英雄办事干净利落，有担当、有气概，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鞑子宫中，怎会有如此人才？我们都感奇怪。原来是天地会的香主，那……嘿嘿，怪不得，怪不得！"说着翘起了大拇指，不住摇头，满脸赞叹钦佩之色。"摇头狮子"吴立身是柳大洪的师弟，在江湖上也颇有名声。陈近南听他这等称赞自己徒弟，心中大喜，笑道："吴兄可别太夸奖了，宠坏了小孩子。"

柳大洪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说道："陈总舵主，你一人可占尽了武林中的便宜。武功这等了得，声名如此响亮，手创的天地会这般兴旺，连收的徒儿，也是这么给你增光。"陈近南拱手道："柳老爷子这话，可连我也宠坏了。"柳大洪道："陈总舵主，姓柳的生平佩服之人，没有几个。你的丰采为人，教我打从心底里佩服出来。日后赶跑了鞑子，咱们朱五太子登了龙庭，这宰相嘛，非请你来当不可。"

陈近南微微一笑道："在下无德无能，怎敢居这高位？"

祁彪清插口道："柳老爷子，将来赶跑了鞑子，朱三太子登极为帝，中兴大明，这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大伙儿一定请你老人家来当的。"柳大洪圆睁双眼，道："你……你说什么？什么朱三太子？"祁彪清道："隆武天子殉国，留下的朱三太子，行宫眼下设在台湾。他日还我河山，朱三太子自然正位为君。"

柳大洪霍地站起，厉声道："天地会这次救了我师弟和徒弟，我们很承你们的情。可是大明天子的正统，却半点也错忽不得。祁老弟，真命天子明明是朱五太子。永历天子乃是大明正统，天下皆知，你可不得胡说。"陈近南道："柳老爷子请勿动怒，咱们眼前大事，乃是联络江湖豪杰，共反满清，至于将来到底是朱三太子还是朱五太子做皇帝，说来还早得很，不用先伤了自己人和气。大明帝系的正统谁属，自然是大事，可也不是咱们做臣子的一时三刻所能争得明白。来来来，摆上酒来，大伙儿先喝个痛快。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将鞑子杀光了，什么事不能慢慢商量？"

沐剑声摇头道："陈总舵主这话可不对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保朱五太子，决不是贪图什么荣华富贵。陈总舵主只要明白天命所归，向朱五太子尽忠，我们沐王府上下，尽归陈总舵主驱策，不敢有违。"陈近南微笑摇头，说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朱三太子好端端在台湾。台湾数十万军民，天地会十数万弟兄，早已向朱三太子效忠。"

柳大洪双眼一瞪，大声道："陈总舵主说什么数十万军民，十数万弟兄，难道想倚多为胜吗？可是天下千千万万百姓，都知道永历天子在缅甸殉国，是大明最后的一位皇帝。咱们不立永历天子的子孙，又怎对得起这位受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死于非命的大明天子？"他本来声若洪钟，这一大声说话，更是震耳欲聋，但说到后来，心头酸楚，话声竟然嘶哑。陈近南这次来到北京，原是得悉徐天川为了唐王、桂王正统谁属之事，与沐王府白氏兄弟起了争执，以致失手打死白寒松。他一心以反清复明大业为重，倘若鞑子尚未打跑，自己伙里先争斗个不亦乐乎，反清大事必定障碍重重。是以他得讯之后，星夜从河南赶到京城，只盼能以极度忍让，取得沐王府的原宥。到北京后一问，局面远比所预料的为佳，天地会在京人众由韦小宝率领，已和沐王府的首脑会过面，双方并未破脸，颇有转圜余地，待知韦小宝又救了吴立身等三人，则徐天川误杀白寒松之事定可揭过无疑。不料祁彪清和柳大洪提到唐桂之争，情势又渐趋剑拔弩张。眼见柳大洪说到永历帝殉国之事，老泪滂滂而下，不由得心中一酸，说道："永历陛下殉国，天人共愤。古人言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何况我汉人多过了鞑子百倍？鞑子势力虽大，我大汉子孙只须万众一心，何愁不能驱除胡虏，还我河山。沐小公爷、柳老爷子，咱们大仇未报，岂可自己先起争执？今日之计，咱们须当同心合力，杀了吴三桂那厮，为永历陛下报仇，为沐老公爷报仇。"

沐剑声、柳大洪、吴立身等一齐站起，齐声道："对极，对极！"有的人泪流满面，有的人全身发抖，都是激动无比。

陈近南道："到底正统在隆武，还是在永历，此刻也不忙细辩。沐小公爷、柳老爷子，天下英雄，只要是谁杀了吴三桂，大家就都奉他号令！"

沐剑声之父沐天波为吴三桂所杀，他日日夜夜所想，就是如何杀了吴三桂，听陈近南这么说，首先叫了出来："正是，哪一个杀了吴三桂，天下英雄都奉他号令。"陈近南道："沐小公爷，敝会就跟贵府立这么一个誓约，是贵府的英雄杀了吴三桂，天地会上下都奉沐王府的号令……"沐剑声接着道："是天地会的英雄杀了吴三桂，云南沐家自沐剑声以次，个个都奉天地会陈总舵主号令！"两人伸出手来，拍的一声，击了一掌。

江湖之上，倘若三击掌立誓，那就决计不可再有反悔。二人又待互击第二掌，忽听得屋顶上有人一声长笑，说道："要是我杀了吴三桂呢？"东西屋角上都有人喝问："什么人？"天地会守在屋上的人抢近查问。接着拍的一声轻响，一人从屋面跃入天井，厅上长窗无风自开，一个青影迅捷无伦的闪将进来。东边关安基、徐天川，西边柳大洪、吴立身同时出掌张臂相拦。那人轻轻一纵，从四人头顶跃过，已站在陈近南和沐剑声身前。

关徐柳吴四人合力，居然没能将此人拦住。此人一足刚落地，四人的手指都已抓在他身上，关安基抓住他右肩，徐天川抓住他右胁，柳大洪捏住了他左臂，吴立身则是双手齐施，抓住了他后腰。四人所使的全是上乘擒拿手法。

那人并不反抗，笑道："天地会和沐王府是这样对付好朋友么？

众人见这人一身青布长袍，约莫二十三四岁，身形高瘦，瞧模样是个文弱书生。

陈近南抱拳道："足下尊姓大名？是好朋友么？"那书生笑道："不是好朋友，也不来了。"突然间身子急缩，似乎成为一个肉团。关安基等四人手中陡然松了，都抓了个空。嗤嗤裂帛声中，一团青影向上拔起。陈近南一声长笑，右手疾抓。那书生脱却四人掌握，猛感左足踝上陡紧，犹如铁箍一般箍住。他右足疾出、径踢陈近南面门。这一脚劲力奇大，陈近南顺手提起身旁茶几一挡，拍的一声，一张红木茶几登时粉碎。陈近南右手甩出，将他往地下掷去。那书生臀部着地，身子却如在水面滑行，在青砖上直溜了出去，溜出数丈，腰一挺，靠墙站起。关安基、徐天川、柳大洪、吴立身四人手中，各自抓住了一块布片，却是将那书生身上青布长袍各自拉了一大片下来。这几下兔起鹘落，动作迅捷无比。六人出手干净利落，旁观众人看得清楚，忍不住大声喝彩。这中间喝彩声最响的，还是那"铁背苍龙"柳大洪。吴立身连连摇头，脸上却是又惭愧、又佩服的神情。

陈近南微笑道："阁下既是好朋友，何不请坐喝茶？"那书生拱手道："这杯茶原是要叨扰的。"踱着方步走近，向众人团团一揖，在最末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各人若不是亲眼见他显示身手，真难相信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竟会身负如此上乘武功。

陈近南笑道："阁下何必太谦？请上座！"

那书生摇手道："不敢，不敢！在下得与众位英雄并坐，已是生平最大幸事，又怎敢上座？陈总舵主，你刚才问我姓名，未及即答，好生失敬。在下姓李，草字西华。"

陈近南、柳大洪等听他自报姓名，均想："武林之中，没听到有李西华这一号人物，那多半是假名了。但少年英雄之中，也没听到有哪一

位身具如此武功。”陈近南道：“在下孤陋寡闻，江湖上出了阁下这样一位英雄，竟未得知，好生惭愧。”

李西华哈哈一笑，道：“人道天地会陈总舵主待人诚恳，果然名不虚传。你听了贱名，倘若说道‘久仰，久仰’，在下心中，不免有三分瞧你不起了。在下初出茅庐，江湖上没半点名头，连我自己也不久仰自己，何况别人？哈哈，哈哈！”

陈近南微笑道：“今日一会，李兄大名播于江湖，此后任谁见到李兄，都要说一声‘久仰，久仰’了！”这句话实是极高的称誉，人人都听得出来。天地会、沐王府的四大高手居然拦他不住、抓他不牢，陈近南和他对了两招，也不过略占上风，如此身手，不数日间自然遐迩知闻。

李西华摇手道：“不然，在下适才所使的，都不过是小巧功夫，不免有些旁门左道。这位老爷子使招‘云中现爪’，抓得我手臂险些断折。这位爱摇头的大胡子朋友双手抓住我后腰，想必是一招‘搏兔手’，抓得我哭又不是，笑又不是。这位白胡子老公公这招‘白猿取桃’，真把我胁下这块肉当作蟠桃儿一般，牢牢拿住，再不肯放。这位长胡子朋友使的这一手……嗯，嗯，招数巧妙，是不是‘城隍扳小鬼’啊？”关安基左手大拇指一翘，承认他说得不错。其实这一招本名“小鬼扳城隍”，他倒转来说，乃是自谦之词。

关安基等四人同时出手，抓住他身子，到他跃起挣脱，不过片刻之间，他竟能将四人所使招数说得丝毫无误，这份见识，似乎又在武功之上。

柳大洪道：“李兄，你这身手了得，眼光更是了得。”李西华摇手道：“老爷子夸奖了。四位刚才使在兄弟身上的，不论哪一招，都能取人性命。但四位点到即止，没伤到在下半分，四位前辈手底留情，在下甚是感激。”柳大洪等心下大悦，这“云中现爪”、“搏兔手”、“白猿取桃”、“小鬼扳城隍”四招，每一招确然都能化成极厉害的杀手，只须加上一把劲便是。李西华指出这节，大增他四人脸上光彩。

陈近南道：“李兄光降，不知有何见教？”李西华道：“这里先得告一个罪。在下对陈总舵主向来仰慕，这次无意之中，得悉陈总舵主来到北京，说什么要来瞻仰丰采。只是没人引见，只好冒昧做个不速之客，在屋顶之上，偷听到了几位的说话。在下恨吴三桂这奸贼入骨，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忍不住多口，众位恕罪。”说着站起身来，躬身行礼。

众人一齐站起还礼。天地会和沐王府几位首脑自行通了姓名。韦小宝虽是天地会首脑，此刻在北京名位仅次于陈近南，但见李西华的眼光始终不转到自己脸上，便不说话。

沐剑声道：“阁下既是吴贼的仇人，咱们敌忾同仇，乃是同道，不妨结盟携手，共谋诛此大奸。”李西华道：“正是，正是。适才小公爷和陈总舵主正在三击掌立誓，却给在下冒冒失失的打断了。两位三击掌之后，在下也来拍上三掌可好？”

柳大洪道：“阁下是说，倘若阁下杀了吴三桂，天地会和沐王府群豪，都得听奉阁下号令？”李西华道：“那可万万不敢。在下是后生小子，得能追随众位英雄，已是心满意足，哪敢说号令群雄？”

柳大洪点了点头道：“那么阁下心目之中，认为隆武、永历，哪一位先帝才是大明的正统？”当年柳大洪跟随永历皇帝和沐天波转战西南，自滇入缅，经历无尽艰险，结果永历皇帝还是给吴三桂害死，他立下血誓，要扶助永历后人重登皇位。陈近南顾全大体，不愿为此事而生争执，但这位热血满腔的老英雄却念念不忘于斯。

李西华说道：“在下有一句不入耳的言语，众位莫怪。”柳大洪脸上微微变色，抢着问道：“阁下是鲁王旧部？”当年明朝崇祯皇帝死后，在各地自立抗清的，先有福王，其后有唐王、鲁王和桂王。柳大洪一言出口，马上知道这话说错了，瞧这李西华的年纪，说不定还是生于清兵入关之后，决不能是鲁王的旧部，又问：“阁下先人是鲁王旧部？”

李西华不答他的询问，说道：“将来驱除了鞑子，崇祯、福王、唐王、鲁王、桂王的子孙，谁都可做皇帝。其实只要是汉人，哪一个不可做皇帝？沐小公爷、柳老爷子何尝不可？

台湾的郑王爷，陈总舵主自己，也不见得不可以啊。大明太祖皇帝赶走蒙古皇帝，并没去再请宋朝赵家的子孙来做皇帝，自己身登大宝，人人心悦诚服。”

他这番话人人闻所未闻，无不脸上变色。柳大洪右手在茶几上一拍，厉声道：“你这几句话当真大逆不道。咱们都是大明遗民，孤臣孽子，只求兴复明朝，岂可存这等狼子野心？”

李西华并不生气，微微一笑，道：“柳老爷子，晚辈有一事不明，却要请教。那便是适才提及过的。大宋末年，蒙古鞑子占了我汉人的花花江山，我大明洪武帝龙兴凤阳，赶走鞑子，为什么不立赵氏子孙为帝？”柳大洪哼了一声，道：“赵氏子孙气数已尽，这江山是太祖皇帝血战得来，自然不会拱手转给赵氏？何况赵氏子孙于赶走鞑子一事无尺寸之功，就算太祖皇帝肯送，天下百姓和诸将士卒也必不服。”

李西华道：“这就是了。将来朱氏子孙有没有功劳，此刻谁也不知。倘若功劳大，人人推戴，这皇位旁人决计抢不去；如果也无尺寸之功，就算登上了龙庭，只怕也坐不稳。柳老爷子，反清大业千头万绪，有的当急，有的可缓。杀吴三桂为急，立新皇帝可缓。”

柳大洪张口结舌，答不出话来，喃喃道：“什么可急可缓？我看一切都急，恨不得一古脑儿全都办妥了才好。”

李西华道：“杀吴三桂当急者，因吴贼年岁已高，若不早杀，给他寿终正寝，岂不成为天下仁人义士的终身大恨？至于奉立新君，那是赶走鞑子之后的事，咱们只愁打不垮鞑子，至于要奉立一位有道明君，总是找得到的。”陈近南听他侃侃说来，入情入理，甚是佩服，说道：“李兄之言有理，但不知如何诛杀吴三桂那奸贼，要听李兄宏论。”李西华道：“不敢当，晚辈正要向各位领教。”沐剑声道：“陈总舵主有何高见？”陈近南道：“依在下之见，吴贼作孽太大，单是杀他一人，可万万抵不了罪，总须搞得他身败名裂，满门老幼，杀得寸草不存，连一切跟随他为非作歹的兵将部属，也都一网打尽，方消了我大汉千千万万百姓心头之恨。”

柳大洪拍桌大叫：“对极，对极！陈总舵主的话，可说到了我心坎儿里去。老弟，我听了你这话，心痒难搔，你有什么妙计，能杀得吴贼合府满门，鸡犬不留？”一把抓住陈近南手臂，不住摇动，道：“快说，快说！”陈近南微笑道：“这是大伙儿的盼望，在下哪有什么奇谋妙策，能如此对付吴三桂。”

柳大洪“哦”的一声，放脱了陈近南的手腕，失望之情，见于颜色。

陈近南伸出手掌，向沐剑声道：“小公爷，咱们还有两记没击。”

沐剑声道：“正是！”伸手和他轻轻击了两掌。

陈近南转头向李西华道：“李兄，咱们也来击三掌如何？”说着伸出了手掌。

李西华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道：“陈总舵主要是诛杀了吴贼，李某自当恭奉天地会号令，不敢有违。李某倘若侥幸，得能手刃这神奸巨恶，只求陈总舵主肯赏脸，与李某义结金兰，让在下奉你为兄，除此之外，不敢复有他求。”

陈近南笑道：“李贤弟，你可太也瞧得起我了。好，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韦小宝在一旁瞧着群雄慷慨的神情，忍不住百脉贲张，恨不得自已年纪立刻大了，武功立刻高了，也如这位李西华一般，在众位英雄之前，大出风头。听得师父说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禁喃喃自语：“驷马难追，驷马难追。”

心想：“他妈的，驷马是匹什么马？跑得这样快？”

陈近南吩咐属下摆起筵席，和群雄饮宴。席间李西华谈笑风生，见闻甚博，但始终不露自己的门派家数，出身来历。

李力世和苏冈向他引见群豪。李西华见韦小宝年纪幼小，居然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不禁大是诧异，待知他是陈近南的徒弟，心道：“原来如此。”他喝了几杯酒，先行告辞。

陈近南送到门边，在他身边低声道：“李贤弟，适才愚兄不知你是友是敌，多有得罪，抓住你足踝之时使了暗劲。这劲力两个时辰之后便发作。你不可丝毫运劲化解，在泥地掘个洞穴，全身埋在其中，只露出口鼻呼吸，每日埋四个时辰，共须掩埋七天，便无后患。”

李西华一惊，大声道：“我已中了你的‘凝血神抓’？”

陈近南道：“贤弟勿须惊恐，依此法化解，绝无大患。愚兄鲁莽得罪，贤弟勿怪。”

李西华脸上惊惶之色随即隐去，笑道：“那是小弟自作自受。”叹了口气，道：“今日始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躬身行礼，飘然而去。

柳大洪道：“陈总舵主，你在他身上施了‘凝血神抓’？听说中此神抓之人，三天后全身血液慢慢凝结，变成了浆糊一般，无药可治，到底是否如此？”陈近南道：“这功夫太过阴毒，小弟素来不敢轻施，只是见他武功厉害，又窃听了我们的机密，不明他是何居心，才暗算了他。这可不是光明磊落的行径，说来惭愧。”沐剑声道：“此人若是鞑子鹰犬，或是吴三桂的部属，陈总舵主如不将他制住，咱们的机密泄露出去，为祸不小。陈总舵主一举手间便已制敌，令对方受损而不自知，这等神功，令人好生佩服。”

陈近南又为白寒松之死向白寒枫深致歉意。白寒枫道：“陈总舵主，此事休得再提。先兄人死不能复生，韦香主救了吴师叔他们三人，在下好生感激。”沐剑声心中挂念着妹子下落，但听天地会群雄不提，也不便多问，以免显得有怀疑对方之意。又饮了几巡酒，沐剑声等起身告辞。韦小宝道：“小公爷，你们最好搬一搬家，早晚鞑子便会派兵来跟你们捣乱。虽然你们不怕，但鞑子兵越来越多，一时之间，恐怕也杀不了这许多。”柳大洪哈哈大笑，说道：“小兄弟说得好，多谢你关照，我们马上搬家便是。”沐剑声道：“陈总舵主，韦香主，众位朋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沐王府众人辞出后，陈近南道：“小宝，跟我来，我瞧瞧你这几个月来，功夫进境怎样了。”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脸上登时变色，应道：“是，是。”跟着师父走进东边一间厢房，说道：“师父，皇帝派我查问宫中刺客的下落，弟子可得赶着回报。”

陈近南道：“什么刺客下落？”他昨晚刚到，于宫中有刺客之事，只约略听说。

韦小宝便将沐王府群豪入宫行刺、意图嫁祸于吴三桂等情说了。

陈近南吁了口气，道：“有这等事？”他虽多历风浪，但得悉此事也是颇为震动，说道：“沐家这些朋友胆气粗豪，竟然大举入宫。我还道他们三数人去行刺皇帝，因而被擒，原来还是为了对付吴三桂这奸贼。你救了吴立身他们三人，再回宫去，不怕危险吗？”

韦小宝要逞英雄，自然不说释放刺客是奉了皇帝命令，回宫去绝无危险，吹牛道：“弟子已拉了几个替死鬼，将事情推在他们头上，看来一时三刻，未必会疑心到弟子身上。师父叫我在宫里刺探消息，倘若为了救沐王府的三人，从此不能回宫，岂不误了师父大事？”

陈近南甚喜，说道：“对，咱们已跟沐剑声三击掌立誓，按理说，沐王府剩下来的人已经不多，决不能是天地会的对手。我跟他们立这个约，一来免得争执唐、桂正统，伤了两家和气，鞑子未灭，我们汉人的豪杰先行自相残杀起来，大事如何可成？二来如能将沐王府收归本会，也大大增强我天地会的力量。原来他们竟敢入宫大闹，足见为了搞倒吴贼，无所不用其极。咱们也须尽力以赴，否则给他们抢了先，天地会须奉沐王府的号令，大伙儿岂不脸上无光？”

韦小宝道：“是啊，沐小公爷有什么本事，只不过仗着有个好爸爸，如果我投胎在他娘肚皮里，一样的是个沐小公爷。

像师父这样大英雄大豪杰，倘若不得不听命于他，可把我气也气死了。”

陈近南一生之中，不知听过了多少恭维谄谀的言语，但这几句话出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口，觉得甚是真诚可喜，不由得微微一笑。他可不知韦小宝本性原已十分机伶，而妓院与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这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于寻常大人。陈近南在天地会中，日常相处的均是肝胆相照的豪杰汉子，哪想得到这个小弟子言不由衷，十句话中恐怕有五六句就靠不住。他拍拍韦小宝肩头，微笑道：“小孩子懂得什么？你怎知沐家小公爷没什么本事？”

韦小宝道：“他派人去皇宫行刺，徒然送了许多手下人的性命，对吴三桂却丝毫无损，那便是没本事，可说是大大的笨蛋。”陈近南道：“你怎知对吴三桂丝毫无损？”韦小宝道：“这沐家小公爷用的计策是极笨的。他叫进宫行刺之人，所穿内衣上缝了‘平西王府’的字，所用兵刃上又刻了‘平西王府’或‘大明山海关总兵府’的字。鞑子又不是笨蛋，自然会想到，如果真是吴三桂的手下，为什么会用刻上了字的兵器？”

陈近南点头道：“这话倒也不错。”韦小宝又道：“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正在北京，带了大批珠宝财物向皇帝进贡。吴三桂真要行刺皇帝，不会在这时候。

再说，他行刺皇帝干什么？只不过是想起兵造反，自己做皇帝。他一起兵，鞑子立刻抓住他儿子杀了，他为什么好端端的派儿子来北京送死？”

陈近南又点头道：“不错。”

其实韦小宝虽然机警，毕竟年纪尚幼，于军国大事、人情世故所知极为有限，这几条理由，他是半条也想不出的，恰好康熙曾经跟他说过，便在师父面前装作是自己见到的事理。

陈近南一听之下，觉得这徒儿见事明白，天地会中武功好手不少，头脑如此清楚之人却没几个。当初他让这孩子任青木堂香主，只为了免得青木堂中两派纷争，先应了众人誓言，慢慢再选立贤能，韦小宝既是自己弟子，届时命他退位让贤便是。这时听了他这番话，暗想：“这孩子有胆有识，此刻已颇为了不起，再磨练得几年，便当真做青木堂香主，也未必便输了给其余九位香主。”问道：“鞑子已知道了没有？”韦小宝道：“此刻还不大明白，不过皇帝好像已起疑心。

他今早召集了侍卫，叫他们演习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数。有个侍卫演了这几招，大家在纷纷议论。弟子在旁瞧着，记得了两招。”当下将“高山流水”、“横扫千军”这两招使了出来。陈近南叹道：“沐王府果然没有人才。这明明是沐家拳，清宫侍卫中好手不少，哪有认不出来的？”韦小宝道：“弟子曾见风际中风大哥与玄贞道长演过，料想鞑子侍卫们会认得出。只怕鞑子要搜查拿人。因此刚才劝沐家小公爷早些出城躲避。”

陈近南道：“很是，很是！你现下便回宫去打听，明日再来，我再传你武功。”

韦小宝听得师父暂不查考自己武功，心中大喜，急忙行礼告辞，心想：“今晚临急抱佛脚，请小郡主将师父那本武功秘诀上的话读来听听，好歹记得一些，明儿师父问起，多少有点儿东西交代。师父只能怪我练得不对，可不能怪我贪懒不用功。谁要他没时候教我呢？他要怪，只能怪自己。”

韦小宝回到宫里上书房，康熙正在批阅奏章，一见到他，便放下了笔，问道：“探到了什么消息没有？”韦小宝道：“皇上料事如神，半点儿不错，造反的主儿，果然是云南沐家的。”康熙喜道：“当真如此？那好极了。瞧多隆的脸色，他现下还不肯信呢？你探到了什么？”韦小宝道：“这三名被擒的刺客，本来一口咬定是吴三桂的部属，多总管将他们打得死去活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改口。”康熙道：“多隆武功不错，却是个莽夫。”

韦小宝道：“奴才奉了皇上圣旨，用蒙汗药将看守的侍卫迷倒，刚好皇太后派了四名太监来，说要立时动手将刺客处死。奴才大胆，就依照皇上安排下的计策，当着刺客之面，将四名太监杀了，将刺客领出宫去。这三个反贼果然半点也没起疑。”

康熙微笑道：“刚才多隆来报，说道太后手下的一名太监头儿放走了刺客，我正奇怪，原来是你做的手脚。”

韦小宝道：“皇上可不能跟太后说，否则奴才小命不保。

太后已骂过我一顿，说奴才只对皇上尽忠，不对太后尽忠。其实太后和皇上又分什么了？再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终究只有皇上的圣旨才算得数。太后没问过皇上，就下旨将刺客杀了，于道理也不大合。”

康熙不去理他的挑拨离间，说道：“我自不会跟太后说。

那三名刺客后来怎样？”

韦小宝道：“我领他们出得宫去，他们三人自行告诉了我真姓名。原来那老的叫作‘摇头狮子’吴立身，两名小的，一个叫敖彪，一个叫

刘一舟。他们向我千恩万谢，终于给奴才骗倒，带我去见他们主人。果然不出皇上所料，暗中主持的是个年轻人，这些反贼叫他作小公爷，真姓名叫做沐剑声，是沐天波的儿子。他手下有个武功极高的老头儿，叫什么‘铁背苍龙’柳大洪，还有‘圣手居士’苏冈哪，白氏双侠中的白二侠白寒枫等等一干人。分别住在杨柳胡同和西坑子胡同两处。”

康熙道：“你都见到了？”韦小宝道：“都见到了。他们说，天下老百姓都道，皇上年纪虽然不大，却是圣明无比，是几千年来少有的好皇帝，他们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加害皇上。前晚所以进宫来胡闹，完全是想陷害吴三桂，以报复他害死沐天波的大仇。”

这几句马屁拍得不免过了分，康熙亲政未久，天下百姓不会便已歌功颂德，但“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康熙听说百姓颂扬自己是几千年来少有的好皇帝，不由得大悦，微笑道：“我也没行过什么惠民的仁政，‘圣明无比’云云，是你杜撰出来的罢？”

韦小宝道：“不，不！是他们亲口说的。大家都说鳌拜这大奸臣残害良民，老百姓们恨他恨到了骨头里。皇上一上来就把他杀了，那是大大的好事。他们恭维你是什么鸟生，又是什么鱼汤。奴才也不大懂，想来总是好话，听着可开心得紧。”

康熙一怔，随即明白，哈哈大笑，道：“原来是尧舜禹汤，他妈的，什么鸟生鱼汤！”他想尧舜禹汤的恭维，韦小宝决计不会捏造出，自不会假。哪知道说书先生说《英烈传》之时，曾说群臣不断颂扬朱元璋是尧舜禹汤，韦小宝听得熟了，虽不明其意，却知“鸟生鱼汤”乃是专拍皇帝马屁的好话，朱元璋每次听了，都是“龙颜大悦”。韦小宝这时将这句话用在小皇帝身上，果然见康熙也是“龙颜大悦”，笑得极是欢畅，知道这马屁拍对了，问道：“皇上，‘鸟生鱼汤’到底是什么东西？”康熙笑道：“还在鸟生鱼汤？你这家伙可真没半点学问。尧舜禹汤是古代的四位有道明君，大圣大智，有仁德于天下的好皇帝。”韦小宝道：“怪不得，怪不得！这些反贼倒也不是全然不明白事理。”康熙道：“虽是如此，也不能让他们就此逃走，快传多隆来。”

韦小宝应了，出去将御前侍卫总管多隆传进上书房来。康熙吩咐多隆：“反贼果然是云南沐家的人，你带领侍卫，立刻便去擒拿。小桂子，反贼一伙有些什么脚色，你跟多总管说说。”韦小宝当下将沐剑声、柳大洪等人的姓名说了。多隆吃了一惊，说道：“原来是‘铁背苍龙’在暗中主持，这批贼子来头可是不小。那‘摇头狮子’吴立身，奴才也听过他的名字，没想到在宫里关了他一日一夜，却查不到他的底细。奴才倘若聪明一点儿，见到他老是摇头，早该就想到了。如不是圣上明断，我们侍卫房里的人，都认定是吴三桂派的人。”康熙微微一笑，说道：“就怕他们这时早已走了，这一次未必拿得到。”顿了一顿，又道：“既然知道了正主儿，就算这次拿不到，也没什么大碍。就怕咱们蒙在鼓里，上了人家的当还不知道。”多隆道：“是，是。奴才们胡涂，幸好主子英明，否则可不得了。”磕头告退，立刻点人去拿。康熙道：“小桂子，我去慈宁宫请安，你跟我来。”韦小宝应道：“是！”想到要见太后，不由得胆战心惊。康熙道：“你愁眉苦脸干什么？我带你去见太后，正为的是要保住你头上这颗脑袋。”韦小宝应道：“是，是！”

到了慈宁宫，康熙向太后请了安，禀明刺客来历，说道是自己派小桂子故意放走刺客，终于查明了真相。太后微微一笑，说道：“小桂子，你可能干得很哪！”韦小宝跪下又再磕头，道：“那是皇上料事如神，一切早都算定了，奴才不过奉皇上差遣办事而已。奴才所干的事，从头至尾全是皇上吩咐的，奴才自己可没拿半点主意。”太后向他望了一眼，哼了一声，说道：“你顽皮胡闹，可不是皇上吩咐办的罢！小孩子家出得宫去，一定到处去玩耍了，可到天桥看把戏没有？买了冰糖葫芦吃没有？”

韦小宝想到在天桥见到官差捉拿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料来定是太后所遣，她怕那人将消息传去五台山告知瑞栋，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天桥一带所有卖冰糖葫芦的小贩都抓了，自然不分青红皂白，尽数砍了，念及她手段的毒辣，忍不住打了个寒噤，说道：“是，是！”太后微笑道：“我问你哪，你买了冰糖葫芦来吃没有？”

韦小宝道：“回太后的话：奴才在街上听人说道，这几日天桥不大平静，九门提督府派人将贩卖冰糖葫芦的小贩都捉了去，说道里面有不少歹人。因此本来卖冰糖葫芦的，现下都改了行，有的卖凉糕儿，有的卖花生，还有改行卖酸枣、卖甜饼的，这些人奴才见得多了，有些脸孔很熟，他们都说不卖冰糖葫芦啦。还有一个真是好笑，说要到什么五台山、六台山去，贩些和尚们吃的素馒头来卖。”太后竖眉大怒，自然明白韦小宝这番话的用意，那是说这个传讯之人没给抓着，以后也别想抓他得到，随即微微冷笑，说道：“很好，你很好，很能干。皇帝，我想要他在我身边办事，你瞧怎么样？”

康熙这些日来差遣韦小宝办事，甚是得力，倚同左右手一般，这次亲来慈宁宫，便是要向太后解释，韦小宝杀了太后所遣的四名太监，是奉自己之命，请太后不要怪责于他，突然听得太后要人，不由得一怔。他事母甚孝，太后虽不是他亲生母亲，但他自幼由太后抚养长大，实和亲母无异，自是不敢违拗，微笑道：“小桂子，太后抬举你，还不赶快谢恩？”韦小宝听得太后向皇帝要人，已然吓得魂飞天外，一时心下胡涂，只想拔脚飞奔，就此逃出皇宫，再也不回来了，听得康熙这么说，忙应道：“是，是！”连连磕头，说道：“多谢太后恩典，皇上恩典。”

太后冷笑道：“怎么啦？你只愿服侍皇上，不愿服侍我，是不是？”韦小宝道：“服侍太后和皇上都是一样，奴才一样的忠心耿耿，尽力办事。”太后道：“那就好了。御膳房的差使，你也不用当了，专门在慈宁宫便是。”韦小宝道：“是，多谢太后恩典。”

康熙见太后要了韦小宝，怏怏不乐，说了几句闲话，便辞了出来。韦小宝跟着出去。太后道：“小桂子，你留着，让旁人跟皇上回去。我有件事交给你办。”韦小宝道：“是！”眼怔怔瞧着康熙的背影出了慈宁宫，心想：“你这一去，我可就糟了，不知以后还见不见得着你。”忍不住便想大哭。

太后慢慢喝茶，目不转睛的打量韦小宝，只看得他心中发毛，过了良久，问道：“那到五台山去贩卖素馒头的，什么时候再回北京？”韦小宝道：“奴才不知道。”太后道：“你什么时候再去会他？”韦小宝随口胡诌：“奴才跟他约好，一个月后相会，不过不是在天桥了。”太后道：“在什么地方？”韦小宝道：“他说到那时候，他自会设法通知奴才。”

太后点了点头，道：“那你就在慈宁宫里，等他的讯息好了。”

双掌轻轻一拍，内室走了一名宫女出来。这宫女已有三十五六岁年纪，体态极肥，脚步却甚轻盈，脸如满月，眼小嘴大，笑嘻嘻的向太后弯腰请安。太后道：“这个小太监名叫小桂子，又大胆又胡闹，我倒很喜欢他。”那宫女微笑道：“是，这个小兄弟果然挺灵巧的。小兄弟，我名叫柳燕，你叫我姊姊好啦。”

韦小宝心道：“他妈的，你是肥猪！”笑道：“是，柳燕姊姊，你这名字叫得真好，身材好似杨柳，走路轻快，就像一只小燕儿。”在太后跟前，旁的宫女太监哪敢说半句这等轻佻言语，但韦小宝明知无幸，这种话说了是这样，不说也是这样，那么不说也是白饶。

柳燕嘻嘻一笑，说道：“小兄弟，你这张嘴可也真甜。”

太后道：“他嘴儿甜，脚下也快。柳燕，你说有什么法子，叫他不会东奔西跑，在宫里乱走乱闯？”柳燕道：“太后把他交给奴才，让我好好看管着就是。”太后摇头道：“这小猴儿滑溜得紧，你看他不住的。我派瑞栋去传他，他却花言巧语，将瑞栋这胆小鬼吓跑了。我又派了四名太监去传他，他串通侍卫，将这四人杀了。我再派四人去，不知他做了什么手脚，竟将董金魁他们四人又都害死了。”柳燕啧啧连声，笑道：“啊哟，小兄弟，你这可也太顽皮啦，那不是难对付得紧吗？太后，看来只有将他一双腿儿砍了，让他乖乖的躺着，那不是安静太平得多吗？”太后叹了口气，道：“我看也只有这法儿了。”

韦小宝纵身而起，往门外便奔。他左脚刚跨出门口，蓦觉头皮一紧，辫子已给人拉住，跟着脑袋向后一仰，身不由主的便一个筋斗，倒翻了过去，心口一痛，一只脚已踏在胸膛之上。只见那只脚肥肥大大，穿着一只红色绣金花的缎鞋，自是给柳燕踏住了。韦小宝情急之下，冲口骂道：“臭婆娘，快松开你的臭脚！”柳燕脚上微一使劲，韦小宝胸口十几根肋骨格格乱响，连气也喘不过来。

只听柳燕笑道：“小兄弟，你一双脚倒香得很，我挺想砍下来闻闻。”

韦小宝心想太后恨自己入骨，大可将自己一双脚砍了，再派人抬着，去见替瑞栋传讯之人，还可暗中派遣高手，跟着那人上五台山去，将瑞栋杀了。但世上早已没有瑞栋这一号人，西洋镜终究要拆穿，眼前大事，是要保住这一双腿，此刻恐吓已然无用，只有出之于利诱，便冷冷的道：“太后，你砍了我的腿不打紧，就算砍了我脑袋，小桂子也不过矮了一截，没有什么，可惜那《四十二章经》，嘿嘿，嘿嘿……”太后一听到《四十二章经》五字，立时站起，问道：“你说什么？”

韦小宝道：“我说那几部《四十二章经》，未免有点儿可惜。”

太后向柳燕道：“放他起来。”柳燕左足一提，离开韦小宝的胸膛，脚板抄入他身底，在他背心一挑，将他身子挑得弹将起来，左手伸出，已抓住他后领，提在半空，再往地下重重一顿。韦小宝给她放倒提起，毫无抗拒之能，便如婴儿一般，本已到了口边的一句“臭婆娘”，吓得又吞入了肚里。

太后问道：“《四十二章经》的话，你是听谁说的？”韦小宝道：“反正我两条腿就要给你砍了，我什么也不说，大伙儿一拍两散，我没腿没脑袋，你也没《四十二章经》。”

柳燕道：“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答太后的好。”韦小宝：“回答了是死，不回答也是死，为什么要回答？最多上些刑罚，我才不怕呢。”柳燕拿起他左手，笑道：“小兄弟，你的手指又尖又长，长得挺好看啊。”韦小宝道：“最多你把我的手指都斩断了，又有什么希罕……”一句话未毕，手指上剧痛连心，“啊”的一声大叫了出来，却原来柳燕两根手指拿住他左手食指重重一挟，险些将他指骨也捏碎了。这肥女人笑脸迎人，和蔼可亲，下手却如此狠辣，而指上的力道更十分惊人，一挟之下，有如铁钳。

韦小宝这一下苦头可吃得大了，眼泪长流，叫道：“太后，你快快将我杀了，那几部《四十二章经》，那叫做老猫闻咸鱼，嗅鲞啊嗅鲞（休想）！”太后道：“你将《四十二章经》的事老实说出来，我就饶你性命。”韦小宝道：“我不用你饶命，经书的事，我也决计不说。”

太后眉头微蹙，对这倔强小孩，一时倒感无法可施，隔了半晌，缓缓道：“柳燕，如他不说，你便将他的两只眼珠挖了出来。”

柳燕笑道：“很好，我先挖他一只眼珠。小兄弟，你的眼珠子生得可真灵，又黑又圆，骨碌碌的转动，挖了出来，可不大漂亮啊。”说着右手大拇指放上他右眼皮，微微使劲。韦小宝只觉得眼珠奇痛，只好屈服，叫道：“投降，投降！你别挖我眼珠子，我说就是了。”柳燕放开了手，微笑道：“那才是乖孩子，你好好的说，太后疼你。”韦小宝伸手揉了揉眼珠，将那只痛眼眨了几眨，闭起另一只眼睛，侧过了头向柳燕瞧了一会，摇头道：“不对，不对！”

柳燕道：“什么不对？别装模作样了，太后问你的话，快老实回答。”韦小宝道：“我这只眼珠子给你掀坏了，瞧出来的东西变了样，我见到你是人的身子，脖子上却生了个大肥猪的脑袋。”

柳燕也不生气，笑嘻嘻的道：“那倒挺好玩，我把你左边那颗眼珠子也掀坏了罢。”

韦小宝退后一步，道：“免了罢，谢谢你啦。”闭起左眼向太后瞧去，摇了摇头。

太后大怒，心想：“这小鬼用独眼去瞧柳燕，说见到她脖子安着个猪脑袋，现下又这般瞧我，他口中不说，心里不知在如何骂我，定是说见到我脖子上安着个什么畜生脑袋。”冷冷的道：“柳燕，你把他这颗眼珠子挖了出来，免得他东瞧西瞧。”

韦小宝忙道：“没了眼珠，怎么去拿《四十二章经》给你？”

太后问道：“你有《四十二章经》？哪里来的？”韦小宝道：“瑞栋交给我的，他叫我好好收着，放在一个最隐秘的所在。

他说：‘小桂子兄弟啊，皇宫里面，想害你的人很多，倘若将来你有什么三长二短，短了两只眼珠子或两条腿子，这部经书就从此让它不见天日好啦。害你的人，眼珠子虽然不瞎，看不到这部宝贝经书，也跟瞎了眼珠子的人没什么分别，这叫做自作自受。’太后，那部经书，是红绸子封皮，镶白边儿的，也不知道是不是。”

太后不信瑞栋说过这种话，但她差遣瑞栋去处死宗人府的镶红旗旗主和察博，取了他府中所藏的《四十二章经》，却确是事实。当日瑞栋回报之时，她正急于要杀韦小宝灭口，来不及询问经书，此刻听他这么说，心下又怒又喜；怒的是瑞栋竟将经书交给了这小鬼，喜的是终于探得了下落，说道：“既是如此，柳燕，你就陪了这小鬼去取那经书来给我。倘若经书不假，咱们就饶了他性命，将他还给皇帝算啦。咱们永世不许他再进慈宁宫来，免得我见了这小鬼就生气。”柳燕拉住韦小宝右手，笑道：“小兄弟，咱们去罢！”韦小宝将手一摔，道：“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拉拉扯扯的成什么样子。”柳燕只轻轻握住他手掌，哪知她手指上竟似有极强的黏力，牢牢粘住了他手掌，这一摔没能摔脱她手。柳燕笑道：“你是太监，算什么男人了？就算真是男子汉，你这小鬼头给我做儿子也还嫌小。”

韦小宝道：“是吗？你想做我娘，我觉得你跟我娘当真一模一样。”

柳燕哪知他是绕了弯子，在骂自己是婊子，呸了一声，笑道：“姑娘是黄花闺女，你别胡说。”一扯他手，走出门外。

来到长廊，韦小宝心念乱转，只盼能想个什么妙法来摆脱她的掌握，那柄锋利之极的匕首插在右脚靴筒里，如伸左手去拔，手一动便给她发觉了，这女人武功了得，就算自己双手都有利器，也未必能跟她走上三招两式，心下嘀咕：“他妈的，哪里忽然钻了这样一口大肥猪出来？钱老板什么不好送，偏偏送肥猪，我早就觉得不吉利。老婊子跟老乌龟动手之时，这头母猪一定还不在慈宁宫，否则她只要出来帮上一帮，老乌龟立时就死了。这头母猪定是这两天才到宫里的，否则的话，前几天老婊子就派她来杀我了，不用老婊子亲自动手。”想到这里，突然心生一计，带着她向东而行，径往乾清宫侧的上书房走去，眼前之计，只有去求康熙救命，这肥猪进宫不久，未必识得宫中的宫殿道路。

他只向东跨得一步，第二步还没跨出，后领一紧，已被柳燕一把捉住。她嘻嘻一笑，问道：“好兄弟，你上哪里去？”韦小宝道：“到我屋里去取经啊。”柳燕道：“那你怎么去上书房？想要皇上救你吗？”韦小宝忍不住破口而骂：“臭猪，你倒认得宫里的道路。”

柳燕道：“别的地方不认得，乾清宫、慈宁宫、和你小兄弟的住处，倒还不会认错。”手劲向右一扭，将他身子扭得朝西，笑道：“乖乖的走路，别掉枪花。”她话声柔和，这一扭劲力却是极重。韦小宝颈骨格格声响，痛得大叫，还道头颈已被她扭断。

前面两名太监听见声音，转过头来。柳燕低声道：“太后吩咐过的，你如想逃，又或是出声呼叫，要我立刻杀了你。”

韦小宝心想纵然大声求救，惊动了皇帝，康熙也不会违背母后之命。皇帝对自己虽好，决不致为了一个小太监而惹母亲生气。最好能碰到几名侍卫，挑拨他们杀了柳燕。突然腰里一痛，给她用手肘大力一撞，听她说道：“想使什么鬼计吗？”韦小宝无奈，只得向自己住处走去。心下盘算：“到得我房中，虽有两个帮手，但方怡和小郡主身上有伤，我们三个对一个，还是打不过大肥猪。给她发见了两人踪迹，枉自多送了两人性命。”

到了门外，他取出钥匙开锁，故意将钥匙和锁相碰，弄得叮叮当当的直响，大声说道：“臭婆娘，大肥猪，你这般折磨我，终有一日，我叫你不得好死。”

柳燕笑道：“你且顾住自己会不会好死，却来多管别人闲事。”韦小宝砰的一声，将门推开，说道：“这经书给不给太后，你都会杀了我的。你当我是傻瓜，想侥幸活命吗？”柳燕道：“太后既说过饶你，多半会饶了你性命，最多挖了你一对眼珠，斩了你一双腿。”韦小宝骂道：“你以为太后待你很好吗？你杀了我之后，太后也必杀了你灭口。”这句话似乎说中柳燕的心事。她一呆，随即用力在他背上一推。韦小宝立足不定，冲进屋去。他在门外说了这许多话，料想方怡和小郡主早已听到，知道来了极凶恶的敌人，自是缩在被窝之中，连大气也不敢透。柳燕笑道：“我没空等你，快些拿出来。”又在他背上重重一推，韦小宝一个踉跄，几步冲入了内房。柳燕跟了进去。

韦小宝一瞥眼，见床前整整齐齐的并排放着两对女鞋。其时天色已晚，房中并无灯烛，柳燕进房后未立即发现。

韦小宝暗叫：“不好！”乘势又向前一冲，将两双鞋子推进了床下，跟着身子也钻了进去，心想再来一次，以杀瑞栋之法宰了这头肥猪：一钻进床底，右足便想缩转，右手去摸靴桶中的匕首，不料右足踝一紧，已被柳燕抓住，听她喝问：

“干什么？”

韦小宝道：“我拿经书，这部书放在床底下。”柳燕道：“好！”谅他在床底也逃不到哪里去，便放脱了他足踝。韦小宝身子一缩，蜷成一团，拔了匕首在手。柳燕喝道：“拿出来！”

韦小宝道：“咦！好像有老鼠，啊哟，啊哟，可不得了，怎地把经书咬得稀烂啦？”

柳燕道：“你在我面前弄鬼，半点用处也没有！给我出来！”

伸手去抓，却抓了个空，原来韦小宝已缩在靠墙之处。柳燕向前爬了两尺，上身已在床下，又伸指抓出。韦小宝转过身来，无声无息的挺

匕首刺出。刀尖刚和她手背相触，柳燕便即知觉，反应迅捷之极，右手翻过一探，抓住了韦小宝的手腕，指力一紧，韦小宝手上已全无劲力，只得松手放脱匕首。柳燕笑道："你想杀我？先挖了你一颗眼珠子。"右手叉住他咽喉，左手便去挖他眼睛。韦小宝大叫：

"有条毒蛇！"柳燕一惊，叫道："什么？"突然间"啊"的一声大叫，扠住韦小宝喉咙的手渐渐松了，身子扭了几下，伏倒在地。

韦小宝又惊又喜，忙从床底下爬出来，只听沐剑屏道："你……你没受伤吗？"韦小宝掀开帐子，见方怡坐在床上，双手扶住剑柄，不住喘气，那口长剑从褥子上插向床底，直没至柄。原来她听得韦小宝情势紧急，从床上挺剑插落，长剑穿过褥子和棕绷，直刺入柳燕的背心。韦小宝在柳燕屁股上踢了一脚，见她一动不动，欣喜之极，说道："好……好姊姊，是你救了我性命。"

凭着柳燕的武功，方怡虽在黑暗中向她偷袭，也必难以得手，但她见韦小宝开锁入房，丝毫没想到房中伏得有人，这一剑又是隔着床褥刺下，事先没半点征兆，待得惊觉，长剑已然穿心而过。纵是武功再强十倍之人，也无法避过。只不过真正的高手自重身分，决不会像她这般钻入床底去捉人而已。

韦小宝怕她没死透，拔出剑来，隔着床褥又刺了两剑。沐剑屏道："这恶女人是谁？她好凶，说要挖你的眼珠子。"韦小宝道："是老婊子太后的手下。"问方怡道："你伤口痛吗？"

方怡皱着眉头，道："还好！"其实刚才这一剑使劲极大，牵动了伤口，痛得她几欲晕去，额头上汗水一滴滴的渗出。

韦小宝道："过不多久，老婊子又会再派人来，咱们可得立即想法子逃走。嗯，你们两个女扮男装，装成太监模样，咱们混出宫去。好姊姊，你能行走吗？"方怡道："勉强可以罢。"

韦小宝取出自己两套衣衫，道："你们换上穿了。"

将柳燕的尸身从床底下拖出来，拾起匕首收好，在尸身上弹了些化尸粉，赶忙将银票、金银珠宝、两部《四十二章经》，以及武功秘诀包了个包袱，那一大包蒙汗药和化尸粉自然也非带不可。

沐剑屏换好衣衫，先下床来。韦小宝赞道："好个俊俏的小太监，我来给你打辫子。"过了一会，方怡也下床来。她身材比韦小宝略高，穿了他衣衫绷得紧紧的，很不合身，一照镜子，忍不住笑了出来。

沐剑屏笑道："让他给我打辫子，我给师姊打辫子。"韦小宝拿起沐剑屏长长的头发，胡乱打了个大辫。沐剑屏照了照镜子，说道："啊哟，这样难看，我来打过。"韦小宝道："现下不忙便打过。此刻天已黑了，出不得宫。老婊子不见肥猪回报，又会派人来拿我。咱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明儿一早混出宫去。"

方怡问道："老……太后不会派人在各处宫门严查么？"

韦小宝道："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想起从前跟康熙比武摔交那间屋子十分清静，从没第三人到来，当下扶着二人，出得屋来。

沐剑屏断了腿，拿根门闩撑了当拐杖。方怡走一步，便胸口一痛。韦小宝右手揽住她腰间，半扶半抱，向前行去。好在天色已黑，他又尽拣僻静的路步，撞到几个不相干的太监，也没人留意。到得屋内，三人都松了口气。韦小宝转身将门闩上，扶着方怡在椅子上坐了，低声道："咱们在这里别说话，外面便是走廊，可不像我住的屋子那么僻静。"

夜色渐浓，初时三人尚可互相见到五官，到后来只见到朦胧的身影。沐剑屏嫌韦小宝结的辫子不好看，自己解开了又再结过。方怡拉过自己辫子在手中搓弄，忽然轻轻"啊"的一声。韦小宝低声问道："怎么？"方怡道："没什么，我掉了根银钗子。"沐剑屏道："啊，是了，我解开你头发时，将你那根银钗放在桌上，打好了辫子，却忘记给你插回头上。真糟糕，那是刘师哥给你的，是不是？"方怡道："一根钗子，又打什么紧了？"

韦小宝听她虽说并不打紧，语气之中实是十分惋惜，心想："好人做到底，我去悄悄给她取回来。"当下也不说话，过了一会，说道："肚里饿得很了，挨到明天，只怕没力气走路。我去找些吃的。"沐剑屏道："快回来啊。"韦小宝道："是了。"走到门边，倾听外面无人，开门出去。

他快步回到自己住处，生怕太后已派人守候，绕到屋后听了良久，确知屋子内外无人，这才推开窗子爬了进去。其时月光斜照，见桌上果然放着一根银钗。这银钗手工甚粗，最多值得一二钱银子，心想："刘一舟这穷小子，送这等寒蠢的礼物给方姑娘。"在银钗上吐了口唾沫，放入衣袋，从锡罐、竹篮、抽屉、床上搁板等处胡乱打些糕饼点心，塞在纸盒里，揣入怀中。

正要从窗口爬出去，忽见床前赫然有一对红色金线绣鞋，鞋中竟然各有一只脚。

韦小宝吓了一大跳，淡淡月光下，见一对断脚上穿了一双鲜艳的红鞋，甚是可怖。随即明白：柳燕的尸身被化尸粉化去时，床前地面不平，尸身化成的黄水流向床底，留下两只脚没化去。他转过身来，待要将两只断脚踢入黄水之中，但黄水已干，化尸粉却已包入包袱，留在方怡与沐剑屏身边，心念一转，童心忽起："他妈的，老子这次出宫，再也见不到老婊子了，老子把这两只脚丢入她屋中，吓她个半死。"取过一件长衫，裹住一双连鞋的断脚，牢牢包住，爬出窗外，悄悄向慈宁宫行去。

离慈宁宫将近，便不敢再走正路，闪身花木之后，走一步，听一听，心想："倘若一个不小心，给老婊子捉到了，那可是自投罗网。"又觉有趣，又是害怕，一步步的走近太后寝宫。手心中汗水渐多，寻思："我把这对猪蹄子放在门口的阶石上，她明天定会瞧见。如果投入天井，毕竟太过危险。"轻轻的又走前了两步，忽听得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阿燕怎么搞的，怎地到这时候还没回来？"韦小宝大奇："屋中怎么有男人？这人说话的声音又不是太监，莫非老婊子有了姘头？哈哈，老子要捉奸。"他心中虽说要"捉奸"，可是再给他十倍的胆子，却也不敢，但好奇心大起，决不肯就此放下断脚而走。

向着声音来处蹑手蹑足的走了几步，每一步都轻轻提起，极慢极慢的放下，以防踏到枯枝，发出声响。只听那男人哼了一声，说道："只怕事情有变。你既知这小鬼十分滑溜，怎地让阿燕独自带他去？"韦小宝心道："原来你是在说你老子。"

只听太后道："阿燕的武功高他十倍，人又机警，步步提防，哪会出事？多半那部经书放在远处，阿燕押了小鬼去拿去了。"那男人道："能够拿到经书，自然很好，否则的话，哼哼！"这人语气严峻，对太后如此说话，实是无礼已极。韦小宝越来越奇怪："天下有谁能对她这般说话？难道老皇帝从五台山回来了？"想到顺治皇帝回宫，大为兴奋，心想定将有出好戏上演。奇怪的是，附近竟没一名宫女太监，敢情都给太后遣开了。

听得太后说道："你知道我已尽力而为。我这样的身分，总不能亲自押着个小太监，在宫里走来走去。我踏出慈宁宫一步，宫女太监就跟了一大串，还能办什么事？"那男人道："你不能等到天黑再押他去吗？要不然就通知我，让我押他去拿经书。"太后道："我可不敢劳你的驾。你在这里，什么形迹也不能露。"那男人冷笑道："遇到了这等大事，还管什么？我知道，你不肯通知我，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太后道："有什么好抢的？有功劳是这样，没功劳也是这样。只求太平无事的多挨上一年罢了。"语气中充满怨怼。韦小宝若不是清清楚楚认得太后的声音，定会当作是个老宫女在给人责怪埋怨。那两人的说话都压低了嗓子，但相距既近，静夜中别无其他声息，决无听错之理，听他二人说什么"抢了功劳"，那么这男子又不是顺治皇帝了。

他好奇心再也无法抑制，慢慢爬到窗边，从窗缝向内张去。这般站在窗外偷看，他在丽春院自幼便练得熟了，心道："从前我偷看瘟生嫖我妈妈，今晚偷看老婊子接客。"只见太后侧身坐在椅上，一个宫女双手负在身后，在房中踱步，此外更无旁人，心想："那男人却到哪里去了？"只见那宫女转过身来，说道："不等了，我去瞧瞧。"她一开口，韦小宝吓了一跳，原来这宫女一口男嗓，刚才就是她在说话。韦小宝在窗缝中只瞧得到她胸口，瞧不见她脸。

太后道："我和你同去。"那宫女冷笑道"你就是不放心。"

太后道："那又有什么不放心了？我疑心阿燕有什么古怪，咱二人联手，容易制他。"那宫女道："嗯，那也不可不防，别在阴沟里翻船。这就去罢。"

太后点点头，走到床边，掀开被褥，又揭起一块木板来，烛光下青光一闪，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剑，将短剑插入剑鞘，放在怀中。韦小宝心

想：“原来老婊子床上还有这么个机关。她是防人行刺，短剑不插在剑鞘之中，那是伸手一抓，拿剑就可杀人，用不着从鞘中拔出。万分紧急的当儿，可差不起这么霎一霎眼的时刻。”

只见太后和那宫女走出寝殿，虚掩殿门，出了慈宁宫，房中烛火也不吹熄，韦小宝心想：“我将这对猪蹄放在她床上那个机关之中，待会她放还短剑，忽然摸到这对猪蹄，管教吓得她死去活来。”

只觉这主意妙不可言，当即闪身进屋，掀开被褥，见床板上有个小铜环，伸指一拉，一块阔约一尺、长约二尺的木板应手而起，下面是个长方形的暗格，赫然放着三部经书，正是他曾见过的《四十二章经》。两部是他在鳌拜府中所抄得，原来放经书的玉匣已不在了。另有一部封皮是白绸子的，那晚听海老公与太后说话，说顺治皇帝送给董鄂妃一部经书，太后杀了董鄂妃后据为己有，料想就是这部了。韦小宝大喜，心想：“这些经书不知有什么屁用，人人都这等看重。老子这就来个顺手牵羊，把老婊子气个半死。”当即取出三部经书，塞入怀里。将柳燕那双脚从长袍中抖入暗格，盖上木板，放好被褥，将长袍踢入床底，正要转身出外，忽听得外房门呀的一声响，有人推门而进。

这一下当真吓得魂飞天外，哪料到太后和那宫女回来得这样快，想也想不及，一低头便钻人床底，心中只是叫苦，只盼太后忘记了什么东西，回来拿了，又去找寻自己，又盼她所忘记的东西并非放在被褥下的暗格之中。

只听得脚步声轻快，一个人窜了进来，却是个女子，脚上穿的虽双淡绿鞋子，裤子也是淡绿，瞧裤子形状是个宫女，心想：“原来是服侍太后的宫女，她身有武功，不会是蕊初。

她如不马上出去，可得将她杀了。最好她走到床前来。”轻轻拔出匕首，只待那宫女走到床前，一刀自下而上，刺她小腹，包管她莫名其妙的就此送命。

只听得她开抽屉，开柜门，搬翻东西，在找寻什么物事，却始终不走到床前，跟着听得嗤嗤几声响，用什么利器划破了两口箱子。韦小宝吃了一惊：“这人不是寻常宫女，是到太后房中偷盗来的，莫非是来盗《四十二章经》？她手中既有刀剑，看来武功也不会差过老子，我如出去，别说杀她，只怕先给她杀了。”听得那女子在箱中一阵乱翻，又划破了西首三口箱子找寻。韦小宝肚里不住咒骂：“你再不步，老婊子可要回来了。你送了性命不要紧，累得我韦小宝陪你归天，你的面子未免太大了。”

那女子找不到东西，似乎十分焦急，在箱中翻得更快。韦小宝就想投降：“不如将经书抛了出去给她，好让她快快走路。”

便在此时，门外脚步声响，只听得太后低声道：“我说定是柳燕这贱人拿到经书，自行走了。”那女子听到人声，已不及逃走，跨进衣柜，关上了柜门。那男子口音的宫女说道：“你当真差了柳燕拿经书？我怎知你说的不是假话？”太后怒道：“你说什么？我没派柳燕去拿经书？那么要她干什么去？”那宫女道：“我怎知你在捣什么鬼？说不定你要除了柳燕这眼中之钉，将她害死了。”

太后怒哼一声，说道：“亏你做师兄的，竟说出这等没脑子的话来。柳燕是我师妹，我有这样大的胆子？”那宫女冷冷的道：“你索来胆大，心狠手辣，什么事做不出来？”两人话声甚低，但静夜中还是听得清清楚楚。韦小宝听太后叫那宫女为“师兄”，而柳燕却又是她“师妹”，越听越奇。她二人说话之间，已走进内室，一见到房中箱子划破，杂物散了一地，同时啊的一声，惊叫出来。太后叫道：“有人来盗经书。”奔到床边，翻起被褥，拉开木板，见经书已然不在，叫了声：“啊哟！”跟着便见到柳燕的那一对断脚，惊道：“那是什么？”那宫女伸手拿起，说道：“是女人的脚。”太后惊道：“这是柳燕，她……她给人害死了。”那宫女冷笑道：“我的话没错罢？”太后又惊又怒，道：“什么话没错？”那宫女道：“这藏书的秘密所在，天下只你自己一人知道。柳师妹倘若不是你害死的，她的断脚怎会放在这里？”

太后怒道：“这会儿还在这里说瞎话？盗经之人该当离去不远，咱们快追。”

那宫女道：“不错，说不定这人还在慈宁宫中。你……你可不是自己弄鬼罢？”

太后不答，转过身来，望着衣柜，一步步走过去，似乎对这柜子已然起疑。

韦小宝一颗心几乎要从胸腔中跳了出来，烛光晃动，映得剑光一闪一闪，在地下掠过，料知太后左手拉开柜门，右手便挺剑刺进柜去，柜中那宫女势必无可躲闪。

眼见太后又跨了一步，离衣柜已不过两尺，突然间喀喇喇一声响，那衣柜直倒下来，压向太后。太后出其不意，急向后跃，柜中飞出好几件花花绿绿的衣衫，缠在她头上。太后忙伸手去抓，又有一团衣衫掷向她身前，只听得她一声惨叫，衣衫中一把血淋淋的短刀提了起来。原来那团衣衫之中竟裹得有人。柜中宫女倒柜掷衣，令太后手足无措，一击成功。

那男嗓宫女起初似乎瞧得呆了，待得听到太后惨呼，这才发掌向那团衣服中击落。韦小宝见那团衣服迅即滚开，那绿衣宫女从乱衣服中跃将出来，手提染血短刀，向那男嗓宫女扑去。那男嗓宫女发掌击出，绿衣宫女斜身闪开，立即又向敌人扑上。

韦小宝身在床底，只见到两人的四只脚。男嗓宫女穿的是灰色裤子，黑缎鞋子。穿绿鞋的双脚疾进疾退，穿黑鞋的双脚只偶尔跨前一步，退后一步。两人相斗甚剧，却不闻兵刃相交之声，显然那男嗓宫女手中没有兵刃。韦小宝斜眼向太后瞧去，只见她躺在地下，毫不动弹，显已死了。

但听得掌声呼呼，斗了一会，突然眼前一暗，三座烛台中已有一只蜡烛给掌风扑熄。

韦小宝心道：“另外两只蜡烛快快也都熄了，我就可乘黑逃走。”

呼的一声掌风过去，又是一只蜡烛熄了。两个宫女只是闷打，谁也不发出半点声息，似乎都怕惊动了外人。慈宁宫中本来太监宫女甚众，闹了这么好一会，早该有人过来察看，但这些人显然一向奉了太后严令，不得呼召，谁也不敢过来窥探。

只听得察察声响，桌椅的碎片四散飞溅，韦小宝暗暗心惊：“这说话好似男人般的宫女武功恁地了得，掌风到处，将桌椅都击得粉碎。”蓦地里一声轻呼，白光闪烁，跟着噗的一声，似是绿衣宫女兵刃脱手，飞上去钉在屋顶。跟着两人倒在地下，扭成一团。

这一来韦小宝瞧得甚是清楚，但见两人施展擒拿手法，在数尺方圆之内进攻防御，招招凶险之极。他别的武功所知甚为有限，于擒拿法却练过不少时日，曾跟康熙日日拆解，见两个宫女出招极快，出手狠辣凌厉，挖眼、捣胸、批颈、锁喉、打穴、截脉、勾腕、撞肘，没一招不是攻敌要害。韦小宝暗暗咋舌：“倘若换作了我，早就大叫投降了！”

韦小宝一颗心随着两人的手掌跳动，只想：“那支蜡烛为什么还不熄？”他明知二人斗得正紧，他就算堂而皇之的从床底爬了出来，堂而皇之的走出门去，两名宫女也只有惊愕的份儿，谁也缓不出手来阻拦，但就是鼓不起勇气。蓦地里烛火一暗，一个女子声音轻哼一声，烛光又亮，只见那灰衣宫女已压住了绿衣宫女，右手手肘横架在她咽喉上。

绿衣宫女左手给敌人掠在外门，难以攻敌，右手勾打拿戳，连连出招，都给对方左手化解了，咽喉给人压住，喘息艰难，右手的招数渐缓，双足向上乱踢，转眼便会给敌人扼死。韦小宝心想：“这灰衣宫女扼死对手之后。定会探头到床底下来找经书，韦小宝可得变成韦死宝！”此时不容细思，立即从床底窜出，手起剑落，一匕首插入灰衣宫女的背心，乘势向上一挑，切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随即跃开。

灰衣宫女纵声大叫，跳了起来，一扑而前，双手抓住韦小宝头颈，用力收紧。韦小宝给她扼得伸出了舌头，眼前阵阵发黑。绿衣宫女飞身跃起，右掌猛落，斩在灰衣宫女的左颈，跟着左手抓住她头发向后力扯，突然手上一松，将她满头头发都拉了下来，露出一个光头，原来装的是假发。就在这时，灰衣宫女双手松开，放脱了韦小宝，头颈扭了几扭，倒地缩作一团，背上鲜血犹如泉涌，眼见不活了。

绿衣宫女喘息道：“多谢小公公，救了我性命。”韦小宝点了点头，惊悸未定，伸手抚摸自己头颈，左手指着那灰衣宫女的光头，道：“她……她……”绿衣宫女道：“这人男扮女装，混在宫里”

忽听得门口有人叫道：“来人啊，有刺客！”声音半男半女，是个太监。

绿衣宫女右手揽住韦小宝，破窗而出，左手挥出，噗的一响，跟着“啊”的一声惨叫，那太监身中暗器，扑地倒了。

绿衣宫女左手揽着韦小宝的腰，将他横着提起，向北疾奔，过西三所，进了养华门。韦小宝这时比之初进宫时已高大了不少，也重了不少，这绿衣宫女跟他一般高矮，身子纤细，但提了他快步而奔，如提婴儿，毫不费力。韦小宝赞道：“好本事！”

那宫女提着他从小径绕过雨花阁、保华殿，来到福建宫侧的火场之畔，才将他放下。

这火场已近西铁门，是焚烧宫中垃圾废物的所在，晚间极为僻静。

绿衣宫女问道：“小公公，你叫什么名字？”韦小宝道：“我是小桂子！”她“啊”的一声，说道：“原来是手擒鳌拜、皇上最得宠的小桂子公公。”

韦小宝微笑道：“不敢！”他在太后寝殿中和这宫女匆匆朝相，当时无暇细看，依稀觉得她已有四十来岁，说道：“姊姊，你又怎么称呼？”

那宫女微一迟疑，道：“你我祸福与共，那也不用瞒你。

我姓陶，宫中便叫我陶宫娥。你在太后的床下干什么？”

韦小宝随口胡诌：“我是奉皇帝圣旨，来捉太后的奸！”

陶宫娥微微一惊，问道：“皇上知道这宫女是男人？”韦小宝道：“皇上知道一点儿因头，不过也不太确实。”陶宫娥道：“我……我杀死了太后，这件事转眼便闹得天翻地覆，闭了宫门大搜。我可得立即出宫。桂公公，咱们后会有期。”韦小宝心想：“老婊子到了阴世去做婊子，我在宫里倒太平无事了，可是闭宫大搜，方沐两个姑娘却非糟糕不可，那便如何是好？”灵机一动，说道：“陶姊姊，我倒有个法子，我立即去禀告皇上，说道亲眼看见太后是给那个假宫女杀死的，假宫女则是太后杀的，他两人斗了个同归于尽。反正太后已经死无对证，你也不用逃出宫去了。”

陶宫娥沉吟片刻，道：“这计策倒也使得，但那个太监，却又是谁杀的？”韦小宝道：“我说也是那个假宫女杀的。”陶宫娥道：“桂公公，这件事可十分危险，皇上虽然喜欢你，多半也要杀了你灭口。”韦小宝打个寒噤，问道：“皇上也要杀我，那为什么？”

陶宫娥道：“他母亲跟人有苟且之事，倘若泄漏了一点风声出去，你叫皇上置身何地？就算你守口如瓶，皇上每次见到你，总不免心中有愧，迟早非杀了你不可。”韦小宝惊道：“他……他这样毒辣？”觉得陶宫娥这话毕竟不错，这些事可千万不能跟皇帝说。

便在此时，南方传来几声锣响，跟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锣声，那是宫中失火或是有警的紧急讯号，全宫侍卫、太监立即出动。

陶宫娥道：“咱们逃不出去了。你假装去帮着搜捕刺客，我自己回屋去睡觉。”伸出左臂，抱住他腰，又带着他疾奔，向西奔到英华殿之侧，将他放下，轻声道：“小心！”一转身便隐在墙角之后。

韦小宝记挂着方怡和沐剑屏，急忙奔向她二人藏身之所。

耳听得锣声越响越急，跟着人声喧哗，他没命价奔进那间屋子，叫道：“是我！”

方沐二女早已吓得脸无血色。沐剑屏道：“干么打锣？是来捉拿我们吗？”韦小宝道：“不是。老婊子死了！括括叫，别别跳。还是回到我屋里比较稳当。”沐剑屏道：“回到你屋里，我们……我们杀了人……”韦小宝道：“不用怕，他们不知道的，快走！”俯身扶起方怡，左手提了包袱，向外冲出。

三人跌跌撞撞的奔了一会，只见斜刺里几名侍卫奔来。为首侍卫高举火把，喝问：“什么人？”韦小宝叫道：“是我，你们赶快去保护皇上。是走了水吗？”那人认得韦小宝，忙将火把交给旁人，双手垂下，恭恭敬敬的道：“桂公公，听说慈宁宫出了事。”韦小宝道：“好，你们先去，我随后便来。”那侍卫躬身道：“是！”带领众人而去。沐剑屏道：“他们似乎很怕你呢，刚才我还道要糟。”说着连拍胸口。

韦小宝想说句笑话，吹几句牛，但挂念着太后被杀之事闹了出来，不知将有何等后果，心慌意乱之下，什么笑话也说不出口。路上又遇到了一批侍卫，这才回到自己住处，好在方怡和沐剑屏早已换成太监装束，众侍卫群相慌乱，谁也没加留意。

韦小宝道：“你们便耽在这里，千万别换装束。”将包袱放入衣箱，出屋后，将门上了锁，快步奔向乾清宫康熙的寝殿。



第十五回　关心风雨经联榻 轻命江山博壮游

康熙听到锣声，披衣起身，一名侍卫来报慈宁宫中出了事，什么事却说不清楚。他正自着急，见韦小宝进来，忙问：

“太后安好？出了什么事？”

韦小宝道：“太后叫奴才今晚先回自己屋去睡，明天再搬进慈宁宫去，没……没想到宫里出了事。不知什么，奴才这就去瞧瞧。”康熙道：“我去给太后请安，你跟着来。”韦小宝道：“是。”康熙对母后甚有孝心，不及穿戴，披了件长袍便抢出门去，快步而行，一面问道：“太后要你服侍，你怎么又到了我这里？”韦小宝道：“奴才听得锣声，担心又来了刺客，一心只挂念着皇上，忙不迭奔来，真……真是该死。”康熙一出寝宫，左右太监、侍卫便跟了一大批，十几盏灯笼在身周照着。他见韦小宝衣衫头发极是紊乱，哪知道他是在太后床底钻进钻出，还道他忠心护主，一心一意的只挂念着皇帝，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赶来保护，颇感喜慰。行出数丈，两名侍卫奔过来禀告：“刺客擅闯慈宁宫，害死了一名太监，一名宫女。”康熙忙问：“可惊动了太后圣驾？”

那侍卫道：“多总管已率人将慈宁宫团团围住，严密保护太后。”康熙略感放心。

韦小宝心道：“他便是带领十万兵马来保护慈宁宫，这会儿也已迟了。”

从乾清宫到慈宁宫相距不远，绕过养心殿和太极殿便到。

只见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数百名侍卫一排排的站着，别说刺客，只怕连一只老鼠也钻不过去。众侍卫见到皇帝，一齐跪下。康熙摆了摆手，快步进宫。韦小宝掀起门帷。康熙走进门去，只见寝殿中箱笼杂物乱成一团，血流满地，横卧着两具尸首，只吓得心中突突乱跳，叫道：“太后，太后！”

床上一人低声道：“是皇帝么？不用担心，我没事。”正是太后的声音。

韦小宝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原来老婊子没死。我做事当真胡涂，先前干么不在她身上补上一剑？她没死，我可得死了。”回过头来，便想发足奔逃，却见门外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侍卫，逃不了三步便会给人抓住，只吓得双足发软，头脑晕眩，便欲摔倒。

康熙来到床前，说道：“太后，您老人家受惊了。孩儿保护不周，真是罪孽深重，那些饭桶侍卫，一个个得好好惩办才是。”太后喘了口气道：“没……没什么。是一个太监和宫女争闹……互相殴斗而死，不干侍卫们的事。”康熙道：“太后身子安好？没惊动到您老人家？”太后道：“没有！只是我瞧着这些奴才生气。皇帝，你去罢，叫大家散去。”

康熙道：“快传太医来给太后把脉。”韦小宝缩在他身后，不敢答应，只怕给太后瞧见了，又怕一开口就给认了出来。太后道：“不，不用传太医，我睡一觉就好。这两人……这两个奴才的尸首……不用移动。我心里烦得很，怕吵，皇帝，你……你叫大家快走。”她说话声音微弱，上气不接下气，显是受伤着实不轻。

康熙很是担心，却又不敢违命，本想彻查这太监和宫女如何殴斗，惹得太后如此生气，两人虽已身死，却犯了这样大罪，还得追究他们家属，可是听太后的话，显然不愿张扬，连尸首也不许移动，只得向太后请了安，退出慈宁宫。韦小宝死里逃生，双脚兀自发软，手扶墙壁而行。康熙低头沉思，觉得慈宁宫中今晚之事大是突兀，中间必有隐秘，但太后的意思明明摆着叫自己不可理会。他沉思低头，走了好长一段，这才抬起头来，见韦小宝跟在身后，问道：“太后要你服侍，怎地你又跟着来了？”韦小宝心想反正天一亮便要出宫逃走，大可信口开河，说道：“先前太后说道心里烦得很，一见到太监便生气。奴才见到太后圣体不大安适，还是别去惹太后烦恼的为妙。”康熙点了点头，回到乾清宫寝殿，待服侍他的众监都退了出去，说道：“小桂子，你留着！”韦小宝应了。

康熙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的踱来踱去，踱了一会，问道：“你看那太监和那宫女，为什么斗殴而死？”韦小宝道：“这个我可猜不出。宫里很多宫女太监脾气都很坏，动不动就吵嘴，有时还暗中打架，只是不敢让太后和皇上知道罢了。”

康熙点点头道：“你去吩咐大家，这事不用再提，免得再惹太后生气。”韦小宝道：“是！”康熙道：“你去罢！”韦小宝请了安，转身出去，心想：“我这一去，永远见你不着了。”回头又瞧了一眼。康熙也正瞧着他，脸上露出笑容，道：“你过来。”韦小宝转过身来。康熙揭开床头的一只金盒，拿出两块点心，笑道：“累了半天，肚里可饿了罢！”将点心递给他。

韦小宝双手接过，想起太后为人凶险毒辣，寝宫里暗藏男人，终有一天会加害皇上。他一切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皇帝对待自己，真就如是朋友兄弟一般，若不把这事跟他说知，他给太后害死，自己可太也没有义气。想到此处，眼前似乎出现了康熙全身筋骨俱断、横尸就地的惨状，心中一酸，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康熙微笑道：“怎么啦？”伸手拍拍他肩头，道：“你愿意跟我，是不是？那也容易，过几天等太后大好了，我再跟太后说去。老实说，我也舍不得你。”韦小宝心情激动，寻思：“‘陶宫娥说，我如吐露真情，皇帝不免要杀我灭口。英雄好汉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不讲义气，大丈夫死就死好了。”将两块点心往桌上一放，握住了康熙的手，颤声道：“小玄子，我再叫你一次小玄子，行吗？”康熙笑道：“当然可以。我早就说过了，没人之处，咱们就跟从前一样。你又想跟我比武，是不是？来来来，放马过来。”说着双手一翻，反握住了他双手。韦小宝道：“不忙比武。有一件机密大事，要跟我好朋友小玄子说，可是决不能跟我主子万岁爷说。皇上听了之后，就要砍我脑袋。小玄子当我是朋友，或者不要紧。”康熙不知事关重大，少年心情，只觉十分有趣，忙拉了他并肩坐在床沿上，说道：“快说！快说！”韦小宝道：“现下你是小玄子，不是皇帝？”康熙微笑道：“对，我现下是你的好朋友小玄子，不是皇帝。一天到晚做皇帝，没个知心朋友，也没什么味道。”韦小宝道：“好，我说给你听。你要砍我脑袋，也没法子。”康熙微笑道：“我干么要杀你？好朋友怎能杀好朋友？”

韦小宝长长吸了口气，说道：“我不是真的小桂子，我不是太监，真的小桂子已给我杀了。”康熙大吃一惊，问道：“什么？”

韦小宝便将自己出身来历简略说了，接着说到如何被掳入宫、如何毒瞎海大富双眼、如何冒充小桂子、海大富如何教武等情，一一照实陈说。

康熙听到这里，笑道：“他妈的，你先解开裤子给我瞧瞧。”

韦小宝知道皇帝精明，这等大事岂可不亲眼验明，当即褪下了裤子。

康熙见他果然并非净了身的太监，哈哈大笑，说道：“原来你不是太监。杀了个小太监小桂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你不能再在宫里住了。要不然，我就派你做御前侍卫的总管。多隆这厮武功虽然不错，办事可胡涂得很。”

韦小宝系上裤子，说道：“这可多谢你啦，不过只怕不成。我听到了跟太后有关的几件大秘密。”

康熙道：“跟太后有关？那是什么？”问到这两句话时，心中已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韦小宝咬了咬牙，便述说那晚在慈宁宫所听到太后和海大富的对答。

康熙听到父皇顺治竟然并未崩驾，却是在五台山清凉寺出家，这一惊固然非同小可，这一喜尤其是如颠如狂。他全身发抖，握住了韦小宝双手，颤声道：“这……这当真不假？

我父皇……父皇还在人世？”韦小宝道：“我听到太后和海大富二人确是这么说的。”

康熙站起身来，大声叫道：“那……那好极了！好极了！

小桂子，天一亮，咱们立即便往五台山去朝见父皇，请他老人家回宫。”

康熙君临天下，事事随心所欲，生平唯一大憾便是父母早亡。有时午夜梦回，想到父母之时，忍不住流泪哭泣。此刻听得韦小宝这么说，虽仍不免将信将疑，却已然喜心翻倒。

韦小宝道：“就只怕太后不愿意。她一直瞒着你，这中间是有重大缘故的。”康熙道：“不错，那是什么缘故？”他一听到父亲未死，喜悦之情充塞胸臆，但稍一凝思，无数疑窦立即涌现。韦小宝道：“宫中大事，我什么都不明白，只能将太后和海大富的对答，据实说给你听。”康熙道：“是，是！快说，快说！”

听韦小宝说到端敬皇后和孝康皇后如何为人所害，康熙跳起身来，叫道：“你……你说孝康皇后，是……是给人害死的？”韦小宝见他神色大变，双眼睁得大大的，脸上肌肉不住牵动，不禁害怕，颤声道：“我……我不知道。只听到海大富跟太后是这么说的。”康熙道：“他们怎地说？你……你再说一遍。”

韦小宝记性甚好，重述那晚太后与海大富的对答，连二人的声调语气也都学得极像。

康熙呆了半晌，道：“我亲娘……我亲娘竟是给人害死的？”韦小宝道：“孝康皇后就是……是……是你的母亲？”康熙点了点头，道：“你说下去，一句也不可遗漏。”心中一酸，泪水涔涔而下。

韦小宝接着述说凶手用“化骨绵掌”先害死端敬皇后的儿子荣亲王，再害死端敬皇后和贞妃，顺治出家后，太后又害死孝康皇后，殓葬端敬皇后和贞妃的仵作如何奉海大富之命赴五台山禀告顺治，顺治如何派遣海大富回宫彻查，直说到太后和海大富对掌。他不敢说海大富是自己所杀，却说他眼睛瞎了之后，敌不过太后，以致对掌身亡。康熙定了定神，详细盘问当晚情景，追查他所听到的说话，反复细问，料定韦小宝决无可能捏造此事，抬起头想了一会，问道：“你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跟我说？”韦小宝道：“这件事关涉太大，我哪敢乱说？可是明天我要逃出宫去，再也不回来了，想到你孤身在宫中极是危险，可不能再瞒。”康熙道：“你为什么要出宫？怕太后害你？”韦小宝道：“我跟你说，今晚死在慈宁宫里的那个宫女，是个男人，是太后的师兄。”

太后宫中的宫女竟然是个男人，此事自然匪夷所思，但康熙这晚既听到自己已死的父皇竟然未死，而母亲又是为一向端庄慈爱的太后所暗杀，再听到一个宫女是男人假扮，已丝毫不以为奇，何况眼前这个小太监也就是假扮的，问道：“你又怎么知道？”

韦小宝道：“那晚我听到了太后跟海大富的说话后，太后一直要杀我灭口。”当下将太后如何派遣瑞栋、柳燕，以及众太监先后来加害自己等情一一说了，又说到在慈宁宫中听到一个男子和太后对答，两人争闹起来，那男子假扮的宫女为太后所杀，太后却也受了伤。他这番说话当然不尽不实，既不提到陶宫娥，也不说自己杀了瑞栋和柳燕，偷了几部《四十二章经》等情。

康熙沉吟道：“这人是太后的师兄？听他口气，似乎太后尚受另一人的挟制，那会是什么人？难道……难道这人知道太后寝殿中有个假宫女，因此……”韦小宝听他言语涉及太后的“奸情”，不敢接口，只摇了摇头，过了一会，才道：“我也想不出。”

康熙道：“传多隆来。”

韦小宝答应了，心想：“皇帝要跟太后翻脸，叫多隆捉拿老婊子来杀头？我到底是快快逃走好呢？还是留着再帮他？”

多隆正自忧心如焚，宫里接连出事，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就算不搬家，脑袋之上的帽子、帽子之上的顶子，总是大大的不稳，听得皇帝传呼，忙赶进乾清宫来。康熙吩咐道：“慈宁宫没什么事，你立即撤去慈宁宫外所有侍卫。太后说听到侍卫站在屋外，心里就烦得很。”多隆见皇上脸色虽然颇为古怪，却没半句责备的言语，心中大喜，忙磕了头出去传令。康熙又将心中诸般疑团，细细询问韦小宝，过了良久，料知众侍卫已撤，说道：“小桂子，我和你夜探慈宁宫。”

韦小宝道：“你亲自去探？”康熙道：“正是！”一来事关重大，不能单是听了一个假冒小太监的一面之辞，便对抚育自己长大的母后心存怀疑；二来“犯险夜探”，那是学武之人非做不可之事，有此机会，如何可以轻易放过？自己是皇帝，不能出宫一试身手，在宫里做一下“夜行人”，却也是聊胜于无。只不过下旨先令慈宁宫守卫尽数撤走，自己再去“夜探”，未免不合“武林好手”的身分而已。

韦小宝道：“太后已将她师兄杀了，这会儿正在安睡养伤，只怕探不到什么。”

康熙道：“没有探过，怎知探不到什么？”当即换上便装，脚下穿了薄底快靴，便是当日跟韦小宝比武的那一身装束，从床头取过一柄腰

刀，悬在腰间，从乾清宫侧门走了出去。

众侍卫、太监正在乾清宫外层层守卫，一见之下，慌忙跪下行礼。康熙喝令："大家站住，谁也不许乱动。"这是皇帝圣旨，谁敢有违？二百余名侍卫和太监就此直挺挺的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康熙带着韦小宝，来到慈宁宫花园，见静悄悄的已无一人。

他掩到太后寝殿窗下，俯耳倾听，只听得太后不住咳嗽，霎时之间，心中思涌如潮，又是悲苦，又是烦躁，听得太后的咳嗽声音，既想冲进去搂着她痛哭一场，又想扠住她脖子厉声质问，到底父皇和自己亲生母后是怎样了？他一时盼望小桂子所说的全是假话，又盼望他所说的丝毫不假。他不住发抖，寒毛直竖，凉意直透骨髓。

太后房中烛火未熄，忽明忽暗映着窗纸。过了一会，听得一个宫女的声音道："太后，缝好了。"太后"嗯"了一声，说道："把这宫女……宫女的死尸，装……装在被袋里。"那宫女道："是。那太监的死尸呢？"太后怒道："我只叫你装那宫女，你……你又管什么太监？"那宫女忙道："是！"接着便听到有物件在地下拖动之声。

康熙忍耐不住，探头去窗缝中张望，可是太后寝殿窗房的所有缝隙均用油灰塞满，连一条细缝也没有。他往日曾听韦小宝说过江湖上夜行人的行事诀窍与和禁忌，那都是转述茅十八从扬州来到北京之时一路上所说的。此时窗户无缝，正中下怀，当下伸指沾了唾液，轻轻湿了窗纸，指上微微用力，窗上便破了个小孔，却无半点声息。他就眼张去，见太后床上锦帐低垂，一名年轻宫女正在将地下一具尸首往一只大布袋中塞去，尸首穿的是宫女装束，可是头顶光秃秃地一根头发也无。那宫女将尸首塞入袋中，拾起地下的一团假发，微一迟疑，也塞进了布袋，低声道："太后，装……装好啦！"

太后道："外边侍卫都撤完了？我好像听到还有人声。"那宫女走到门边，向外一张，说道："没人了。"太后道："你把口袋拖到荷花塘边，在袋里放四块大石头，用……用绳子……

咳……咳……将袋口扎住了，然后……然后……咳咳……把袋子推落塘里。"那宫女道："是。"声音发抖，显得很是害怕。

太后道："袋子推下池塘之后，多扒些泥土抛在上面，别让人瞧见。"那宫女又应道："是。"拖着袋子，出房走向花园。

康熙心想："小桂子说这宫女是个男人，多半不错。这中间若不是有天大隐情，太后何必要沉尸入塘，灭去痕迹？"见韦小宝便站在身边，不自禁的伸出手去，握住了他手。两人均觉对方手掌又湿又冷。

过了一会，听得扑通一声，那装尸首的布袋掉入了荷塘，跟着是扒土和投掷泥土入塘的声音，又过一会，那宫女回进寝殿。韦小宝早就认得她声音，便是那小宫女蕊初。

太后问道："都办好了？"蕊初道："是，都办好了。"太后道："这里本来有两具尸首，怎么另一具不见了？明天有人问起，你怎么说？"蕊初道："奴才……奴才什么也不知道。"太后道："你在这里服侍我，怎会什么也不知道？"蕊初道："是，是！"太后怒道："什么'是，是'？"

蕊初颤声道："奴才见到那死了的宫女站起身来，原来她只是受伤，并没有死。她慢慢的……慢慢的走出去。那时候……那时候太后正在安睡，奴才不敢惊动太后，眼见那个宫女走出了慈宁宫，不知道……不知道到哪里去啦。"太后叹了口气，说道："原来这样，阿弥陀佛，她没死，自己走了，那倒好得很。"蕊初道："正是，谢天谢地，原来她没死。"康熙和韦小宝又待了一会，听太后没再说话，似已入睡，于是悄悄一步步的离开，回到乾清宫。只见一众侍卫太监仍是直挺挺的站着不动。康熙笑道："大家随便走动罢！"他虽笑着说话，笑声和话声却甚为干涩。回入寝宫，他凝视韦小宝，良久不语，突然怔怔的掉下泪来，说道："原来太后……太后……"韦小宝也不知说什么话好。

康熙想了一会，双手一拍，两名侍卫走到寝殿门口。康熙低声道："有一件机密事情，差你二人去办，可不能泄漏出去。慈宁宫花园的荷塘中，有一只大口袋，你二人去抬了来。

太后正在安睡，你二人倘若发出半点响声，吵醒了太后，那就自己割了脑袋罢。"两人躬身答应而去。康熙坐在床上，默不作声，反复思量。

隔了好半晌，终于两名侍卫抬了一只湿淋淋的大布袋，来到寝殿门外。

康熙道："可惊醒了太后没有？"两名侍卫齐道："奴才们不敢。"康熙点了点头，道："拿进来！"两名侍卫答应了，将布袋拿进屋来。康熙道："出去罢！"

韦小宝等名侍卫退出寝殿，带上了门，上了闩，便解开布袋上的绳索，将尸首拖了出来。见尸首脸上胡子虽剃得极光，须根隐约可见，喉头有结，胸口平坦，自是个男子无疑。

这人身上肌肉虬结，手指节骨凸起，纯是一副久练武功的模样。看来此人假扮宫女、潜伏宫中只是最近之事，否则以他这副形相，连做男人也是太丑，如何能假扮宫女而不给发觉？

康熙拔出腰刀，割破此人的裤子，看了一眼之后，恼怒之极，连挥数刀，将他腰胯之间斩得稀烂。

韦小宝道："太后……"康熙怒道："什么太后？这贱人逼走我父皇，害死我亲娘，秽乱宫廷，多行不义。我……我要将她碎尸万段，满门抄斩。"韦小宝吁了口长气，登时放心："皇上不再认她是太后，这老婊子不论做什么坏事，给我知道了，他也不会杀我灭口。"

康熙提刀又在尸首上剁了一阵，一时气愤难禁，便欲传呼侍卫，将太后看押起来审问，转念一想："父皇未死，却在五台山出家，这是何等大事？一有泄漏，天下官民群相耸动，我可万万卤莽不得。"说道："小桂子，明儿一早，我便跟你去五台山查明真相。"

韦小宝应道："是！"心中大喜，得和皇帝同行，到五台山去走一遭，比之闷在北京城里自是好玩得多了。但康熙可远比韦小宝见识明白，思虑周详，随即想到皇帝出巡，十分隆重，至少也得筹备布置好几个月，沿途百官预备接驾保护，大费周章，决不能说走便走；又想自己年幼，亲政未久，朝中王公大臣未附，倘若太后乘着自己出京之机夺政篡权，废了自己，另立新君，却是可虑；又如父皇其实已死，或者虽然尚在人世，却不在五台山上，自己大张旗鼓的上山朝见，要是未能见到，不但为天下所笑，抑且是贻讥后世。

他想了一会，摇头道："不行，我不能随便出京。小桂子，你给我走一遭罢。"韦小宝颇感失望，道："我一个人去？"康熙道："你一个人去。待得探查明白，父皇确是在五台山上，我在京里又布置好了对付那贱人的法子，咱二人再一同上山，以策万全。"

韦小宝心想皇帝既决定对付太后，自己去五台山探访，自是义不容辞，说道："好，我就去五台山。"康熙道："我大清的规矩，太监不能出京，除非是随我同去。好在你本来不是太监。小桂子，你以后不做太监了，还是做侍卫罢。不过宫里朝里的人都已认得你，忽然不做太监，大家会十分奇怪。嗯，我可对人宣称，为了擒拿鳌拜，你奉我之命，假扮太监，现下元凶已除，自然不能老是假扮下去。

小桂子，将来你读点书，我封你做个大官儿。"

韦小宝道："好啊！只不过我一见书本子就头痛。我少读点书，你封我的官儿，也就小些儿好了。"

康熙坐在桌前，提起笔来，给父皇写信，禀明自己不孝，直至此刻方知父皇尚在人世，心中欢喜逾恒，即日便上山来，恭迎圣驾回宫，重理万机，而儿子亦得重接亲颜，写得几行字，忽想："这封信要是落入了旁人手中，那可大大不妥。小桂子倘若给人擒获或者杀死，这信就给人搜去了。"

他拿起了那页写了半张的信纸，在烛火上烧了，又提笔写道："敕令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穿黄马褂韦小宝前赴五台山一带公干，各省文武官员受命调遣，钦此。"写毕，盖了御宝，交给韦小宝，笑道："我封了你一个官儿，你瞧瞧是什么。"

韦小宝睁大了眼，只识得自己的名字，和"五、一、文"三个字，一共六个字，而"韦"字和"宝"字也是跟"小"字上下相凑才识得的，要是分开，就认不准了，摇头道："不识得是什么官。是皇上亲封的，总不会是小官罢？"

康熙笑着将那道敕令读了一遍。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道："是御前侍卫副总管，厉害，厉害，还赏穿黄马褂呢。"康熙微笑道："多隆虽

是总管，可没黄马褂穿。你这事如能办得妥当，回宫后再升你的官。只不过你年纪太小，官儿太大了不像样，咱们慢慢的来。”

韦小宝道：“官大官小，我也不在乎，只要常常能跟你见面，那就很好了。”

康熙又喜又悲，说道：“你此去一切小心，行事务须万分机密。这道敕令，如不是万不得已，不可取出来让人见到。这就去罢！”

韦小宝向康熙告别，见东方已现出鱼肚白，回到屋里，轻轻开门进去。

方怡并没睡着，喜道：“你回来了。”韦小宝道：“万事大吉，咱们这就出宫去罢。”沐剑屏迷迷糊糊的醒转，道：“师姊很是担心，怕你遇到危险。”韦小宝笑问：“你呢？”沐剑屏道：“我自然也担心。你没事罢？”韦小宝道：“没事，没事。”

只听得钟声响动，宫门开启，文武百官便将陆续进宫候朝。韦小宝点燃桌上蜡烛，察看二人装束并无破绽，笑道：“你二人生得太美，在脸上擦些泥沙灰尘罢。”沐剑屏有些不愿意，但见方怡伸手在地下尘土往脸上搽去，也就依样而为。

韦小宝将从太后床底盗来的三部经书也包入包袱，摸出那枝银钗，递给方怡，说道：“是这根钗儿罢？”方怡脸上一红，慢慢伸手接过，说道：“你甘冒大险，原来……原来是去为我取这根钗儿。”心中一酸，眼眶儿红了，将头转了过去。

韦小宝笑道：“也没什么危险。”心想：“这叫做好心有好报，不去取这根钗儿，捞不到一件黄马褂穿。”

他带领二人，从禁宫城后门神武门出宫。其时天色尚未大亮，守门的侍卫见是桂公公带同两名小太监出宫，除了巴结讨好，谁来多问一句？

方怡出得宫来，走出十余丈后，回头向宫门望了一眼，百感交集，真似隔世为人。

韦小宝在街边雇了三顶小轿，吩咐抬往西长安街，下轿另雇小轿，到天地会落脚处两条胡同外下轿，说道：“你们沐王府的朋友，昨天都出城去了。我得跟朋友商议商议，且看送你们去哪里。”他做了钦赐黄马褂的御前侍卫副总管，自觉已成了大人，加之有钦命在身，去查一件天大的大事，突然收起了油腔滑调，再者师父相距不远，可也不敢放肆。方怡问道：“你……你今后要去哪里？”韦小宝道：“我不敢再在北京城多耽，走得越远越好，要等到太后死了，事平之后，才敢回来。”方怡道：“我们在河北石家庄有个好朋友，你……你如不嫌弃，便同……同去暂避一时可好？”沐剑屏道：“好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大家是自己人。三个人一起赶路，也热闹些。”两人凝望着他，均有企盼之意，沐剑屏显得天真热切，方怡则微含羞涩。

韦小宝如不是身负要务，和这两个俏佳人结伴同行，长途遨游，原是快活逍遥之极，此刻却不得不设法推托，说道：“我还答应了朋友去办一件要紧事，这时候不能就去石家庄。

你们身上有伤，两个姑娘儿家赶路不便，我得拜托一两个靠得住的朋友，护送你们前去。咱们且歇一歇，吃饱了慢慢商量。”

当下来到天地会的住处。守在胡同外的弟兄见到是他，忙引了进去。马彦超迎了出来，见他带着两名小太监，甚是诧异。韦小宝在他耳边低声道：“是沐家小公爷的妹子，还有一个是她师姊，我从宫里救出来的。”马彦超请二女在厅上就坐，奉上茶来，将韦小宝拉在一边，说道：“总舵主昨晚出京去了。”韦小宝大喜，他一来实在怕师父查问武功进境，二来又不知是否该将康熙所命告知，听说已然离京，心头登时如放下一块大石，脸上却装作失望之极，顿足道：“这……这……这……唉，师父怎地这么快就走了？”

马彦超道：“总舵主吩咐属下转告韦香主，说他老人家突然接到台湾来的急报，非赶回去处理不可。总舵主要韦香主一切小心，相机行事，宫中如不便再住，可离京暂避，又说要韦香主勤练武功，韦香主身上的伤毒不知已全清了没有，如果身子不妥，务须急报总舵主知道。”韦小宝道：“是。师父惦记我的伤势武功，好教人心中感激。”他两句话倒是不假，听得师父在匆忙之际还是记挂着自己身子，确是感念，又问：

“台湾出了什么事？”

马彦超道：“听说是郑氏母子不合，杀了大臣，好像生了内变。总舵主威望极重，有甚么变乱，他老人家一到必能平息，韦香主不必忧虑。李大哥、关夫子、樊大哥、风大哥、玄贞道长他们都跟着总舵主去了。徐三哥和属下留在京里，听由韦香主差遣。”

韦小宝点点头，说道：“你叫人去请徐三哥来。”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武功既高，人又机警，而且是个老翁，护送二女去石家庄最好不过。又想：“台湾也是母子不和，杀人生事，倒跟北京的太后、皇帝一样。”

他回到厅上，和方沐二人同吃面点。沐剑屏吃得小半碗面，便忍不住问道：“你当真不能和我们同去石家庄吗？”韦小宝向方怡瞧去，见她停箸不食，凝眸相睇，目光中殊有殷切之意，不由得胸口一热，便想要二女跟着自己去五台山，但随即心想：“我去办的是何等大事？带着这两个受伤的姑娘上道，碍手碍脚，受人注目，那是万万不可。”叹了口气，道：“我事了之后，便到石家庄来探望。你们的朋友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方怡慢慢低下头去，用筷子挟了一根面条，却不放入口里，低声道：“那位朋友在石家庄西市开一家骡马行，他叫‘快马’宋三。”

韦小宝道：“‘快马’宋三，是了，我一定来探望你们。”脸上出现顽皮神色，轻声道：“我又怎能不来？怎舍得这一对羞花闭月的大老婆、小老婆？”沐剑屏笑道：“乖不了半天，又来贫嘴贫舌了。”方怡正色道：“你如真当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我们天天盼望你来。要是心存轻薄，不尊重人，那……那也不用来了。”韦小宝碰了个钉子，微觉无趣，道：“好啦，你不爱说笑，以后我不说就是。”方怡有些歉然，柔声道：“就是说笑，也有个分寸，也得瞧时候，瞧地方。你……你生气了吗？”

韦小宝又高兴起来，忙道：“没有，没有。只要你不生气就好。”

方怡笑了笑，轻轻的道：“对你啊，谁也不会真的生气。”方怡这么嫣然一笑，纵然脸上尘土未除，却也是俏丽难掩，韦小宝登时觉得身上一阵温暖。他一口一口喝着面汤，一时想不出话来说。

忽听得天井中脚步声响，一个老儿走了进来，却是徐天川到了。他走到韦小宝身前，躬身行礼，满脸堆欢，恭恭敬敬的说道：“您老好。”他为人谨细，见有外人在座，便不称呼“韦香主”。

韦小宝抱拳还礼，笑道：“徐三哥，我给你引见两位朋友。这两位都是‘铁背苍龙’柳老爷子的高足，这一位方姑娘，这一位沐姑娘，是沐王府的小郡主。”向方沐二女道：“这位徐大哥，跟柳老爷子、你家小公爷都相识。”他生怕方沐二女怀恨记仇，加上一句：“本来有一点儿小小过节，现下这梁子都已揭开了。”待三人见过礼后，说道：“徐三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徐天川听得这两个女扮男装的小太监竟是沐王府的重要人物，心想沐剑声等都已知道韦小宝来历，这两位姑娘自然也早得悉，便道：“韦香主有所差遣，属下自当奉命。”

方怡和沐剑屏却其实不知道韦小宝的身分，听徐天川叫他“韦香主”，都大为奇怪。

韦小宝微微一笑，说道：“两位姑娘跟吴立身吴老爷子、刘一舟刘大哥他们一般，都是失陷在皇宫之中，此刻方才出来。沐家小公爷、刘一舟师兄他们都已离京了罢？”

徐天川道：“沐王府众位英雄昨天都已平安离京。沐小公爷还托我打探小郡主的下落，我请他放心，包在天地会身上，必定找到小郡主。”说着脸露微笑。”

沐剑屏道：“刘师哥跟我哥哥在一起？”她这话是代方怡问的。徐天川道：“在下送他们分批出城，刘师兄是跟柳老爷子在一起，向南去的。”方怡脸上一红，低下头来。

韦小宝心想：“你听得心上人平安脱险，定然是心花怒放。”殊不知这一次却猜错了。方怡心中想的是：“我答应过他，他如救了刘师哥性命，我便得嫁他为妻，终身不渝。可是他是个太监，怎生嫁得？他小小年纪，花样百出，却又是什么‘韦香主’了？”

韦小宝道：“这两位姑娘力抗清宫侍卫，身上受了伤，现下要到石家庄一位朋友家去养伤。我想请徐三哥护送前去。”

徐天川欢然迟：“理当效劳。韦香主派了一件好差使给我。属下对不起沐王府的朋友，反蒙沐小公爷相救，心中既感且愧。得能陪伴两位姑娘平安到达，也可稍稍补报于万一。”沐剑屏向徐天川瞧了一眼，见他身形瘦小，弓腰曲背，是个随时随刻便能一命呜呼的糟老头子，说什么护送自己和师姊，只怕一路之上还要照料他呢，何况韦小宝不去，早已好生失望，不悦之意忍不住便在脸上流露了出来。

方怡却道：“烦劳徐老爷子大驾，可实在不敢当，只须劳驾给雇一辆大车，我们自己上路好了。我们的伤也没什么大不了，实在不用费神。”

徐天川笑道：“方姑娘不用客气。韦香主既有命令，我说什么要奉陪到底。两位姑娘武艺高强，原不用老头儿在旁惹厌，‘护送’两字，老头儿实在没这个本领。但跑腿打杂，侍候两位姑娘住店、打尖、雇车、买物，那倒是拿手好戏，免得两位姑娘一路之上多费口舌，对付骡夫、车夫、店小二这些人物。”

方怡见难再推辞，说道：“徐老爷子这番盛意，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徐天川哈哈大笑，道：“报什么答？不瞒两位姑娘说，我对咱们这位韦香主，心中佩服得了不得，别瞧他年纪轻轻，实在是神通广大。他既救了我老命，昨天又给老头子出了胸中一口恶气，我心中正在嘀咕，怎生想法子好好给他办几件事才好，哪想他今天就交给了我这一件差使。两位姑娘就算不许我陪着，老头儿也只好不识相，一路之上做个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侍候两位平安到达石家庄。别说从北京到石家庄只几天路程，韦香主倘若吩咐老头儿跟随两位上云南去，那也是说去便去，送到为止。”

沐剑屏见到他模样虽然猥琐，说话倒很风趣，问道：“他昨天给你出了什么气？昨天，他……他不是在皇宫里么？”徐天川笑道：“吴三桂那奸贼手下有个狗官，叫做卢一峰。他将老头儿拿了去，拷打辱骂，还拿张膏药封住我的嘴巴，幸得令兄派人救了我出来。韦香主答应我说，他定当叫人打断这狗官的双腿。我想吴三桂的狗儿子这次来京，手下带的能人极多。卢一峰这厮上次吃过我苦头，学了乖，再也不敢独自出来，咱们要报仇，可不这么容易。哪知道昨天我在西城种德堂药材铺，见到一个做跌打医生的朋友，说起平西王狗窝里派人抬了一个狗官，到处找跌打医生。事情可也真奇怪，跌打医生找了一个又一个，一共找了二三十人，却又不让医治，只是跟他们说，这狗官名叫卢一峰，胡涂混蛋，平西王的狗儿子亲自拿棍子打断了他的一双狗腿，要他痛上七日七夜，不许医治。”

方恰和沐剑屏都十分奇怪，问韦小宝：“那是什么道理？”韦小宝道：“这狗官得罪了徐三哥，自然要叫他多吃点儿苦头。”沐剑屏道：“平西王狗窝里的人，却干么又将他抬来抬去，好让众人得知？”韦小宝道：“吴应熊这小子是要人传给我听，我叫他打断这狗官的腿，他已办妥了。”沐剑屏更是奇怪，问道：“他又为什么要听你的话？”韦小宝微笑道：“我胡说八道，骗了他一番，他就信啦。”徐天川道：“我本想赶去将他毙了，但想这狗官给人抬着游街示众，断了两条腿又不许医治，如去杀了他，反倒便宜了这厮。昨天下午我亲眼见到了他，一条狗命十成中倒已去了九成，裤管卷了起来，露出两条断腿，又肿又紫，痛得只叫妈。两位姑娘，你说老头儿心中可有多痛快？”这时马彦超已雇了三辆大车，在门外等候。他也是天地会中的得力人物，但会中规矩，大家干的是杀头犯禁之事，如非必要，越少露相越好，是以也没给方、沐二人引见。韦小宝寻思：“我包袱之中一共已有五部《四十二章经》，这些书有什么用，我是一点也不知道，但这许多人拚了性命偷盗抢夺，其中一定大有缘故，带在身上赶路，可别失落了。”沉吟半晌，有了计较，向马彦超悄悄的道：“马大哥，我在宫里有个要好兄弟，给鞑子侍卫们杀了，我带了他骨灰出来，要好好给他安葬。请你即刻差人去买口棺木。”马彦超答应了，心想韦香主的好友为鞑子所杀，那必是反清义士，亲自去选了一口上好柳州木棺材。他知道这位韦香主手面甚阔，将他所给的三百两银子使得只剩下三十几两，除了棺木之外，其他寿衣、骨灰坛、石灰、绵纸、油布、灵牌、灵幡、纸钱等物一应俱全，尽是最佳之物，又替方沐二女买了改换男装的衣衫鞋帽，途中所用的干粮点心，还叫了一名仵作、一名漆匠。待得诸物抬到，韦小宝和二女都已睡了两个时辰。

韦小宝先行换了常人装束，心道：“我奉旨去五台山公干，这可有得忙了，怎么还有时候练武功？师父这部武功秘诀，可别给人偷了去。”当下将五部经书连同师父所给的武功秘诀，用油布一层一层的包裹完密，到灶下去捧了一大把柴灰，放在骨灰坛中，心想：“最好棺材之中放一具真的尸首，那么就算有人开棺查检，也不会起疑。只不过一时三刻，也找不到个坏人来杀了。”于是醮些清水，抹在眼中脸上，神情悲哀，双手捧了油布包和骨灰坛，走到后厅，将包裹和骨灰坛放入棺材，跪了下来，放声大哭。

徐天川、马彦超，以及方沐二女都已候在厅上，见他跪倒痛哭，哪有疑心，只道确是他好友的骨灰，也都跪倒行礼。

韦小宝见过死者家人向吊祭者还礼的情形，抢到棺木之侧，跪下向四人磕头还礼。眼看仵作放好绵纸、石灰等物，钉上了棺盖。漆匠便开始油漆。

马彦超问道：“这位义士尊姓大名，好在棺木上漆书他的名号。”韦小宝道：“他……他……他………”抽抽噎噎的不住假哭，心下寻思，说道：“他叫海桂栋。”那是将海大富、小桂子、瑞栋三人的名字各凑一字，心道：“我杀了你们三人，现下向你们磕头行礼，焚化纸钱给你们在阴世使用，你们三个冤鬼，总不该缠上我了罢？”沐剑屏见他哭得悲切，劝慰道：“满清鞑子杀死我们的好朋友，总有一日要将他们杀得干干净净，给好朋友报仇雪恨。”韦小宝哭道：“鞑子自然要杀，这几位好朋友的仇，却是万万报不得的。”沐剑屏睁大了一双秀目，怔怔的瞧着他，心想：

“为什么报不得？”

四人休息了一会，和马彦超作别上道。韦小宝道：“我送你们一阵。”方沐二人脸上均现喜色。

二女坐了一辆大车，韦小宝和徐天川各坐一辆。三辆大车先出东门，向东行了数里，这才折而向南。又行得七八里，来到一处镇甸，徐天川吩咐停车，说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天色已经不早，咱们在这里喝杯茶，这就分手罢！”

走进路旁一间茶馆，店伴泡上茶来，三名车夫坐了另一桌。

徐天川心想韦香主他们三人必有体己话要说，背负着双手，出去观看风景。

沐剑屏道：“桂……桂大哥，你其实姓韦，是不是？怎么又是什么香主？”韦小宝笑道：“我姓韦，名叫小宝，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到这时候，可不能再瞒你们了。”沐剑屏叹道：“唉！”韦小宝问：“为什么叹气？”沐剑屏道：“你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怎地……怎地到皇宫中去做了太监，那不是……那不是……”

方怡知道她要说“可惜之极”，一来此言说来不雅，二来不愿惹起韦小宝的愁思，插嘴道：“英雄豪杰为了国家大事，不惜屈辱自身，那是教人十分佩服的。”她料想韦小宝必是奉了天地会之命，自残身体，入宫卧底，确然令人敬佩。韦小宝微微一笑，心想：“要不要跟她们说我不是太监？”忽听得徐天川喝道：“好朋友，到这时候还不露相吗？”伸手向右首一名车夫的肩头拍了下去。

徐天川的右掌刚要碰上那车夫肩头，那人身子一侧，徐天川右掌已然拍空，他左拳却已向车夫右腰击到。那车夫反手勾推，将这拳带到了外门。徐天川右肘跟着又向他后颈压落。那车夫右手反扬，向徐天川顶门虚击，徐天川手肘如和他头颈相触，便有如将自己头顶送到他手掌之下，立即双足使劲，向后跃开。他连使三招，掌拍、拳击、肘压，是都十分凌厉的手法，可是那车夫竟都轻描淡写的一一化开。徐天川又惊又怒，料想这人定是大内好手，奉命前来拿人，当下左手连挥，示意韦小宝等三人快逃，自己与敌人纠缠，让他们三人有脱身之机。可是他们三人哪肯不顾义气？方怡身上有伤，难以动手，韦小宝和沐剑屏都拔出兵刃，便要上前夹击。

那车夫转过身来，笑道：“八臂猿猴好眼力！”声音颇为尖锐。四人见他面目黄肿，衣衫污秽，形貌丑陋，一时间也瞧不出多少年纪。徐天川听他叫出自己外号，心下更惊，抱拳道：“尊驾是谁？干么假扮车夫，戏弄在下？”那车夫笑道：“戏弄是万万不敢的。在下与韦香主是好朋友，得知他出京，将地前来相送。”韦小宝搔了搔头，道：“我……我可不认得你啊。”那车夫笑道：“我二人昨晚还联手共抗强敌，你怎地便忘了？”韦香主恍然大悟，说道：“啊，你……你是陶……陶……”将匕首插入靴筒，奔过去拉住她手，才知道车夫是陶宫娥所乔装改份。

陶宫娥脸上涂满了牛油水粉，旁人已难知她喜怒，但见她眼光中露出喜悦之色，说道：“我怕鞑子派人阻截，因此乔装护送一程，不料徐老爷子好眼力，可瞒不过他的法眼。”徐天川见了韦香主的神情，知道此人是友非敌，又是欢喜，又感惭愧，拱手道：“尊驾武功高强，佩服，佩服！韦香主人缘真好，到处结交高人。”陶宫娥笑道：“不敢！请问徐大哥，我的改装之中，什么地方露了破绽？”徐天川道：“破绽

是没有。只不过一路之上，我见尊驾挥鞭赶骡，不似寻常车夫。尊驾手腕不动，鞭子笔直伸了出去，手肘不抬，鞭子已缩回来。这一份高明武功，北京赶大车的朋友之中，只怕还没几位。”四人都大笑起来。徐天川笑道：“在下倘若识相，见了尊驾这等功夫，原不该再伸手冒犯，只不过老头子就是不知好歹，那也没法子。”

陶宫娥道：“徐大哥言重了，得罪了莫怪。”徐天川抱拳道：“不敢，请问尊姓大名。”

韦小宝道：“这位朋友姓陶，跟兄弟是……生死之交。”陶宫娥正色道：“不错，正是生死之交。韦香主救过我的性命。”韦小宝忙道：“前辈说哪里话来？咱们只不过合力杀了个大坏蛋而已。”陶宫娥微微一笑，道：“韦兄弟，徐大哥，方沐二位，咱们就此别过。”一拱手，便跃上大车赶车的座位。

韦小宝道：“陶……陶大哥，你去哪里？”陶宫娥笑道：“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韦小宝点头道：“好，后会有期。”

眼见她赶着大车，径自去了。

沐剑屏问道：“徐老爷子，这人武功真的很高吗？”徐天川道：“武功了得！她是个女子，更加了不起。”沐剑屏奇道：“她是女子？”徐天川道：“她跃上大车时扭动腰身，姿式固然好看，但不免扭扭捏捏，那自然是女子。”沐剑屏道：“她说话声音很尖，也不大像男人。韦大哥，她……她本来的相貌好看么？”韦小宝道：“四十年前或许好看的。但你就算再过四十年，仍比现今的她好看得多。”沐剑屏笑道：“怎么拿我跟她比了？原来她是个老婆婆。”

韦小宝想到便要跟她们分手，不禁黯然，又想孤身上路，不由得又有些害怕。从扬州来到北京，是跟茅十八这江湖行家在一起；在皇宫之中虽迭经凶险，但人地均熟，每到紧急关头，往往凭着一时机智而化险为夷，此去山西五台山，这条路固然从未走过，前途更是一人不识。他从未单身行过长路，毕竟还是个孩子，难免胆怯。一时想先回北京，叫马彦超陪同前去五台山，却想这件事有关小玄子的身世，如让旁人知道了，可太也对不起好朋友。

徐天川只道他仍回北京，说道：“韦香主，天色不早，你这就请回罢，再迟了只怕城门关了。”韦小宝道：“是。”方怡和沐剑屏都道：“盼你办完事后，便到石家庄来相见。我们等着你。”韦小宝点点头，心中甜甜地、酸酸地，说不出话来。

徐天川请二女上车，自己坐在车夫身旁，赶车向南。韦小宝眼见方沐二女从车中探头出来，挥手相别。大车行出三十余丈，转了个弯，便给一排红柳树挡住，再也不见了。

韦小宝上了剩下的一辆大车，命车夫折而向西，不回北京城去。那车夫有些迟疑，韦小宝取出十两银子，说道：“十两银子雇你三天，总够了罢？”车夫大喜，忙道：“十两银子雇一个月也够了。小的好好服侍公子爷，公子爷要行便行，要停便停。”

当晚停在北京西南廿余里一处小镇，在一家小客店歇宿。

韦小宝抹身洗脚，没等到吃晚饭，便已倒在炕上睡着了。

次晨醒转，只觉头痛欲裂，双眼沉重，半天睁不开来，四肢更酸软无比，难以动弹，便如在梦魇中一般。他想张口呼叫，却叫不出声，一张眼，却见地下躺着三人，他大吃一惊，呆了半晌，定了定神，慢慢挣扎着坐起，只见炕前坐着一人，正笑吟吟的瞧着他。

韦小宝“啊”的一声。那人笑道：“这会儿才醒吗？”正是陶宫娥。

韦小宝这才宽心，说道：“陶姊姊，陶姑姑，那……那是怎么回事？”陶宫娥笑道：“你瞧瞧这三个是谁。”韦小宝爬下炕来，腿间只一软，便已跪倒，当即后仰坐地，伸手支撑，这才站起，见地下三人早已死了，却都不识，说道：“陶姑姑，是你救了我性命？”

陶宫娥笑道：“你到底叫我姊姊呢，还是姑姑？可别没上没下的乱叫。”韦小宝笑道：“你是姑姑，陶姑姑！”陶宫娥微笑道：“你一个人行路，以后饮食可得小心些，若是跟那八只手的老猴儿在一起，决不能上了这当。”韦小宝道：“我昨晚给人下了蒙汗药？”陶宫娥道：“差不多罢。”

韦小宝想了想，说道：“多半茶里有古怪，喝上去有点酸味，又有些甜甜的。”心想：“我自己身上带着一大包蒙汗药，却去吃人家的蒙汗药。他妈的，我这次不尝尝蒙汗药的滋味，又怎知是酸酸甜甜的？”问道：“这是黑店？”陶宫娥道：“这客店本来是白的，你住进来之后，就变黑了。”韦小宝仍然头痛欲裂，伸手按住额头道：“这个我可不懂了。”陶宫娥道：“你住店后不久，就有人进来，绑住了店主夫妇跟店小二，将这间白店改了黑店。一名贼人剥下店小二的衣服穿了，在茶壶里撒了一把药粉，送进来给你。我见你正在换衣服，想等你换好衣服之后，再出声示警，不料你除了衣衫抹身。等我过了一会再来看你，你早已倒了茶喝过了。幸亏这只是蒙汗药，不是毒药。”韦小宝登时满脸通红，昨晚自己抹身之时，曾想象如果方怡当真做了自己老婆，紧紧抱着她，是怎么一股滋味，当时情思荡漾，情状不堪。陶宫娥年纪虽已不小，毕竟是女子，隔窗见到如此丑态，自然不能多看。陶宫娥道：“昨日我跟你分手，回到宫里，但见内外平静无事，并没为太后发丧。我自是十分奇怪，匆匆改装之后，到慈宁宫外察看，见一切如常，原来太后并没死。这一下可不对了。我本想太后一死，咱二人仍可在宫中混下去，昨晚这一刀既然没刺死她，那就非得立即出宫不可，还得赶来通知你，免得你撞进宫来，自己送送死。”

韦小宝假作惊异，大声道：“啊，原来老婊子没死，那可糟糕。”心下微感惭愧：“昨日匆忙之间，忘了提起，我以为你早知道了。”

陶宫娥道：“我刚转身，见有三名侍卫从慈宁宫里出来，形迹鬼鬼祟祟，心想多半是太后差他们去捉拿我的，但见他们并不是朝我的住处走去，当时也没功夫理会，回到住处收拾收拾，又改了装，从御膳房侧门溜出宫来。”

韦小宝微笑道：“原来姑姑装成了御膳房的苏拉。”御膳房用的苏拉杂役最多，劈柴、抬煤、杀鸡、洗菜、烧火、洗锅等等杂务，均由苏拉充当，这些人在御膳房畔出入，极少有人留意。

陶宫娥道：“我一出宫，便见到那三名侍卫，已然改了装束，背负包袱，各牵马匹，显然是有远行。”韦小宝“啊”了一声，伸左足向一具死尸踢了一脚，道：“便是这三位开黑店的朋友了？”陶宫娥微笑道：“那可得多谢这三位朋友，若不是他们引路，我怎又找得到你？谁料得到你会绕道向西？他们出城西门，一路上打听，可见到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单身上道，果然是奉太后之命拿你。傍晚时分，他们查到了这里，我也就跟到了这里。”

韦小宝心下感激，道：“若不是姑姑相救，此刻我连阎罗王的问话也答不上来啦。他问：‘韦小宝，你怎么死的？’我只好说：‘回大王，胡里胡涂，莫名其妙！’”

陶宫娥在深宫住了数十年，平时极少和人说话，听韦小宝说话有趣，笑道：“这孩子！阎罗王定说：‘拉下去打！’”韦小宝笑道：“可不是么？阎罗老爷胡子一翘，喝道：‘活着胡里胡涂，莫名其妙，也就罢了，怎么死了也胡里胡涂？我这里倘若都是胡涂鬼，我岂不变成胡涂阎罗王？’”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韦小宝问道：“姑姑，后来怎样？”

陶宫娥道：“我听他们在灶下低声商议，一人说：‘太后圣谕，这小鬼能活捉最好，否则就一刀杀了，可是他身上携带的东西，尽数得带回去呈缴，一件也不许短少。’另一人道：‘这小鬼胆敢偷盗太后日日念诵的佛经，当真活得不耐烦了，难怪太后生气。太后吩咐，最要紧的就是那几部佛经。’小兄弟，你当真拿了太后的佛经么？是你们总舵主叫你拿的，是不是？”说着目不转瞬的凝视着他。韦小宝突然明白：“是了，她在太后房中找寻的，正是这几部《四十二章经》。”脸上装作迷惘一片，说道：“什么佛经？

我们总舵主不拜菩萨。我从来没见他念过什么经。”

陶宫娥武功虽高，但自幼便在禁宫，于人情世故所知极少。两人虽然同在皇宫，韦小宝日日和皇帝、太后、王公、大官、侍卫、太监见面，时时刻刻在阴谋奸诈之间打滚，练得机伶无比，周身是刀；陶宫娥却只和两名老宫女相伴，一年之间也难得说上几十句话，此外什么人也不见。两人机智狡狯之间的相差，比之武功间的差距尤远。她见韦小宝天真烂漫，心想：“我刚救了他性命，他心中对我感激之极，小孩子又会说什么假话？何况我已亲自查过他的包袱？”点了点头，道：“我见他们打开你的包袱细查，见到许多珠宝，又有几十万两银子的银票，好生眼红，商量着如何分赃。我听着生气，便进来一起都料理了。”

韦小宝骂道：“他妈的，原来太后这老婊子知道我有钱，派了侍卫来谋财害命。又下蒙汗药，又开黑店，这老婊子净干下三滥的勾当，真

不是东西。”

陶宫娥道：“那倒不是的。太后要的只是佛经，不是珠宝银子。那几部佛经事关重大，我想会不会你交了给徐天川和那两位姑娘，带到石家庄去收藏？心想敌人已除，就让你多休息一会。当下骑了马向南赶去，在一家客店外找到了他们的大车，本想悄悄的查上一查，可是这位‘八臂猿猴’机警之至，我一踏上屋顶，他就知道了，说不得，只好再动一次手。”

韦小宝道：“他不是你对手。”陶宫娥道：“我本不想得罪你们天地会，可是没法子。我将他点倒后，说了许多道歉的话，请他别生气。小兄弟，下次你见到他，再转言几句，说我实在是出于无奈。我在他三人的行李之中查了一遍，连那辆大车也拆开来查过了，什么也没查到，便解开了他们穴道。赶着骑马回来。”韦小宝道：“原来我胡里胡涂、莫名其妙之时，你却去办了这许多事。陶姑姑，你怎么知道我是天地会的？”陶宫娥微笑道：“我给你们赶了这半天车，怎会听不到你们说话？你小小年纪便做了青木堂香主，这在天地会中是挺大的职份，是不是？”韦小宝甚是得意，笑道：“也不算小了。”

陶宫娥沉吟半晌，问道：“你跟随皇帝多时，可曾听到他说起过甚么佛经的事？”

韦小宝道：“说起过的。太后和皇上好像挺看重这些劳什子的佛经。其实他妈的有甚么用？太后做人这样坏，就算一天念一万遍阿弥陀佛，菩萨也不会保佑……”陶宫娥不等他说完，忙问：“他们说些甚么？”韦小宝道：“皇上派我跟索额图大人到鳌拜府里查抄，叮嘱我一定要抄到两部四甚么经，好像有个‘二’字，又有个‘十’字的。”陶宫娥脸上露十分兴奋之情，道：“对，对！是《四十二章经》，你抄到了没有？”

韦小宝道：“我瞎字不识，知道他什么《四十二章经》，五十三章经？后来索大人找到了，我拿去交给太后。她欢喜得很，赏了我许多糖果糕饼，他妈的，老婊子真小气，不给金子银子，当我小孩子哄，只给我糖果糕饼。早知她这样坏，那两部经书我早丢在御膳房灶里，当柴烧了……”

陶宫娥忙道：“烧不得，烧不得！”韦小宝笑道：“我也知烧不得，皇上一问索大人，西洋镜就拆穿了。”陶宫娥沉吟道：“这样说来，太后手里至少有两部《四十二章经》？”韦小宝道：“恐怕有四部。”陶宫娥道：“有四部？你……你怎么知道？”韦小宝道：“前天晚上我躲在她床底下，听她跟那个男扮女装的宫女说起，她本来就有一部，从鳌拜家里抄去了两部，她又差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在一个什么旗主府中又去取了一部来。”

陶宫娥道：“正是，是从镶蓝旗旗主府里取来的。那么她手里共有四部了，说不定有五部、六部。”站了起来走了几步，说道：“这些经书十分要紧，小兄弟，我真盼你能助我，将太后那几部《四十二章经》都盗了出来。”韦小宝沉吟道：“老婊子如果伤重，终于活不成，这几部经书，恐怕会带到棺材里去。”陶宫娥道：“不会的，决计不会。我却担心神龙教教主棋高一着，捷足先得，这就糟了。”

“神龙教教主”这五字，韦小宝却是第一次听见，问道：“那是什么人？”

陶宫娥不答他的问话，在房中踱步兜了几个圈子，见窗纸渐明，天色快亮，转过身来，道：“这里说话不便，唯恐隔墙有耳，咱们走罢！”将三具尸首提到客店门外，放入大车。

这三人都是给她用重手震死，并未流血，倒十分干净，说道：“店主人和你的车夫都给他们绑着，让他们自行挣扎罢。”和韦小宝并坐在车夫位上，赶车向西。行得七八里，天已大明，陶宫娥将三具尸首丢在一个乱坟堆里，拿几块大石盖住了，回到车上，说道：“咱们在车上一面赶路，一面说话，不怕给谁听了。”韦小宝笑道：“也不知道车子底下有没有人。”陶宫娥一惊，说道：“对，你比我想得周到。”一挥鞭子，马鞭绕个弯儿，刷的一声，击到车底。她连击三记，确知无人，笑道：“这些江湖上防人的行径，我可一窍不通了。”韦小宝道：“那我更是半窍不通了。你总比我行些，否则昨儿晚便救不了我。”这时大车行在一条大路之上，四野寂寂。陶宫娥缓缓的道：“你救过我性命，我也救过你性命，咱们算得是生死患难之交。小兄弟，按年纪说，我做得了你娘，承你不弃，叫我一声姑姑，你肯不肯真的拜我为姑母，算是我的侄儿？”

韦小宝心想：“做侄儿又不蚀本，反正姑姑早已叫了。”忙道：“那好极了。不过有一件事说来十分倒霉，你一知道后，恐怕不要我这个侄儿了。”陶宫娥问道：“什么事？”韦小宝道：“我没爹爹，我娘是在窑子里做婊子的。”

陶宫娥一怔，随即满脸堆欢，喜道：“好侄儿，英雄不怕出身低。咱们太祖皇帝做过和尚，做过无赖流氓，也没什么相干。你连这等事也不瞒我，足见你对姑姑一片真心，我自然也是什么都不瞒你。”

韦小宝心想：“我娘做婊子，茅十八茅大哥是知道的，终究瞒不了人。要骗出人家心里的话，总得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事先抖了出来。”当即跃下地来，跪倒磕头，说道：“侄儿韦小宝，拜见我的亲姑姑。”

陶宫娥数十年寂居深宫，从无亲人，连稍带情谊的言语也没听过半句，忽听韦小宝叫得如此亲热，不由得心头一酸，忙下车扶起，笑道：“好侄儿，从此之后，我在这世上多了个亲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流下泪来，一面笑，一面拭泪，道：“你瞧，这是大喜事，你姑姑却流起眼泪来。”

两人回到车上，陶宫娥右手握缰，左手拉住韦小宝的右手，让骡子慢慢一步步走着，说道：“好侄儿，我姓陶，那是真姓，我闺名叫做红英，打从十二岁上入宫，第二年就服侍公主。”韦小宝道：“公主？”陶红英道：“是，公主，我大明崇祯皇帝陛下的长公主。”

韦小宝道：“啊，原来姑姑还是大明崇祯皇帝时候进宫的。”

陶红英道：“正是，崇祯皇帝出宫之时，挥剑斩断了公主的臂膀。我听到公主遭难的讯息，奔出去想救她，心慌意乱，重重摔了一交，额头撞在阶石上，晕了过去。等到醒转，陛下和公主都已不见了，宫中乱成一团，谁也没来理我。不久闯贼进了宫，后来满清鞑子赶跑了闯贼，又占了皇宫。唉，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韦小宝问道：“公主不是崇祯皇爷亲生的女儿么？为甚么要砍死她。”陶红英又叹了口气，道：“公主是崇祯皇爷的亲生女儿，她是最得皇上宠爱的。这时京城已破，贼兵已经进城，皇上决心殉难，他生怕公主为贼所辱，所以要先杀了公主。”

韦小宝道：“原来这样。要杀死自己亲生女儿，可还真不容易。听说崇祯皇爷后来是在煤山吊死的，是不是？”陶红英道：“我也是后来听人说的。满清鞑子由吴三桂引进关来，打走了闯贼，霸占了我大明江山。宫里的太监宫女，十之八九都放了出去，说是怕靠不住。那时我年纪还小，那一摔受伤又重，躺在黑房里，也没人来管。直到三年多之后，才遇到我师父。”

韦小宝道：“姑姑，你武功这样高，你师父他老人家的武功自然更加了不起啦。”陶红英道：“我师父说，天下能人甚多，咱们的武功，也算不了甚么。我师父是奉了我太师父之命，进宫来当宫女的。”挥鞭在空中虚击一鞭，劈啪作响，续道：“我师父进宫来的用意，便是为了那八部《四十二章经》。”

韦小宝问道：“一共八部？”陶红英道：“一共八部。满洲八旗，黄白红蓝，正四旗，镶四旗，每一旗的旗主各有一部，共有八部。”

韦小宝道：“这就是了。我见到鳌拜家里抄出来的那两部经书，书套子的颜色不同，一部是黄套子镶了红边儿，另一部是白套子的。”

陶红英道：“原来八部经书的套子，跟八旗的颜色相同，我可从来没见过。”

韦小宝寻思：“我手里已有了五部，那么还缺三部。这八部经书到底有什么古怪，姑姑一定知道，得想法子套问出来。”他假作痴呆，说道：“原来你太师父他老人家也诚心拜菩萨。

宫里的佛经，那自然特别贵重，有人说是用金子水来写的。”

陶红英道：“那倒不是。好侄儿，我今天给你说了，你可说什么也不能泄漏出去。你发一个誓来。”

发誓赌咒，于韦小宝原是稀松平常之极，上午说过，下午就忘了，下午说过，没等睡觉就忘了，何况八部经书他已得其五，怎肯将其中秘密轻易告人？忙道：“皇天后土，韦小宝如将《四十二章经》中的秘密泄漏了出去，日后糟糕之极，死得跟老婊子那个男扮女装的王八蛋师兄

一模一样。”心想：

“要我男扮女装，跟老婊子去睡觉。这种事万万不会做。那就决不能跟这王八蛋师兄死得一模一样。”发了誓日后要应，他倒是信的，因此赌咒发誓之时，总得留下后步。

陶红英一笑，说道：“这个誓倒挺新鲜古怪。我跟你说，满清鞑子进关之时，并没想到竟能得到大明江山。满洲人很少，兵也不多，他们只盼能长远占住关外之地，便已心满意足了，因此进关之后，八旗兵一见金银珠宝，放手便抢。这些财宝，他们都运到了关外，收藏起来。当时执掌大权的是顺治皇帝的叔父摄政王，但是满洲八旗，每一旗都各有势力。

当时八旗旗主会议，将收藏财物的秘密所在，绘成地图，由八旗旗主各执一幅……”

韦小宝站起身来，大声道：“啊，我明白了！”喜不自胜。大车一动，他又坐倒，说道：“这八幅地图，便藏在那八部《四十二章经》中。”

陶红英道：“好像也并非就是这样。到底真相如何，只有当时这八旗旗主才明白，别说我们汉人中没人知晓，连满洲的王公大臣，恐怕也极少知道。我师父说，满洲人藏宝的那座山，是他们龙脉的所在。鞑子所以能占我大明江山，登基为皇，全仗这座山的龙脉。”

韦小宝问道：“什么龙脉？”

陶红英道：“那是一处风水极好的地方，满洲鞑子的祖先葬在那山里，子孙大发，来到中国做了皇帝。我师父说，咱们如能找到那座宝山，将龙脉截断，再挖了坟，那么满洲鞑子非但做不成皇帝，还得尽数死在关内。这座宝山如此要紧，因此我太师父和师父花尽心血，要找到山脉的所在。这个大秘密，便藏在那八部《四十二章经》之中。”韦小宝道：“他们满洲人的事，姑姑，你太师父又怎会知道？”

陶红英道：“这件事说来话长。我太师父原是锦州的汉人女子，给鞑子掳了去。那鞑子是镶蓝旗的旗主。我太师父说，鞑子进关之后，见到我们中国地方这样大，人这样多，又是欢喜，又是害怕，八旗的旗主接连会议多日，在会中口角争吵，拿不定主意。”

韦小宝问道：“争吵什么？”陶红英道：“有的旗主想占了整个中国。有的旗主却说，汉人这样多，倘若造起反来，一百个汉人打一个旗人，旗人哪里还有性命？不如大大的抢掠一番，退回关外，稳妥得多。最后还是摄政王拿了主意，他说，一面抢掠，将金银珠宝运到关外收藏，一面在中国做皇帝，如果汉人起来造反，形势危急，旗人便退出山海关。”韦小宝道：“原来当时满清鞑子，对我们汉人实在也很害怕。”

陶红英道：“怎么不怕？他们现在也怕，只不过我们不齐心而已。好侄儿，鞑子小皇帝很喜欢你，如果你能探到那八部经书的所在，咱们把经书盗了出来，去破了鞑子的龙脉，那些金银财宝，便可作为义军的军费。咱们只要一起兵，清兵便会吓得逃出关去。”

韦小宝对于破龙脉、起义兵，并不怎么热心，但想到那座山中藏有无数金银财宝，不由得怦然心动，问道：“姑姑，这宝山的秘密，当真是在那八部经书之中？”陶红英道：“我太师父对我师父说，那镶蓝旗旗主有一天喝醉了，向他小福晋说，他将来死后，要将一部经书传给小福晋的儿子，不传给大福晋的儿子。小福晋很不高兴，说一部佛经有什么希罕。那旗主说，这是咱们八旗的命根子，比什么都要紧，约略说起这部佛经的来历。太师父在窗外听到了，才明白其中道理。后来太师父练成了武功，我师父也已跟她老人家学艺多年，太师父便出手盗经，却因此给人打得重伤，临死之前，派我师父混进宫来做宫女，想法子盗经。镶蓝旗旗主府里有武功高手，只道到宫里盗经容易得手。岂知师父进宫不久，发觉宫禁森严，宫女决不能胡乱行走，要盗经书是千难万难。她跟我挺说得来，又听我说起大明公主的事，心怀旧主，便收了我做弟子。”韦小宝道：“怪不得老婊子千方百计的，要弄经书到手。

她是满洲人，不会去破龙脉，想来是要得宝山中的金银财宝。

不过她既是太后，要什么有什么，又何必要什么财宝？”

又想：“那么海老乌龟又干么念念不忘的，总是要我到上书房偷经书？嗯，他不会当真想要经书的，或者是想诱我上当，招出是谁主使我毒瞎他眼睛，或者是想由此查到害死端敬皇后的凶手来。他心里多半认定，主使者跟凶手是同一个人。要骗得海老乌龟吐露心事，现下我可没这本事，阎罗王只怕也办不了。”

陶红英哪猜得到韦小宝的心思转到了海大富身上？说道：“说不定那宝山之中，另有甚么古怪，连太师父也不知道的。

师父在宫里不久就生病死了。她老人家临死之时，千叮万嘱，要我设法盗经，又说，盗经之事万分艰难，以我一人之力未必可成，要我在宫里收一个可靠的弟子，将经书的秘密流传下来。这一代不成，下一代再干，可别让这秘密给湮没了。”

韦小宝道：“是，是！这个大秘密倘若失传，那许许多多金银财宝，未免太……太可惜了。”陶红英道：“金银财物倒也不打紧，但如让满洲鞑子世世代代占住我们汉人江山，那才是最大的恨事。”

韦小宝道：“姑姑说得不错。”心中却道：“这成千成万的金银财宝，倘若不拿出来大花一下，那才是最大的恨事。”他年纪幼小，满洲兵屠杀汉人百姓的惨事，只从大人口中听到，并未亲历。在宫中这些时候，满洲人只太后一人可恨，海大富虽曾阴谋加害，毕竟是自己害他的多，他害自己的少。其余自皇帝以下，个个待他甚好，也不觉得满洲人如何凶恶残暴。他也知道，自己若不是得到皇帝宠爱，那些满洲亲贵大臣决不会对他如此亲热、如此奉承，但究竟是见到人和蔼的多，凶暴的少，是以种族之仇、家国之恨，心中却是颇淡。陶红英道：“在宫中这些年来，我也没收到弟子。我见到的宫女本已不多，所遇到的，不是蠢笨胡涂，便是妖媚小气，天天只盼望如何能得皇帝临幸，从宫女升为嫔妃。我们这个大秘密，又怎能跟这等人说？近几年来我常常担心，这般耽误下去，经书的所在固是丝毫得不到线索，连好弟子也收不到一个。将来我死之后，将这大秘密带入了棺材，满洲鞑子坐稳江山，对不起太师父和师父那不用说了，更成为汉人的大罪人。好侄儿，我无意之中和你相遇，跟你说了这件大事，心里实在好生欢喜。”

韦小宝道：“我也是好欢喜，不过经书什么的，倒不放在心上。”陶红英道：“那你为什么欢喜？”韦小宝道：“我没亲人，妈妈是这样，师父又难得见面，现下多了个亲姑姑、好姑姑，自然欢喜得紧了。”

他嘴头甜，哄得陶红英十分高兴。她微笑道：“我得了个好侄儿，也是欢喜得紧。”隔了一会，问道：“你师父是谁？”韦小宝道：“我师父便是天地会的总舵主，姓陈，名讳上近下南。”

陶红英连陈近南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也是首次听见，点了点头，道：“你师父既是天地会总舵主，武功必定十分了得。”

韦小宝道：“只不过我跟随师父时候太短，学不到什么功夫。

好姑姑，你传我一些好不好？”陶红英踌躇道：“你如从来没学过武功，我自然将我所知所学，尽数传你。只是你师父的武功，跟我这一派多半全然不同，学了只怕反而有害。依你看来，你师父跟我比较，谁的武功强些？”

韦小宝说要她传授武功，原不过信口讨她欢心，倘若陶红英当真答应传授，他反而要另外寻些因由来推托了，一学武功，五台山一时便去不成，何况他性好游荡玩耍，绝无耐心学武，听她这样问，乘机便道：“姑姑，在你面前，我可不能说谎。”陶红英道：“小孩子自然是诚实的好。”韦小宝道：“我曾见师父跟一个武功很好的人动手，只是三招，便将他制住了，那人输得服服帖帖。姑姑，恐怕你还不及我师父。”陶红英微笑道：“是啊，我也相信远远不及。我跟那个假扮宫女的男人比拚，若不是你在他背上加了一剑，我早就完了。你师父哪会这样不中用？”韦小宝道：“不过那个假宫女可真厉害，我此刻想起来还是害怕。”

陶红英脸上肌肉突然跳动几下，目光中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双眼前望，呆呆出神。韦小宝道：“姑姑，你不舒服么？”陶红英不答，似乎没听见。韦小宝又问了一次。陶红英身子一颤，道：“没……没有！”突然啪的一声，手中鞭子掉在地下。韦小宝跃下车来，拾起鞭子，飞身又跃上大车，身法甚是干净利落。

他正自得意，只盼陶红英称赞几句，却见她摇了摇头，道：“孩子，你定了下来之后，该得痛下苦功才成。眼下的功夫，在宫里当太监是太好，行走江湖却是太差，还不及不会丝毫武功之人。”韦小宝满脸通红，应道：“是！”心道：“我武功虽然不成，怎么还不及不会武功之人？”陶红英道：“你如不会丝毫武功，人家也不会轻易的就来杀你。你既有武功，对方防你反击，一出手就不容情，岂不是反而糟糕？”韦

小宝道："倘若遇上开黑店、打闷棍的小贼呢？"陶红英一呆，一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说道："那也说得是，江湖之上，小贼大概比武功好手更多。"她有些心神不定，指着右前面一株大树，道："我们去歇一歇再走，让骡子吃些草。"赶车来到树下，两人跳下车来，并肩坐在树根上。陶红英又出了一会神，忽然问道："有没有说话？他有没有说话？"韦小宝不知她问的是谁，仰起了头瞧着她，难以回答。两人互相瞪视，一个待对方回答，一个不知对方其意何指。

过了片刻，陶红英又问："你有没有听到他说话？有没有见到他嘴唇在动？"韦小宝见了她这副神气，隐隐有些害怕：

"姑姑是中了邪，还是见了鬼？"问道："姑姑，你见到谁了？"

陶红英道："谁？那个……那个男扮女装的假宫女！"韦小宝更加怕了，颤声问道："你见到了那个假宫女，在……在哪里？"

陶红英恍如从梦中醒觉，说道："那晚在太后房中，当我跟那假宫女打斗之时，你有没有听到他开口说话？"

韦小宝吁了一口气，说道："嗯，你问的是那晚的事。他说了话吗？我没听见。"陶红英又沉思片刻，摇头道："我跟他武功相差太远，他也用不到念咒。"韦小宝全然摸不着头脑，劝道："姑姑，不用想他了，这人早给咱们杀了，活不转啦。"陶红英道："这人给咱们杀了，活不转啦。"这句话原是自行宽慰之言，但她说话的神情却显得内心十分惊惧。韦小宝心想："你武功虽好，却是怕鬼。只杀了一个人，便这样心神不定，何况这假宫女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你去杀老婊子，却又杀了个半吊子，杀得她死一半，活一半，终究还是活了转来，当真差劲。"陶红英道："他已死了，自然不要紧了，是不是？"韦小宝道："是啊，就算变了鬼，也不用怕他。"

陶红英道："什么鬼不鬼的？我担心他是神龙教教主座下的弟子，那……那就……嗯，太后叫他作师兄，不会的，决计不会。瞧他武功，也全然不像，是不是？你真的没见到他出手时嘴唇在动，是吗？"自言自语，声音发颤，似乎企盼韦小宝能证实她猜测无误。

韦小宝又怎分辨得出这假宫女的武功家数，却大声道："不用担心，你说得对，那假宫女的武功不像。他出手时紧闭着嘴，一句话也没说。姑姑，神龙教教主是什么家伙？"

陶红英忙道："神龙教洪教主神通广大，武功深不可测，你怎么称他甚么家伙？孩子，就算是在背后，言语中也不可得罪了他。洪大教主徒子徒孙甚众，消息灵通之极，你只要说得一句半句不敬的话，传入了他的耳里，你……这一辈子就算是完了。"一面说话，一面东张西望，似乎唯恐身边便有神龙教教主的部属。

韦小宝道："神龙教教主这么厉害？难道他比皇帝的权力还大？"陶红英道："他权力自然没皇帝大。不过你得罪了皇帝，逃去躲藏了起来，皇帝不一定捉得到你；得罪了神龙教教主，却是海角天涯，再无容身之地。"韦小宝道："这样说来，神龙教比我们天地会还要人多势众？"陶红英摇头道："不同的，不同的。你们天地会反清复明，行事光明正大，江湖上好汉人人敬重，神龙教却大不相同。"韦小宝道："你是说，江湖上好汉，人人对神龙教甚是害怕？"陶红英想了一会，道："江湖上的事情，我懂得很少很少，只曾听师父说起过一些。我太师父如此武功，却死在神龙教弟子的手下。"韦小宝破口骂道："他妈的，这么说来，神龙教是咱们的大仇人，那何必怕他？"

陶红英摇摇头，缓缓的道："我师父说，神龙教所传的武功千变万化，固然厉害之极，更加难当的，是他们教里有许多咒语，临敌之时念将起来，能令对手心惊胆战，他们自己却越战越勇。太师父在镶蓝旗旗主府中盗经，和几个神龙教弟子激战，明明已占上风，其中一人口中念念有辞，太师父击出去的拳风掌力便越来越弱，终于小腹中掌，身受重伤。我师父当时在旁，亲眼得见。她说她奋勇要上前相助，但听了咒语之后，全身酸软，只想跪下来投降，竟然全无斗志。太师父受伤，那人不再念咒，我师父立即勇气大增，冲过去抢了太师父逃走。她事后想起，又是羞惭，又是害怕，因此一再叮嘱我，天下最最凶险的事，莫过于和神龙教教下之人动手。"

韦小宝心想："你师父是女流之辈，胆子小，眼见对方了得，便吓得只想投降。"说道："姑姑，那人念些甚么咒，你听见过么？"

陶红英道："我……我没听见过。我担心那假宫女是神龙教的弟子，因此一直问你，有没有听到他动手时说话，有没有见到他嘴唇在动。"韦小宝道："啊，原来如此！"回想当时在床底的所见所闻说道："完全没有，你可有听见？"陶红英道："这假宫女武功比我高出很多，我全力应战，对周遭一切，全无所闻。只是我跟他斗了一会，心中忽然害怕起来，只想逃走，事后想起，很是奇怪。"韦小宝问道："姑姑，你学武以来，跟几个人动过手，杀过多少人？"陶红英摇头道："从来没跟人动过手，一个人也没杀过。"韦小宝道："这就是了，以后你多杀得几个，再跟人动手就不会害怕了。"

陶红英道："或许你说得是。不过我不想跟人动手，更加不肯杀人，只要能太太平平的找到那八部《四十二章经》，破了满清鞑子的龙脉，那就心满意足了。唉，不过，镶蓝旗旗主的那部《四十二章经》，十之八九已落入了神龙教手中，再要从神龙教手中夺回，可难得很了。"她脸上已加化装，见不到她脸色如何，但从眼神之中，仍可见到她内心的恐惧。

韦小宝道："姑姑，你入了我们的天地会可好？"心想：

"你怕得这么厉害！我天地会人多势众，可不怕神龙教。"陶红英一怔，问道："你为什么要我入天地会？"韦小宝道："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跟你太师父、师父是一般心思。"陶红英道："那本来也很好，这件事将来再说罢。我现下要回皇宫，你去哪里？"

韦小宝奇道："你又回到皇宫去，不怕老婊子了吗？"陶红英叹了口气，道："我从小在宫里长大，想来想去，只有在宫里过日子，才不害怕。外面世界上的事，我什么也不懂。我本来怕心中这个大秘密随着我带进棺材，现下既已跟你说了，就算给太后杀了，也没什么。再说，皇宫地方很大，我找个地方躲了起来，太后找不到我的。"韦小宝道："好，你回宫去，日后我一定来看你。眼下师父有事差我去办。"

陶红英于天地会的事不便多问，说道："将来你回宫之后，怎地和我相见？"韦小宝道："我回到皇宫，在火场上堆一堆乱石，在石堆上插一根木条，木条上画只雀儿，你便知道我回来了。当天晚上，我们便在火场上会面。"陶红英点头道："很好，就是这么办。好孩子，江湖上风波险恶，你可得一切小心。"韦小宝点头道："是，姑姑，你自己也得小心，太后这老婊子心地狠毒，你千万别上她当。"两人驱车来到镇上，韦小宝另雇一车，两人分向东西而别。韦小宝见陶红英赶车向东，不住回头相望，心想："她虽不是我真姑姑，待我倒真好。"



第十六回　粉麝余香衔语燕 珮环新鬼泣啼乌

韦小宝在马车中合眼睡了一觉。傍晚时分，忽听得马蹄声响，一乘马自后疾驰而来，奔到近处，听得一个男人大声喝道："赶车的，车里坐的可是个小孩？"

韦小宝认得是刘一舟的声音，不待车夫回答，便从车中探头出来，笑道："刘大哥，你是找我吗？"只见刘一舟满头大汗，脸上都是尘土。他一见韦小宝，叫道："好，我终于赶到你啦！"纵马绕到车前，喝道："滚下来！"

韦小宝见他神色不善，吃了一惊，问道："刘大哥，我什么事得罪了你，惹你生气？"

刘一舟手中马鞭挥出，向大车前的骡子头上用力抽去。骡子吃痛大叫，人立起来，大车后仰，车夫险些摔将下来。那车夫喝道："青天白日的，见了鬼么？干么发横？"刘一舟喝道："老子就是要发横！"马鞭再挥，卷住了那车夫的鞭子，一拉之下，将他摔在地上，跟着挥鞭抽击，抽一鞭，骂一声："老子就是要发横！老子就是要发横！"那车夫挣扎着爬不起来，不住口爷爷奶奶的乱叫乱骂。刘一舟的鞭子越打越重，一鞭下去，鲜血就溅了开来。

韦小宝惊得呆了，心想："这车夫跟他无冤无仇，他这般狠打，自是冲着我来了。老子不是他对手，待他打完了车夫，多半也会这样打我，那可大事不妙。"从靴筒中拔出匕首，在骡子屁股上轻轻戳了一下。

骡子吃痛受惊，发足狂奔，拉着大车沿大路急奔。刘一舟舍了车夫，拍马赶来，叫道："好小子，有种的就别走！"韦小宝从车中探头出来，叫道："好小子，有种的就别追！"刘一舟出力鞭马，急驰赶来。骡子奔得虽然甚快，毕竟拖了一辆大车，奔得一阵，刘一舟越追越近。韦小宝想将匕首向刘一舟掷去，但想多半掷不中，反而失了防身利器。他胡乱吆喝，急催骡子快奔，突然间耳边劲风过去，右脸上热辣辣的一痛，已给打了一鞭。他急忙缩头入车，从车帐缝里见到刘一舟的马头已挨到车旁，只消再奔得几步，刘一舟便能跃上车来，情急智生，探手入怀，摸出一锭银子，用力掷出，正中那马左眼。

那马左眼鲜血迸流，眼珠碎裂，登时瞎了，斜刺里向山坡上奔去。刘一舟急忙勒缰，那马痛得厉害，几个虎跳，将刘一舟颠下马背。他一个打滚，随即站起，那马已穿入林中，嘶叫连声，奔得远了。韦小宝哈哈大笑，叫道："刘大哥，你不会骑马，我劝你去捉只乌龟来骑骑罢！"刘一舟大怒，提气急奔，向大车追来。

韦小宝吓了一跳，急催骡子快奔，回头瞧刘一舟时，见他虽与大车相距已有二三十丈，但迈开大步，不停的追来，要抛脱他倒也不易，当下匕首探出，在骡子臀上又是轻轻一戳。

岂知这次却不灵了，骡子跳了几下，忽然转过头来，向刘一舟奔去。韦小宝大叫："不对，不对！你这畜生吃里扒外，要老子的好看！"用力拉缰，但骡子发了性，却哪里拉得住？韦小宝见情势不妙，忙从车中跃出，奔入道旁林中。刘一舟一个箭步窜上，左手前探，已抓住他后领。韦小宝右手匕首向后刺出。刘一舟右手顺着他手臂向下一勒，一招"行云流水"，已抓住了他手腕，随即拗转他手臂，匕首剑头对住他咽喉，喝道："小贼，你还敢倔强？"左手啪啪两下，打了他两个耳光。

韦小宝手腕奇痛，喉头凉飕飕的，知道自己这柄匕首削铁如泥，割喉咙如切豆腐，忙嬉皮笑脸的道："刘大哥，有话好说，大家是自己人，为什么动粗？"

刘一舟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说道："呸，谁认你是自己人？你……你……你这小贼，竟敢在皇宫里花言巧语，骗我方师妹，又……又跟她睡在一床，这……这……我……我……非杀了你不可……"额头青筋凸起，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左手握拳，对准了韦小宝面门。

韦小宝这才明白，他如此发火，原来是为了方怡，只不知他怎生得知？眼前局面千钧一发，他火气稍大，手上多使半分劲，自己咽喉上便多个窟窿，笑道："方姑娘是你心上人，我如何敢对她无礼？方姑娘心中，就只有你一个。她从早到晚，只是想你。"

刘一舟火气立降，问道："你怎么知道？"将匕首缩后数寸。韦小宝道："只因她求我救你，我才送你出宫，她一得知你脱险，可不知道有多喜欢。"刘一舟忽又发怒，咬牙说道："你这小狗蛋，老子可不领你的情！你救我也好，不救我也好，为什么骗得我方师妹答应嫁……嫁你做老婆？"匕首前挺数寸。韦小宝道："咦！哪有这种事？你听谁说的？方姑娘这般羞花闭月的美人儿，只有嫁你这等又英俊、又了得的英雄，这才相配哪！"

刘一舟火气又降了三分，将匕首又缩后了数寸，说道："你还想赖？方师妹答应嫁你做老婆，是不是？"韦小宝哈哈大笑。刘一舟道："有什么好笑？"韦小宝笑道："刘大哥，我问你，做太监的人能不能娶老婆？"刘一舟凭着一股怒气，急赶而来，一直没去想韦小宝是个太监，而太监决不能娶妻，这一下经韦小宝一言提醒，登时心花怒放，忍不住也笑了出来，却不放开他手腕，问道："那你为什么骗我方师妹，要她嫁你做老婆？"

韦小宝道："这句话你从哪儿听来的？"刘一舟道："我亲耳听到方师妹跟小郡主说的，难道有假？"韦小宝道："是她们二人自己说呢，还是跟你说？"刘一舟微一迟疑，道："是她们二人说的。"

原来徐天川同方怡、沐剑屏二人前赴石家庄，行出不远，便和吴立身、敖彪、刘一舟三人相遇。吴立身等三人在清宫中身受酷刑，虽未伤到筋骨，但全身给打得皮破肉绽，坐了大车，也要到石家庄去养伤，道上相逢，自有一番欢喜。

但方怡对待刘一舟的神情却和往日大不相同，除了见面时叫一声"刘师哥"，此后便十分冷淡，对他再也不睬不睬。

刘一舟几次三番要拉她到一旁，说几句知心话儿，方怡总是陪着沐剑屏不肯离开。刘一舟又急又恼，逼得紧了。方怡道："刘师哥，从今以后，咱二人只是师兄妹的情份，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用提，也不用想。"刘一舟一惊，问道："那……那为甚么？"方怡冷冷的道："不为什么。"刘一舟拉住她手，急道："师妹，你……"方怡用力一甩，挣脱了他手，喝道："请尊重些！"

刘一舟讨了个老大没趣，这一晚在客店之中，翻来覆去的难以安枕，心情激荡，悄悄爬起，来到方怡和沐剑屏所住店房的窗下，果然听得二人在低声说话：沐剑屏道："你这样对待刘师哥，岂不令他好生伤心？"方怡道："那有什么法子？他早些伤心，早些忘了我，就早些不伤心了。"沐剑屏道："你真的决意要嫁……嫁给韦小宝这小孩子？他这么小，你能做他老婆？"方怡道："你自己想嫁给这小猴儿，因此劝我对师哥好，是不是？"沐剑屏急道："不，不是的！那么你快去嫁给韦大哥好了。"方怡叹了口气，道："我发过誓，赌过咒的，难道你忘记了？那天我说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桂公公如能救刘一舟平安脱险，小女子方怡便嫁了公公为妻，一生对丈夫贞忠不贰，若有二心，教我万劫不得超生。'我又说过：'小郡主便是见证。'我不会忘记，你也不会忘记。"沐剑屏道："这话当然说过的，不过我看那……看他只是闹着玩，并不当真。"方怡道："他当真也好，当假也好。可是咱们做女子的，既然已亲口将终身许了给他，那便决无反悔，自须从一而终。何况……何况……"沐剑屏道："何况什么？"方怡道："我仔仔细细想过了，就算说过的话可以抵赖，可是他……他曾跟我们二人同床而卧，同被而眠……"沐剑屏咭的一声笑，说道："韦大哥当真顽皮得紧，他还说《英烈传》上有这样一回书的，叫甚么'沐王爷三箭定云南，桂公公双手抱佳人'，师姊，他可真的抱了你哪，还香了你的脸呢！"

方怡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刘一舟在窗外只听得五内如焚，天旋地转，立足不定。只听得方怡又道："其实，他年纪虽小，说话油腔滑调，待咱们二人倒也当真不坏。这次分手之后，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会。"沐剑屏又是咭一声笑，低声道："师姊，你在想念他啦！"方怡道："想他便想他，又怎么了？"沐剑屏道："是啊，我也想着他。我几次邀他，要他跟咱们同去石家庄，他总是说身有要事。师姊，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方怡道："在饭馆中打尖之时，我曾听得他跟车夫闲谈，问起到山西的路程。看来他是要去山西。"沐剑屏道："他年纪这样小，一个人去山西，路上要是遇到歹人，可怎么办？"方怡叹了口气，道："我本想跟徐老爷子说，不用护送我们，还是护送他的好，可是徐老爷子一定不会肯的。"沐剑屏道："师姊。我……我想……"方怡道："什么？"沐剑屏叹了口气，道："没什么。"

方怡道："可惜咱们二人身上都是有伤，否则的话，便陪他一起去山西。现下跟吴师叔、刘师哥他们遇上了，咱们便不能去找他了。"

刘一舟听后到这里，头脑中一阵晕眩，砰的一声，额头撞上了窗格。

方怡和沐剑屏齐声惊问："什么？"刘一舟妒火中烧，便如发了狂一般，只想："我去杀了这小子，我去杀了这小子！"抢到前院，牵了一匹马，打开客店大门，上马疾奔。他想韦小宝既去山西，便向西行。奔到天明，问明了去山西的路程，沿大道追将下来，每见到有单行的大车，便问："车里坐的可是个小孩？"

韦小宝听刘一舟说，此中情由是听得小郡主跟方怡说话而知，料想必是偷听得来，所知有限，笑道："刘大哥，你可上了你师妹的大当啦。"刘一舟道："上了什么当？"韦小宝道："方姑娘跟我说，她要好好的气你一气，因为她尽心竭力的救你，可是你半点也不将她放在心上。"刘一舟急道："哪……哪有此事？我怎不将她放在心上？"韦小宝道："你送过她一根银钗，是吗？银钗头上有一朵梅花的。"刘一舟道："是，是啊！你怎知道？"韦小宝道："她在宫中混战之时，将银钗掉了，急得什么似的，说道这是她心上人给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能掉了，就是拚了性命不要，也要去找回来。"刘一舟一呆，沉吟道："她……她待我这么好？"韦小宝道："当然啦，那难道还有假的？"刘一舟问：

"后来怎样？"

韦小宝道："你这样扭住了，我痛得要命，怎能说话？"

刘一舟道："好罢！"他听得方怡对待自己如此情深，怒火已消了大半，又想反正这孩子逃不掉自己掌心，松开了手，又问："后来怎样？"

韦小宝给他握得一条胳臂又痛又麻，慢慢将匕首插入靴筒，见手腕上红红的肿起了一圈手指印，说道："沐王府的人就爱抓人手腕，你这样，白寒枫也这样。沐家拳中这一招'龟抓手'，倒也了得。"他将"龟抓手"这个"龟"字说得甚是含糊，刘一舟没听明白，也不加理会，又问："方师妹失了我给她的那根银钗，后来怎样？"

韦小宝道："我给你的乌龟爪子抓得气也喘不过来，须得歇一歇再能说话。总而言之，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这可有老大干系。"

这次刘一舟听明白了""乌龟爪子"四字。但他恼怒的，只是韦小宝骗得方怡答应嫁他，至于口头上给他占些便宜，却也并不在乎，又听得他说："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这可有老大干系"，自是十分关心，问道："你快说，别拖拖拉拉的了。"韦小宝道："总得坐了下来，慢慢歇一会，才有力气说话。"刘一舟无法，只得跟着他来到树林边的一株大树下，见他在树根上坐了，当即并肩坐在他身畔。

韦小宝叹了口气，道："可惜，可惜。"刘一舟立即担心，忙问："可惜甚么？"韦小宝道："可惜你师妹不在这里，否则她如能和你并肩而坐在这里，跟你谈情说爱，打情骂俏，她心中才真的喜欢了。"刘一舟大乐，忍不住笑了出来，问道："你怎么知道？"

韦小宝道："我听她亲口说过的。那天她掉了银钗，冒着性命危险，冲过了清宫侍卫把守的三道关口，虽然身受重伤，还是杀了三名清宫侍卫，将这根银钗找了回来。我说：'方姑娘啊，你忒也笨了，一根银钗，值得几钱？我送一千两银子给你，这种钗子，咱们一口气去打造它三四千只。你每天头上插十只，天天不同，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插的还都是新钗子。'方姑娘说：'你这小孩子家懂得什么。这是我那亲亲刘师哥送给我的，你送给我一千只一万只，就算是黄金钗儿、珍珠钗儿，又哪及得上我亲亲刘师哥给我的一只银钗、铜钗、铁钗？'刘大哥，你说这方姑娘可不是挺胡涂么？"

刘一舟听了这番话，只笑得口也合不拢来，问道："怎么……怎么她半夜里跟小郡主说话，说的又是另一套？"韦小宝道："你半夜三更的，在她们房外偷听说话，是不是？"刘一舟脸上微微一红，道："也不是偷听，我夜里起身小便，刚好听见。"韦小宝道："刘大哥，这可是你的不是了。你什么地方不好小便，怎地到方姑娘窗下去小便，那可不臭气冲天，熏坏了两位羞花闭月的姑娘？"刘一舟道："是，是！后

来我方师妹怎么说？”

韦小宝道：“我肚子饿得很，没力气说话，你快去买些东西给我吃。我吃得饱饱地，你方师妹那些教人听了肉麻之极的话，我才说得出口。”他只盼把刘一舟骗到市镇之上，就可在人丛中溜走脱身。

刘一舟道：“什么教人听了肉麻之极？方师妹正经得很，从来不说肉麻的话。”韦小宝道：“好罢，她正经得很，从来不说肉麻的话。她说：‘我那亲亲刘师哥！’又说：‘我那个又体贴、又漂亮的刘师哥’，他妈的，你听了不肉麻，我可越听越是难为情。哼，也不害臊，说这种话。”刘一舟心花怒放，却道：“不会罢？方师妹怎会说这种话？”韦小宝道：“好，好！

算是我错了。刘大哥，我要去找东西吃，失陪了。”说着站起身来。

刘一舟正听得心痒难搔，如何肯让他走，忙在他肩头轻轻一按，道：“韦兄弟，你别忙走！我这里带得有几件作干粮的薄饼，你先吃了，说完话后，到前面镇上，我再好好请你喝酒吃面，还得跟你赔不是。”说着打开背上包裹，取了几张薄饼出来。

韦小宝接了一张薄饼，撕了一片，在口中嚼了几下，说道：“这饼咸不咸，酸不酸的，算什么玩意儿？你到吃给我看看。”将那缺了一角的薄饼还给他。刘一舟道：“这饼硬了，味道自然不大好，咱们对付着充充饥再说。”说着将饼撕下一片来吃了。韦小宝道：“这几张不知怎样？”将几张薄饼翻来翻去的挑选，翻了几翻，说道：“他妈的尿急，小便了再来吃。”走到一棵大树边，转过了身子，拉开裤子撒尿。刘一舟目不转睛的瞧着他，怕他突然拔足逃走。

韦小宝小便后，回过来坐在刘一舟身畔，又将几张薄饼翻来翻去，终于挑了一张，撕开来吃。刘一舟追赶了大半天，肚子早已饿了，拿了一张薄饼也吃，一面吃，一面说道：“难道方师妹跟小郡主这么说，是故意怄我来着？”

韦小宝道：“我又不是你方师妹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她的心思？你是她的亲亲好师哥，怎么你不知道，反而问我？”刘一舟道：“好啦！刚才是我鲁莽，得罪了你，你可别卖关子啦！”韦小宝道：“既这么说，我跟你说真心话罢。你方师妹十分美貌，我倘若不是太监，原想娶她做老婆的。不过就算我不娶她，只怕也轮不到你。”刘一舟急问：“为什么？为什么？”韦小宝道：“不用性急，再吃一张薄饼，我慢慢跟你说。”

刘一舟道：“他妈的，你说话总是吞吞吐吐，吊人胃口……”说到这里，忽然身子晃了一晃。韦小宝道：“怎么？不舒服么？这饼子只怕不大干净。”刘一舟道：“什么？”站起身来，摇摇摆摆的转了个圈子，突然摔倒在地。韦小宝哈哈大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说道：“咦！你的薄饼里，怎么会有蒙汗药？这可真奇怪之极了。”刘一舟唔了一声，已是人事不知。

韦小宝又赐了两脚，见他全然不动，于是解下他腰带裤带，将他双足牢牢绑住，又把他双手反绑了。见大树旁有块石头，用力翻开，露出一洞，下面是一堆乱石，将乱石一块块搬出，挖了个四尺来深的土洞，笑道：“老子今日活埋了你。”

将他拖到洞中，竖直站着，将石块泥土扒入洞中，用劲踏实，泥土直埋到他上臂，只露出了头和肩膀。韦小宝甚是得意，走到溪水旁，解下长袍浸湿了，回到刘一舟身前，扭绞长袍，将溪水淋在他头上。刘一舟给冷水一激，慢慢醒转，一时不明所以，欲待挣扎，却是丝毫动弹不得。只见韦小宝抱膝坐在一旁，笑吟吟的瞧着自己，过了一阵，才明白着了他道儿，又挣了几下，直是纹风不动，说道：“好兄弟，别开玩笑啦！”

韦小宝骂道：“直娘贼，老子有多少大事在身，跟你这臭贼开玩笑！”重重一脚踢去，踢得他右腮登时鲜血淋漓，又骂道：“方姑娘是我老婆，凭你也配想她？你这臭贼扭得老子好痛，又打我耳光，又用鞭子抽我，老子先割下你耳朵，再割你鼻子，一刀刀的炮制你。”说罢拔出匕首，俯下身子，用刃锋在他脸上撇了两撇。

刘一舟吓得魂飞天外，叫道：“好兄……韦……韦兄弟，韦香主，请你瞧着沐王府的情份，高……高抬贵手。”韦小宝道：“我从皇宫里将你救了出来，你却恩将仇报，居然想杀我，哼哼，凭你这点儿道行，也想来太岁头上动土？你叫我瞧着沐王府的情份，刚才你拿住我时，怎地又不瞧着天地会的情份了？”刘一舟道：“确实是我不是，是在下错了！请……请……请你原谅。”

韦小宝道：“我要在你头上割你妈的三百六十刀，方消我心头之恨！”提起他辫子，一刀割去。那匕首锋利无比，嗤的一声，便将辫子切断，再在他头顶来回推动，片刻之间，头发纷落，已剃成个秃头。韦小宝骂道：“死贼秃，老子一见和尚便生气，非杀不可！”

刘一舟陪笑道：“韦香主，在下不是和尚。”韦小宝骂道：“你他妈的不是和尚，干么剃光了头皮，前来蒙骗老爷？”刘一舟心道：“明明是你剃光了我头发，怎能怪我？”但性命在他掌握之中，不敢跟他争论，只得陪笑道：“千错万错，都是小人不是，韦香主大人大量，别放在心上。”韦小宝道：“好，那么我问你，方怡方姑娘是谁的老婆？”刘一舟道：“这个……这个……”

韦小宝大声道：“什么这个那个？快说！”提起匕首，在他脸上挥来挥去。刘一舟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小鬼是个太监，让他占些口头上便宜便了，否则他真的一剑挥来，自己少了个鼻子或是耳朵，那可槽糕之极，忙道：“她……她自然是韦香主……是韦香主你的夫人。”韦小宝哈哈一笑，说道：“她，她是谁？你说得明白些。老子可听不得和尚们含含糊糊的说话。”刘一舟道：“方怡方师妹，是你韦香主的夫人。”

韦小宝道：“咱们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刘一舟听他口气松动，心中大喜，忙道：“小人本来不敢高攀。韦香主倘苦肯将在下当作朋友，在下……在下自然是求之不得。”韦小宝道：“我把你当作朋友。江湖上朋友讲义气，是不是？”刘一舟忙道：“是，是。好朋友该当讲义气。”韦小宝道：“朋友妻，不可戏。以后你如再向我老婆贼头贼脑，不三小四，那算什么？你发下一个誓来！”

刘一舟暗暗叫苦，心想又上了他的当。韦小宝道：“你不说也不打紧，我早知你鬼鬼祟祟，不怀好意，一心想去调戏勾搭我的老婆。”刘一舟见他又舞动匕首，眼前白光闪闪，忙道：“没有，没有。对韦香主的夫人，在下决计不敢心存歹意。”

韦小宝道：“以后你如向方姑娘多瞧上一眼，多说一句话，那便怎样？”刘一舟道：“那……那便天诛地灭。”韦小宝道：“那你便是乌龟王八蛋！”刘一舟苦着脸道：“对，对！”韦小宝道：“甚么对？对你甚么个屁？”将匕首尖直指上他右眼皮。刘一舟道：“以后我如再向方师妹多瞧上一眼，多说一句话，我……我便是乌龟王八蛋！”

韦小宝哈哈一笑，道：“既是这样，便饶了你。先在你头上淋一泡尿，这才放你。”说着将匕首插入靴筒，双手去解裤带。

突然之间，树林中一个女子声音喝道：“你……你怎可欺人太甚！”

韦小宝听得是方怡的声音，又惊又喜，转过头去，只见林中走出三个人来，当先一人正是方怡，其后是沐剑屏和徐天川。隔了一会，又走出两人，却是吴立身和敖彪。

他五人躲在林中已久，早将韦刘二人的对答听得清清楚楚，眼见韦小宝要在刘一舟头顶撒尿，结下永不可解的深怨，方怡忍不住出声喝止。

韦小宝笑道：“原来你们早在这里了，瞧在吴老爷子面上，这泡尿免了罢。”

徐天川急忙过去，双手扒开刘一舟身畔的石块泥土，将他抱起，解开绑在他手脚上的腰带。刘一舟羞愧难当，低下头，不敢和众人目光相接。

吴立身铁青了脸，说道：“刘贤侄，咱们的性命是韦香主救的，怎地你恩将仇报，以大欺小，对他又打又骂，又扭他手臂？你师父知道了，会怎么说？”一面说，一面摇头，语气甚是不悦，又道：“咱们在江湖上混，最讲究的便是‘义气’两字，怎么可以争风吃醋，对好朋友动武？忘恩负义，那是连猪狗也不如！”说着呸的一声，在地下吐了口唾沫。他越说越气，又道：“昨晚你半夜里这么火爆霹雳的冲了出来，大伙儿就知道不对，一路上寻来，你将韦香主打得脸颊红肿，又扭住他手臂，用剑尖指着他咽喉，倘若一个失手，竟然伤了他性命，那怎么办？”

刘一舟气愤愤的道："一命抵一命，我还赔他一条性命便是。"

吴立身怒道："嘿，你倒说得轻松自在，你是什么英雄好汉了？凭你一条命，抵得过人家天地会十大香主之一的韦香主？再说，你这条命是哪来的？还不是韦香主救的？你不感恩图报，人家已经要瞧你不起，居然胆敢向韦香主动手？"刘一舟给韦小宝逼得发誓赌咒，当时命悬人手，不得不然，此刻身得自由，想到这些言语都已给方怡听了去，实是羞愤难当，吴立身虽是师叔，但听他唠唠叨叨的教训个不休，不由得老羞成怒，把心一横，恶狠狠的道："吴师叔，事情是做下来了，人家姓韦的可没伤到一根寒毛。你老人家瞧着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罢！"

吴立身跳了起来，指着他脸，叫道："刘一舟，你对师叔也这般没上没下。你要跟我动手，是不是？"刘一舟道："我没说，也不是你的对手。"吴立身更加恼怒，厉声道："倘若你武功胜得过我，那就要动手了，是不是？你在清宫中贪生怕死，一听到要杀头，忙不迭的大声求饶，赶着自报姓名。我顾着柳师哥的脸面，这件事才绝口不提。哼！哼！你不是我弟子，算你运气。"那显然是说，你如是我弟子，早就一刀杀了。

刘一舟听他揭破自己在清宫中胆怯求饶的丑态，低下了头，脸色苍白，默不作声。

韦小宝见自己占足了上风，笑道："好啦，好啦，吴老爷子，刘大哥跟我大家闹着玩，当不得真。我向你讨个情，过去的事，别跟柳老爷子说。"

吴立身道："韦香主这么吩咐，自当照办。"转头向刘一舟道："你瞧，人家韦香主毕竟是做大事的，度量何等宽大？"韦小宝向方怡和沐剑屏笑道："你们怎么也到这里来啦？"方怡道："你过来，我有句话跟你说。"韦小宝笑嘻嘻的走近。刘一舟见方怡当着众人之前对韦小宝如此亲热，手按刀柄，忍不住要拔刀上前拚命。忽听得啪的一声响，韦小宝已吃了记热辣辣的耳光。

韦小宝吃了一惊，跳开数步，手按面颊，怒道："你……你干么打人？"

方怡柳眉竖起，涨红了脸，怒道："你拿我当什么人？你跟刘师哥说什么了？背着人家，拿我这么糟蹋轻贱？"韦小宝道："我可没说什么不……不好的话。"方怡道："还说没有呢，我一句句都听见了。你……你……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又气又急，流下泪来。

徐天川心想这是小儿女们胡闹，算不得什么大事，可别又伤了天地会和沐王府的和气，当下哈哈大笑，说道："韦香主和刘师兄都吃了点小亏，就算是扯了个直。徐老头可饿得狠了，咱们快找饭店，吃喝个痛快。"

突然间一阵东北风吹过，半空中飘下一阵黄豆般的雨点来。徐天川抬头看天，道："十月天时，平白无端的下这阵头雨，可真作怪。"眼见一团团乌云从东北角涌将过来，又道："这雨只怕不小，咱们得找个地方躲雨。"

七人沿着大道，向西行去。方怡、沐剑屏伤势未愈，行走不快。那雨越下越大，偏生一路上连一间农舍、一座凉亭也无，过不多时，七人都已全身湿透。韦小宝笑道："大伙儿慢慢走罢，走得快是落汤鸡，走得慢是落汤鸭，反正都差不多。"

七人又行了一会，听得水声，来到一条河边，见溯河而上半里处有座小屋。七人大喜，加快了脚步，行到近处，见那个屋是座东歪西倒的破庙，但总是个避雨之处，虽然破败，却也聊胜于无。庙门早已烂了，到得庙中，触鼻尽是霉气。方怡行了这一会，胸口伤处早已十分疼痛，不由得眉头紧蹙，咬住了牙关。徐天川拆了些破桌破椅，生起火来，让各人烤干衣衫。但见天上黑云越聚越浓，雨下得越发大了。徐天川从包裹中取出干粮面饼，分给众人。刘一舟将辫根塞在帽子之中，勉强拖着一条辫子。韦小宝笑吟吟的对他左瞧右瞧。

沐剑屏笑问韦小宝："刚才你在刘师哥的薄饼之中，做了什么手脚？"韦小宝瞪眼道："没有啊，我会做什么手脚？"沐剑屏道："哼，还不认呢？怎地刘师哥又会中蒙汗药晕倒？"韦小宝道："他中了蒙汗药么？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我瞧不会罢，他这不是好端端的坐着烤火？"沐剑屏呸了一声，佯嗔道："就会假痴假呆，不跟你说了。"方怡在一旁坐着，也是满心疑惑。先前刘一舟抓住韦小宝等情状，他们只远远望见，看不真切，后来刘韦二人并排坐在树下说话，他们已蹑手蹑脚的走近，躲在树林里，眼见一张张薄饼都是刘一舟从包裹中取出，他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韦小宝，防他逃走，怎么一转眼间，就会昏迷晕倒？

韦小宝笑道："说不定刘师兄有羊吊病，突然发作，人事不知。"

刘一舟大怒，霍地站起，指着他喝道："你……你这小……"

方怡瞪了韦小宝一眼，道："你过来。"韦小宝道："你又要打人，我才不过来呢。"方怡道："你不可再说损刘师哥的话，小孩子家，也不修些口德。"韦小宝伸了伸舌头，便不说话了。刘一舟见方怡两次帮着自己，心下甚是受用，寻思："这小鬼又阴又坏，方师妹毕竟还是对我好。"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七人围着一团火坐地，破庙中到处漏水，极少干地。突然间韦小宝头顶漏水，水点一滴滴落向他肩头。他向左让了让，但左边也有漏水。方怡道："你过来，这边不漏水。"顿了一顿，又道："不用怕，我不打你。"韦小宝一笑，坐到她身侧。

方怡凑嘴到沐剑屏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沐剑屏咭的一笑，点点头，凑嘴到韦小宝耳边，低声道："方师姊说，她跟你是自己人，这才打你管你，叫你别得罪了刘师哥，问你懂不懂她的意思？"韦小宝在她耳边低声道："甚么自己人？我可不懂。"沐剑屏将话传了过去。方怡白了他一眼，向沐剑屏道："我发过的誓，赌过的咒，永远作数，叫他放心。"沐剑屏又将话传过。

韦小宝在沐剑屏耳边道："方姑娘跟我是自己人，那么你呢？"沐剑屏红晕上脸，呸的一声，伸手打他。韦小宝笑着侧身避过，向方怡连连点头。方怡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火光照映之下，说不尽的娇美。韦小宝闻到二女身上淡淡香气，心下大乐。

刘一舟所坐处和他三人相距颇远，伸长了脖子，隐隐约约的似乎听到甚么"刘师哥"，甚么"自己人"，此外再也听不到了。瞧他三人嘻嘻哈哈，神态亲密，显是将自己当做了外人，忍不住又是妒恨交作。

方怡又在沐剑屏耳边低声道："你问他，到底使了什么法儿，才将刘师哥迷倒。"韦小宝见方怡一脸好奇之色，终于悄悄对沐剑屏说了："我小便之时，背转了身子，左手中抓了一把蒙汗药，回头去翻检薄饼，饼上自然涂了药粉。我吃的那张饼，只用右手拿，左手全然不碰。这可懂了吗？"沐剑屏道："原来如此。"传话之后，方怡又问："你哪里来的蒙汗药？"韦小宝道："宫里侍卫给的，救你刘师哥，用的就是这些药粉。"这时大雨倾盆，在屋面上打得哗啦啦急响，韦小宝的嘴唇直碰到沐剑屏耳朵，所说的话才能听到。

刘一舟心下焦躁，霍地站起身来，背脊重重在柱子上一靠，突然喀喇喇几声响，头顶掉下几片瓦来。这座破庙早已朽烂，给大雨一浸，北风一吹，已然支撑不住，跟着一根根椽子和瓦片砖泥纷纷跌落。徐天川叫道："不好，这庙要倒，大家快出去。"

七人奔出庙去，没走得几步，便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庙顶塌了一大片，跟着又有半堵墙倒了下来。

便在此时，只听得马蹄声响，十余乘马自东南方疾驰而来，片刻间奔到近处，黑暗中影影绰绰，马上都骑得有人。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啊哟，这里本来有座小庙，可以躲雨，偏偏又倒了。"另一人大声问道："喂，老乡，你们在这里干甚么？"徐天川道："我们在庙里躲雨，这庙塌了下来，险些儿都给压死了。"马上一人骂道："他妈的，落这样大雨，老天爷可不是疯了。"另一人道："赵老三，除了这小庙，附近一间屋都没有？有没有山洞什么的？"那苍老的声音道："有……有是有的，不过也同没有差不多。"一名汉子骂道："你奶奶的，到底有是没有？"那老头道："这里向西北，山坳中有一座鬼屋，是有恶鬼的，谁也不敢去，那不是跟没有差不多？"

马上众人大声笑骂起来："老子才不怕鬼屋哩。有恶鬼最好，揪了出来当点心。"又有人喝道："快领路！又不是洗澡，在这大雨里泡着，你道滋味好得很么？"赵老三道："各位爷们，老儿没嫌命长，可不敢去了。我劝各位也别去罢。这里向北，再行三十里，便有市镇。"马上众人都道："这般大雨，哪里再挨得三十来里？快别罗唆，咱们这许多人，还怕什么鬼？"赵老三道："好罢，大伙儿向西北，拐个弯儿，沿山路进坳，就只一条路，不会错的……"众人不等他说完，已纵马向西北方驰去。赵老三骑的是头驴子，微一迟疑，拉过驴头，回头向东南方来路而去。

徐天川道："吴二哥，韦香主，咱们怎么办？"吴立身道："我看……"但随即想起，该当由韦小宝出主意才是，跟着道："请韦香主吩咐，该当如何？"韦小宝怕鬼，只是说不出口，道："吴大叔说罢，我可没什么主意。"吴立身道："恶鬼什么，都是乡下人胡说八道。就算真的有鬼，咱们也跟他拚上一拚。"

韦小宝道："有些鬼是瞧不见的，等到瞧见，已经来不及啦。"言下之意，显然是怕鬼。

刘一舟大声道："怕什么妖魔鬼怪？在雨中再淋得半个时辰，人人都非生病不可。"

韦小宝见沐剑屏不住发颤，确是难以支持，又不愿在方怡面前示弱，输给了刘一舟，便道："好，大伙儿这就去罢！

倘若见到恶鬼，可须小心！"

七人依着那赵老三所说，向西北走进了山坳，黑暗中却寻不到道路，但见树林中白茫茫地，有一条小瀑布冲下来。韦小宝道："寻不到路，叫做'鬼打墙'，这是恶鬼在迷人。"徐天川道："这片水就是路了，山水沿着小路流下来。"吴立身道："正是！"踏着瀑布走上坡去。余人跟随而上，爬上山坡。听得左首树林中有马嘶之声，知道那十几个乘马汉子便在那边。徐天川心想："这批人不知是什么来头。"但想自己和吴立身联手，寻常武师便有几十人也不放在心上，当下踏水寻路，高一脚低一脚的向林中走去。

一到林中，更加黑了，只听得前面嘭嘭嘭敲门，果然有屋。韦小宝又惊又喜，忽觉有人伸手过来，拉住了他手。那手掌软绵绵地，跟着耳边有人柔声道："别怕！"正是方怡。

但听敲门之声不绝，始终没人开门。七人走到近处，只见黑沉沉的一大片屋子。

一众乘马人大声叫嚷："开门，开门！避雨来的！"叫了好一会，屋内半点动静也无。一人道："没人住的！"另一人道："赵老三说是鬼屋，谁敢来住？跳进墙去罢！"白光闪动，两人拔出兵刃，跳进墙去，开了大门。众人一涌而进。徐天川心想："这些人果是武林中的，看来武功也不甚高。"七人跟着进去。

大门里面是个好大的天井，再进去是座大厅。有人从身边取出油包，解开来取出火刀火石，打着了火，见厅中桌上有蜡烛，便去点燃了。众人眼前突现光亮，都是一阵喜慰，见厅上陈设着紫檀木的桌椅茶几，竟是大户人家的气派。徐天川心下嘀咕："桌椅上全无灰尘，地下打扫得这等清洁，屋里怎会没人？"

只听一名汉子说道："这厅上干干净净的，屋里有人住的。"另一人大声嚷道："喂，喂，屋里有人吗？屋里有人么？"

大厅又高又大，他大声叫嚷，隐隐竟有回声。回声一止，四下除了大雨之声，竟无其他声息。众人面面相觑，都觉颇为古怪。

一名白发老者问徐天川道："你们几位都是江湖上朋友么？"徐天川道："在下姓许，这几个有的是家人，有的是亲戚，要去山西探亲，不想遇上了这场大雨。达官爷贵姓？"那老者点了点头，见他们七人中有老头，有小孩，又有女子，也不起疑心，却不答他问话，说道："这屋子可有点儿古怪。"

又有一名汉子叫道："屋里有人没有？都死光了吗？"停了片刻，仍是无人回答。

那老者坐在椅上，指着六个人道："你们六个到后面瞧瞧去！"六名汉子拔兵刃在手，向后进走去。六人微微弓腰，走得甚慢，神情颇为戒惧。耳听得踢门声、喝问声不断传来，并无异状，声音越去越远，显然屋子极大，一时走不到尽头。那老者指着另外四人道："找些木柴来点几个火把，跟着去瞧瞧。"那四人奉命而去。

韦小宝等七人坐在大厅长窗的门槛上，谁也不开口说话。

徐天川见那群人中有十人走向后进，厅上尚有八人，穿的都是布袍，瞧模样似是什么帮会的帮众，又似是镖局的镖客，却没押镖，一时摸不清他们路子。韦小宝忍不住道："姊姊，你说这屋里有没有鬼？"方怡还没回答，刘一舟抢着说道："当然有鬼！什么地方没死过人？死过人就有鬼。"韦小宝打了个寒噤，身子一缩。刘一舟道："天下恶鬼都欺善怕恶，专迷小孩子。大人阳气盛，吊死鬼啦，大头鬼啦，就不敢招惹大人。"方怡从衣襟底下伸手过去，握住了韦小宝左手，说道："人怕鬼，鬼更怕人呢。一有火光，鬼就逃走了。"

只听得脚步声响，先到后面察看的六名汉子回到厅上，脸上神气透着十分古怪，七嘴八舌的说道："一个人也没有，可是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床上铺着被褥，床底下有鞋子，都是娘儿们的。""衣柜里放的都是女人衣衫，男人衣服却一件也没有！"

刘一舟大声叫道："女鬼！一屋子都是女鬼！"

众人一齐转头瞧着他，一时之间，谁都没作声。

突然听得后面四人怪声大叫，那老者一跃而起，正要抢到后面去接应，那四人已奔入大厅，手中火把都已熄灭，叫道："死人，死人真多！"脸上尽是惊惶之色。

那老者沉着脸道："大惊小怪的，我还道是遇上了敌人呢。死人有什么可怕？"一名汉子道："不是可怕，是……是希奇古怪。"那老者道："什么希奇古怪？"另一名汉子道："东边一间屋子里，都……都是死人灵堂，也不知共有多少。"那老者沉吟道："有没有死人和棺材？"两名汉子对望了一眼，齐道："没……没瞧清楚，好像没有。"

那老者道："多点几根火把，大伙儿瞧瞧去。说不定是座祠堂，那也平常得紧。"他虽说得轻描淡写，但语气中也显得大为犹豫，似乎明知祠堂并非如此。他手下众汉子便在大厅拆桌拆椅，点成火把，向后院涌去。

徐天川道："我去瞧瞧，各位在这里待着。"跟在众人之后走了进去。

敖彪问道："师父，这些人是什么路道？"吴立身摇头道："瞧不出，听口音似乎是鲁东、关东一带的人，不像是六扇门的魔爪。莫非是私枭？可又没见带货。"刘一舟道："那一伙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倒是这屋中的大批女鬼，可厉害着呢！"说着向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韦小宝打了个寒噤，紧紧握住了方怡的手，自己掌心中尽是冷汗。沐剑屏颤声道："刘……刘师哥，你别老是吓人，好不好？"刘一舟道："小郡主，你不用担心，你是金枝玉叶，什么恶鬼见了你都远远避开，不敢侵犯。恶鬼最憎的就是不男不女的太监。"方怡柳眉一轩，脸有怒色，待要说话，却又忍住了。过了好一会，才听得脚步声响，众人回到大厅。韦小宝吁了口长气，心下略宽。徐天川低声道："七八间屋子里，共有三十来座灵堂，每座灵堂上都供了五六个、七八个牌位，看来每一座灵堂上供的是一家死人。"刘一舟道："嘿嘿，这屋子里岂不是有几百个恶鬼？"徐天川摇了摇头，他见多识广，可从未听见过这等怪事，过了一会，缓缓的道："最奇怪的是，灵堂前都点了蜡烛。"韦小宝、方怡、沐剑屏三人同时惊叫出来。

一名汉子道："我们先前进去时，蜡烛明明没点着。"那老者问道："你们没记错？"四名汉子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摇了摇头。那老者道："不是有鬼，咱们遇上了高人。顷刻之间，将三十几座灵堂中的蜡烛都点燃了，这身手可也真敏捷得很。许老爷子，你说是不是呢？"最后这句话是向着徐天川而说。徐天川假作痴呆，说道："咱们恐怕冲撞了屋主，不……不妨到灵堂前磕……磕几个头。"

雨声之中，东边屋中忽然传来几下女子啼哭，声音甚是凄切，虽然大雨淅沥，这几下哭声却听得清清楚楚。

韦小宝只吓得张口结舌，脸色大变。众人面面相觑，都是毛骨悚然。过了片刻，西边屋中又传出女子悲泣之声。刘一舟、敖彪以及两名汉子齐声叫道："鬼哭！"

那老者哼的一声，突然大声说道："咱们路经贵处，到此避雨，擅闯宝宅，特此谢过。贤主人可肯赐见么？这番话中气充沛，远远送了出去。过了良久，后面没丝毫动静。那老者摇了摇头，大声道："这里主人既然不愿接见俗客，咱们可不能擅自骚扰。便在厅上避一避雨，一等天明雨停，大伙儿尽快动身。"说着连打手势，命众人不可说话，侧耳倾听，过了良久，不再听到啼哭之声。一名汉子低声道："章三爷，管他是人是鬼，一等天明，一把火，把这鬼屋烧成他妈的一片白地。"那老者摇手道："咱们要紧事情还没办，不可另生枝节。坐下来歇歇罢！"众人衣衫尽湿，便在厅上生起火来。有人取出个酒葫芦，拔开塞子，递给那老者喝酒。

那老者喝了几口酒，斜眼向徐天川瞧了半晌，说道："许老爷子，你们几个是一家人，怎地口音不同？你是京城里的，这几位却是云南人？"

徐天川笑道："老爷子好耳音，果然是老江湖。我大妹子嫁在云南。这位是我妹夫。"说着向吴立身一指，又道："我妹夫、外甥他们都是云南人。我二妹子可又嫁在山西。天南地北的，十几年也难得见一次面。我们这次是上山西探我二妹子去。"他说吴立身是他的妹夫，那是

客气话，当时北方习俗，叫人大舅子、小舅子便是骂人。那老者点了点头，喝了口酒，眯着眼睛道：“几位从北京来？”徐天川道：“正是。”那老者道：“在道上可见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太监？”

此言一出，徐天川等心中都是一凛，幸好那老者只注视着他，而徐天川脸上神色不露，敖彪、沐剑屏脸上变色，旁人却未曾留意。徐天川道：“你说太监？北京城里，老的小的，太监可多得很啊，一出门总撞到几个。”那老者道：“我问你在道上可曾看到，不是说北京城里。”徐天川笑道：“老爷子，你这话可不在行啦。大清的规矩，太监一出京城，就犯死罪。

太监们可不像明朝那样威风十足了。现下有哪个太监敢出京城一步？”

那老者“哦”了一声，道：“说不定他改了装呢？”

徐天川连连摇头，说道：“没这个胆子，没这个胆子！”顿了一顿，问道：“老爷子，你找的是怎么个小太监？等我从山西探了亲，回到京城，也可帮你打听打听。”那老者道：“哼哼，多谢你啦，就不知有没有那么长的命。”

说着闭目不语。

徐天川心想：“他打听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太监，那不是冲着韦香主吗？这批人既不是天地会，又不是沐王府的，十之八九，没安着善意，可得查问个明白。他不惹过来，我们倒要惹他一惹。”说道：“老爷子，北京城里的小太监，只有一位大大的出名。他大名儿传遍了天下，想来你也听到过，那便是杀了奸臣鳌拜、立了大功的那一位。”那老者睁开眼来，道：“嗯，你说的是小桂子桂公公？”徐天川道：“不是他还有谁呢？这人有胆有勇，武艺高强，实在了不起！”那老者道：“这人相貌怎样？你见过他没有？”徐天川道：“哈，这桂公公天天在北京城里蹓跶，北京人没见过他的，只怕没几个。这桂公公又黑又胖，是个胖小子，少说也有十八九啦，说什么也不信他只十五岁。”方怡握着韦小宝的手掌紧了一紧，沐剑屏的手肘在他背心轻轻一撞，都是暗暗好笑。韦小宝本来一直在怕鬼，听那老者问起了自己，心下盘算，将怕鬼的念头便都忘了。那老者道：“是么？我听人说的，却是不同。听说这桂公公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童，就是狡猾机伶，只怕跟你那个外甥倒有三分相像，哈哈，哈哈！”说着向韦小宝瞧去。

刘一舟忽道：“听说那小桂子卑鄙无耻，最会使蒙汗药。

他杀死鳌拜，便是先用药迷倒的，否则这小贼又胆小，又怕鬼，怎杀得了鳌拜？”向韦小宝笑吟吟的道：“表弟，你说是不是呢？”

吴立身大怒，反手一掌，向他脸上打去。刘一舟低头避开，左足一弹，已站了起来。吴立身这反手一掌，乃是一招“碧鸡展翅”，刘一舟闪避弹身，使的是招“金马嘶风”，都是“沐家拳“招式。一个打得急，一个避得快，不知不觉间都使出了本门拳法。

那姓章老者霍地站起，笑道：“好啊，众位乔装改扮得好！”

他这一站，手下十几人跟着都跳起身来。那老者喝道：“都拿下了！一个都不能放走。”

吴立身从怀中抽出短刀，大头向左一摇，砍翻了一名汉子，向右一摇，又一名汉子咽喉中刀倒地。

那老者双手在腰间摸出一对判官笔，双笔互擦，发出滋滋之声，双笔左点吴立身咽喉，右取徐天川胸口，以一攻二，身手快捷。徐天川向右一冲，左手向一名大汉眼中抓去。那大汉后仰急避，手中单刀已被夺去，腰间一痛，自己的刀已斩入了自己肚子。那边敖彪也已跟人动上了手。刘一舟微一迟疑，解下软鞭，上前厮杀。对方虽然人多，但只那老者和吴立身斗了个旗鼓相当，余下众人都武功平平。

韦小宝看出便宜，心想：“只要不碰那老甲鱼，其余那些我也可对付对付。”握匕首在手，便欲冲上。方怡一把拉住，说道：“咱们赢定了，不用你帮手。”韦小宝心道：“我知道赢定了，这才上前哪。倘若输定，还不快逃？”忽听得滋滋连声，那老者已跳在一旁，两枝判官笔互相磨擦，他手下众人齐往他身后挤去，迅速之极的排成一个方阵。这些人只几个箭步，便各自站定了方位，十余人既不推拥，亦无碰撞，足见平日习练有素，在这件事上着实花过了不少功夫。

徐天川和吴立身都吃了一惊，退开几步。敖彪奋勇上前，突然间方阵中四刀齐出，二斩其肩，二砍其足，配合得甚是巧妙，中间二杆枪则架开了他砍去的一刀。敖彪“啊”的一声叫，肩头中刀。

吴立身急叫：“彪儿后退！”敖彪向后跃开。战局在一瞬之间，胜负之势突然逆转。

徐天川站在韦小宝和二女之前相护，察看对方这阵法如何运用。只见那老者右手举起判官笔，高声叫道：“洪教主万年不老，永享仙福！寿与天齐，寿与天齐！”那十余名汉子一齐举起兵刃，大呼：“洪教主寿与天齐，寿与天齐！”声震屋瓦，状若颠狂。

徐天川心下骇然，不知他们在捣什么鬼。韦小宝听了“洪教主”三字，蓦地里记起陶红英惧怕已极的神色与言语，脱口而出：“神龙教！他们是神龙教的！”

那老者脸上变色，说道：“你也知道神龙教的名头！”高举右手，又呼：“洪教主神通广大。我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无敌不破。敌人望风披靡，逃之夭夭。”

徐天川等听得他们每念一句，心中就是一凛，但觉这些人的行为希奇古怪，从所未有，临敌之际，居然大声念起书来。

韦小宝叫道：“这些人会念咒，别上了他们当！大伙儿上前杀啊。”

却听那老者和众人越念越快，已不再是那老者念一句，众人跟一句，而是十余人齐声念诵：“洪教主神通护佑，众弟子勇气百倍，以一当百，以百当万。洪教主神目如电，烛照四方。我弟子杀敌护教，洪教主亲加提拔，升任圣职。我教弟子护教而死，同升天堂！”突然间纵声大呼，疾冲而出。

吴立身、徐天川等挺兵刃相迎，可是这些人在这顷刻之间，竟然武功大进，钢刀砍来，短枪刺到，都比先前劲力加了数倍，如痴如狂，兵刃乱砍乱杀。不数合间，敖彪和刘一舟已被砍倒，跟着韦小宝、方怡、沐剑屏也都给一一打倒。方怡伤腿，沐剑屏伤臂。韦小宝背心上给戳了一枪，幸好有宝衣护身，这一枪没戳入体内，但来势太沉，立足不定，俯身跌倒。过不多时，吴立身和徐天川也先后受伤。那老者接连出指，点了各人身上要穴。

众汉子齐呼：“洪教主伸通广大，寿与天齐，寿与天齐！”呼喊完毕，突然一齐坐倒，各人额头汗水有如泉涌，呼呼喘气，显得疲累不堪。这一战不到一盏茶时分便分胜败，这些人却如激斗了好几个时辰一般。韦小宝心中连珠价叫苦，寻思：“这些人原来都会妖法，无怪陶姑姑一提到神龙教，便吓得什么似的，果然是神通广大。”

那老者坐在椅上闭目养神，过了好一会才站起身来，抹去了额头汗水，在大厅上走来走去，又过了好一会，他手下众人纷纷站起。

那老者向着徐天川等道：“你们一起跟着我念！听好了，我念一句，你们跟一句。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

徐天川骂道：“邪魔歪道，装神弄鬼，要老子跟着捣鬼，做你娘的清秋大梦！”那老者提起判官笔，在他额头一击，冬的一声，鲜血长流。徐天川骂道：“狗贼，妖人！”

那老者问吴立身道：“你念不念？”吴立身未答先摇头。那老者提起判官笔，也在他额头一击，再问敖彪时，敖彪骂道：“你奶奶的寿与狗齐！”那老者大怒，判官笔击下时用力甚重，敖彪立时晕去。吴立身喝道：“彪儿好汉子！你们这些只会搞妖法的家伙，他妈的，有种就把我们都杀了。”

那老者举起判官笔，向刘一舟道：“你念不念？”刘一舟道：“我……我……我……”那老者道：“你说：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刘一舟道：“洪教主……洪教主……”那老者将判官笔的尖端在他额头轻轻一戳，喝道：“快念！”刘一舟道：“是，是，洪教主……洪教主寿与天齐！”

那老者哈哈大笑，说道：“毕竟识时务的便宜，你这小子少受了皮肉之苦。”走到韦小宝面前，喝道：“小鬼头，你跟着我念。”韦小宝道：“用不着你念。”那老者怒道：“什么？”

举起了判官笔。

韦小宝大声念道："韦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永享仙福。韦教主战无不胜，胜无不战，韦教主攻无不克，克无不攻。韦教主提拔你们大家，大家同升天堂……"他把韦教主这个"韦"字说得含含糊糊，只是鼻孔中这么一哼，那老者却哪知他弄鬼，只道他说的是"洪教主"，听他这么一连串的念了出来，哈哈大笑，赞道："这小孩儿倒挺乖巧。"他走到方怡身前，摸了摸她下巴，道："唔，小妞儿相貌不错，乖乖跟我念罢。"方怡将头一扭，道："不念！"那老者举起判官笔欲待击下，烛光下见到她娇美的面庞，心有不忍，将笔尖对准了她面颊，大声道："你念不念？你再说一句'不念'，我便在你脸蛋上连划三笔。"方怡倔强不念，但"不念"二字，却也不敢出口。老者道："到底念不念？"韦小宝道："我代她念罢，包管比她自己念得还要好听。"那老者道："谁要你代？"提起判官笔，在方怡肩头一击。方怡痛得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忽有一人笑道："章三爷，这妞儿倘若不念，咱们便剥她衣衫。"余人齐叫："妙极，妙极！这主意不错。"

刘一舟忽道："你们干么欺侮这姑娘？你们要找的那小太监，我就知道在哪里。"那老者忙问："你知道？在哪里？快说，快说！"刘一舟道："你答应不再难为这姑娘，我便跟你说，否则你就杀了我，也是不说。"方怡尖声道："师哥，不用你管我。"那老者笑道："好，我答应你不难为这姑娘。"刘一舟道："你说话可要算数。"那老者道："我姓章的说过了话，自然算数。那小太监，就是擒杀鳌拜、皇帝十分宠幸的小桂子，你当真知道他在哪里？"

刘一舟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那老者跳起身来，指着韦小宝，道："就……就……是他？"

脸上一副惊喜交集之色。

方怡道："凭他这样个孩子，怎杀得了鳌拜，你莫听他胡说八道。"

刘一舟道："是啊，若不是使蒙汗药，怎杀得了满洲第一勇士鳌拜？"

那老者将信将疑，问韦小宝道："鳌拜是不是你杀的？"韦小宝道："是我杀的，便怎样？不是我杀的，又怎样？"那老者骂道："你奶奶的，我瞧你这小鬼头就是有点儿邪门。身上搜一搜再说。"

当下便有两名汉子过来，解开韦小宝背上的包袱，将其中物事一件件放在桌上。

那老者见到珠翠金玉诸种宝物，说道："这当然是皇宫里的物事，咦……这是什么？"拿起一叠厚厚的银票，见每张不是五百两，便是一千两，总共不下数十万两，不由得呆了，道："果然不错，果然不错，你……你便是小桂子。带他到那边厢房去细细查问。"

方怡急道："你们……你们别难为他。"沐剑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名汉子抓住韦小宝后领，两人捧起了桌上诸种物事，另一人持烛台前导，走进后院东边厢房。那老者挥手道："你们都出去！"四名汉子出房，带上了房门。那老者喜形于色，不住搓手，在房中走来走去，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桂子公公，今日跟你在这里相会，当真是三生有幸。"

韦小宝笑道："在下跟你老爷子在这里相会，那是六生有幸，九生有幸。"他想东西都给他搜了出来，抵赖再也无用，只好随机应变，且看混不混得过去。那老者一怔，说道："什么六生有幸，九生有幸？桂公公，你大驾这是去五台山清凉寺罢？"

韦小宝不由得一惊："老王八什么都知道了，那可不容易对付。"笑吟吟的道："尊驾武功既高，念咒的本事又胜过了茅山道士。你们神龙教名扬天下，果然有些道理。在下闻名已久，今日亲眼目睹，佩服之至。"随口把话头岔开，不去理会他的问话。

那老者问道："神龙教的名头，你从哪里听来的？"

韦小宝信口开河："我是从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那里听来的。他奉了父亲之命，到北京朝贡，他手下有个好汉，名叫杨溢之，又有许多辽东金顶门的高手。他们商量着要去剿灭神龙教，说道神龙教有位洪教主，神通广大，手下能人极多。他教下有人在镶蓝旗旗主那里办事，得了一部《四十二章经》，那可厉害得很了。"他精通说谎的诀窍，知道不用句句都是假，九句真话中夹一句假话，骗人就容易得多。

那老者越听越奇，吴应熊、杨溢之这两人的名头，他是听见过的。他教中一位重要人物在镶蓝旗旗主手下任职，那是教中的机密大事，他自己也是直到一个多月之前，才在无意之间得知，隐隐约约又曾听到过《四十二章经》这么一部经书，但其中底细，却全然不晓，忙问："平西王府跟我们神龙教无怨无仇，干么要来惹事生非？说到'剿灭'两字，当真是不知死活了。"

韦小宝道："吴应熊他们说，平西王府跟神龙教自然无怨无仇，说到洪教主的本事，大家还是很佩服的。不过神龙教既然得了《四十二章经》，这是至宝奇书，却非夺不可。贵教不是还有个胖胖的女子，叫做柳燕柳大姐的，到了皇宫中吗？"那老者奇道："咦，你怎么又知道了？"韦小宝口中胡说八道，只要跟神龙教拉得上半点关系的，就都说了出来，心中却是飞快转着念头，说道："这位柳大姐，跟我交情可挺不错。有一次她得罪了太后，太后要杀她，幸亏我出力相救，将她藏在床底下。太后在宫里到处找不到她。

这位胖大姐感激我的救命之恩，劝我加入神龙教，说道洪教主喜欢我这种小孩子，将来一定有大大的好处给我。"那老者"嗯"了一声，益发信了，又问："太后为什么要杀柳燕？她们……她们不是很好的么？"韦小宝道："是啊，她们俩本来是师姊师妹。太后为什么要杀柳大姐呢？柳大姐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她跟我说了，我答应过她决不泄漏的，所以这件事不能跟你说了。总而言之，太后的慈宁宫中，最近来了一个男扮女装的假宫女，这人头顶是秃的……"

那老者脱口而出："邓炳春？邓大哥入宫之事，你也知道了？"

韦小宝原不知那假宫女叫做邓炳春，但脸上神色，却满是一副无所不知的模样，微微一笑，说道："章三爷，这件事可机密得很，你千万不能在人前泄漏了，否则大祸临头，你跟我说倒不要紧，如有第三人在此，就算是你最亲信的手下人，你也万万说不得。要是机关败露，洪教主一生气，只怕连你也要担个大大的不是。"

他在皇宫中住得久了，知道泄漏机密乃是朝廷和宫中的大忌，重则抄家杀头，轻则永无进身的机会，因此人人都是神神秘秘，鬼鬼祟祟，显得高深莫测，表面上却又装得本人甚么都知道，不过不便跟你说而已。他将这番伎俩用在那姓章老者身上，果然立竿见影，当场见效。江湖上帮会教派之中，上级统御部属，所用方法与朝廷亦无二致，所分别者只不过在精粗隐显。

这几句话只听得那老者暗暗惊惧，心想："我怎地如此粗心，竟将这种事也对这小孩说了？这小孩可留他不得，大事一了，非杀了灭口不可。"不由得神色尴尬，勉强笑了笑，问道："你跟我们邓师兄说了些什么？"

韦小宝道："我跟邓师兄的说话，还有他要我去禀告洪教主的话，日后见到教主之时，我自然详细禀明。"那老者道："是，是！"给他这么装腔作势的一吓，可真不知眼前这小孩是什么来头，当下和颜悦色的道："小兄弟，你去五台山，自然是去跟瑞栋瑞副总管相会了？"韦小宝心想："他知道我去五台山，又知道瑞栋的事，这个讯息，定是从老婊子那里传出的。老婊子叫那秃头假宫女作师兄，这秃头是神龙教的重要人物，原来老婊子跟神龙教勾勾搭搭。老子落在他们手中，当真是九死一生，十八死半生。"脸上假作惊异，道："咦，章三爷，你消息倒真灵通，连瑞副总管的事也知道。"

那老者微笑道："比瑞副总管来头大上万倍之人，我也知道。"韦小宝心下暗暗叫苦："糟糕，糟糕！老婊子什么事都说了出来，除了顺治皇帝，还有哪一个比瑞栋的来头大上万倍？"那老者道："小兄弟，你什么也不用瞒我。你上五台山去，是奉命差遣呢，还是自己去的？"

韦小宝道："我在宫里当太监，若不是奉命差遣，怎敢擅自离京？难道嫌命长么？"那老者道："如此说来，是皇上差你去的了？"韦小宝神色大为惊奇，道："皇上？你说是皇上？哈哈，这一下你消息可不灵了。皇上怎么知道五台山的事？"

那老者道："不是皇上，又是谁派你去的？"韦小宝道："你倒猜猜看。"那老者道："莫非是太后？"韦小宝笑道："章三爷果然了得，一猜便着。宫中知道五台山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鬼。"那老者道："两个人，一个鬼？"韦小宝道："正是。两个人，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在下。那个鬼，便是海大富海老公了。他是给太后用'化骨绵掌'杀死的。"

那老者脸上肌肉跳了几跳，道："化骨绵掌，化骨绵掌。

原来是太后差你去的，太后差你去干什么？”韦小宝微微一笑，道：“太后跟你是自己人，你不妨问她老人家去。”

这句话倘若一进房便说，那老者多半一个耳光就打了过去，但听了韦小宝一番说话后，心下惊疑不定，自言自语：“嗯，太后差你上五台山去。”韦小宝道：“太后说道，这件事情，已经派人禀告了洪教主，洪教主十分赞成。太后吩咐我好好的办，事成之后，太后固有重赏，洪教主也会给我极大的好处。”他不住将“洪教主”三字搬出来，心想眼前这老头对洪教主害怕之极，只消说洪教主得对自己十分看重，他便不敢加害。他这么虚张声势，那老者虽然将信将疑，却也是宁可信其是，不敢信其非，问道：“外面那六个人，都是你的部属随从了？”

韦小宝道：“他们都是宫里的，两个姑娘是太后身边的宫女，四个男的是御前侍卫，太后差他们出来跟我办事。他们可不知道神龙教的名头。这等机密大事，太后也不会跟他们说……”他说到这里，只见那老者脸露冷笑，心知不妙，问道：“怎么啦？你不信么？”那老者冷笑道：“云南沐家的人忠于前明，怎会到宫里去做御前侍卫？你扯谎可也得有个谱儿。”韦小宝哈哈大笑。那老者愕然道：“你笑什么？”他哪知韦小宝说谎给人抓住，难以自圆其说之时，往往大笑一场，令对方觉得定是自己的说话大错特错，十分幼稚可笑，心下先自虚了，那么继续圆谎之时，对方便不敢过分追逼。韦小宝又笑了几声，说道：“沐王府的人最恨的，可不是太后和皇上。只怕你是不知道的了。”那老者道：“我怎么不知？沐王府最恨的自然是吴三桂。”

韦小宝假作惊异，说道：“了不起，章三爷，有你的，我跟你说，沐王府的人所以跟太后当差，为的是要搞得吴三桂满门抄斩，平西王府鸡犬不留。别说皇宫里有沐王府的人，连平西王府中，何尝没有？只不过这是十分机密之事，我跟你是自己人，说了不打紧，你可不能泄漏出去。”

那老者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但他心中毕竟还只信了三成，寻思：“我去问问外面几人，且看他们的口供合不合。问那小姑娘最好，小孩子易说真话。”当下转过身来，推门出外。

韦小宝大惊，叫道：“喂，喂，你到哪里去？这是鬼屋哪，你……你怎么留着我一个人在这里？”那老者道：“我马上回来。”反手关上了门，快步走向大厅。

韦小宝满手都是冷汗。烛火一闪一晃，白墙上的影子不住颤动，似乎每一个影子都是个鬼怪，四下里更无半点声息。

突然之间，外面传来一人大声呼叫：“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正是那老者的声音。韦小宝听他呼声中充满了惊惶，自己本已害怕之极，这一下吓得几欲晕去，叫道：“他……他们都……都不见了么？”

只听那老者又大声叫道：“你们在哪里？你们去了哪里？”两声呼过，便寂然无声。过了一会，听得一人自前向后急速奔去，听得一扇扇门被踢开之声，又听得那人奔将过来，冲进房中。韦小宝尖声呼叫，只见那老者脸无人色，双目睁得大大地，喘息道：“他……他们都……都不见了。”

韦小宝道：“给……给恶鬼捉去了。咱们……咱们快逃！”那老者道：“哪有此事？”左手扶桌，那桌子格格颤动，可见他心中也是颇为惊惶。他转身走到门口，张口又呼：“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呼罢侧耳顷听，静夜之中又听到了几下女子哭泣之声。他一时没了主意，在门口站立片刻，退了几步，将门关了，随手提起门闩，闩上了门，但见韦小宝一对圆圆的小眼中流露着恐惧的神情。韦小宝目不转睛的瞧着他，见他咬紧牙齿，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大雨本已停了片刻，突然之间，又是一阵阵急雨洒到屋顶，刷刷作响。

那老者“啊”的一声，跳了起来，过了片刻，才道：“是……下……下雨。”

忽然大厅中传来一个女子细微的声音：“章老三，你出来！”这女子声音虽不苍老，但亦非娇嫩，决不是方怡或沐剑屏，声音中还带着三分凄厉。

韦小宝低声道：“女鬼！”那老者大声道：“谁在叫我？”外面无人回答，除了淅沥雨声之外，更无其他声息。那老者和韦小宝面面相觑，两人都是周身寒毛直竖。

过了好一会，那女人声音又叫起来：“章老三，你出来！”那老者鼓起勇气，左足踢出，砰的一声，踢得房门向外飞开，一根门闩兀自横在门框之上。他右掌劈出，喀的一声，门闩从中断截，身子跟着窜出。韦小宝急道：“别出去！”那老者已奔向大厅。

那老者一奔出，就此无声无息，既不闻叱骂打斗之声，连脚步声也听不到了。一阵冷风从门外卷进，带着不少急雨，都打在韦小宝身上。他打个冷战，想张口呼叫，却又不敢。突然间砰的一声，房门给风吹得合了转来，随即又向外弹出。这座鬼屋之中，就只剩下了韦小宝一人，当然还有不少恶鬼，随时随刻都能进房来扠死他。幸好等了许久，恶鬼始终没进来。韦小宝自己安慰：“对了！恶鬼只害大人，决不害小孩。或许他们吃了许多人，已经吃饱了。一等天亮，那就好了！”

突然间又是一阵冷风吹进，烛火一暗而灭。韦小宝大叫一声，觉得房中已多了一鬼。

他知道那鬼便站在自己面前，虽然暗中瞧不见，可是清清楚楚的觉得那鬼便在那里。

韦小宝结结巴巴的道：“喂，喂，你不用害我，我……我也是鬼，咱们是自己人！不，不……咱们大家都是鬼，都是自己鬼，你……你害我也没用。”

那鬼冷冷的道：“你不必害怕，我不会害你。”是个女鬼的声音。

韦小宝听了这十个字，精神为之一振，道：“你说过不害我，就不能害我。大丈夫言出如山，再害我就不对了。”那鬼冷冷的道：“我不是鬼，也不是大丈夫。我问你，朝中做大官的那个鳌拜，真是你杀的么？”韦小宝道：“你当真不是鬼？你是鳌拜的仇人，还是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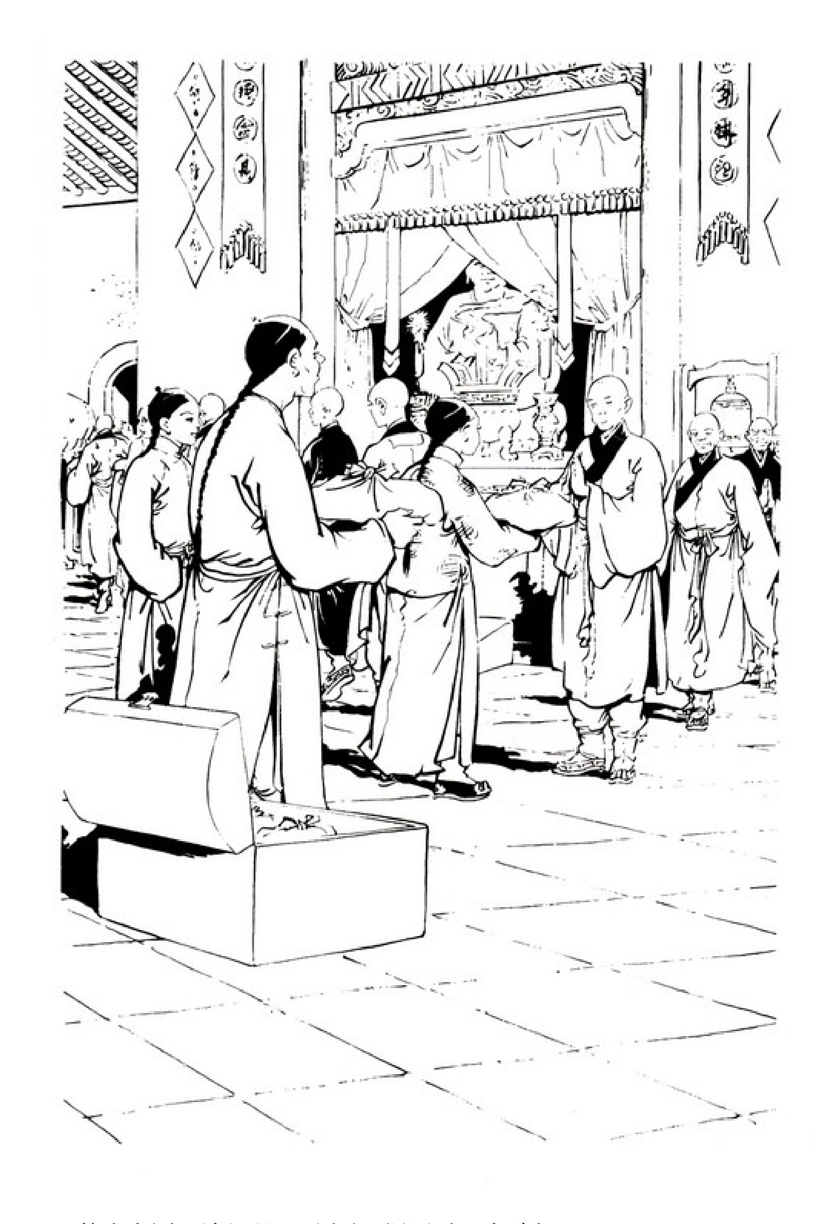
他问了这句话后，对方一言不发。韦小宝一时拿不定主意，对方如是鳌拜的仇人或“仇鬼”，直认其事自然甚妙，但如是鳌拜的亲人或“亲鬼”，自己认了岂不糟糕之极？突然之间，赌徒性子发作，心想：“是大是小，总得押上一宝。押得对，她当我是大老爷。押得不对，连性命也输光便是！”大声说道：“他妈的，鳌拜是老子杀的，你要怎样？老子一刀从他背心戳了进去，他就见阎王去了。你要报仇，尽管动手，老子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

那女子冷冷的问道：“你为什么要杀鳌拜？”韦小宝心想：“你如是鳌拜的朋友，我就把事情推在皇帝身上，一般无用，你也决计不会饶我。我这一宝既然押了，老子输要输得干净，赢也赢个十足。”大声道：“鳌拜害死了天下无数好百姓，老子年纪虽小，却也是气在心里。偏巧他得罪皇帝，我就乘机把他杀了。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我跟你说，就算鳌拜这狗贼不得罪皇帝，我也要找机会暗中下手，给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报仇雪恨。”这句话是从天地会青木堂那些人嘴里学来的。其实他杀鳌拜，只是奉了康熙之命，跟“为天下百姓报仇雪恨”云云，可沾不上半点边儿。

他说了这番话后，面前那女人默然不语，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可不知这一宝押对了还是错了。过了好一会，只觉微微风响，这女人还不知是否女鬼已飘然出房。

韦小宝身子摇了几下，但穴道被点，动弹不得，心道：“他妈的，骰子是摇了，却不揭盅，可不是大大的吊人胃口？”先前他一时冲动，心想大赌一场，输赢都不在乎，但此刻静了下来，越想越觉刚才跟自己说话的是鬼而不是人。她是女鬼，鳌拜是男鬼，两个鬼多半有点儿不三不四，他们俩才是“自己鬼”，跟我韦小宝是“对头鬼”，这可大大的不对头了。

两扇门被风吹得砰嘭作响，身上衣衫未干，冷风一阵阵刮来，忍不住发抖。



第十七回　法门猛叩无方便 疑网重开有譬如

忽然间远处出现了一团亮光，缓缓移近，韦小宝大惊，心道：“鬼火，鬼火！”那团亮火越移越近，却是一盏灯笼，提着灯笼的是个白衣女鬼。韦小宝忙闭住双目。只听得脚步之声细碎，走到自己面前停住。

他吓得气不敢透，全身直抖，却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笑道：“你为什么闭着眼睛？”声音娇柔动听。韦小宝道：“你别吓我。我……我可不敢瞧你。”那女鬼笑道：“你怕我七孔流血，舌头伸出，是不是？你倒瞧一眼呢。”韦小宝颤声道：“我才不上你当，你披头散发，七孔流血，有甚么……甚么好看？”那女鬼格格一笑，向他面上吹了口气。

这口气吹上脸来，却微有暖气，带着一点淡淡幽香。韦小宝左眼微睁一线，依稀见到一张雪白的脸庞，眉弯嘴小，笑靥如花，当即双目都睁大些，但见眼前是张十分清秀的少女脸孔，大约十四五岁年纪，头挽双鬟，笑嘻嘻的望着自己。韦小宝心中大定，问道：“你真的不是鬼？”那少女微笑道：“我自然是鬼，是吊死鬼。”

韦小宝心中打了个突，惊疑不定。那少女笑道：“你杀恶人时这么大胆，怎地见到了吊死鬼，却又这么胆小？”韦小宝吁了口气，道：“我不怕人，只怕鬼。”那少女又是格格一笑，问道：“你给人点中了什么穴道？”韦小宝道：“我知道就好啦？”那少女在他肩膀后推拿了几下，又在他背上轻轻拍打三掌，韦小宝双手登时能动。他提起手臂，挥了两下，笑道：“你会解穴，那可妙得很。”

那少女道：“我学会不久，今天才第一次在你身上试的。”又在他腋下、腰间推拿了几下，韦小宝跳起身来，笑道：“不行，不行，我怕痒。”就是这样，他双腿被封的穴道也已解了。他伸出双手，笑道：“你呵我痒，我得呵还你。”说着走前一步。

那少女伸出舌头，扮个鬼脸。但这鬼脸只见其可爱，殊无半点可怖之意。韦小宝伸手去捏她舌头。那少女转头避开，格格娇笑，道：“你不怕吊死鬼了么？”韦小宝道：“你有影子，又有热气，是人，不是鬼。”那少女双目一睁，正色道：“我是僵尸，不是鬼！”

韦小宝一怔，灯火下见她脸色又红又白，笑道：“僵尸的脚不会弯的，也不会说话。”那少女又笑起来，道：“那我一定是狐狸精了。”韦小宝笑道：“我不怕狐狸精。”心中有些犯疑：“莫非她真是狐狸精。”转到她身后瞧了瞧。那少女笑道：“我是千年狐狸精，道行很深，没尾巴的。”韦小宝道：“像你这样美貌的狐狸精，给你迷死了也不在乎。”那少女脸上微微一红，伸手指刮脸羞他，说道：“也不怕羞，刚才还怕鬼怕得什么似的，这会儿却来说便宜话了。”

韦小宝第一怕僵尸，第二怕鬼，至于狐狸精倒不怎么怕，眼见这少女和蔼可亲，比之方怡、沐剑屏，尚多了几分令人亲近之意，何况她说的是一口江南口音，比之方沐二女的云南话又好听得多，笑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那少女道：“我叫双儿，一双的双。”韦小宝笑道：“那很好啊，就不知是一双香鞋，还是一双臭袜。”

双儿笑道：“臭袜也好，香鞋也好，由你说罢。桂相公，你身上湿淋淋的，一定很不舒服，请到那边去换干衣服。就只一件事为难，你可别见怪。”韦小宝道：“甚么事为难？”双儿道：“我们这里没男人衣服。”韦小宝心中打一个突，登时脸上变色，心想：“这屋中都是女鬼。”双儿提起灯笼，道：“请这边来。”韦小宝迟疑不定。双儿已走到门口，回头等他，微笑道：“穿女人衣服，你怕不吉利，是不是？这样罢，你睡在床上，我赶着烫干你衣服。”韦小宝见她神色间温柔体贴，难以拒绝，只得跟着她走出房门，问道：“我那些同伴们呢，都到哪里去了？”双儿落后两步，和他并肩而行，低声道：“三少奶吩咐了，什么都不能对你多说，待会你用过点心后，三少奶自己会跟你说的。”

韦小宝早已饿得厉害，听得有点心可吃，登时精神大振。

双儿带着韦小宝走过一条黑沉沉的走廊，来到一间房中，点亮了桌上蜡烛。那房中只一桌一床，陈设简单，却十分干净，床上铺着被褥。

双儿将棉被揭开一角，放下了帐子，道："桂相公，你在床上除下衣衫，抛出来给我。"韦小宝依言跳入床中，除下了衣裤，钻入被窝，将衣裤抛到帐外。双儿接住了，走向门口，说道："我去拿点心来。你爱吃甜粽，还是咸粽？"韦小宝笑道："肚里饿得咕咕叫，就是泥沙粽子，也吃他三只。"双儿一笑出去。

韦小宝见她一走，房里静悄悄地，瞧着烛火明灭，又害怕起来："啊哟，不好，女鬼请人吃面吃馄饨，其实吃的都是蚯蚓毛虫，我可不能上当。"

过了一会，韦小宝闻到一阵肉香和糖香。双儿双手端了木盘，用手臂掠开帐子。韦小宝见碟子中放着四只剥开了的粽子，心中大喜，实在饿得狠了，心想就算是蚯蚓毛虫，老子也吃了再说，提起筷子便吃，入口甘美，无与伦比。他两口吃了半只，说道："双儿，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浙江湖州所产粽子，米软馅美，天下无双。扬州有湖州粽子店，丽春院中到了嫖客，常差韦小宝去买。粽子整只用粽箬裹住，韦小宝要偷吃原亦甚难，但他总在粽角之中挤些米粒出来，尝上一尝。自到北方后，这湖州粽子便吃不到了。

双儿微感惊异，道："你真识货，吃得出这是湖州粽子。"韦小宝口中咀嚼，一面含含糊糊的道："这真是湖州粽子？这地方怎么买得到湖州粽子？"双儿笑道："不是买的，是狐狸精……嘻嘻……狐狸精使法术变来的。"韦小宝赞道："狐狸神通广大。"忽然想到章老三他们一伙人，加上一句："寿与天齐！"

双儿笑道："你慢慢吃。我去给你烫衣服。"走了一步，问道："你怕不怕？"韦小宝心中恐惧早消去了大半，但毕竟还是有些怕，道："你快点回来。"双儿应道："是！"过不多时，韦小宝听得嗤嗤声响，却是双儿拿了一只放着红炭的熨斗来，将他的衣裤摊在桌上，一面熨衫，一面相陪。

四只粽子二咸二甜，韦小宝吃了三只，再也吃不下了，说道："这粽子真好吃，是你裹的么？"双儿道："是三少奶调味配料的，我帮着裹。"

韦小宝听她说话是江南口音，心念一动，问道："你们是湖州人吗？"

双儿迟疑不答，道："衣服就快熨好了。桂相公见到三少奶时，自己问她，好不好？"这话软语商量，说得甚是恭敬。

韦小宝道："好，有什么不好？"揭起帐子，瞧着她熨衣。双儿抬起头来，向他微微一笑，道："你没穿衣服，小心着凉。"

韦小宝忽然顽皮起来，身子一耸，叫道："我跳出来啦，不穿衣服，也不会着凉。"双儿吃了一惊，却见他一溜之下，全身钻入被底，连脑袋也不外露，不由得吃吃笑了出来。

过了一顿饭时分，双儿将熨干了的衣裤递入帐中，韦小宝穿起了下床。双儿帮着他扣衣钮，又取出一只小木梳，替他梳了头发，编结辫子。韦小宝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幽香，心下大乐，说道："原来狐狸精是这样的好人。"双儿抿嘴笑道："什么狐狸精不狐狸精的，难听死了，我不是狐狸精。"韦小宝道："啊，我知道了，要说'大仙'，不能说狐狸精。"双儿笑道："我也不是大仙，我是个小丫头。"韦小宝道："我是小太监，你是小丫头，咱俩都是服侍人的，倒是一对儿。"双儿道："你是服侍皇帝的，我怎么跟你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说话之间，结好了辫子。

双儿道："我不会结爷们的辫子，不知结得对不对？"韦小宝将辫子拿到胸前一看，道："好极了。我最不爱结辫子，你天天能帮我结辫子就好了。"双儿道："我可没这福气。你是大英雄。我今天给你结一次辫子，已经是前世修到的了。"

韦小宝道："啊哟，别客气啦，你这样一位俏佳人给我结辫子，我才是前世敲穿了十七八个大木鱼呢。"双儿脸上一红，低声道："我说的是真心话，你却拿人家取笑。"韦小宝道："没有，没有，我说的也是真心话。"双儿微微一笑，说道："三少奶说，桂相公要是愿意，请你劳驾到后堂坐坐。"韦小宝道："好，你三少爷不在家么？"双儿"嗯"了一声，轻轻的道："故世啦！"韦小宝想到了许多间屋中的灵堂，心中一寒，不敢再问，跟着她来到后堂一间小小花厅之中，坐下来，双儿送上一碗热茶。韦小宝心中打鼓，不敢再跟她说笑。

过了一会，只听得步声轻缓，板壁后走出一个全身缟素的少妇，说道："桂相公一路辛苦。"说着深深万福，礼数甚是恭谨。韦小宝急忙还礼，道："不敢当。"那少妇道："桂相公请上座。"

韦小宝见这少妇约莫二十六七岁年纪，不施脂粉，脸色苍白，双眼红红地，显是刚哭泣过来，灯下见她赫然有影，虽然阴森森地，却多半不是鬼魅，心下忐忑不安，应道："是，是！"侧身在椅上坐下，说道："三少奶，多谢你的湖州粽子，真正好吃得很。"

那少妇道："亡夫姓庄，三少奶的称呼可不敢当。桂相公在宫里多年了？"韦小宝心想："刚才黑暗之中，有个女人来问杀鳌拜之事，我认了是我杀的，他们就派了个小丫头送粽子给我吃。看来这一宝是押对了。"说道："也不过一年多些。"

庄夫人道："桂相公手刃奸相鳌拜的经过，能跟小女子一说吗？"

韦小宝听她把鳌拜叫作"奸相"，更是放心，好比手中已拿了一对至尊宝，不论别的两张是什么牌，翻出牌来，总之是有杀无赔，最多是和过。当下便将康熙如何下令擒拿、鳌拜如何反抗，众小监如何一拥而上，却给他杀死数人，自己如何用香炉灰迷了他眼睛这才擒住等情说了，只是康熙拔刀伤他，却说作是自己冷不防在鳌拜背上狠狠刺了一刀。庄夫人不发一言，默默倾听，听到韦小宝如何撒香炉灰迷住鳌拜眼睛、刀刺其背、搬铜香炉砸头而将他擒住，不由得轻轻吁了口气。韦小宝听惯了说书先生说书，何处当顿，何处当扬，关窍拿捏得恰到好处，何况这事他亲身经历，种种细微曲折之处，说得甚是详尽，再加些油盐酱醋，听他说这故事，只怕比他当时擒拿鳌拜，还多了几分惊心动魄。庄夫人道："原来是这样的。外边传闻，那也不尽不实得很，说什么桂相公武功了得，跟鳌拜大战三百回合，使了绝招将他制伏。想那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桂相公武功再高，终究年纪还小。"

韦小宝笑道："当真打架，就有一百个小桂子，也不是这奸贼的对手。"

庄夫人道："后来鳌拜却又是怎样死的？"

韦小宝心想："这三少奶十之八九不是女鬼，那么必是武林中人。不必扯谎之时，就不可扯谎，以免辛辛苦苦赢来的钱，一铺牌又输了出去。"于是据实将如何康熙派他去察看鳌拜、如何碰到天地会来攻打康亲王府、自己如何错认来人是鳌拜部属、如何奋身钻入囚室、杀了鳌拜等情一一说了，最后说道："这些人原来是鳌拜的对头，是天地会青木堂的英雄好汉。他们见我杀了鳌拜，居然对我十分客气，说替他们报了大仇。"

庄夫人点头道："桂相公所以得蒙陈总舵主收为弟子，又当了天地会青木堂香主，原来都由于此。"

韦小宝心想："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甚么？"说道："我却是胡里胡涂，甚么也不懂的。做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那也是有名无实得紧。"他不知庄夫人与天地会是友是敌，先来个模棱两可再说。

庄夫人沉思半晌，说道："桂相公当时在囚室中杀死鳌拜，用的是什么招数，可以使给我看看吗？"韦小宝见她眼神炯炯有光，心想："这女子邪门得紧，我如胡说八道，大吹牛皮，多半要拆穿西洋镜，还是老老实实的为高。"当下站起身来，说道："我又有什么屁招数了？"双手比划，说道："当时我吓得魂不附体，乱七八糟，就是这么几下。"

庄夫人点点头，说道："桂相公请宽坐。"说着站起身来，又道："双儿，咱们的桂花糖，怎么不去拿些来请桂相公尝尝？"

说着向韦小宝万福为礼，走进内堂。韦小宝心想："她请我吃糖，自然没有歹意了。"终究有些不放心："这三少奶虽然看来不像女鬼，也说不定她道行高，鬼气不露。"

双儿走进内堂，捧了一只青花高脚瓷盘出来，盘中装了许多桂花糖、松子糖，微笑道："桂相公，请吃糖。"将瓷盘放在桌上，回进内堂。

韦小宝坐在花厅，吃了不少桂花糖、松子糖，只盼快些天亮。

过了良久，忽听得衣衫簌簌之声，门后、窗边、屏风畔多了好多双眼睛，在偷偷向他窥看，似乎都是女子的眼睛，黑暗之中，难以分辨是

人是鬼，只看得他心中发毛。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女子声音在长窗外说道：“桂相公，你杀了奸贼鳌拜，为我们众家报了血海深仇，大恩大德，不知何以报答。”长窗开处，窗外数十白衣女子罗拜于地。韦小宝吃了一惊，急忙答礼。只听得众女子在地下冬冬磕头，他也磕下头去，长窗忽地关了。那老妇说道：“恩公不必多礼，未亡人可不敢当。”但听得长窗外众女子呜咽哭泣之声大作。

韦小宝毛骨悚然，过了一会，哭泣之声渐渐远去，这些女子便都散了。他如梦如幻，寻思：“到底是人还是鬼？看来……看来……”

过了一会，庄夫人从内堂出来，说道：“桂相公，请勿惊疑。这里所聚居的，都是被鳌拜所害忠臣义士的遗属，大家得知桂相公手刃鳌拜，为我们得报大仇，无不感恩。”韦小宝道：“那么庄三爷也……也是为鳌拜所害了？”庄夫人低头道：“正是。这里人人泣血痛心，日夜俟机复仇，想不到这奸贼恶贯满盈如此之快，竟然死在桂相公的手下。”韦小宝道：“我又有什么功劳了，也不过是刚刚碰巧罢了。”双儿将他那个包袱捧了出来，放在桌上。庄夫人道：“桂相公，你的大恩大德，实难报答，本当好好款待，才是道理。

只是孀居之人，颇有不便，大家商议，想送些薄礼，聊表寸心，但桂相公行囊丰足，身携巨款，我们乡下地方，又有什么东西是桂相公看得上眼的？至于武功什么的，桂相公是天地会陈总舵主的及门弟子，远胜于我们的一些浅薄功夫，这可委实叫人为难了。”

韦小宝听她说得文绉绉地，说道：“不用客气了。只是我想问问，我那几个同伴，都到哪里去了？”

庄夫人沉思半晌，道：“既承见问，本来不敢不答。但恩公知道之后，只怕有损无益。这几位是恩公的朋友，我们自当竭尽所能，不让他们有所损伤便是。他们日后自可再和恩公相会。”

韦小宝料想再问也是无益，抬头向窗子瞧了瞧，心想：“怎地天还不亮？”

庄夫人似乎明白他心意，问道：“恩公明日要去哪里？”韦小宝心想：“我和那个章老三的对答，她想必都听到了，那也瞒她不过。”说道：“我要去山西五台山。”庄夫人道：“此去五台山，路程不近，只怕沿途尚有风波。我们想送恩公一件礼物，务请勿却是幸。”韦小宝笑道：“人家好意送我东西，倒是从来没有不收过。”

庄夫人道：“那好极了。”指着双儿道：“这个小丫头双儿，跟随我多年，做事也还妥当，我们就送了给恩公，请你带去，此后服侍恩公。”

韦小宝又惊又喜，没想到她说送自己一件礼物，竟然是一个人，适才双儿服侍自己，熨衣结辫，省了不少力气，如有这样一个又美貌、又乖巧的小丫头伴在身边，确是快活得很，但此去五台山，未必太平无事，须得随机应变，带着个小丫头，却是十分不便，说道：“庄夫人送我这件重礼，那真是多谢之极。只不过……只不过……”要推却不要罢，一来人家送礼，岂可不收？二来这样一个好丫头，也真舍不得不要。只见双儿低了头，正在偷看自己，他眼光一射过去，她急忙转过了头，脸上一阵晕红。庄夫人道：“不知恩公有何难处？”韦小宝道：“我去五台山，所办的事多半很是……很是不容易，带着这位姑娘，恐怕不方便。”庄夫人道：“那倒不用担心，双儿年纪虽小，身手却也颇为灵便，不会成为恩公的累赘，尽管放心便是。”韦小宝又向双儿看了一眼，见她一双点漆般的眼中流露出热切的神色，笑问：“双儿，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双儿低下了头，细声道：“三少奶叫我服侍相公，自然……自然要听三少奶的吩咐。”韦小宝道：“那你自己愿不愿呢？只怕会遇到危险的。”双儿道：“我不怕危险。”韦小宝微笑道：“你答了我第二句话，没答第一句话。你不怕危险，只不过夫人将你送了给我，你心中却是不愿意了。”双儿道：“夫人待我恩德深重，相公对我庄家又有大恩，夫人叫我服侍相公，我一定尽心。相公待我好，是我命好，待我不好，是我……是我命苦罢啦。”韦小宝哈哈一笑，道：“你命很好，不会命苦的。”双儿嘴角边露出一丝浅笑。

庄夫人道：“双儿，你拜过相公，以后你就是桂相公的人了。”

双儿抬起头来，忽然眼圈儿红了，先跪向庄夫人磕头，道：“三少奶，我……我……”说了两个“我”字，轻轻啜泣。庄夫人抚摸她头发，温言道：“桂相公少年英雄，年纪轻轻便已名扬天下，你好好服侍相公。他答应了待你好的。”双儿应道：“是。”转过身来，向韦小宝盈盈拜倒。韦小宝道：“别客气！”扶她起来，打开包袱，取出一串明珠，笑道：“这算是我的见面礼！”心想：“这串明珠，少说也值得三四千两银子，用来买丫鬟，几十个都买到了。可是几十个丫鬟加在一起，也及不上这双儿可爱。”

双儿双手接过，道：“多谢相公。”挂在颈中，珠上宝光流动，映得她一张俏脸更增丽色。

庄夫人道：“恩公去五台山，不知是打算明查，还是暗访？”

韦小宝道：“那自然是暗访的了。”庄夫人道：“五台山各丛林庙分青黄，尽有卧虎藏龙之士，恩公务请小心。”韦小宝道：“是，多谢吩咐。不过你叫我恩公，可不敢当了。你叫我小宝好啦。”

庄夫人道：“那可不敢当。”站起身来，说道：“一路珍重，未亡人恕不远送了。”向双儿道：“双儿，你出此门后，便不是庄家的人了。此后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一概和旧主无涉，你如在外面胡闹，我庄家可不能庇护你。”说这句话，神色之间甚是郑重。双儿应了。庄夫人又向韦小宝行礼，走了进去。

眼见窗纸上透光，天渐渐亮了。双儿进去拿了一个包袱出来，连韦小宝的包袱一起背在背上。韦小宝道：“咱们走罢！”

双儿道：“是！”低下了头，神色凄然，不住向后堂望去，显是和庄夫人分别，颇为恋恋不舍。她两眼红红的，适才定是哭过了。

韦小宝走出大门，双儿跟在身后。其时大雨已止，但山间溪水湍急，到处都是水声。韦小宝走出数十步，回首向那大屋望去，但见水气濛漫，笼罩在墙前屋角，再走出数十步，回头白濛濛地，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叹了口气，说道：“昨晚的事，真像是做梦一般。双儿，夫人最后跟你说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双儿道：“三少奶说，我以后只服侍相公，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跟她庄家没有干系。”韦小宝道：“那么，我那些同伴到底到哪里去了，你可以跟我说啦！”

双儿一怔，道：“是。相公那些同伴，本来都给我们救了出来，章老三跟他那些手下人也给我们逮住了，但后来神龙教中来了厉害人物，却一古脑儿的都抢了去。三少奶说，咱们都是女流之辈，不便跟那些野男人打斗动粗，再说，也未必斗得过，暂且由得他们，另行托人去救你那几位同伴。神龙教的人见我们退让，也就走了，临走时说了几句客气话。”

韦小宝点点头，对方怡和沐剑屏的处境颇为担心。双儿道：“三少奶曾对神龙教的首领说，决不能伤害你那几位同伴的性命。那人亲口答允了的。”韦小宝叹道：“神龙教这些家伙，只怕说话如同放屁，唉，可也没有法子。”又问：“三少奶会武功么？”双儿道：“会的，不但会，而且很了得。”韦小宝摇了摇头，道：“她这么风也吹得倒的人，怎么武功会很了得？她要是真的武功了得，三少爷又怎会给鳌拜杀死？”双儿道：“老太爷、三少爷他们遇害之时，几十家人没一个会武功，那时男的都给鳌拜捉到北京去杀了，女的要充军到宁古塔去，说什么给披甲人为奴，幸亏在路上遇到救星，杀死了解差，把我们几十家的女子救了出来，安顿在这里，又传了三少奶她们本事。”韦小宝渐渐明白。

其时天已大亮，东方朝暾初上，一晚大雨，将山林间树木洗得青翠欲滴，韦小宝直到此刻，才半点也不再疑心昨晚见到的是女鬼，问道：“你们屋子里放了这许多灵堂，那都是给鳌拜害死的众位老爷、少爷？”

双儿道：“正是。我们隐居在深山之中，从来不跟外边人来往。附近乡下人有好奇的过来探头探脑，我们总是装神扮鬼，吓走了他们。所以大家说这是闹鬼屋，近一年来，谁也不敢过来了。想不到相公昨晚会来。三少奶说，我们大仇未报，一切必须十分隐秘才好。灵堂牌位上写得有遇难的老爷、少爷们的名字，要是外人见了，可大大的不便，相公昨晚问起，我不敢说。不过三少奶说道，从今以后，我只服侍相公，跟庄家没了干系，自然是什么都不能再瞒你了。”韦小宝喜道：“是啊。我跟你说，我的真姓名叫做韦小宝，桂公公什么的，却是假名。你是我韦家的人，不是桂家的人。”双儿甚喜，道：“相公连真名也跟我说了，我决不会泄露。”韦小宝笑道：“我这真名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天地会中的兄弟，就有许多人知道。”

双儿道：“神龙教那些人跟你们一伙动手之时，三少奶她们在外边看热闹。见到他们会念咒，嘴里叽哩咕噜的念咒……”韦小宝笑道：“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这种咒语，我也会念。”双儿道：“三少奶说，他们嘴里这么念咒，暗底里一定还在使什么别的法术，否则不会突然一念咒，手底下的功夫就增长了几倍。后来那个章老三跟你说话，三少奶在窗外听，别的人就弄熄了大厅上灯火，用渔网把一伙人

都拿了。”

韦小宝一拍大腿，叫道：“妙极！用渔网来捉人么？那好得很啊。”双儿道：“三少奶说，那章老三的武功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妖法厉害，因此没跟他正面动手，一引他出来，就熄了灯火，渔网这样一罩……”韦小宝道：“捉到了一只老王八。”

双儿嘻嘻一笑，道：“山背后有个湖，我们夜间常去打鱼。我们在湖州时，庄家大屋靠近太湖，那湖可就大了。那时候我们庄家渔船很多，租给渔人打鱼。三少奶她们见过渔人撒网捉鱼的法子。”

韦小宝道：“你们果然是湖州人，怪不得湖州粽子裹得这么好吃。三少爷到底怎么给鳌拜害死的？”

双儿道：“三少奶说，那叫做‘文字狱’。”韦小宝奇道：“蚊子肉？蚊子也有肉？”双儿道：“不是蚊子，是文字，写的字哪！我们大少爷是读书人，学问好得很，他瞎了眼睛之后，做了一部书，书里有骂满洲人的话……”韦小宝道：“啧啧啧，了不起，瞎了眼睛还会做书写文章。我眼睛不瞎，见了别人写的字还是不识，我这可叫做‘亮眼瞎子’了！”双儿道：“老太太常说，世道不对，还是不识字的好。我们住在一起的这几家人家，每一位遭难的老爷、少爷，个个都是学士才子，没一个的文章不是天下闻名的。就因为做文章，这才做出祸事来啦。不过三少奶说，满洲鞑子不许我们汉人读书做文章，我们偏偏要读，偏偏要做，才不让鞑子称心如意呢。”韦小宝道：“那你会不会做文章？”双儿嘻的一笑，道：“相公真爱说笑话，小丫头怎么会做文章？三少奶教我读书，也不过读了七八本。”韦小宝“哗”的一声，说道：“你读了七八本书！那比我行得多了。我只不过识得七八个字。”双儿笑道：“相公不爱读书，老太太一定喜欢你。她说一到清朝，败家子才读书。”

韦小宝道：“对！我瞧鳌拜那厮也不大识字，定是拍马屁的家伙说给他听的。”双儿道：“是啊。我们大少爷做的那部书，叫做什么《明史》，书里头有骂满清人的话。有个坏人名叫吴之荣，拿了书去向鳌拜告发。事情一闹大，害死了好几百人，连卖书的书店老板，买书来看的人，都给捉去杀了头。相公，你在北京城里，可见过这个吴之荣么？”

韦小宝道：“还没见过，慢慢的找，总找得着。双儿，我想拿你换一个人。”

双儿吃了一惊，颤声道：“你……你要拿我去送给人？”韦小宝道：“不是送给别人，是换一个人。”双儿眼圈儿早已红了，急得要哭了出来，道：“什么……什么换一个人？”

韦小宝道：“你三少奶将你送给了我，这样一份大礼，可不容易报答。我得想法子将吴之荣那厮捉了来，去送给你三少奶。那么这份礼物也差不多了。”双儿破涕为笑，右手轻轻拍胸，说道：“你吓了我一跳，我还道相公不要我啦。”

韦小宝大喜，道：“你怕我不要你，就急成这样。你放心，人家就是把金山、银山、珍珠山、宝石山堆在我面前，也换不了你去。”

说话之间，两人已走到山脚下，但见晴空如洗，万里无尘，韦小宝回想昨晚大雨之中走向“鬼屋”避雨的狼狈情景，当真大不相同。只是徐天川、方怡、沐剑屏他们失陷被擒，不知能否脱险，凭着自己的本事，无论如何救他们不得，多想既然无用，不如不想。

行出数里，来到一个市集，两人找了家面店，进去打尖。

韦小宝坐下后，双儿站在一旁侍候。韦小宝笑道：“这可别客气啦，坐下来一起吃罢。”双儿道：“不成，我怎么能跟相公一桌吃饭？太没规矩啦。”韦小宝道：“管他妈的什么规矩不规矩。我说行，就行。等我吃完了你再吃，多耽搁时候。”双儿道：“相公一吃完，咱们就走。我买些馒头，一面走一面吃就行了，不会耽搁的。”韦小宝叹道：“我有个怪脾气，一个人吃东西，肚子一定作怪，倘若没人陪着一块儿吃，待会儿肚子疼起来，那可有得受的了。”双儿嫣然一笑，只得拉张长凳，斜斜的坐在桌子角边。韦小宝一碗面还只吃得几筷，只见三个西藏喇嘛走进店来，靠街坐了，一叠连声的叫：“拿面来！拿面来！”一名喇嘛瞥眼见到双儿颈中那串明珠，左肘撞了撞同伴，努嘴示意。

另外两人一见，登时喜容满脸，目不转睛的打量那串珠子。韦小宝心道：“不好，这三个家伙想拦路打劫。”取出一块碎银子，叫面店中一名店伴去雇一辆大车，匆匆吃完面，上了大车，吩咐车夫向西快跑。

驰出数里，只听得车后马蹄声响，韦小宝向后张去，果见那三名喇嘛骑马追来，向双儿道：“那三个恶人要抢你的珠子，给了他们算了，回头我另买一串给你。”双儿道：“是！也不用买过。”只听得三名喇嘛叫道：“停车，停车！”车夫勒定骡子。

三名喇嘛纵马上前，拦在车前。一人说道：“两个娃娃，下车来罢！”

双儿将颈中那串明珠除了下来，递出车外，说道：“你们看中这串珠子，相公说给了你们，那就拿去罢。”一名胖大喇嘛伸出大手，却不接珠子，更向前探，抓住了双儿手腕，向外便拉。韦小宝急道：“要钱还有，不可动粗！”却见黄影闪动，那喇嘛飞身而起，跃入半空，向后纵了出去。韦小宝暗叫：“好功夫！”见他身子急落，却是头下脚上，波的一声响，一颗胖大脑袋冲向泥沼，直陷至胸，双足乱舞。

韦小宝又惊又喜，不知这喇嘛显的一手是什么功夫。

另外两个喇嘛哇哇乱叫，抢过去抓住他身子，将他从烂泥中拔了出来。那喇嘛满脸都是湿泥，狼狈无比。幸好昨晚一夜大雨，浸得路边一片软泥，这喇嘛才没受伤。韦小宝哈哈大笑，向车夫道：“还不快走！”双儿提着手中的珠子，问道：“相公，这珠子还给不给他们？”

韦小宝尚未回答，只见三名喇嘛各从腰间拔出钢刀，恶狠狠的扑将上来。双儿从车夫手中接过鞭子，向外甩出，卷住了一名喇嘛手中钢刀，鞭子回缩，左手将刀接住，右手又将鞭子甩了出去，一卷之下，将第二名喇嘛手中钢刀也夺了过来。第三名喇嘛叫声：“啊哟！”一呆停步。双儿手中鞭子又已甩出，这次却卷住了他头颈，顺势将他拉到车前，随手接过他手中钢刀。那喇嘛喉头被鞭子勒住，双眼翻白，伸出舌头，满脸登时没半点血色。余下两名喇嘛分从左右向双儿攻到，意欲相救同伴。双儿跃起身来，左足站在车辕，右足连踢，两名喇嘛头上穴道被点，晕倒在地。她挥手松开鞭子，那喇嘛已窒息良久，也即昏倒。韦小宝喜欢之极，跳起身来，叫道：“双儿，好双儿，原来你功夫这样了得。”

双儿微微一笑，道：“那也没什么，是这三个恶人不中用。”

韦小宝道：“早知这样，我也不用担这半天心事了。”跳下车来，在一名喇嘛身上踢了一脚，问道：“你们干甚么的？”那喇嘛兀自昏晕不醒。

双儿在他腰间踢了一脚。那喇嘛一声呻吟，醒了过来。双儿道：“相公问你们是干甚么的？”那喇嘛道：“姑娘……姑娘是会……会仙法的么？”双儿微笑道：“快说！你们是干甚么的？”那喇嘛道：“我们……我们是五台山菩萨顶……大文殊寺的喇嘛。”双儿皱眉道：“甚么喇嘛不喇嘛的，胡说八道，说这等粗话。”韦小宝道：“喇嘛是西藏的和尚。”双儿道：“原来你们是和尚。”在他身上轻轻踢了一脚，道：“是和尚又不剃光头？”

那喇嘛道：“我们是喇嘛，不是和尚。”双儿道：“甚么？你还嘴硬？相公说你是和尚，就是和尚！”在他腰间“天豁穴”上又踢一脚，那喇嘛直痛到骨髓里去，忍不住大声呼叫，疼痛越来越厉害，叫声也越来越响。另外两名喇嘛悠悠转醒，听到他杀猪般大叫，无不骇然，齐用藏语相询，那喇嘛说了，随即用汉语叫道：“我是和尚，我是和尚，姑娘说……说我是甚么，就……就是甚么，求求你……快快给我……解了穴道。”双儿笑道：“姑娘说的不算数，相公说的才算数。相公，你说他是什么？”

韦小宝笑道：“我说他是尼姑！”

那喇嘛实已忍耐不住，忙道：“我是尼姑，我是尼姑！”韦小宝和双儿一齐大笑。双儿左足在他颈下“气户穴”上轻轻一踢，那喇嘛剧痛立止，兀自不停的叫唤：“我是尼姑，我是尼姑！”

韦小宝忍住了笑，问道：“你们是出家人，为甚么来抢我们财物？”那喇嘛道：“小人该死，下次再也不敢了。”韦小宝道：“你还想下次么？”那喇嘛道：“我说过不敢，就是不敢，再过一百年也不敢了。”韦小宝道：“你们不在庙里念经，下山来干甚么？”那喇嘛道：“是……是师父派我们下山来的。”韦小宝道：“你们师父派你们下山来抢金银珠宝？”那喇嘛道：“不……不是。我们要去北京……”刚说到这里，另一名胖大喇嘛咳嗽了一声。

韦小宝斜眼瞧去，只见那喇嘛连使眼色，显是示意同伴不可吐露实情。韦小宝本想这些喇嘛见财起意，恃强抢劫，也没什么大不了。满洲人崇信喇嘛，皇宫中做法事，定是请喇嘛拜忏诵经。皇室如此，一般王公亲贵更加不必说了，是以颇有不守清规的喇嘛在京里横行不法。他本想作弄折磨他们一番，资为笑乐，就此将他们放了，但见这胖大喇嘛这等神情，似乎另有别情，说道："这三个家伙捣鬼。双儿，你在他们三人身上每人踢一脚，让他们三人叫苦连天，咱们这就去罢！"

双儿应道："是！"她也瞧出那胖大喇嘛捣鬼，先在他"天豁穴"上踢了一脚。那喇嘛立时大声呼叫。双儿又走到先前那喇嘛身边，提起脚来，作势欲踢。

那喇嘛吃过苦头，忙道："别踢，我说就是。师父差我们上北京，送一封信。"韦小宝道："信呢？"那喇嘛道："这……

这信是不能给你们看的，要是给人见到了，师……师父非杀我们不可。"韦小宝道："拿出来！你不拿，我就踢你一脚。"说着走上一步。

那喇嘛可不知他功夫有限，这一脚踢在身上，无关痛痒，一见他提脚，忙道："不……不在我这里。"韦小宝道："你去拿来！"那喇嘛无奈，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藏语。那胖大喇嘛以藏语回答，他正在杀猪也似的大叫大嚷，再夹入断断续续的几句藏语，更加难听。韦小宝从他语气与神情之中，料想他定是不许这喇嘛取信，当即走过去在他脑门上狠狠踢了一脚，那胖大喇嘛登时晕去。另一名喇嘛从他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小包，战战兢兢的双手递过。韦小宝接了过来。双儿从怀里也取出一个小包，打了开来，拿出一把小小剪刀，剪开包裹，里而果是一封信，封皮上写的是两行藏文。

韦小宝问道："这信送去给谁？"那喇嘛道："给我们师伯的。"韦小宝伸手一扯，嗤的一声，扯开了封皮。两个喇嘛连声叫苦。只见一道黄纸上了几行弯弯曲曲的藏文，下面又用朱砂画了一道符，希奇古怪，不知所云。这封信便是以汉文书写，韦小宝也是不识，当即递给双儿，问道："里面写些什么？"

双儿也不识得，向那喇嘛道："相公问你信里写些什么，快说！如有半句假话，我踢了你的穴道，永不给你解开。哼，至少也得隔上三天三晚，才给你解开。"那喇嘛接过信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嗫嚅道："这个……

这个……"韦小宝道："甚么这个那个的？快说！"那喇嘛道："是，是！那信中说道，师兄所问那个人……"刚说到这里，另一个喇嘛忽然咕噜咕噜的说起话来。双儿飞身过去，在他"天豁穴"上一脚踢去，这喇嘛的话声立时变成了呻吟和呼号。第一个喇嘛脸色大变，颤声道："那信中说……说道要找的那个人，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一定……一定不在五台山上。"

韦小宝见他目光闪烁，说话吞吞吐吐，心想："我虽不懂你们的鸡鸣狗叫，可是瞧你神气，定是在说假话，只不过你这家伙太笨，假话也说不像。"向双儿道："这喇嘛又在撒谎骗我了。"双儿道："他这样坏，那可饶他不得。"伸足再在他"天豁穴"上一踢。

那喇嘛叫道："你……杀了我罢。我师兄说……说的，倘若说了信中言语，我们……我们三个都活不成的……你……你快杀了我罢。"

韦小宝道："别理他了，咱们走罢！"和双儿跃上大车。那车夫见他二人小小年纪，居然收拾得三个喇嘛死去活来，佩服得五体投地，赞不绝口。

韦小宝低声道："到得前面市镇之上，你可得改装，这串明珠也得收了起来。"双儿道："是。我改甚么装？"韦小宝微笑道："你改了男装罢。"

车行三十余里后，到了一座大市镇。韦小宝遣去车夫，赴客店投宿，取出银子，命双儿去购买衣衫改装。双儿买了衣衫回店，穿着起来，扮作了一个俊俏的小书僮。

这一改装，路上再不引人注目。双儿武功了得，人情世故却全然不懂，一路上全由韦小宝拿主意，但他的主意可也不大高明，往往有三分正经，却有七分胡闹。不一日来到直晋两省交界。自直隶省阜平县往西，过长城岭，便到龙家关。那龙家关是五台山的东门，石径崎岖，峰峦峻峭，入五台山后第一座寺院是涌泉寺。

韦小宝问起清凉寺的所在，却原来五台山极大，清凉寺在南台顶与中台顶之间，自涌泉寺前去，路程着实不近。

这晚韦小宝和双儿在涌泉寺畔的卢家庄投宿，吃了一碗羊肉泡馍，再吃糖果，心想日间在涌泉寺问路，庙里的和尚见自己年轻，神情冷冷的不大理睬，不答去清凉寺的路径，反问："道路又远又不好走，你去清凉寺干什么？"一副讨厌模样，倒有七分便似扬州禅智寺中那些势利的贼秃，到清凉寺中去见顺治皇帝，只怕挺不容易，须得想个法子才好。他嘴里吃糖，心中寻思："有钱能使鬼推磨，叫和尚推磨，多半也行罢。曾听说书先生说《水浒传》，鲁智深到五台山出家，一个甚么员外在庙里布施了不少银两，鲁智深在庙里乱闹一通，又喝酒又吃狗肉，老和尚也不生气。是了，我假装要做法事，到庙里大撒银子，再借些因头，赖着不走，慢慢的找寻老皇爷，老和尚总不能赶我走。"但入山之后，除了寺庙之外便没大市镇，一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也找兑不开，只得再出龙泉关，回到阜平，兑换银两，和双儿俩打扮得焕然一新，心想："我要做法事，可是甚么也不懂，只怕一下子便露出马脚来，先得试演一番。"

当下来到阜平县城内一座庙宇吉祥寺，向佛像磕了几个头。知客和尚取出缘簿笔砚。韦小宝挥手道："布施便布施，写什么字？"取出一锭五十两的元宝，送了过去。那和尚大惊，心想这位小施主乐善好施，世间少有，当下连声称谢，迎入斋房，奉上斋菜素面。

韦小宝吃面之时，方丈和尚坐在一旁相陪，大赞小檀越仁心虔敬，必蒙菩萨保佑，日后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子孙满堂，福泽无穷。韦小宝暗暗好笑，心想你拍我什么马屁都好，我瞎字不识，说我高中状元，那不是当面骂人吗？说道："老和尚，我要到五台山去做一场大法事，只是我什么也不懂，要请你指教。"

那方丈听到"大法事"三字，登时站起身来，说道："施主，天下庙宇，供奉的佛祖、菩萨都是一般，你要做法事，就在小寺里办好了，包你一切周到妥贴，却不用辛辛苦苦的赶上五台山上去。"

韦小宝摇头道："不行，我这场法事，许下了心愿，一定要去五台山做的。"说着又取出五十两银子，说道："这样罢，你给我雇一个人，陪我上五台山去做帮手。五十两银子是给他的。"老和尚大喜，道："那容易，那容易！"他有个表弟，在庙里经管庙产，收租买物，全由他经手，却不是和尚，当下去叫了他来，和韦小宝相见。此人姓于，行八，一张嘴极是来得，却有个外号叫做"少一划"，原来"于"字加上一划，变成个"王"字，于八便成王八了。三言两语之间，韦小宝便和他十分投机。这等市井小人，韦小宝自幼便相处惯了的，这时忽然在阜平县遇上一个，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韦小宝再向方丈请教做法事的诸般规矩，那方丈倒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韦小宝心想："和尚们的规矩倒也真多！"又多布施了二十两银子。

韦小宝带了于八回到客店，取出银子，差他去购买一应物事。于八有银子在手，办事十分快捷，不多时诸般物品便已买齐，自己也穿得一身光鲜，说道："韦相公，你是大财主，我做你亲随，也该穿着得有个谱儿，是不是？这套衣服鞋帽，不过花了三两五钱银子。"韦小宝心想不错，又叫他去衣铺替自己和双儿多买几套华贵衣衫。三人兴兴头头的过龙泉关，后面跟着八个挑夫，挑了八担斋僧礼佛之物，沿大路往南。一入五台山，行不数里便是一座寺庙，过涌泉寺后，经台麓寺、石佛庙、普济寺、古佛寺、金刚库、白云寺、金灯寺而至灵境寺。当晚在灵境寺借宿一宵，次晨折回向北，到金阁寺后向西数里，便是清凉寺了。那清凉寺在清凉山之巅，和沿途所见寺庙相比，也不见得如何宏伟，山门破旧，显已年久失修。韦小宝微觉失望："皇帝出家，一定拣一座最大的寺庙，只怕海老乌龟瞎说八道，老皇帝并不在这里做和尚。"

于八进入山门，向知客僧告知，北京城有一位韦大官人要来大做法事，斋僧供佛。知客僧见这一行人衣饰华贵，又带着八挑物事，当即请进厢房奉茶，入内向方丈禀报。方丈澄光老和尚来到厢房，和韦小宝相见，问道："不知施主要做甚么法事？"

韦小宝见这澄光方丈身材甚高，但骨瘦如柴，双目微闭，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更是失望，说道："弟子要请大和尚做七日七夜法事，超渡弟子亡父，还有几位亡故了的朋友。"澄光道："北京城里大庙甚多，五台山也是庙宇众多，不知施主为甚么路远迢迢的，特地上五台山来，到小庙做法事？"韦小宝早知有此一问，事先已和于八商量过，便道："我母亲上个月十五做了一梦，梦见我死去的爹爹，向她说道，他生前罪业甚大，必须到五台山清凉寺，请方丈大师拜七日七夜经忏，才消得他的血光之灾，免得我爹爹在地狱中受无穷苦恼。"他不知自己父

亲是谁，更不知他是死是活，说这番话时，忍不住暗暗好笑，又想：“他妈的，你生下了老子，就此撒手不管，下地狱也是该的。老子给你碰巧做七日七夜法事，是你的天大运气。”

澄光方丈道：“原来如此。小施主，俗语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梦幻之事，实在是当不得真的。”

韦小宝道：“大和尚，俗语说得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算我爹爹在梦里的言语未必是真，我们给他做一场法事，超渡亡魂，那也是一件功德。如果我爹爹真有此言，我们却不照他的话做，他在阴世给牛头马面、无常小鬼欺负折磨，那……那……我总有点儿不大好意思罢？再说，这是奉了我母亲之命。我母亲说五台山清凉寺的老方丈跟她有缘份，这场法事嘛，定是要在宝刹做的。”心想：“你跟我妈妈有缘份，这倒奇了，你到扬州丽春院去做过嫖客吗？”澄光方丈“嘿”的一声，说道：“施主有所不知，敝寺乃是禅宗，这等经忏法事，是净土宗的事，我们是不会做的。这五台山上，金阁寺、普济寺、大佛寺、延庆寺等等都是净土宗，施主还是移步到那些寺庙去做法事的为是。”韦小宝心想在阜平县时，那方丈抢着要做法事，到了此处，这老和尚却推三阻四，将送上门来的银子双手推将出去，其中必有古怪。他求之再三，澄光只是不允，跟着站起身来，向知客僧道：“你指点施主去金阁寺的道路，老衲少陪。”韦小宝急了，忙道：“方丈既然执意不允，我带来施舍宝刹的僧衣、僧帽，以及银两，总是要请宝刹诸位大和尚赏收。”澄光合十道：“多谢了。”他眼见韦小宝带来八挑礼物，竟然毫不起劲。

韦小宝道：“我母亲说道，每一份礼物，要我亲手交给宝刹每一位大和尚，就算是火工道人、种菜的园子，也都有份。

带来共有三百份礼物，倘若不够，我们再去采购。”澄光道：“够了，太多了。本寺只五十来人，请施主留下五十六份物品就是。”韦小宝道：“可否请方丈集合寺僧众，由我亲手施舍？这是我母亲的心愿，无论如何是要办到的。”澄光抬起头来，突然间目光如电，在韦小宝脸上一扫，说道：“好！我佛慈悲，就如施主所愿。”转身进内。

瞧着他竹竿一般的背影走了进去，韦小宝心头说不出的别扭，讪讪的端起茶碗喝茶。

于八站在他背后，低声道：“这等背时的老和尚，姓于的这一辈子可还真少见，怪不得偌大一座清凉寺，连菩萨金身也是破破烂烂的。”

只听得庙里撞起钟来，知客僧道：“请檀越到西殿布施。”韦小宝到得西殿，见僧众络绎进来，他将施物一份一份发放，凝神注视每一名和尚，心想：“顺治皇帝我没见过，但他是小皇帝的爸爸，相貌总有些相像。只要见到是个大号小皇帝的和尚，那便是了。”可是五十多份施物发完，别说“大号小皇帝”没见到，连跟小皇帝相貌有一二分相似的和尚，也没一个。

韦小宝好生失望，突然想起：“他是做过皇帝之人，那是何等的身份，怎会来领我一份施舍的衣帽！我这计策可笨得很。”问知客僧道：“宝刹所有的僧人，全都来了？”知客僧道：“个个都领了，多谢檀越布施。”韦小宝道：“每一个都领了？恐怕不见得，只怕还有人不肯来取。”知客僧道：“檀越说笑话了，哪有此事？”韦小宝道：“出家人不打诳语，你如骗我，你死后要下拔舌地狱。”知客僧一听，登时变色。韦小宝道：“既然尚有僧人未来领取，大和尚去请他来领罢！”

知客僧摇头道：“只有方丈大师未领，我看不必再要他老人家出来了。”

正在这时，一名僧人匆匆忙忙进来，说道：“师兄，外面有十几名喇嘛要见方丈。”跟着低声道：“他们身上都带着兵器，磨拳擦掌的，来意不善。”知客僧皱眉道：“五台山青庙黄庙，自来河水不犯井水，他们来干什么？你去禀报方丈，我出去瞧瞧。”说着向韦小宝说道：“少陪。”快步出去。

韦小宝笑道：“这些臭喇嘛，只怕是冲着我们来的。”他想双儿武功高强，十几名喇嘛也不放在心上。忽听得山门外传来一阵喧哗之声，一群人冲进了大雄宝殿。韦小宝道：“瞧瞧热闹去。”拉着双儿的手，一齐出去。到得大殿，只见十几名黄衣喇嘛围住了知客僧，七嘴八舌的乱嚷：“非搜不可，有人亲眼见他来到清凉寺的。”“这是你们不对，干么把人藏了起来？”“乖乖的把人交了出来便罢，否则的话，哼哼！”

韦小宝走到殿边一站，双手扠腰，心道：“老子就在这里，你们放马过来罢。”岂知那些喇嘛对他全不理睬，正眼也不向他瞧。

吵嚷声中，澄光方丈走了出来，缓缓的道：“甚么事？”知客僧道：“好教方丈得知，他们……”他“方丈”二字一出口，那些喇嘛便都围到澄光身畔，叫道：“你是方丈？那好极了！”“快把人交出来！要是不交，连你这寺院也一把火烧个干净。”“岂有此理，真正岂有此理！”“难道做了和尚，便可不讲理么？”澄光道：“请问众位师兄，是哪座庙里的？光临敝寺，为了何事？”

一名黄衣上披着红色袈裟的喇嘛道：“我们打从西藏来，奉了活佛之命，到中原公干，岂知有一名随从的小喇嘛给一个贼和尚拐走了，在清凉寺中藏了起来。方丈和尚，你快快把我们这小喇嘛交出来，否则决计不能跟你甘休。”

澄光道：“这倒奇了。我们这里是禅宗青庙，跟西藏密宗素来没有瓜葛。贵处走失了小喇嘛，何不到各处黄庙去问问？”那喇嘛怒道：“有人亲眼见到，那小喇嘛是在清凉寺中，这才前来相问，否则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来瞎闹么？你识趣的，快把小喇嘛交出来，我们也就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再追究了。”澄光摇头道：“倘若真有小喇嘛来到清凉寺，各位就算不问，老衲也不能让他容身。”

几名喇嘛齐声叫道：“那么让我们搜一搜！”澄光仍是摇头，说道：“这是佛门清净之地，哪能容人说搜便搜。”那为首的喇嘛道：“倘若不是做贼心虚，为什么不让我们搜？可见这小喇嘛千真万确，定是在清凉寺中。”澄光刚摇了摇头，便有两名喇嘛同时伸手，扯住他衣领，大声喝道：“你让不让搜？”另一名喇嘛道：“大和尚庙里是不是窝藏了良家妇女，怕人知道？否则搜一搜打甚么紧？”这时清凉寺中也有十余名和尚出来，却给众喇嘛拦住了，走不到方丈身旁。

双儿低声问道：“相公，要不要打发了他们？”

韦小宝道：“且慢！”心想：“这些喇嘛摆明了是无理取闹，这庙里怎会窝藏什么小喇嘛？莫非他们的用意和我相同，也是要见顺治皇帝？”

只见白光一闪，两名喇嘛已拔尖刀在手，分抵澄光的前胸后心，厉声道：“不让搜就先杀了你。”澄光脸上毫无惧色，说道：“阿弥陀佛，大家是佛门弟子，怎地就动起粗来？”两名喇嘛将尖刀微微向前一送，喝道：“大和尚，我们这可要得罪了。”澄光身子略侧，就势一带，两名喇嘛的尖刀都向对方胸口刺去。两人急忙左手出掌相交，拍的一声，各自退出数步。余人叫了起来：“清凉寺方丈行凶打人哪！打死人了哪！”叫唤声中，大门口又抢进三四十人，有和尚、有喇嘛，还有几名身穿长袍的俗家人。一名黄袍白须的老喇嘛大声叫道：“清凉寺方丈行凶杀人吗？”

澄光合十道：“出家人慈悲为本，岂敢妄开杀戒？众位师兄、施主，从何而来？”向一个五十来岁的和尚道：“原来佛光寺心溪方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得罪，得罪。”

佛光寺是五台山上最古的大庙，建于元魏孝文帝之时，历时悠久。当地人有言：“先有佛光寺，后有五台山。”原来五台山原名清凉山，后来因发现五大高峰，才称五台山，其时佛光寺已经建成。五台山的名称，也至隋朝大业初才改。在佛教之中，佛光寺的地位远比清凉寺为高，方丈心溪，隐然是五台山诸青庙的首脑。

这和尚生得肥头胖耳，满脸油光，笑嘻嘻的道：“澄光师兄，我给你引见两位朋友。”指着那老喇嘛道：“这位是刚从西藏拉萨来的大喇嘛巴颜法师，是活佛座下最得宠信、最有势力的大喇嘛。”澄光合十道：“有缘拜见大喇嘛。”巴颜点了点头，神气甚是倨傲。

心溪指着一个身穿青布衫、三十来岁的文人，说道：“这位是川西大名士，皇甫阁皇甫先生。”皇甫阁拱手道：“久仰澄光大和尚武学通神，今日得见，当真三生有幸。”

澄光合十道：“老僧年纪老了，小时候学过的一些微末功夫，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皇甫居士文武兼资，可喜可贺。”韦小宝听这些人文绉绉的说客气话，心想这场架多半是打不成了，既没热闹瞧，又少了个混水摸鱼、找寻老皇帝的机会，心下暗暗失望。

巴颜道：“大和尚，我从西藏带了个小徒儿出来，却给你们庙里扣住了。你冲着活佛的金面，放了他罢，大伙儿都承你的情。”澄光微微一笑，说道：“这几位师兄在敝寺吵闹，老衲也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大师是通情达理之人，如何也听信人言？清凉寺开建以来，只怕今日才有

喇嘛爷光临。说我们收了贵座弟子，那是从何说起？”巴颜双眼一翻，大声喝道：“难道是冤枉你了？你不要……不要罚酒不吃……吃敬酒。”他汉语不大流畅，“敬酒不吃吃罚酒”这话，却颠倒着说了。心溪笑道：“两位休得伤了和气。依老衲之见，那小喇嘛是不是藏在清凉寺内，口说无凭，眼见是实。就由皇甫居士和贫僧做个见证，大伙儿在清凉寺各处随喜一番，见佛拜佛，遇僧点头，每一处地方、每一位和尚都见过了，倘若仍然找不到那小喇嘛，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说来说去，还是要在清凉寺中搜查。

澄光脸上闪过一阵不愉之色，说道：“这几位喇嘛爷打从西藏来，不明白我们汉人的规矩，那也怪不得。心溪大师德高望重，怎地也说这等话？这个小喇嘛倘若真是在五台山上走失的，一座座寺院搜查过去，只怕得从佛光寺开头。”

心溪嘻嘻一笑，说道：“在清凉寺瞧过之后，倘若仍然找不到人，这几位大喇嘛愿意到佛光寺瞧瞧，那是欢迎之至，欢迎之至。”

巴颜道：“有人亲眼见到，这小家伙确是在清凉寺之中，我们才来查问，否则的话，也不敢……也不敢如此……如此昧冒。”他将“冒昧”二字又颠倒着说了。澄光道：“不知是何人见到？”巴颜向皇甫阁一指，道：“是这位皇甫先生见到的，他是大大有名之人，决计不会说谎。”

韦小宝心想：“你们明明是一伙人，如何作得见证。”忍不住问道：“那个小喇嘛有多大年纪？”巴颜、心溪、皇甫阁等众人一直没理会站在一旁的这两个小孩，忽听他相问，眼光都向他望去，见他衣饰华贵，帽镶美玉，襟钉明珠，是个富豪之家的公子，身畔那小小书僮也是穿绸着缎。心溪笑道：“那小喇嘛，跟公子是差不多年纪罢。”

韦小宝转头道：“那就是了，刚才我们不是明明见到这小喇嘛么？他走进了一座大庙。这庙前写得有字，不错，写的是‘佛光寺’三个大字。这小喇嘛是进了佛光寺啦。”他这么一说，巴颜等人登时脸上变色，澄光却暗暗欢喜。

巴颜大声道：“胡说八道，胡说九道！”他以为多上一道，那是更加荒谬了。韦小宝笑道：“胡说十道，胡说十一道，十二道，十三道！”

巴颜怒不可遏，伸手便往韦小宝胸口抓来。澄光右手微抬，大袖上一股劲风，向巴颜肘底扑去。巴颜左手探出，五指犹如鸡爪，抓向他衣袖。澄光手臂回缩，衣袖倒卷，这一抓就没抓到。巴颜叫道：“你窝藏了我们活佛座下小喇嘛，还想动手杀人吗？反了，反了！”皇甫阁朗声道：“大家有话好说，不可动粗。”他这“粗”字方停，庙外忽有大群人齐声叫道：“皇甫先生有令：大家有话好说，不可动粗。”听这声音，当有数百人之众，竟是将清凉寺团团围住了。这群人听得皇甫阁这么朗声一说，就即齐声呼应，显是意示威慑。饶是澄光方丈养气功夫甚深，乍闻这突如其来的一阵呼喝，方寸间也不由得大大一震。皇甫阁笑吟吟的道：“澄光方丈，你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在这里韬光养晦，大家都是很景仰的。这位巴颜大喇嘛要在宝刹各处随喜，你就让他瞧瞧罢。大和尚行得正，踏得正，光风霁月，清凉寺中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大家何必失了武林中的和气？”

澄光暗暗着急，他本人武功虽高，在清凉寺中却只坐禅说法，并未传授武功，清凉寺五十多名僧人，极少有人是会武功的，刚才和巴颜交手这一招，察觉到他左手这一抓的“鸡爪功”着实厉害，再听这皇甫阁适才朗声说这一句话，内力深厚，也是非同小可，不用寺外数百人帮手，单是眼前这两名高手，就已不易抵挡了。

皇甫阁见他沉吟不语，笑道：“就算清凉寺中真有几位美貌娘子，让大伙儿瞻仰瞻仰，那也是眼福不浅哪。”这两句话极是轻薄，对澄光已不留半点情面。心溪笑道：“方丈师兄，既是如此，就让这位大喇嘛到处瞧瞧罢。”说时嘴巴一努。

巴颜当先大踏步向后殿走去。

澄光心想对方有备而来，就算阻得住巴颜和皇甫阁，也决阻不住他们带来的那伙人，混战一起，清凉寺要遭大劫，霎时间心乱如麻，长叹一声，眼睁睁的瞧着巴颜等数十人走向后殿，只得跟在后面。

巴颜和心溪、皇甫阁三人低声商议，他们手下数十人已一间间殿堂、僧房搜了下去。清凉寺众僧见方丈未有号令，一个个只有怒目而视，并未阻拦。韦小宝和双儿跟在澄光方丈之后，见他僧袍大袖不住颤动，显是心中恼怒已极。

忽听得西边僧房中有人大声叫道：“是他吗？”

皇甫阁抢步过去，两名汉子已揪出一个中年僧人出来。这和尚四十岁左右年纪，相貌清癯，说道：“你抓住我干什么？”皇甫阁摇了摇头，那两名汉子笑道：“得罪！”放开了那名和尚。韦小宝心下雪亮，这些人是来找顺治皇帝，那是更无疑问了。

澄光冷笑道：“本寺这和尚，是活佛座下的小喇嘛么？”皇甫阁不答，见手下人又揪了一个中年和尚出来，他细看此僧相貌，摇了摇头。韦小宝心道：“原来你认得顺治皇帝。”又想：“如此搜下去，定会将顺治皇帝找出来，他是小皇帝的父亲，我可得设法保护。”但对方人多势众，如何保护，却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

数十人搜到东北方一座小僧院前，见院门紧闭，叫道：“开门，开门！”

澄光道：“这是本寺一位高僧坐关之所，已历七年，众位不可坏了他的清修。”

心溪笑道：“这是外人入内，并不是坐关的和尚熬不住而自行开关，打什么紧？”

一名身材高大的喇嘛叫道：“干么不开门？多半是在这里了！”飞脚往门上踢去。

澄光身影微晃，已挡在他身前。那喇嘛收势不及，右脚踢出，正中澄光小腹，喀喇一声响，那喇嘛腿骨折断，向后跌出。巴颜哇哇怪叫，左手上伸，右手反拗，都成鸡爪之势，向澄光抓来。澄光挡在门口，呼呼两掌，将巴颜逼开。皇甫阁叫道：“好‘般若掌’！”左手食指点出，一股劲风向澄光面门刺来。澄光向左闪开，拍的一声，劲风撞上木门。

澄光使开般若掌，凝神接战。

巴颜和皇甫阁分从左右进击。澄光招数甚慢，一掌一掌的拍出，似乎无甚力量，但风声隐隐，显然劲道又颇凌厉。巴颜和皇甫阁的手下数十人呐喊吆喝，为二人助威。巴颜抢攻数次，都给澄光的掌力逼了回来。

巴颜焦躁起来，快速抢攻，突然间闷哼一声，左手一扬，数十茎白须飘落，却是抓下了澄光一把胡子，但他右肩也受了一掌，初时还不觉怎样，渐渐的右臂越来越重，右手难以提高。他猛地怒吼，向侧闪开，四名喇嘛手提钢刀，向澄光疾冲过去。

澄光飞脚踢翻二人，左掌拍出，印在第三名喇嘛胸口。那喇嘛“啊”的一声大叫，向上跳起。便在这时，第四名喇嘛的钢刀也已砍至。澄光衣袖拂起，卷向他手腕。只见巴颜双手一上一下，扑将过来。澄光向右避让，突觉劲风袭体，暗叫：“不好！”顺手一掌拍出，但觉右颊奇痛，已被皇甫阁戳中了一指。这一掌虽击中了皇甫阁下臂，却未能击断他臂骨。

双儿见澄光满颊鲜血，低声道：“要不要帮他？”韦小宝道：“等一等。”他旨在见到顺治皇帝，倘若双儿出手将众人赶走，老皇帝还是见不到，何况对方人多势众，有刀有枪，双儿一个小小女孩，又怎打得过这许多大汉？清凉寺僧众见方丈受困，纷纷拿起棍棒火叉，上来助战。

但这些和尚不会武功，一上来便给打得头破血流。澄光叫道：“大家不可动手！”

巴颜怒吼：“大家放手杀人好了！”众喇嘛下手更不容情，顷刻间有四名清凉寺的和尚被砍得身首异处。余下众僧见敌人行凶杀人，都站得远远地叫唤，不敢过来。澄光微一疏神，又中了皇甫阁的一指，这一指戳在他右胸。皇甫阁笑道：“少林派的般若掌也不过如此。大和尚还不投降么？”澄光道：“阿弥陀佛，施主罪业不小。”

蓦地里两名喇嘛挥刀着地滚来，斩他双足。澄光提足踢出，胸口一阵剧痛，眼前发黑，这一脚踢到中途便踢不下去，迷迷糊糊间左掌向下抹，正好抹中在两名喇嘛头顶，两人登时昏晕过去。巴颜骂道：“死秃驴！”双手疾挺，十根手指都抓上了澄光左腿。澄光再也支持不住，倒下地来。皇甫阁接连数指，点了澄光的穴道。

巴颜哈哈大笑，右足踢向木门，喀喇一声，那门直飞了进去。巴颜笑道：“快出来罢，让大家瞧瞧是怎么一副模样。”僧房中黑黝黝地，

寂无声息。

巴颜道："把人给我揪出来。"两名喇嘛齐声答应，抢了进去。

注：本回回目一联是佛家语。"方便"是"权宜方法"之意。释迦牟尼说法，以闻者不解，多用"譬如"开导之。



第十八回　金刚宝杵卫帝释 雕篆石碣敲头陀

突然间门口金光一闪，僧房中伸出一根黄金大杵，波波两声，击在两名喇嘛头上。黄金杵随即缩进，两名喇嘛一声也不出，脑浆迸裂，死在门口。这一下变故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巴颜大声斥骂，又有三名喇嘛向门中抢去。这次三人都已有备，舞动钢刀，护住头顶。第一名喇嘛刚踏进门，那黄金杵击将下来，连刀打落，金杵和钢刀同时打中那喇嘛头顶。第二名喇嘛全力挺刀上迎，可是金杵落下时似有千斤之力，钢刀竟未阻得金杵丝毫，波的一声，又打得头骨粉碎。第三名喇嘛吓得脸色如土，钢刀落地，逃了回来。巴颜破口大骂，却也不敢亲自攻门。

皇甫阁叫道："上屋去，揭瓦片往下打。"当下便有四名汉子跳上屋顶，揭了瓦片，从空洞中向屋内投去。皇甫阁又叫："将沙石抛进屋去。"他手下汉子依言拾起地下沙石，从木门中抛进僧房。

从门中投进的沙石大部被屋内那人用金杵反激出来，从屋顶投落的瓦片，却一片片的都掉了下去。这么一来，屋内之人武功再高，也已无法容身。忽听得一声莽牛也似的怒吼，一个胖大和尚左手挽了一个僧人，右手抡动金杵，大踏步走出门来。这莽和尚比之常人少说也高了一个半头，威风凛凛，直似天神一般，金杵晃动，黄光闪闪，大声喝道："都活得不耐烦了？"只见他一张紫酱色的脸膛，一堆乱茅草也似的短须，僧衣破烂，破孔中露出虬结起伏的肌肉，膀阔腰粗，手大脚大。皇甫阁、巴颜等见到他这般威势，都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几步。巴颜叫道："这贼秃只一个人，怕他什么？大伙儿齐上。"

皇甫阁叫道："大家小心，别伤了他身旁那和尚。"

众人向那僧人瞧去，只见他三十来岁年纪，身高体瘦，丰神俊朗，双目低垂，对周遭情势竟是不瞧半眼。

韦小宝心头突地一跳，寻思："这人定是小皇帝的爸爸了，只是相貌不大像，他可比小皇帝好看得多。原来他还这般年轻。"

便在此时，十余名喇嘛齐向莽和尚攻去。那莽和尚挥动金杵，波波波响声不绝，每一响便有一名喇嘛中杵倒地而死。

皇甫阁左手向腰间一探，解下一条软鞭，巴颜从手下喇嘛手中接过兵刃，乃是一对短柄铁锤。两人分从左右夹攻而上。皇甫阁软鞭抖动，鞭梢横卷，刷的一声，在那莽和尚颈中抽了一记。那和尚哇哇大叫，挥杵向巴颜打去。巴颜举起双锤硬挡，铮的一声大响，手臂酸麻，双锤脱手，那和尚却又给软鞭在肩头击中。众人都看了出来，原来这和尚只是膂力奇大，武功却是平平。

一名喇嘛欺近身去，抓住了那中年僧人的左臂。那僧人哼了一声，并不挣扎。

韦小宝低声道："保护这和尚。"双儿道："是！"晃身而前，伸手便向那喇嘛腰间戳去，那喇嘛应指而倒。她转身伸指向皇甫阁脸上虚点，皇甫阁向右闪开，她反手一指，点中了巴颜胸口。巴颜骂道："妈——"仰天摔倒。双儿东一转，西一绕，纤手扬处，巴颜与皇甫阁带来的十几人纷纷摔倒。心溪叫道："喂，喂，小……小施主……"双儿笑道："喂，喂，老和尚！"伸指点中他腰间。

皇甫阁闪动软鞭，护住前后左右，鞭子呼呼风响，一丈多圆圈中，直似水泼不进。双儿在鞭圈外盘旋游走。皇甫阁的软鞭越使越快，几次便要击到双儿身上，都给她迅捷避开，皇甫阁叫道："好小子！"劲透鞭身，一条软鞭宛似长枪，笔直的向双儿胸口刺来。双儿脚下一滑，向前摔出，伸指直点皇甫阁小腹。皇甫阁左掌竖立，挡住她点来的一指，跟着软鞭的鞭梢突然回头，径点双儿背心。双儿着地滚开，情状颇为狼狈。

韦小宝见双儿势将落败，心下大急，伸手在地下去抓泥沙，要撒向皇甫阁眼中，偏生地下扫得干干净净，全无泥沙可抓。双儿尚未站起，皇甫阁的软鞭已向她身上击落，韦小宝大叫："打不得！"

那莽和尚急挥金杵，上前相救。蓦地里双儿右手抓住了软鞭鞭梢，皇甫阁使劲上甩，将她全身带将起来，甩向半空。韦小宝伸手入怀，也

不管抓的是什么东西，掏出来便向皇甫阁脸上摔去。只见白纸飞舞，数十张纸片挡在皇甫阁眼前。

皇甫阁忙伸手去抹开纸张，右手的劲立时消了。此时莽和尚的金杵也已击向头顶。皇甫阁大骇，忙坐倒相避。双儿身在半空，不等落地，左足便即踢出，正中皇甫阁的太阳穴。

他“啊哟”一声，向后摔倒。砰的一声，火星四溅，黄金杵击在地下，离他脑袋不过半尺。双儿右足落地，跟着将软鞭夺了过来。韦小宝大声喝彩：

“好功夫！”拔出匕首，抢上去对住皇甫阁左眼，喝道：“你叫手下人都出去，谁都不许进来！”

皇甫阁身不能动，脸上感到匕首的森森寒气，心下大骇，叫道：“你们都出去，叫大伙儿谁都不许进来。”他手下数十人迟疑半晌，见韦小宝挺匕首作势欲杀，当即奔出庙去。

那莽和尚圆睁环眼，向双儿凝视半晌，嘿的一声，赞道：“好娃儿！”左手倒提金杵，右手扶着那中年僧人，回进僧房。韦小宝抢上两步，想跟那中年僧人说几句话，竟已不及。

双儿走到澄光身畔，解开了他穴道，说道：“这些坏蛋强凶霸道，冒犯了大和尚。”澄光站起身来，合十道：“小施主身怀绝技，解救本寺大难。老衲老眼昏花，不识高人，先前多有失敬。”双儿道：“没有啊，你一直对我们公子爷客气得很。”

韦小宝定下神来，这才发觉，自己先前摔向皇甫阁脸面、蒙了他双眼的，竟是一大叠银票，哈哈大笑，说道：“见了银票不投降的，天下可没几个。我用几万两银票打过来，你非大叫投降不可。”双儿笑嘻嘻的拾起四下里飞散的银票，交回韦小宝。

澄光问韦小宝道：“韦公子，此间之事，如何是好？”韦小宝笑道：“这三位朋友，吩咐你们的下人都散去了罢！”

皇甫阁当即提气叫道：“你们都到山下去等我。”只听得外面数百个人齐声答应。脚步声沙沙而响，顷刻间走了个干净。

澄光心中略安，伸手去解心溪的穴道。韦小宝道：“方丈，且慢，我有话跟你商量。”澄光道：“是！这几位师兄给封了穴道，时间久了，手脚麻木，我先给他们解开了。”韦小宝道：“也不争在这一时三刻，咱们到那边厅上坐坐罢。”澄光点头道：“是。”向心溪道：“师兄且莫心急，回头跟你解穴。”带着韦小宝到西侧佛殿之中。

韦小宝道：“方丈，这一干人当真是来找小喇嘛么？”澄光张口结舌，无法回答。韦小宝凑嘴到他耳边，低声道：“我倒知道，他们是为那位皇帝和尚而来。”澄光身子一震，缓缓点头，道：“原来小施主早知道了。”韦小宝低声道：“我来到宝刹，拜忏做法事是假，乃是奉……

奉命保护皇帝和尚。”澄光点头道：“原来如此。老衲本就心疑，小施主巴巴的赶来清凉寺做法事，样子不大像。”韦小宝道：“皇甫阁、巴颜他们虽然拿住了，可是捉老虎容易，放老虎难。倘若放了他们，过几天又来纠缠不清，毕竟十分麻烦！”澄光道：“杀人是杀不得的。这寺里已伤了好几条人命。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韦小宝道：“杀了他们也没用。这样罢，你叫人把这干人都绑了起来。咱们再仔细问问，他们来寻皇帝和尚，到底是什么用意。”澄光有些为难，道：“这佛门清净之地，我们出家人私自绑人审问，似乎于理不合。”韦小宝道：“什么于理不合？他们想来杀光你庙里的和尚，难道于理就合得很了？我们如不审问明白，想法子对付，他们又来杀人，放火烧了你清凉寺，那怎么办？”

澄光想了一会，点头道：“那也说得是，任凭施主吩咐。”拍拍手掌，召进一名和尚，吩咐道：“请那位皇甫先生过来，我们有话请教。”韦小宝道：“这皇甫阁甚是狡猾，只怕问不出什么，咱们还是先问那个大喇嘛。”澄光道：“对，对，我怎么想不到？”

两名和尚挟持着巴颜进殿，恼他杀害寺中僧人，将他重重往地下一摔。澄光道：“唉，怎地对大喇嘛没点礼貌？”两名僧人应道：“是！”退了出去。

韦小宝左手提起一只椅子，右手用匕首将椅子脚不住批削。那匕首锋利无比，椅子脚一片片的削了下来，都不过一二分厚薄，便似削水果一般。澄光睁大了眼，不明他的用意。

韦小宝放下椅子，走到巴颜面前，左手摸了摸他脑袋，右手将匕首比了比，手势便和适才批削椅脚时一模一样。巴颜大叫：“不行！”澄光也叫：“使不得。”韦小宝怒道：“什么行不行的？我知道西藏的大喇嘛都练有一门铁头功，刀枪不入。我在北京之时，曾亲自用这把短剑削一个大喇嘛的脑袋，削了半天，也削他不动。大喇嘛，你是货真价实，还是冒牌货？不试你一试，怎能知道？”巴颜忙道：“这铁头功我没练过，你一削我就死。”韦小宝道：“不一定死的，削去两三寸，也不见得就死。我只削去你一层头盖，看到你的脑浆为止。一个人说真话，脑浆就不动，如果说谎骗人，脑浆就像煮开了的水一般滚个不休。我有话问你，不削开你的脑袋，怎知你说的是真话假话？”巴颜道：“别削，别削，我说真话就是。”韦小宝摸了摸他头皮，道：“是真是假，我怎么知道？”巴颜道：“我如说谎，你再削我头皮不迟。”

韦小宝沉吟片刻，道：“好，那么我问你，是谁叫你到清凉寺来的？”巴颜道：“是菩萨顶真容院的大喇嘛，胜罗陀派我来的。”澄光道：“阿弥陀佛，五台山青庙黄庙，从无仇怨，菩萨顶的大喇嘛，怎么会叫你来捣乱？”巴颜道：“我也不是来捣乱。胜罗陀师兄命我来找一个三十来岁的和尚，说他盗了我们拉萨活佛的宝经，到清凉寺中躲了起来，因此非揪他出来不可。”澄光道：“阿弥陀佛，哪有此事？”韦小宝提起匕首，喝道：“你说谎，我削开你的头皮瞧瞧。”

巴颜叫道：“没有，没有说谎。你不信去问胜罗陀师兄好了。

他说，我们要假装走失了一个小喇嘛，其实是在找那中年和尚，又说那位皇甫先生认得这和尚，请他陪着来找人。胜罗陀师兄说，这和尚偷的是我们密宗的秘密藏经，‘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非同小可。如果我拿到了这和尚，那是一件大功，回到拉萨，活佛一定重重有赏。”韦小宝见他脸色诚恳，似非作伪，料想他也是受人之愚，人家不让他得知顺治的真相，当下从怀中取出那封西藏文的书信，便是道上双儿擒住三名喇嘛、逼着取来的，展了开来，说道：“你念给我听，这信中写着些什么。”说着将匕首刃面平平的放在他头顶。

巴颜道：“是，是！”叽哩咕噜的读了起来。韦小宝点头道：“不错，你读得很好，一个字也没读错。这位方丈大师不懂藏文，你用汉语将信里的话说出来。”巴颜道：“那信里说，这位大……大人物，的确是在五台山清凉寺中，最近得到消息，神……神龙教要将他请去，咱们可得先……先下手为强。”

韦小宝听他连“神龙教”三字也说了出来，料想不假，问道：“信里还说些什么？”

巴颜道：“信里说，到清凉寺去请这位大人物，倒也不难，就怕神龙教得知讯息，也来抢夺，因此胜罗陀师兄请北京的达和尔师兄急速多派高手，前来相助。如果……如果桑结大喇嘛已经到了北京，他老人家当世无敌，亲来主持，那就……

那就万失无一……”

韦小宝笑骂：“他妈的！万无一失，什么‘万失无一’？”自己居然能纠正别人说成语的错误，那是千载难逢、万中无一之事，甚觉得意。

巴颜道：“是，是，是万……万一无失……”韦小宝笑道：“你喇嘛奶奶的，还是说错了。还有呢？”巴颜道：“没有了，下面没有了。”韦小宝骂道：“他妈的，什么下面没有了？是我下面没有了，还是你下面没有了？”巴颜道：“大……大家下面没有了。”韦小宝道：“什么大家下面没有了？”巴颜道：“下面没有字了。”韦小宝哈哈一笑，问道：“那皇甫阁是什么人？”巴颜道：“他是胜罗陀师兄请来的帮手，昨晚才到的。”韦小宝点点头，向澄光道：“方丈，我要审那个佛光寺的胖和尚了，你如不好意思，不妨在窗外听着。”澄光忙道：“最好，最好。”命人将巴颜带出，将心溪带来，自己回去禅房，也不在窗外听审。

心溪一进房就满脸堆笑，说道：“两位施主年纪轻轻，武功如此了得，老衲固然见所未见，而且是闻所未闻，少年英雄，真了不起，了不起！”韦小宝骂道：“操你奶奶的，谁要你拍马屁。”向他屁股上一脚踢去。心溪虽痛，脸上笑容不减，说道：“是，是，凡是真正的英雄好汉，那是决计不爱听马屁的。不过老和尚说的是真心话，算不得是拍马屁。”

韦小宝道："我问你，你到清凉寺来发疯，是谁派你来的？"

心溪道："施主问起，老僧不敢隐瞒。菩萨顶真容院大喇嘛胜罗陀，叫人送了二百两银子给我，请我陪他师弟巴颜，到清凉寺来找一……找一个人。老僧无功不受禄，只得陪他走一遭。"韦小宝又一脚踢去，骂道："胡说八道，你还想骗我？快说老实话。"心溪道："是，是，不瞒施主说，大喇嘛送了我三百两银子。"韦小宝道："明明是一千两。"心溪道："实实在在是五百两，再多一两，老和尚不是人。"韦小宝道："那皇甫阁又是什么东西？"心溪道："这下流胚子不是好东西，是巴颜这鬼喇嘛带来的。施主放了我之后，老僧立刻送他到五台县去，请知县大人好好治罪。清凉寺是佛门清静之地，怎容他来胡作非为？小施主，那几条人命，连同死了的几个喇嘛，咱们都推在他头上。"韦小宝脸一沉，道："明明都是你杀的，怎能推在旁人头上？"心溪求道："好少爷，你饶了我罢。"

韦小宝叫人将他带出，带了皇甫阁来询问。这人却十分硬朗，一句话也不回答。对韦小宝匕首的威吓固然不加理睬，而双儿点他"天豁穴"穴道，他疼痛难当，忍不住呻吟，对韦小宝的问话却始终不答，只说："你有种就将爷爷一刀杀了，折磨人的不是好汉。"韦小宝倒敬他是条汉子，道："好，我们不折磨你。"命双儿解了他"天豁穴"的穴道。他命人将皇甫阁带出后，又去请了澄光方丈来，道："这件事如何了局，咱们得跟那位大人物商量商量。"澄光摇头道："他是决计不见外人的。"

韦小宝怫然道："甚么不见外人？刚才不是已经见过了？

我们倘若拍手不管，他还不是给人捉了去？不出几天，北京大喇嘛又派人来，有个什么天下无敌的大高手，又还有甚么神龙教、乌龟教的，就算我们肯帮忙，也抵挡不了这许多人。"澄光道："也说得是。"

韦小宝道："你去跟他说，事情紧急，非商量个办法出来不可。"澄光摇头道："老衲答应过，寺中连老衲在内，都不跟他说话的。"韦小宝道："好，我可不是你们寺里的和尚，我去跟他说话。"澄光道："不行，不行。小施主一进僧房，他师弟那个莽和尚行颠，就会一杵打死了你。"韦小宝道："他打不死我的。"

澄光向双儿望了一眼，说道："你就算差尊价将行颠和尚点倒，行痴仍然不会跟你说话的。"韦小宝道："行痴？他法名叫做行痴？"澄光道："是。原来施主不知。"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如此，我也无法可施了。

你既没有'万失无一'的好法子，可惜清凉寺好好一所古庙，却在你方丈手里毁了。"

澄光愁眉苦脸，连连搓手，忽道："我去问问玉林师兄，或者他有法子。"韦小宝道："这位玉林大师是谁？"澄光道："是行痴的传法师父。"

韦小宝喜道："好极，你带我去见这位老和尚。"当下澄光领着韦小宝和双儿，从清凉寺后门出去，行了里许，来到一座小小旧庙，庙上也无匾额。澄光径行入内，到了后面禅房，只见一位白须白眉的老僧坐在蒲团上，正自闭目入定，对三人进来，似乎全然不觉。

澄光打个手势，轻轻在旁边蒲团上坐下，低目双垂，双手合十。韦小宝肚里暗笑，跟着也坐了下来。双儿站在他身后。四下里万籁无声，这小庙中似乎就只这个老僧。

过了良久，那老僧始终纹丝不动，便如是死了一般，澄光竟也不动。韦小宝手麻脚酸，老大不耐烦，站起了又坐倒，坐倒又站起，心中对那老僧的十八代祖宗早已骂了数十遍。又过良久，那老僧吁了口气，缓缓睁开眼来，见到面前有人，也不感惊奇，只微微点了点头。澄光道："师兄，行痴尘缘未断，有人找上寺来，要请师兄佛法化解。"那老僧玉林道："境由心生，化解在己。"澄光道："外魔极重，清凉寺有难。"便将心溪、巴颜、皇甫阁等人意欲劫持行痴，幸蒙韦小宝主仆出手相救等情说了，又说双方都死了数人，看来对方不肯善罢甘休。玉林默默听毕，一言不发，闭上双目，又入定去了。

韦小宝大怒，霍地站起，破口大骂："操……"只骂得一个字，澄光连打手势，求他不可生气，又求他坐下来等候。这一回玉林入定，又是小半个时辰。韦小宝心想："天下强盗贼骨头，泼妇大混蛋，也都没这老和尚讨厌。"好不容易玉林又睁开眼来，问道："韦施主从北京来？"

韦小宝道："是。"玉林又问："韦施主在皇上身边办事？"

韦小宝大吃一惊，跳起身来，道："你……你……你怎么知道？"

玉林道："老衲只是猜想。"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邪门，只怕真有些法力。"心中可不敢再骂他了，规规矩矩的坐了下来。玉林道："皇上差韦施主来见行痴，有什么说话？"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甚么都知道，瞒他也是无用。"说道："皇上得知老皇爷尚在人世，又喜又悲，派我来向老皇爷磕头请安。如果……如果老皇爷肯返驾回宫，那是再好不过了。"康熙本说查明真相之后，自己上五台山来朝见父皇，这话韦小宝却瞒住了不说。玉林道："皇上命施主带来甚么信物？"韦小宝从贴肉里衣袋中，取出康熙亲笔所写御札，双手呈上，道："大师请看。"

御札上写的是："敕令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穿黄马褂韦小宝前赴五台山一带公干，各省文武官员受命调遣，钦此。"玉林接过看了，还给韦小宝，道："原来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大人，多有失敬了。"

韦小宝心下得意："你可不敢再小觑我了罢？"可是见玉林脸上神色，也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的得意又淡了下来。玉林道："韦施主，以你之意，该当如何处置？"韦小宝道："我要叩见老皇爷，听老皇爷的吩咐。"玉林道："他以前富有四海，可是出家之后，尘缘早已斩断，'老皇爷'三字，再也休得提起，以免骇人听闻，扰了他的清修。"韦小宝默然不答。

玉林又道："请回去启奏皇上，行痴不愿见你，也不愿再见外人。"韦小宝道："皇上是他儿子，可不是外人。"玉林道："什么叫出家？家已不是家，妻子儿女都是外人了。"韦小宝心想："看来都是你这老和尚在捣鬼，从中阻拦。

老皇爷就算不肯回宫，也不至于连儿子也不见。"说道："既然如此，我去调遣人马，上五台山来保护守卫，不许闲杂人等进寺来啰唣滋扰。"

玉林微微一笑，说道："这么一来，清凉寺变成了皇宫内院、官府衙门；韦大人这位御前侍卫副总管，变成在清凉寺当差了。那么行痴还不如回北京皇宫去直截了当。"

韦小宝道："原来大师另有保护老……他老人家的妙法，在下洗……洗耳恭听。"

玉林微笑道："韦施主小小年纪，果然是个厉害脚色，难怪十几岁的少年，便已做到这样的大官。"顿了一顿，续道："妙法是没有，出家人与世无争，逆来顺受。多谢韦施主一番美意，清凉寺倘然真有祸殃，那也是在劫难逃。"说着合十行礼，闭上双目，入定去了。

澄光站起身来，打个手势，退了出去，走到门边，向玉林躬身行礼。韦小宝向玉林扮个鬼脸，伸伸舌头，右手大拇指按住自己鼻子，四指向着玉林招了几招，意思是说："好臭，好臭！"玉林闭着眼睛，也瞧不见。三人来到庙外，澄光道："玉林大师是得道高僧，已有明示。老衲去将心溪方丈他们都放了。韦施主，今日相见，也是有缘，这就别过。"说着双手合十，鞠躬行礼，竟是不让他再进清凉寺去。

韦小宝心头火起，说道："很好，你们自有万失无一的妙计，倒是我多事了。"命双儿去叫了于八等一干人，径自下山，又回到灵境寺去借宿。

他昨晚在灵境寺曾布施了七十两银子。住持见大施主又再光降，殷勤相待。

在客房之中，韦小宝一手支颐，寻思："老皇爷是见到了，原来他一点也不老，却是危险得紧，西藏喇嘛要捉他，神龙教又要捉他。那玉林老贼秃装模作样，没点屁本事，澄光方丈一个人又有甚么用？只怕几天之后，老皇爷便会给人捉了去。我又怎生向小玄子交代？"一转头，见双儿秀眉紧锁，神色甚是不快，问道："双儿，什么事不高兴？"双儿道："没什么。"韦小宝道："你一定在想心事，快跟我说。"双儿道："真的没什么。"韦小宝一转念，道："啊，知道啦。你怪我在朝廷里作官，一直没跟你说。"双儿眼眶儿红了，道："鞑子皇帝是大坏人，相公你……怎么做他们的官？而且还做了大官。"说着眼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

韦小宝一呆，道：“傻孩子，那又用得着哭的。”双儿抽抽噎噎的道：“三少奶把我给了相公，吩咐我服侍你，听你的话。可是……可是你在朝里做……做大官，我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哥哥，都是给恶官杀死的，你……你……”说着放声哭了出来。

韦小宝一时手足无措，忙道：“好啦，好啦！现下什么都不瞒你。老实跟你说，我做官是假的，我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天父地母，反清复明’，你懂了吗？我师父是天地会的总舵主，我早跟你三少奶说过了。我们天地会专跟朝廷作对。我师父派我混进皇宫里去做官，为的是打探鞑子的消息。

这件事十分秘密，倘若给人知道了，我可性命不保。”双儿伸手按住韦小宝嘴唇，低声道：“那你快别说了。都是我不好，逼你说出来。”说着破涕为笑，又道：“相公是好人，当然不会去做坏事。我……我真是个笨丫头。”

韦小宝笑道：“你是个乖丫头。”拉着她手，让她坐在炕沿上自己身边，低声将顺治与康熙之间的情由说了，又道：“小皇帝还只十几岁，他爹爹出家做了和尚，不要他了，你想可怜不可怜？今天来捉他的那些家伙，都是大大的坏人，亏得你救了他。”双儿吁了口气，道：“我总算做了一件好事。”韦小宝道：“不过送佛送上西天。那些人又给方丈放了。他们一定不肯甘心，回头又要去捉那老皇帝，将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煮来吃了，岂不糟糕？”他知道双儿心好，要激她勇于救人，故意将顺治的处境说得十分悲惨。双儿身子一颤，道：“他们要吃他的肉，那为什么？”韦小宝道：“唐僧和尚到西天取经，这故事你听过么？”双儿道：“听过的，还有孙悟空、猪八戒。”韦小宝道：“一路上有许多妖怪，都想吃唐僧的肉，说他是圣僧，吃了他肉就成佛成仙。”双儿道：“啊，我明白啦，这些坏人以为老皇帝和尚也是圣僧。”

韦小宝道：“是啊，你真聪明。老皇帝和尚好比是唐僧，那些坏人是妖怪，我是孙猴儿孙行者，你就是……是……”说着双掌放在自己耳旁，一招一晃，作扇风之状。双儿笑道：“你说我是猪八戒？”韦小宝道：“你相貌像观音菩萨，不过做的是猪八戒的事。”

双儿连忙摇手，道：“别说冒犯菩萨的话。相公，你做观音菩萨身边的那个善才童子红孩儿，我就是……”说到这里，脸上一红，下面的话咽住不说了。韦小宝道：“不错！我做善才童子，你就是龙女。咱二人老是在一起，说什么也不分开。”双儿脸颊更加红了，低声道：“我自然永远服侍你，除非……

除非你不要我了，将我赶走。”韦小宝伸掌在自己头颈里一斩，道：“就是杀了我头，也不赶你走。除非你不要我了，自己偷偷的走了。”双儿也伸掌在自己颈里一斩，道：“杀了我头，也不会走。”两人同时哈哈大笑。双儿自跟着韦小宝后，主仆之分守得甚严，极少跟他说笑，这时听韦小宝吐露真相，心中甚是欢畅。两人这么一笑，情谊又亲密了几分。

韦小宝道：“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说过了。可怎么想个法儿，去救唐僧？”

双儿笑道：“救唐僧和尚，总是齐天大圣出主意，猪八戒只是个跟屁虫。”韦小宝笑道：“猪八戒真有你这样好看，唐僧也不出家做和尚了。”双儿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唐僧自然娶了猪八戒做老婆啦。”双儿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说道：“猪八戒是猪猡精，谁讨他做老婆啊？”

韦小宝听她说到娶猪精做老婆，忽然想起那口“花雕茯苓猪”沐剑屏来，不知她和方怡此刻身在何处，是否平安。双儿见韦小宝呆呆出神，不敢打断他思路。过了一会，韦小宝道：“得想个法子，不让坏人捉了老皇帝去。双儿，譬如有一样宝贝，很多贼骨头都想去偷，咱们使什么法儿，好教贼骨头偷不到？”双儿道：“见到贼骨头来偷宝贝，便都捉了起来。”韦小宝摇头道：“贼骨头太多，捉不完的。我们自己去做贼骨头。”双儿道：“我们做贼骨头？”韦小宝道：“对！我们先下手为强，将宝贝偷到了手，别的贼骨头就偷不到了。”

双儿拍手笑道：“我懂啦，我们去把老皇帝和尚捉了来。”韦小宝道：“正是。事不宜迟，立刻就走。”

两人来到清凉寺外，韦小宝道：“天还没黑，偷东西偷和尚，都得等到天黑了才干。”两人躲在树林之中，好容易等到满山皆暗，万籁无声。韦小宝低声道：“寺里只方丈一人会武功，好在他刚才打斗受了伤，定在躺着休息。你去将那个胖大和尚行颠点倒了，我们便可将老皇帝和尚偷出来。只是那行颠力气极大，那根黄金杵打人可厉害得很，须当小心。”双儿点头称是。

倾听四下无人，两人轻轻跃进围墙，径到顺治坐禅的僧房之外，只见板门已然关上，但那门板日间给人踢坏了，一时未及修理，只这么搁着挡风。双儿贴着墙壁走进，将门板向左一拉，只见黄光闪动，呼的一声响，黄金杵从空隙中击了出来。双儿待金杵上提，疾跃入内，伸指在行颠胸口要穴连点两指，低声道：“真对不住！”

提起双手，抱住了他手中金杵。行颠穴道被制，身子慢慢软倒。这金杵重达百余斤，双儿若不抱住，落将下来，非压碎他脚趾不可。

韦小宝跟着闪进，拉上了门板。僧房甚小，黑暗中隐约见到有人坐在蒲团之上，韦小宝料知便是法名行痴的顺治皇帝，当即跪倒磕头，就道：“奴才韦小宝，便是日里救驾的，请老皇爷不必惊慌。”

行痴默不作声。韦小宝又道：“老皇爷在此清修，本来很好，不过外面有许多坏人，想捉了老皇爷去，要对你不利。奴才为了保护老皇爷，想请你去另一个安稳所在，免得给坏人捉到。”行痴仍是不答。韦小宝道：“那么就请老皇爷和奴才一同出去。”

隔了半晌，见他始终盘膝而坐，一动不动。这时韦小宝在黑暗中已有好一会，看得清楚些了，见行痴坐禅的姿势，便和日间所见的玉林一模一样，也不知他是真的入定，还是对自己不加理睬，说道：“老皇爷的身份已经泄漏，清凉寺中无人能够保护。敌人去了一批，又来一批，老皇爷终究会给他们捉去。还是换一个清静的地方修行罢。”行痴仍是不答。行颠忽道：“你们两个小孩是好人，日里幸亏你们救我。

我师兄坐禅，不跟人说话。你要他到哪里去？”他嗓音本来极响，拚命压低，变成十分沙哑。韦小宝站起身来。说道：“随便到哪里都好。你师兄爱去哪里，咱们便护送他去。只要那些坏家伙找他不到，你们两位就可安安静静的修行念佛了。”行颠道：“我们是不念佛的。”

韦小宝道：“好罢，不念佛就不念佛。双儿，你快将这位大师的穴道解了。”

双儿伸手过去，在行颠背上和胁下推拿几下，解了穴道，说道：“真正对不住。”

行颠向行痴恭恭敬敬的道：“师兄，这两个小孩请我们出去暂且躲避。”

行痴道：“师父可没叫我们离去清凉寺。”说话声音甚是清朗。韦小宝直到此刻，才听到他的话声。

行颠道：“敌人如再大举来攻，这两个小孩抵挡不住。”

行痴道：“境自心生。要说凶险，天下处处皆凶险，心中平安，世间事事平安。日前你杀伤多人，大造恶业，此后无论如何不可妄动无明。”

行颠呆了半晌，道：“师兄指点得是。”回头向韦小宝道：“师兄不肯出去，你们都听见了。”韦小宝皱眉道：“倘若敌人来捉你师兄，一刀刀将他身上的肉割下来，那便如何是好？”

行颠道：“世人莫有不死，多活几年，少活几年，也没什么分别。”韦小宝道：“甚么都没分别，那么死人活人没分别，男人女人没分别，和尚和乌龟猪猡也没分别？”行颠道：“众生平等，原是如此。”

韦小宝心想：“怪不得一个叫行痴，一个叫行颠，果然是痴的颠的。要劝他们走，那是不成功的了。如将老皇爷点倒，硬架了出去，实在太过不敬，也难免给人瞧见。”一时束手无策，心下恼怒，按捺不住，便道：“什么都没分别，那么皇后和端敬皇后也没分别，又为什么要出家？”

行痴突然站起，颤声道：“你……你说什么？”

韦小宝一言出口，便已后悔，当即跪倒，说道：“奴才胡说八道，老皇爷不可动怒。”行痴道：“从前之事，我早忘了，你何以又用这等称呼？快请起来，我有话请问。”韦小宝道：“是。”站起身来，心想：“你给我激得开了口说话，总算有了点眉目。”

行痴问道：“两位皇后之事，你从何处听来？”韦小宝道：“是听海大富跟皇太后说的。”行痴道：“你认得海大富？他怎么了？”韦小宝道：“他给皇太后杀了。”行痴惊呼一声，道：“他死了？”韦小宝道：“皇太后用‘化骨绵掌’功夫杀死了他。”行痴颤声道：“皇太后

怎么会……会武功？你怎知道？”韦小宝道：“海大富和皇太后在慈宁宫花园里动手打斗，我亲眼瞧见的。”行痴道：“你是什么人？”韦小宝道：“奴才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随即又加上一句：“当今皇上亲封的，有御札在此。”说着将康熙的御札取出来呈上。

行痴呆了片刻，并不伸手去接，行颠道：“这里从来没灯火。”行痴叹了口气，问道：“小皇帝身子好不好？他……他做皇帝快不快活？”

韦小宝道：“小皇帝得知老皇爷健在，恨不得插翅飞上五台山来。他在宫里大哭大叫，又是悲伤，又是喜欢，说什么要上山来。后来……后来恐怕误了朝廷大事，才派奴才先来向老皇爷请安。奴才回奏之后，小皇帝便亲自来了。”行痴颤声道：“他……他不用来了。他是好皇帝，先想到朝廷大事，可不像我……”说到这里，声音已然哽咽。黑暗之中，但听到他眼泪一滴滴落上衣襟的声音。双儿听他流露父子亲情，胸口一酸，泪珠儿也扑簌簌的流了下来。

韦小宝心想良机莫失，老皇爷此刻心情激动，易下说辞，便道：“海大富一切都查得清清楚楚了，皇太后先害死荣亲王，又害死端敬皇后，再害死端敬皇后的妹子贞妃，后来又害死了小皇帝的妈妈。海大富什么都查明白了。皇太后知道秘密已经泄漏，便亲手打死了海大富，又派了大批人手，要上五台山来谋害老皇爷。”

荣亲王、端敬皇后、贞妃三人系被武功好手害死，海大富早已查明，禀告了行痴，由此而回宫侦查凶手，但行痴说什么也不信竟是皇后自己下手，叹道：“皇后是不会武功的。”韦小宝道：“那晚皇太后跟海大富说的话，老皇爷听了之后就知道了。”当下一一转述那晚两人对答的言语。他伶牙利齿，说得虽快，却是清清楚楚。行痴原是个至性至情之人，只因对董鄂妃一往情深，这才在她逝世之后，连皇帝也不愿做，甘弃万乘之位，幽闭斗室之中。虽然参禅数年，但董鄂妃的影子在他心中何等深刻，一听韦小宝提起，什么禅理佛法，霎时之间都抛于脑后。海大富和皇太后的对答一句句在心中流过，悲愤交集，胸口一股气塞住了，便欲炸将开来。

韦小宝说罢，又道：“皇太后这老……一不做，二不休，害了你老皇爷之后，要去害死小皇帝。她还要去挖了端敬皇后的坟，又要下诏天下，烧毁《端敬皇后语录》，说《语录》中的话都是放屁，哪一个家里藏一本，都要抄家杀头！”

这几句话却是他捏造出来的，可正好触到行痴心中的创伤。他勃然大怒，伸手在大腿上用力一拍，喝道：“这贱人，我……我早就该将她废了，一时因循，致成大祸！”顺治当年一心要废了皇后，立董鄂妃为后，只因为皇太后力阻，才搁下来。董鄂妃倘若不死，这皇后之位早晚是她的了。

韦小宝道：“老皇爷，你看破世情，死不死都没分别，小皇爷可死不得，端敬皇后的坟挖不得，《端敬皇后语录》毁不得。”行痴道：“不错，你说得很是。”韦小宝道：“所以咱们须得出去躲避，免得遭了皇太后的毒手。皇太后的手段是第一步杀你，第二步害小皇帝，第三步挖坟烧《语录》。只要她第一步做不成功，第二步、第三步棋子便不敢下了。”顺治七岁登基，廿四岁出家，此时还不过三十几岁。他原本性子躁、火性大，说到头脑清楚，康熙虽然小小年纪，比父亲已胜十倍。因此沐王府中人想嫁祸吴三桂，诡计立被康熙识破，韦小宝半真半假的捏造了许多言语，行痴却尽数信以为真。不过皇太后所要行的这三步棋子，虽是韦小宝捏造出来，但他是市井之徒，想法和阴毒女人也差不多。

行痴大声道：“幸亏得你点破，否则当真坏了大事。师弟，咱们快快出去。”行颠道：“是。”右手提起金杵，左手推开板门。

板门开处，只见当门站着一人。黑暗中行颠看不见他面貌，喝道：“谁？”举起金杵。那人道：“你们要去哪里？”

行颠吃了一惊，抛下金杵，双手合十，叫道：“师父！”行痴也叫了声：“师父。”

原来这人正是玉林。他缓缓的道：“你们的说话，我都听到了。”

韦小宝心中暗叫：“他妈的，事情要糟！”

玉林沉声道：“世间冤业，须当化解，一味躲避，终是不了。既有此因，便有此果，业既随身，终身是业。”行痴拜伏于地，道：“师父教训得是，弟子明白了。”玉林道：“只怕未必便这么明白了。你从前的妻子要找你，便让她来找。我佛慈悲，普渡众生，她怨你、恨你、要杀你而甘心，你反躬自省，总有令她怨，令她恨，使得她决心杀你的因。你避开她，业因仍在，倘若派人杀了她，恶业更加深重了。”行痴颤声道：“是。”

韦小宝肚里大骂：“操你奶奶的老贼秃！我要骂你，打你，杀你，你给不给我打骂？给不给我割你的老秃头？”

只听玉林续道：“至于西藏喇嘛要捉你去，那是他们在造恶业，意欲以你为质，挟制当今皇帝，横行不法，虐害百姓。

咱们却不能任由他们胡行。眼前这里是不能住了，你们且随我到后面的小庙去。”他转身出外。行痴、行颠跟了出去。韦小宝心想：“小皇帝虽赏了黄马褂，我可还没在身上穿过一天。这件事没办妥，回京对小皇帝没交代，他一怒之下，说不定反悔，黄马褂就此不赏了。我也得跟去瞧瞧。”他和双儿两人跟着到了玉林坐禅的小庙之中。玉林对他们两人犹如没瞧见一般，毫不理会，径在蒲团上盘膝坐了。行痴在他身边的蒲团上坐下，行颠东张西望了一会，也在行痴的下首坐倒。玉林和行痴合十闭目，一动也不动，行颠却睁大了圆圆的环眼，向空瞪视，终于也闭上了眼睛，两手按在膝上，过了一会，伸手去摸蒲团旁的金杵，唯恐失却。韦小宝向双儿扮个鬼脸，装模作样的也在蒲团上坐下，双儿挨着他身子而坐。韦小宝虽非孙悟空，但性子之活泼好动，也真如猴儿一样，要他在蒲团上安安静静的坐上一时三刻，可真要了他命。但眼见老皇爷便在身旁，就此出庙而去，那是说什么也不肯的。他东一扭，西一歪，拉过双儿的手来，在她手心中搔痒。双儿强忍笑容，左手向玉林和行痴指指。

这么挨了半个时辰，韦小宝忽然心想：“老皇爷学做和尚，总不成连大小便也忍得住。待他去大小便之时，我便去花言巧语，骗他逃走。”想到了这计策，身子便定了一些。一片寂静之中，忽听得远处响起许多人的脚步声，初时还听不真切，后来脚步声越响越近，一大群人奔向清凉寺来。

行颠脸上肌肉动了几下，伸手抓起金杵，睁开眼来，见玉林和行痴坐着不动，迟疑了片刻，放下金杵，又闭上了眼。

只听得这群人冲进了清凉寺中，叫嚷喧哗，良久不绝。韦小宝心道：“他们在寺里找不到老皇爷，不会找上这里来么？

且看你这老贼秃如何抵挡？”

果然又隔了约莫半个时辰，大群人拥向后山，来到小庙外。有人叫道：“进去搜！”

行颠霍地站起，抓起了金杵，挡在禅房门口。韦小宝走到窗边，向外张去，月光下但见黑压压的都是人头，回头看玉林和行痴时，两人仍是坐着不动。双儿悄声道：“怎么办？”韦小宝低声道：“待会这些人冲进来，咱们救了老皇爷，从后门出去。”顿了一顿，又道：“倘若途中失散，我们到灵境寺会齐。”双儿点了点头，道：“就怕我抱不起老……老皇爷。”韦小宝道：“只好拖着他逃走。”蓦地里外面众人纷纷呼喝：“甚么人在这里乱闯？”“抓起来！”“别让他们进去！”“妈巴羔子的，拿下来！”人影一晃，门中进来两人，在行颠身边掠过，向玉林合十躬身，便盘膝坐在地下，竟是两名身穿灰衣的和尚。禅房房门本窄，行颠身躯粗大，当门而立，身侧已无空隙，但这两名和尚轻轻巧巧的窜了进来，似乎连行颠的衣衫也未碰到，实不知他们是怎生进房来的。

外面呼声又起：“又有人来了！”“拦住他！”“抓了起来！”却听得砰蓬、砰蓬之声大作，有人飞了出去，摔在地下，禅房中却又进来两名和尚，一言不发，坐在先前进来的两僧下首。

如此一对对僧人不断陆续进来。韦小宝大感有趣，心想不知还有多少和尚到来，再来几对，禅房便无隙地可坐了。但来到第九对后便再无人来。

第九对中的一人竟是清凉寺的方丈澄光。韦小宝又是奇怪，又是欣慰：“这十七个和尚的武功，如果都跟澄光差不多，敌人再多，那也不怕。”

外面敌人喧哗叫嚷，却谁也不敢冲门。过了一会，一个苍老的声音朗声说道：“少林寺硬要替清凉寺出头，将事情揽到自己头上吗？”禅房内众人不答。隔了一会，外面那老者道：“好，今日就卖了少林寺十八罗汉的面子，咱们走！”外面呼啸之声此起彼伏，众人都退了下去。

韦小宝打量那十八名僧人，年老的已六七十岁，年少的不过三十左右，或高或矮，或俊或丑，僧袍内有的突出一物，似是带着兵刃，心想：“他们是少林寺十八罗汉，那么澄光方丈也是十八罗汉之一了。玉林老贼秃有恃无恐，原来早约下了厉害的帮手保驾。这些和尚在这里坐禅入定，不知要搞到几时，老子可不能跟他们耗下去，坐啊坐的，韦小宝别坐得变成了韦老宝！”站起身来，走到行痴身前跪下，说道：“大和尚，有少林寺十八罗汉保驾，您大和尚是笃定泰山了。我这就要回去了，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没有？”行痴睁开眼来，微微一笑，说道：“辛苦你啦。回去跟你主子说，不用上五台山来扰我清修。就算来了，我也一定不见。你跟他说，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紧记。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韦小宝应道：“是！”

行痴探手入怀，取了一个小小包裹出来，说道：“这一部经书，去交给你的主子。跟他说：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苍生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那里去。”说着在小包上轻轻拍了一拍。

韦小宝记起陶红英的话来，心道：“莫非这又是一部《四十二章经》？”见行痴将小包递来，伸双手接过。行痴隔了半晌，道：“你去罢！”韦小宝道：“是。”爬下磕头。行痴道：“不敢当，施主请起。”韦小宝站起身来，走向房门，突然间童心忽起，转头向玉林道：“老和尚，你坐了这么久，不小便么？”玉林恍若不闻。韦小宝嘻的一笑，一步跨出门槛。

行痴道：“跟你主子说，他母亲再有不是，总是母亲，不可失了礼数，也不可有怨恨之心。”韦小宝回过身来答应了，心说：“这句话我才不给你传到呢。”行痴沉吟道：“要你主子一切小心。”韦小宝道：“是。”

韦小宝回到灵境寺，关上房门，打开包裹，果然是一部《四十二章经》，只不过书函是用黄绸所制。他琢磨行痴的言语，和陶红英所说若合符节。行痴说：“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就从哪里来，就回那里去。”满洲人从关外到中原，要回去的话，自是回关外了，行痴在这小包上拍了一拍，当是说满洲人回到关外，可以靠了这小包而过日子。又想：“老皇爷命我将经书交给小玄子，我交是不交？我手中已有五部经书，再加上这一部，共有六部。八部中只差两部了。

倘若交给小玄子，只怕就有五部经书，也是无用。好在他说，就是小玄子上五台山来，他也不见，死无对证。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东西，若不吞没，对不起韦家祖宗。”但想小皇帝对自己十分信任，吞没他的东西，未免愧对朋友，对朋友半吊子，就不是英雄好汉了，反正这经书自己也看不懂，还是去交给好朋友的为是。

次晨韦小宝带同双儿、于八等一干人下山。这番来五台山，见到了老皇爷，不负康熙所托，途中还得了双儿这样一个美貌温柔、武功高强的小丫头，心中甚是高兴。走出十余里，山道上迎面走来一个头陀。这头陀身材奇高，与那莽和尚行颠难分上下，只是瘦得出奇。澄光方丈已经极瘦，这头陀少说也比他还瘦了一半，脸上皮包骨头，双目深陷，当真便如僵尸一般，这头陀只怕要四个并成一个，才跟行颠差不多。他长发垂肩，头顶一个钢箍束住了长发，身上穿一件布袍，宽宽荡荡，便如是挂在衣架上一般。

韦小宝见了他这等模样，心下有些害怕，不敢多看，转过了头，闪身道旁，让他过去。那头陀走到他身前，却停了步，问道：“你是从清凉寺来的么？”韦小宝道：“不是。我们从灵境寺来。”那头陀左手一伸，已搭住他左肩，将他身子拗转，跟他正面相对，问道：“你是皇宫里的太监小桂子？”这只大手在肩上一按，韦小宝登时全身皆软，丝毫动弹不得，忙道：“胡说八道！你瞧我像太监么？我是扬州韦公子。”

双儿喝道：“快放手！怎地对我家相公无礼。”那头陀伸出右手，按向双儿肩头，道：“听你声音，也是个小太监。”双儿右肩一沉避开，食指伸出，疾点他“天豁穴”，噗的一声，点个正着。可是手指触处有如铁板，只觉指尖奇痛，连手指也险些折断，不禁“啊”的一声呼叫，跟着肩头一痛，已被那头陀蒲扇般的大手抓住。

那头陀嘿嘿嘿的笑了三声，道：“你这小太监武功很好，厉害，真正厉害。”双儿飞起左腿，砰的一声，踢在他胯上，这一下便如踢中了一块大石头，大叫一声：“哎哟！”眼泪直流。那头陀道：“小太监武功了得，当真厉害。”双儿叫道：“我不是小太监！你才是小太监！哎哟！”那头陀笑道：“你瞧我像不像太监？”双儿叫道：“快放手！你再不放，我可要骂人啦。”那头陀道：“你点我穴道，踢我大腿，我都不怕，还怕你骂人？你武功这样高强，定是皇宫里派出来的，我得搜搜。”

韦小宝道：“你武功更高，那么你更是皇宫里派出来的了。”

那头陀道：“你这小太监缠夹不清。”左手提了韦小宝，右手提了双儿，向山上飞步便奔。两个少年大叫大嚷，那头陀毫不理会，提着二人直如无物，脚下迅速之极。于八等人只瞧得目瞪口呆，哪敢作声。

那头陀沿山道走了数丈，突然向山坡上无路之处奔去，当真是上山如履平地。韦小宝只觉耳畔呼呼风响，心道：“这头陀如此厉害，莫非是山神鬼怪？”

奔了一会，那头陀将二人往地下一放，向上一指，道：“倘若不说实话，我提你们到这山峰上，掷了下来。”所指处是个极高的山峰，峰尖已没入云雾之中。韦小宝道：“好，我说实话。”那头陀问道：“那就算你识相。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小子是什么人？”韦小宝道：“大师父，她不是小子……她是我的……我的……”那头陀道：“是你的什么人？”韦小宝道：“是我的……老婆！”这“老婆”二字一出口，那头陀和双儿都大吃一惊。双儿满脸通红。那头陀奇道：“甚么？甚么老婆？”韦小宝道：“不瞒大师父说，我是北京城里的富家公子，看中了隔壁邻居的这位小姐，于是……我们私订终身于后花园，她爹爹不答应，我就带了她逃出来。你瞧，她是个姑娘，怎么会是小太监，真是冤哉枉也。你如不信，除下她帽子瞧瞧。”

那头陀摘下双儿的帽子，露出一头秀发，其时天下除了僧、道、头陀、尼姑等出家人，都须剃去前半边头发。双儿长发披将下来，直垂至肩，自是个女子无疑。韦小宝道：“大师父，求求你，你如将我们送交官府，那我可没命了。我给你一千两银子，你放了我们罢！”那头陀道：“如此说来，你果然不是太监了。太监哪有拐带人家闺女私逃的？哼哼，你小小年纪，胆子倒不小。”说着放开了他，又问：“你们上五台山来干甚么？”韦小宝道：“我们上五台山来拜佛，求菩萨保佑，让我落难公子中状元，将来她……我这老婆，就能做一品夫人了。”什么“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云云，都是他在扬州时听说书先生说的。那头陀想了片刻，点头道：“那么是我认错人了，你们去罢！”韦小宝大喜，道：“多谢大师。我们以后拜菩萨之时，求菩萨保佑，保佑你大师将来也……也做个大菩萨，跟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平起平坐。”携了双儿的手，向山下走去。

只走得几步，那头陀道：“不对，回来！小姑娘，你武功很是了得，点我一指，踢我一脚。”说着摸了摸腰间“天豁穴”，问道：“你这武功是谁教的？是什么家数？”

双儿可不会说谎，涨红了脸，摇了摇头。韦小宝道：“她这是家传的武功，是她妈妈教的。”那头陀道：“小姑娘姓什么？”韦小宝道：“这个，嘻嘻，说起来有些不大方便。”那头陀道：“什么不方便，快说！”双儿道：“我们姓庄。”那头陀摇头道：“姓庄？不对，你骗人，天下姓庄的人中，没有这样武功高手，能教了这样的女儿出来。”韦小宝道：“天下武功好的人极多，你又怎能都知道？”那头陀怒道：“我在问小姑娘，你别打岔。”说着轻轻在他肩头一推。

这一推使力极轻，生怕这小孩经受不起，手掌碰上韦小宝肩头，只觉他顺势一带一卸，虽无劲力，所用招式却是一招“风行草偃”，移肩转身，左掌护面，右掌伏击，居然颇有点儿门道。那头陀微觉讶异，抓住了他胸口。韦小宝右掌戳出，一招“灵蛇出洞”，也是使得分毫不错，噗的一声，戳在那头陀颈下，手指如戳铁板，“啊哟”一声大叫。双儿双掌飞舞，向头陀攻去。那头陀掌心发劲，已将韦小宝胸口穴道封住，回身相斗。双儿窜高伏低，身法轻盈，但那头陀七八招后，两手已抓住她双臂，左肘弯过一撞，封住了她穴道，转身问韦小宝：“你说是富家公子，怎地会使辽东神龙岛的擒拿功夫？”

韦小宝道：“我是富家公子，为什么不能使辽东神龙岛功夫？难道定要穷家小子，才能使么？”口中敷衍，拖延时刻，心念电转：“辽东神龙岛功夫，那是什么功夫？是了，海老乌龟说过，老婊子假冒武当派，其实是辽东蛇岛的功夫。那神龙岛，多半便是蛇岛。不错，老婊子跟神龙教的人勾勾搭搭，他们嫌‘蛇’字不好听，自称为‘神龙’。小玄子的功夫是老婊子教的，我时时和小玄子拆招比武，不知不觉间学上了这几下擒拿手法。”

那头陀道：“胡说八道，你师父是谁？”韦小宝心想：“如说这功夫是老婊子所教，等于招认自己是宫里的小太监。”当即说道：“是我

叔叔的一个相好，一个胖姑娘柳燕姑姑教的。”那头陀大奇，问道：“柳燕？柳姑娘是你叔叔的相好？你叔叔是什么人？”韦小宝道：“我叔叔韦大宝，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风流公子，白花花的银子一使便是一千两，相貌像戏台上的小生一样。那胖姑娘一见就迷上他了。胖姑娘常常三更半夜到我家里来，花园围墙跳进跳出。我缠住要她教武功，她就教了我几手。”那头陀将信将疑，问道：“你叔叔会不会武功？”

韦小宝哈哈大笑，道：“他会屁武功？他常常给柳燕姑娘抓住了头颈，提来提去，半点动弹不得。我叔叔急了，骂道：‘儿子提老子。’柳燕姑姑笑道：‘就是儿子提老子！孙子提爷爷也不打紧。’”

他绕着弯子骂人，那头陀可丝毫不觉，追问柳燕的形状相貌，韦小宝竟说得分毫不错，说道：“这个胖姑姑最爱穿红绣鞋。大师父，我猜你爱上了她，是不是？几时你见到她，就跟她一起睡觉，睡了永远不起来好了。”那头陀哪知柳燕已死，这话似是风言风语，其实是毒语相咒，怒道：“小孩子家胡说八道！”但对他的话却是信了，伸手在他小腹上轻轻一拍，解他穴道。不料这一记正拍在他怀中那部《四十二章经》上，拍的一声，穴道并未解开。那头陀道：“甚么东西？”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的？”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是一部经书。

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了，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一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刻，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这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身在半空，突然见到山坡上有七八名灰衣僧人向上走来，看模样便是清凉寺后庙所见少林十八罗汉中的人物，转头一看，又见到了几名，连同西首山坡上来的几名，共是十七八名，心下大喜，暗道：“贼头陀，你武功再强，也敌不过少林十八罗汉。”

那头陀又道：“快说，快说！”眼见韦小宝东张西望，顺着他目光瞧去，见山坡上东、北、西三面缓缓上来的十余名和尚，却也不放在心上，问道：“那些和尚来干甚么？”韦小宝道：“他们听说大师父武功高强，十分佩服，前来拜你为师。”

那头陀摇头道：“我从来不收徒弟。”大声喝道：“喂，你们快快都给我滚蛋，别来啰唆！”这一声呼喝，群山四应，威势惊人。

那十八名僧人恍若不闻，一齐上了山坡。一名长眉毛的老僧合十说道：“大师是辽东胖尊者么？”

韦小宝身在半空，听了这句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头陀身材之瘦，世间罕有，这老和尚问他是不是胖尊者，那多半是讥刺于他了。

不料那头陀大声道：“我正是胖头陀！你们想拜我为师吗？我不收徒弟！你们跟谁学过武功？”那老僧道：“老衲是少林寺澄心，忝掌达摩院，这里十七位师弟，都是少林寺达摩院的同侣。”

胖头陀“啊”的一声，缓缓将韦小宝放了下来，说道：“原来少林寺达摩院的十八罗汉通统到了。你们不是想拜我为师的。我一个人可打你们不过。”澄心合十道：“大家无冤无仇，都是佛门一派，怎地说到个‘打’字？‘罗汉’是佛门中圣人，我辈凡夫俗子，如何敢当此称呼？武林中朋友胡乱以此尊称，殊不敢当。辽东胖瘦二尊者，神功无敌，我们素来仰慕，今日有缘拜见，实是大幸。”说到这里，其余十七名僧人一齐合十行礼。

胖头陀躬身还礼，还没挺直身子，便问：“你们到五台山来，有什么事？”

澄心指着韦小宝道：“这位小施主，跟我们少林寺颇有些渊源，求大师高抬贵手，放了他下山。”胖头陀略一迟疑，眼见对方人多势众，又知少林十八罗汉个个武功惊人，单打独斗是毫不在乎，他十八人齐上就对付不了，便道：“好，看在大师面上，就放了他。”说着俯身在韦小宝腹上揉了几下，解开了他的穴道。

韦小宝一站起，便伸出右掌，说道：“那部经书，是这十八罗汉的朋友交给我的，命我送去……送去少林寺，交给住持方丈，你还给我罢？”胖头陀怒道：“甚么？这经书跟少林寺有甚么相干？”韦小宝大声道：“你夺了我的经书，那是老和尚叫我去交给人的，非同小可，快快还来！”

胖头陀道：“胡说八道！”转身便向北边山坡下纵去。三名少林僧飞身而起，伸手往他臂上抓去。胖头陀不敢和众僧相斗，侧身避开了三僧的抓掌，他身形奇高，行动却是轻巧无比。少林三僧这一抓都是少林武功的绝顶，竟然没碰到他衣衫。但胖头陀这么慢得瞬息，已有四名少林僧拦在他身后，八掌交错，挡住了他去路。

胖头陀鼓气大喝，双掌一招“五丁开山”推出，乘着这股威猛之极的势道，回头向南，疾冲而前。四名少林僧同时出掌，分击左右。胖头陀双掌掌力和四僧相接，只觉左方击来掌力甚是刚硬，右方二僧掌力中却含有绵绵柔劲，不由得心中一惊，双掌运力，将对方掌力卸去，便在此时，背后又有三只手抓将过来。

胖头陀一瞥之间，见到左侧又有二僧挥拳击到，当即双足一点，向上跃起，但见背后三僧伸出的手掌各各不同，分具“龙爪”“虎爪”“鹰爪”三形，心下登时怯了，大袖急转，卷起一股旋风，左足落地，右手已将韦小宝抓起，叫道：“要他死，还是要他活？”

十八少林僧或进或退，结成两个圆圈，分两层团团将他围住。澄心说道：“这位小施主那部经书，干系重大，请大师施还，结个善缘。我们感激不尽。”胖头陀右手将韦小宝高高提起，左掌按在他天灵盖上，大踏步向南便走。

这情势甚是分明，倘若少林僧出手阻拦，他左掌微一用力，韦小宝立时头盖破裂。挡住南方的几名少林僧略一迟疑，念声“阿弥陀佛”，只得让开。胖头陀提着韦小宝向南疾行，越走越快。少林寺十八罗汉展开轻功，紧紧跟随。

这时双儿被封闭的穴道已得少林僧解开，眼见韦小宝被擒，心下惊惶，提气急追。她拳脚功夫因得高人传授，颇为了得，可是毕竟年幼，内力修为和十八少林僧相差极远，加上身矮步短，只赶出一二里，已远远落后，她心中一急，便哭了出来，一面哭，一面仍是急奔。眼见胖头陀手中提了一人，奔势丝毫不缓，少林僧竟然赶他不上。

再奔得一会，胖头陀提着韦小宝，向正南的一座高峰疾驰而上。十八少林僧排成一线，自后紧追。双儿奔到峰脚，已是气喘吁吁，仰头见山峰甚高，心想这恶头陀将相公捉到山峰顶上，万一失足，摔将下来，恶头陀未必会摔死，相公哪里还有命？正惶急间，忽听得隆隆声响，一块块大石从山道上滚了下来，十八少林僧左纵右跃，不住闪避。原来胖头陀上峰之时，不断踢动路边岩石，滚下阻敌。十八少林僧怎能让岩石砸伤？可是跟他相距，却更加远了。澄光方丈和皇甫阁动手时胸口受伤，内力有损，又落在十七僧之后。

双儿提气上峰，叫道：“方丈大师，方丈大师！”澄光回过头来，站定了等她，见她奔得上气不接下气，神色惊惶，安慰她道：“别怕！他不会害你公子的。”怕她急奔受伤，拉住她手，缓缓上山。双儿心中稍慰，问道：“方丈，他……他会不会伤害相公？”澄光道：“不会的。”他话是这么说，可是眼见胖头陀如此凶狠，又怎能断定？

这山峰是五台山的南台，幸好山道曲折，转了几个弯，胖头陀踢下的石块便已砸不到人了。待得双儿随着澄光走上南台顶，只见十七名少林僧团团围住了一座庙宇，胖头陀和韦小宝自然是在庙内。

五台山共有五座高峰，峰顶各有一庙。五台山是佛教中文殊菩萨演教之场，峰顶每座庙中所供文殊名号不同，以文殊菩萨神通广大，以不同世法现身。东台望海峰，建望海寺，供聪明文殊；北台业斗峰，建灵应寺，供无垢文殊；中台翠岩峰，建演教寺，供儒童文殊；西台挂月峰，建法雷寺，供狮子文殊；南台锦绣峰，建普济寺，供智慧文殊。众人所登的山峰便是锦绣峰，那座庙便是普济寺。双儿叫了几声：“相公，相公！”不闻应声，拔足便奔进寺去。

双儿直冲进殿，只见胖头陀站在大雄宝殿滴水檐口，右手仍是抓着韦小宝。双儿扑将过去，叫道：“相公，恶和尚没伤了你吗？”韦小宝道：“你别急，他不敢伤我的。”胖头陀怒道：“我为什么不敢伤你？”韦小宝笑道：“你如动了我一根寒毛，少林十八罗汉捉住了你，将你回复原状，再变成又矮又胖，那你可糟了。”

胖头陀脸色大变，颤声道：“什么回复原状？你……你……怎么知道？”

其实韦小宝一无所知，只见他身形奇高极瘦，名字却叫做“胖头陀”，随口乱说，不料误打误撞，竟似乎说中了他的心病。韦小宝鉴貌辨色，听他语音中含有惊惧之情，当即嘿嘿冷笑，道：“我自然知道。”胖头陀道：“谅他们也没这本事。”突然之间，胖头陀右足飞出，砰的一声巨响，将阶前一个石鼓踢了起来，直撞上照壁，石屑纷飞，问双儿道：“你来作什么？活得不耐烦了？”双儿道：“我跟相公同生共死，你如伤了他半分，我跟你拚命。”胖头陀怒道：“他妈的，这小鬼头有甚么好？你这女娃娃倒对他有情有义？”双儿脸上一红，答不出来，道：“相公是好人，你是坏人。”只听得外面十八名少林僧齐声口宣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胖尊者，请你把小施主放了，将经书还了他罢！你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英雄好汉，为难一个小孩子，岂不贻笑天下？”

胖头陀怒吼：“你们再啰唆不停，老子可要不客气了。大家一拍两散，老子杀了这小孩儿，毁了经书，瞧你们有什么法子。”

澄心道：“胖尊者，你要怎样才肯放人还经？”胖头陀道：“放人倒也可以，经书可无论如何不能交还。”寺外众僧寂静无声。

胖头陀四顾殿中情状，筹思脱身之计。突然间灰影闪动，十八名少林僧窜进殿来。五名少林僧贴着左壁绕到他身后，五名少林僧沿右壁绕到他身后，顷刻之间，又成包围之势。

胖头陀怒道：“有种的就单打独斗，一个个来试试老子手段，你们就是车轮大战，老子也不放在心上。”

澄光合十道：“请恕老衲无礼，我们可要一拥齐上了。”

胖头陀提起左足，轻轻踏在韦小宝头上，嘿嘿冷笑。

韦小宝闻到他鞋底的烂泥气息，又惊又怒，他这只臭脚在自己头上一搁，脑子竟也似胡涂了，一时无计可施，眼珠乱转，要在殿上找些什么惹眼之物，胡说八道一番，引开胖头陀的目光，只消他稍一疏神，少林僧便有相救之机。可是他脑袋给踏在脚下，只看得到向外的一面，但见院子里有只大石龟，背上竖着一块大石碣。韦小宝道：“胖尊者，你爹爹老是爬在院子里，背上压着几万斤的大石头，那不太辛苦吗？你也不救他一救，也真不孝。”胖头陀怒道：“甚么我爹爹爬在院子里，满嘴胡说。”韦小宝道：“那《四十二章经》共有八部，你只拿得到一部，得不到其余七部，单是一部经书，又有什么用？”胖头陀急问：

“另外七部在哪里？你知不知道？”韦小宝道：“我自然知道。”

胖头陀道：“在哪里？快说，你如不说，我一脚踏碎了你脑袋。”

韦小宝道：“我本来不知，刚才方知。”胖头陀奇道：“刚才方知，那是什么意思？”

韦小宝伸长脖子，瞧着石碣。那石碣上刻满弯弯曲曲的篆文，韦小宝自然不识，他却假装诵读碑文，缓缓的道：“《四十二章经》，共分八部，第一部藏在河南省什么山什么寺之中。那几个字我不认识。”胖头陀问道：“什么字？”见他目光凝视院子中的石碣，奇道：“这块石头上刻明白了？”韦小宝不理，作凝神读碑之状，道：“第二部藏在山西省什么山的什么尼姑庵中，胖老兄，这几个字我不认得，字又刻得模糊，你文武全才，自己去瞧个明白。”胖头陀信以为真，俯身提起韦小宝，走到殿门口，细看石碣，碣上所刻的篆文，说是文字，自己可一字不识，但说不是文字，又刻在石碣上作甚？只听韦小宝继续念道：“第三部在四川什么山？这字我又不识了。”胖头陀早就听人说过，《四十二章经》共有八部，必须八部齐得，方有莫大效用，至于藏在何处，他更一无所知，听韦小宝这么说，已无半分怀疑，当即松脚，拉了他起来，问道：“第四部藏在哪里？”韦小宝眯着眼凝望石碣，脑袋先向左侧，又向右侧，摇了摇头，道：“我看不清楚。”胖头陀提起他身子，向石碣跨了三步，相距已近，满脸都是询问之色。韦小宝道：“我头上痒得很。”胖头陀道：“什么？”韦小宝道：“这庙里有跳蚤，在我头发里咬我，胖老兄，你给我捉了出来。头皮痒得厉害，眼睛就瞧不清楚。”胖头陀除下他帽子，伸出一只巨掌，五根棒槌般的大手指在他发中搔了几下，道：“好些了吗？”韦小宝道：“不行，那跳蚤咬我左边头皮，你却搔右边，越搔越痒。”胖头陀便去搔他左边头皮，韦小宝道：“啊哟，跳蚤跳到我头颈里了，你瞧见么？”

胖头陀明知他是在作怪，仍是放松了他手腕，只左手轻轻按住他肩头，陀他逃脱，道：“你自己搔罢！”韦小宝道：“啊哟，这他奶奶的跳蚤好厉害，定是三年没吃人血了，本来矮矮胖胖的，现在饿得又瘦又瘪，拚命来给老子为难。”说着左手伸入衣领，用力搔痒。胖头陀知他绕个弯儿，又来骂自己是跳蚤，只装作不知，问道：“第四部经书藏在哪里？”韦小宝道：“嗯，第四部经书，藏于什么山少……少林寺的达……达什么院啊？”胖头陀吃了一惊，道：“藏在少林寺的达摩院？”

韦小宝见他对少林十八僧十分忌惮，而这些少林僧又说是达摩院的，便故意出个难题，作弄他一下，料想他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到少林寺达摩院去盗经。

韦小宝说道：“这是‘摩’字么？我可不识得。胖老兄，你连这个难字都认得，又何必叫我读？啊，是了，你是考考我。说来惭愧，每一行中，我倒有几个字不识。”胖头陀斜眼察看少林众僧，脸色怔忡不定，问道：“第五部藏在哪里？”

少林寺是武林中的大门派，韦小宝曾听海大富说过，又听他说皇太后冒充武当派，皇太后则说海大富是崆峒派，武当、崆峒，想来也是两个大门派了，于是将第五部、第六部说成分藏武当、崆峒两山之中。胖头陀脸色越来越难看。韦小宝说第七部经书是云南沐王府中的人得了去，第八部则是在“云南什么西王的王府”之中。白寒枫曾给他吃过苦头，这么说可以给沐王府找些麻烦；吴三桂平西王府中好手如云，连师父也甚为忌惮，胖头陀如敢去惹事生非，定会吃个大大的苦头。

不料胖头陀脸色大变，问道：“你说第八部经书是在平西王府中？”韦小宝道：“这个字我不识，不知是不是平西王。”胖头陀大怒，猛喝：“胡说八道！这块石碑没一千年，也有五百年。吴三桂有多大年纪了？几百年前的碑文，怎么会写上吴三桂的平西王？”

那石碣颜色乌黑，石龟和石碣上生满了青苔，所刻的文字斑驳残缺，一望而知是数百年前的古物。韦小宝不明这个道理，信口开河，扯到了吴三桂身上。他心中暗叫：“糟糕，糟糕！”嘴头兀自强辩：“我说过不识得这个字，是你说平西王的，说不定古时候云南有个狗西王、猫西王、乌龟西王呢。

胖老兄，我跟你说，这些字弯弯曲曲，很是难认，你识得就识得，不识就不识，假装识得，读成了平西王吴三桂，这里众位大和尚个个学问高深，你乱读白字，岂不笑歪了他们的嘴巴？”

这番话倒也极有道理，说得胖头陀一张瘦脸登时满面通红。他倒并不生气，点了点头，说道：“这些蝌蚪字，我是一字不识，原来不是平西王。下面又写着些什么字？”

韦小宝寻思：“好险！抢白了他一顿，才遮掩过去。可得说几句好听的话，教他开心开心，他将‘蛇岛’说成是‘神龙岛’，又认得肥猪柳燕，多半是神龙教中的人物。”侧头看了半晌，道：“下面好像是‘寿与天……天……天……’天什么啊？”胖头陀神色登时十分紧张，道：“你仔细看看，寿与天什么？”韦小宝道：“好像是一个……一个……嗯……一个‘齐’字，对了，是‘寿与天齐’！”胖头陀大喜，双手连搓，道：“果然有这几句话，还有什么字？”韦小宝指着石碣，说道：“这些字古里古怪的，当真难认，是了，那是一个‘洪’字，是‘洪教主’三字，又有‘神龙’二字！你瞧，那是‘神通广大’四字。”

胖头陀“哗”的一声大叫，跳了起来，说道：“当真洪教主有如此福份，寿与天齐？这千年石碑上早已写上了？”

韦小宝道：“上面写得有，这是……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立的碑，派了秦叔宝、程咬金立的，碑上写得明明白白，唐朝有个上知千年，下知千年的军师，叫做徐茂功，他算到千年之后，大清朝有个神龙教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扬州茶馆中说书先生说隋唐故事，他是听得多了，什么程咬金、徐茂功的名字，烂熟于胸。其实徐茂功是唐朝开国大将徐绩，即与李靖齐名的英国公李绩，绝非捏指一算、便知过去未来的牛鼻子军师，韦小宝却哪里知道？他只求说得活龙活现，骗得胖头陀晕头转向，十八少林僧便可乘机救他出去。至于“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云云，那是在庄家的大宅之中，听得章老三等神龙教教众说的。果然胖头陀一听之下，抓头搔耳，喜悦无限，张大了口合不拢来。韦小宝道：“这块大石头后面，不知还写了些甚么。”胖头陀道：“是！”绕到石碣后去察看。韦小宝一个箭步，向后跳出。胖头陀一惊，忙伸手去抓。两边四名少林僧同时挥掌拍出。胖头陀只得挥拳抵挡。韦小宝已跳到少林僧的身后。顷刻间又有四名少林僧拥上。

八名少林僧足下不停，绕着胖头陀急奔，手上不断发招，也不管这一招是否击中对方，一击便走，此上彼落，十六条手臂分从八个方位打

到，正是一个习练有素的阵法。

胖头陀守势甚是严密，但以一敌八，立时便感不支。只听得啪啪两声，一名少林僧和胖头陀各中一掌。那少林僧跳出圈子，另有一名僧人补了进来。再斗一会，胖头陀腿上被踢了一脚，他双臂伸直，转了一圈，将八名少林僧逼得各自退开两步，叫道："且住！"八僧又各退两步。胖头陀道："今日寡不敌众，经书就让给你们罢！"伸手入怀，摸出了经书。

澄心左手一挥，八名少林僧踏上两步，和胖头陀相距不过三尺，各人提掌蓄势。胖头陀并不理会，伸手将经书交过。

澄心丹田中内息数转，周身布满了暗劲，左手三指捏诀，攻守俱备之后，这才伸出右手，慢慢将经书接过。

不料胖头陀全无异动，交还了经书，微微一笑，说道："澄心大师，你们少林寺十八罗汉名满天下，十八人打我一个，未免不大光彩罢！"

澄心将经书放入怀中，合十躬身，说道："得罪了。少林僧单打独斗，不是胖尊者的对手。"左手一挥，众僧一齐退开，唯恐他又来捉韦小宝，五六名僧人都挡在他身前。胖头陀道："韦施主，我有一事诚心奉恳，请你答允。"韦小宝道："甚么事？"胖头陀道："我想请你上神龙岛去，做几天客人。"韦小宝吃了一惊，道："什么？要我去神龙岛？这种地方……"胖头陀道："小施主的经书已由澄心大师收去，转呈少林方丈。小施主来到神龙岛，我们合教上下，决以上宾之礼恭敬相待，见过洪教主后，定然送小施主平安离岛。"

他见韦小宝扁了扁嘴，显是决不相信自己的话，便道："澄心大师，请你作个见证。胖头陀说过的话，可有不作数的？"澄心知这头陀行事邪妄，但亦无重大恶行，他胖瘦二头陀言出必践，倒是早有所闻，说道："胖尊者言出有信，这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韦施主身有要事，恐怕未必有空去神龙岛罢。"韦小宝道："是啊，我忙死了，将来有空，再去神龙岛会见胖尊者和洪教主就是。"胖头陀忙道："该说洪教主和他老人家下属的胖头陀。第一，天下无人可以排名在他老人家之上，先说旁人名字，再提洪教主，那是大大不敬。"韦小宝问道："那么皇帝呢？"胖头陀道："自然是洪教主在前，皇帝在后。第二，在教主他老人家面前，不得提什么'尊者'、什么'真人'的称呼。普天之下，唯洪教主一人为尊。"

韦小宝一伸舌头，道："洪教主这么厉害，我是更加不敢去见他了。"

胖头陀道："洪教主仁慈爱众，恩泽被于天下，像小施主这等聪明伶俐的少年英雄，他老人家见了一定十分欢喜。小施主神龙岛之行，一定满载而归。教主他老人家大有恩赐，那是不必说了，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传你一招半式，从此小施主纵横天下，终身受用不尽了。"他这番话说得极是诚恳、热切之意，见于颜色。本来他对韦小宝完全不瞧在眼内，曾伸脚踏在他头上，但这时满口"小施主"，又说甚么"聪明伶俐的少年英雄"，生怕韦小宝听不清楚，将一条竹篙般的身子弯了下来，就着他说话。

韦小宝记起陶红英的言语，在庄家看到章老三等一干人举止，又想起皇太后和柳燕、男扮女装假宫女的模样，对神龙教实是说不出的厌恶，相较之下，所识的神龙教人物之中，倒是这个胖头陀还有几分英雄气概，可是他恃强夺经，将自己提来提去，忽然间神态大变，邀自己去神龙岛作客，定然不怀好意，莫瞧他这时说话客气，那是因为打不过少林僧而已，只要少林僧一走，定然又是强凶霸道，又有谁能制得住他？当下摇头说道："我不去！"

胖头陀一张瘦脸上满是懊丧之色，慢慢站直身子，向身周的十八名少林僧看了一眼，缓缓的道："小施主，我的武功跟他们十八位大和尚相比，那是如何？"韦小宝道："各有所长。"胖头陀怒道："甚么各有所长？如果一对一的比拚，难道他们能胜得过我？"韦小宝道："一对一，说不定是你赢。一对十八，那一定是你输了，这才叫各有所长哪。倘若一对一也是你输，那么你还长个屁！你不过是身材长些而已。"

胖头陀微微一笑，道："像我这样武功高强的人，你见过没有？"韦小宝道："当然见过！你的武功也不过马马虎虎，比你高强十倍之人，我也见过不少。"胖头陀大怒，跳上一步，伸手向他抓去。四名少林僧同时伸掌挡住。胖头陀道："你说谁的武功比我更高？"

韦小宝一时为之语塞，倒想不起曾见过有谁比他武功更高，师父的武功是极高的了，也未必胜得过他。胖头陀得意起来，道："你瞧，你说不出了，是不是？"韦小宝道："甚么说不出，我是不想说，只怕吓坏了你。武功高出你甚多之人，第一位，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我曾见他在北京城里跟人打架，双手抓住四名头陀，每个头陀都有二百来斤重，他双足一点，便飞身跳过城墙，你跟他相比，可相差太远了。"胖头陀哼了一声，他也素闻陈近南之名，但决不信他能手提四人、飞身跳过城墙，说道："吹牛！"

韦小宝道："第二位武功高强之人，是江南一位娇滴滴的小脚少奶奶。"他说到这里，向双儿瞧去。双儿连连摇手，要他莫说。韦小宝续道："这位少奶奶曾和三十六个武当派的道士打架，三十六个道士围住了她，使出一种甚么……甚么阵法来……"胖头陀问道："武当派的阵法，空手还是使剑的？"韦小宝道："使剑的。"胖头陀道："那是真武剑阵。"韦小宝道："是了，你胖大师见多识广，知道是真武剑阵，那时候三十六把宝剑围住了那位少奶奶，剑光闪闪，水也泼不进去。那位少奶奶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是空手……"胖头陀大奇，说道："她左手抱着孩子跟武当派比武？"韦小宝道："那有什么希奇？她抱着的是一对双生子，都是男孩儿，很胖的……"他有意夸张庄家少奶奶的武功，又将孩子的数目加上一倍，续道："……她嘴里哄着孩儿：'两个乖宝宝，别哭，你们瞧妈妈变把戏。'一面将三十六名道士手里的宝剑都夺了下来，又将这些道士都点中了穴道，一个个站在那里，好似泥菩萨一般，动也不能动。那位少奶奶抱了孩子，让他们去抓老道士的胡子。老道士干瞪眼生气，两个孩子却笑得很是开心。"武当派跟少林派齐名，武功各有千秋，韦小宝是知道的。

他见胖头陀斗不过十八名少林僧，便说那少奶奶打败了三十六名道士，武功谁强谁弱，那也不用多说了。胖头陀听得如痴如狂，叹了口气道："天下竟有这样神奇的武功！"

韦小宝见居然骗信了他，甚是得意，道："不瞒你说，这位少奶奶，就是我的干娘。"

双儿初时听他说江南有一个少奶奶，还道说的是庄家的三少奶，后来听他说那位少奶奶有一对孪生儿子，又是他干娘，才知另有其人。

胖头陀却又是一惊，道："是你干娘？她姓什么？武林中有这样厉害的人物，我怎地没听见过？"韦小宝笑道："武林中厉害的人物多着呢。像我这个老婆。"说着向双儿一指，道："你瞧她小巧玲珑，娇滴滴的模样，怎知她一身武功？"双儿满脸飞红，道："相公你别瞎说。"胖头陀跟双儿交过手，这样小小一个姑娘，居然身手了得，若非亲见，也真难以相信，点头道："说得是。小施主既然不肯赴神龙岛，那也没法了，众位请罢！"

韦小宝道："大师先行！"他似乎是客气，其实是要胖头陀先行，他若向东，自己便向西，他如往北，自己往南。胖头陀摇摇头，说道："施主先请。我要将这石碑上的碑文拓了去。"韦小宝暗暗好笑，心想自己信口胡吹，居然骗得他信以为真。

注：一、本回回目录自查慎行古体诗，平仄与近体律诗不同。

二、顺治四后。端敬皇后董鄂氏及康熙生母孝康皇后，与顺治合葬孝陵。废后及孝惠皇后（即本书中的皇太后）另葬孝东陵。"孝康"及"孝惠"都是到雍正、乾隆年间才加的谥号，康熙时还没有这样称呼。但通俗小说不必这样严格遵守历史事实。

三、顺治出家五台山一事，清代民间盛传。称为"清代四大疑案"之一。其余三大疑案是顺治皇太后下嫁摄政王、雍正夺嫡、乾隆出于海宁陈家。据官书记载，顺治因染天花而死，然而官书中疑点甚多，以致后人颇多猜测。清初大诗人吴梅村有《清凉山赞佛诗》四首，肯定与董鄂妃有关，颇有人认为隐指顺治因伤心爱妃之逝，而至五台山出家。诗云："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按：双成指女仙子董双成）。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结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钗……携手忽太息，乐极生微哀。千秋终寂寞，此日谁追陪？……（言董鄂妃得顺治宠幸，顺治有人生无常之悲。全诗甚长，不俱录。）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严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按："千里草"即"董"字，指董鄂妃逝世。）……南望仓舒坟（以曹操幼年夭折的儿子邓哀王曹仓舒比荣亲王），掩面添凄恻。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述顺治以爱妃逝世，内心伤痛及生出世之想。）"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此山蓄灵异，浩气供屈盘……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预从最高顶，洒扫七佛坛……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唯有大道心，与石永不刊。以此护金轮，法海无波澜（言顺治心生上五台山之志。）

“尝闻穆天子，六飞聘万里……盛姬病不救，挥鞭哭弱水。汉皇好神仙，妻子思脱屣……宠夺长门陈，恩倾清城李。琇华即修夜，痛入哀蝉诔。苦无不死方，得令昭阳起……持此礼觉王，贤圣总一轨。道参无主妙，功谢有为耻，色空两不住，收拾宗风里。”（觉王，即释迦牟尼。归结为皈依佛法，以禅宗求解脱。）

四、顺治在位时即拜玉林为师学佛。“玉林国师年谱”云：顺治十六年，世祖请师起名，师书十余字进呈，世祖自择“痴”字，上则用禅宗龙池祖法派中“行”字，法名“行痴”。玉林为“通”字辈，名“通琇”，字玉林，其弟子皆以“行”字排行。



第十九回　九州聚铁铸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

十八少林僧和韦小宝、双儿二人下得锦绣峰来。澄心将经书还给韦小宝，问道：“施主是不是即回北京？”韦小宝道：“是。”澄心道：“我们受玉林大师之嘱，护送施主平安回京。”

韦小宝喜道：“那好极啦。我正担心这瘦竹篙般的头陀死心不息，又来啰唣。可是众位和我同行，行痴大师有人保护么？”

澄心道：“施主放心，玉林大师另有安排。”韦小宝这时对玉林这老和尚已十分佩服，他闭目打坐，似乎天塌下来也不理，可是不动声色，暗中一切已布置得妥妥贴贴。既有少林十八罗汉护送，一路之上自是没半点凶险，那身材高瘦的胖头陀固然没现身，连其余武林中人物也没撞见一个。

不一日来到北京城外，十八少林僧和韦小宝行礼作别。澄心道：“施主已抵京城，老僧等告辞回寺。”韦小宝道：“众位大和尚，承你们不怕辛苦，一直送我到这里，我……我实在是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说着跪下磕头。澄心忙伸手扶起，说道：“施主一路之上，善加接待，我们从山西到北京，乃是游山玩水，何辛苦之有？”

原来韦小宝一下五台山，便雇了十九辆大车，自己与双儿坐一辆，十八位少林僧各坐一辆，又命于八快马先行，早一日打前站，沿途定好客店，预备名茶、细点、素斋，无不极尽丰盛。每一处地方韦小宝大撒赏金，掌柜和店伙将十八位少林僧当作天神菩萨一般相待。少林僧清苦修持，原也不贪图这些饮食之欲，但见他相敬之意甚诚，自不免颇为喜悦。

韦小宝虽然油腔滑调，言不由衷，但生性极爱朋友，和人结交，倒是一番真心。这一路上和众僧谈谈说说，很是相得，陡然说要分手，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泪来。

澄心道：“善哉，善哉！小施主何必难过？他日若有缘法，请到少林寺来叙叙。”韦小宝哽咽道：“那是一定要来的。”澄心和众僧作别而去。

进得北京城时，天色已晚，不便进宫。韦小宝来到西直门一家大客店“如归客栈”，要了间上房，歇宿一宵后，明日去见康熙，奏明一切。

寻思：“那瘦得要命的胖头陀拚命想夺我这部经书，说不定暗中还跟随着我。十八位少林和尚既去，他再来下手抢夺，我和双儿可抵挡不了。还是麻烦着一点儿，先将经书藏得好好的，明儿到宫里去带领大队侍卫来取，呈给小皇帝，这叫做‘万失一无’！”

于是命于八买备应用物事，遣出双儿，闩上了门。关窗之前，先查明窗外并无胖头陀窥探，这才用油布将那部《四十二章经》包好，拉开桌子，取出匕首，在桌子底下的砖墙上割了一洞。那匕首削铁如泥，剖砖自是毫不费力。将经书放入墙洞，堆好砖块，取水化开石灰，糊上砖缝。石灰干后，若非故意去寻，决计不会发现。次日一早，命于八去套车，要先带双儿去吃一餐丰盛早点，摆摆阔绰，让这小丫头大开眼界，然后去买套太监衣帽，再进宫去。市上要买太监衣帽，倒着实为难，如果买不到手，索性便穿上侍卫服色，再赶做一件黄马褂套上，那时候威风凛凛、大摇大摆的进宫，叫众侍卫、众太监瞧得目瞪口呆，岂不有趣？自己这御前侍卫副总管是皇上亲封，又不是假的？心道：“就是这个主意，还做什么劳什子的太监？老子穿黄马褂进宫便了。”

和双儿上了骡车，弯了舌头，满口京腔，说道：“咱们先去西单老魁星馆，那儿的炸羊尾、羊肉饺子，还对付着可以。”车夫恭恭敬敬的应道：“是！”于八挺直腰板，坐在车夫之侧，说道：“嘿，京城里连骡子也与众不同，这么大眼漆黑的叫骡，我们山西通省就找不出一头来。”韦小宝功成回京，心下说不出的得意。

那骡车行得一阵，忽然出了西直门。韦小宝道：“喂，是去西单哪，怎么出了城？”车夫道：“是，对不起哪，大爷！小人这口骡子有股倔脾气，走到了城门口，非得出城门去溜个圈儿不可。”韦小宝和双儿都笑了起来。于八道：“嘿，京城里连骡子也有官架子。”

大车出城后径往北行，走了一里有余，仍不回头，韦小宝心知事有蹊跷，喝道：“赶车的，你捣什么鬼？快回去！”车夫连声答应，大叫：“回头，得儿，得儿，呼，呼！得儿，转回头！”鞭子劈拍乱挥，骡子却一股劲儿的往北，越奔越快。

车夫破口大骂：“他妈的臭骡子，我叫你回头！得儿，停住，停住！你奶奶的王八蛋骡子！”他越叫越急，那骡子却哪里肯停？

便在此时，马蹄声响，两乘马从旁抢了上来，贴到骡车之旁。马上乘客是两名身材魁梧的汉子。韦小宝低声道：“动手！”双儿身子前探，伸指戳出，正中车夫后腰。他身子一晃，从车上摔了下去，大叫一声，给车旁马匹踹个正着。马上汉子飞身而起，坐在车夫位上。双儿又是伸指戳去。这人反手抓她手腕，双儿手掌翻过，拍向他面门。那汉子左掌格开，右手抓她肩头。两人拆了八九招，骡子仍是发足急奔。左边马上乘客叫道：“怎么啦？闹什么玩意儿？”砰的一声响，车上汉子胸口被双儿右掌击中，飞身跌出。另一名汉子提鞭击来。双儿伸手抓住鞭子，顺手缠在车上。骡车正向前奔，急拉之下，那汉子立时摔下马来，急忙撒手松鞭，哇哇大叫。

双儿拿起骡子缰绳，她不会赶车，交在于八手里，说道：“你来赶车。”于八道：“我这个……我……也不会。”韦小宝跃上车夫座位，接过缰绳，他也不会赶车，学着车夫“得儿，得儿”的叫了几声，左手松缰，右手紧缰，便如骑马一般，那骡子果然转过头来，又哪里有什么倔脾气了？只听得马蹄声响，又有十几乘马赶来，韦小宝大惊，拉骡子往斜路上冲去。追骑拨转马头，在后急跟。马快车慢，不多时，十余骑便将骡车团团围住。

韦小宝见马上汉子各持兵刃，叫道：“青天白日，天子脚下，你们想拦路抢劫吗？”一名汉子笑道：“我们是请客的使者，不是打劫的强盗。韦公子，我家主人请你去喝杯酒！”韦小宝一怔，问道：“你们主人是谁？”

那汉子道：“公子见了，自然认得。我们主人如不是公子的朋友，怎么请你去喝酒？”韦小宝见这些人古里古怪，多半不怀好意，叫道：“哪有这么请客的？劳驾，让道罢！”另一名大汉笑道：“让道便让道！”手起一刀，将骡头斩落，骡尸一歪，倒在地下，将骡车也带倒了。韦小宝和双儿急跃下地。

双儿出手如风，只是敌人骑在马上，她身子又矮，打不到敌人，一指指接连戳去，不是戳瞎了马眼，便戳中敌人腿上的穴道。

一霎时人喧马嘶，乱成一团。几名汉子跃下马来，挥刀上前。双儿身手灵活之极，指东打西，打倒了七八名汉子。余下四五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大道上一辆小车疾驰而来，车中一个女子声音叫道：“是自己人，别动手！”

韦小宝一听到声音，心花怒放，叫道：“啊哈！我老婆来了！”

双儿和众汉子当即停手罢斗。双儿大为惊疑，她可全没料到这位相公已娶了少奶奶。其时盛行早婚，男子十四五岁娶妻司空见惯，只是韦小宝从没向她说过已有妻子。

小车驶到跟前，车中跃出一人，正是方怡。韦小宝满脸堆欢，迎上去拉住她手，说道：“好姊姊，我想死你啦，你去了哪里？”方怡微笑道：“慢慢再说。怎么你们打起架来？”眼见地下躺了多人，骡血洒了满地，颇感惊诧。一名汉子躬身道：“方姑娘，我们来邀请韦公子去喝酒，想是大伙儿礼数不周，得罪了公子。方姑娘亲自来请，再好也没有了。”方怡奇道：“这些人都是你打倒的？你武功可大进了啊。”韦小宝道：“要长进也没这么快，是双儿姑娘为了保护我，小显身手。”

方怡眼望双儿，见她不过十四五岁年纪，一副娇怯怯的模样，真不信她武功如此高强，问道：“妹妹贵姓？”她在庄家之时，和双儿并未朝相，是以二人互不相识。

双儿上前跪下磕头，说道：“婢子双儿，叩见少奶奶。”韦小宝哈哈大笑。方怡羞得满脸通红，急忙闪身，道：“你……

你叫我甚么？我……我……不是的。”双儿站起身来，道：“相公说你是他的夫人，婢子服侍相公，自然叫你少奶奶了。”方怡向韦小宝狠狠白了一眼，说道：“这人满嘴胡说八道，莫信他的。你服侍他多久了？难道不知他脾气么？我是方姑娘。”双儿微微一笑，道：“那么现下暂且不叫，日后再叫好了。”方怡道：“日后再叫甚……”脸上又是一红，将最后一个“么”字缩了回去。

双儿向韦小宝瞧去，见他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突然之间，她也是满脸飞红，却是想起了在五台山上，他曾对胖头陀说自己是他老婆，原来他有个脾气，爱管年轻姑娘叫老婆。

待听他笑着又问：“我那小老婆呢？”双儿也就不以为异。方怡又白了他一眼，道：“分别了这么久，一见面也不说正经的，尽耍贫嘴。”当即吩咐众汉子收拾动身。那些汉子给点了穴道，动弹不得，由双儿一一解开。韦小宝笑道：“早知是你请我去喝酒，恨不得背上生两只翅膀，飞过来啦。”方怡又白了他一眼，道：“你早忘了我，自然想不到是我请你。”韦小宝心中甜甜的，道：“我怎会有一刻忘了你？早知是你叫我啊，别说喝酒，就是喝马尿，喝毒药，那也是随传随到，没片刻停留。”方怡一双妙目凝视着他，道：“别说得这么好听，要是我请你去天涯海角喝毒药呢？”韦小宝见她说话时似笑非笑，朝日映照下艳丽难言，只觉全身暖洋洋地，道：“别说天涯海角，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去了。”方怡道：“好，大丈夫一言既出，甚么马难追。”韦小宝一拍胸膛，大声道：“大丈夫一言既出，甚么马难追。”两人同时大笑。

方怡命人牵一匹马给韦小宝骑，让双儿坐了她的小车，自己乘马和韦小宝并骑而行，迎着朝阳缓缓驰去，众汉子随后跟来。方怡道：“你本事也真大，掉了什么枪花，收了一个武功这等了得的小丫头？”韦小宝笑道：“哪里掉什么枪花了？是她心甘情愿跟我的。”

韦小宝跟着问起沐剑屏、徐天川等人行踪，道：“在那鬼屋里，你给神龙教那批家伙擒住了，后来怎生脱险的？是庄家三少奶请人来救了你们的吗？”方怡问道：“谁是庄家三少奶？”韦小宝道：“便是那庄子的主人。”方怡摇摇头，道：“庄子的主人？我们一直没见到。神龙教要找的是你，他们对你也没恶意，那章老三找你不到，就放了我们。小郡主他们就在前面，不久就会见到。”转过头来，微有嗔色，道：“你心中惦记的就只是小郡主，见面只这一会，已连问了七八次。”韦小宝笑道：“几时问了七八次啊？真是冤枉。倘若我见到她，没见到你，这时候我早问了七八十次啦。”方怡微笑道：“你就是生了十张嘴巴，这一会儿也来不及问七八十次。不过你啊，一张嘴巴比十张嘴巴还要厉害。”

两人谈谈说说，不多时已走了十余里，早绕过了北京城，一直是向东而行。韦小宝道：“快到了吗？”方怡愠道：“还远得很呢！你牵记小郡主，也不用这么性急，早知你这样，让她来接你好得多了，也免得你牵肚挂肠的。”韦小宝伸了舌头，道：“以后我一句话也不问就是。”方怡道：“你嘴上不问，心里着急，更加惹人生气。”她似乎醋意甚浓，韦小宝越听越高兴，笑道：“倘若我心里有半分着急，我不是你老公，是你儿子。”方怡噗哧一笑，道：“乖……”脸上一红，下面“儿子”两字没说出口。

行到中午时分，在镇上打了尖，一行人又向东行。韦小宝不敢再问要去何处，眼看离北京已远，今日已无法赶回宫里去见康熙，心想：“反正小玄子又没限我何时回报，就算我在五台山多耽搁了，又或者给胖头陀擒住不放，迟几日回宫，却有何妨？”

一路上方怡跟他尽说些不相干的闲话。当日在皇宫之中，两人虽同处一室，但多了个沐剑屏，方怡颇为矜持，此刻并骑徐行，却是笑语殷勤。余人甚是识趣，远远落在后面。韦小宝情窦初开，在皇宫中时叫她“老婆”，还是玩笑占了六成，轻薄讨便宜占了三成，只有一成才有隐隐约约的男女之意。此日别后重逢，见方怡一时轻嗔薄怒，一时柔语浅笑，不由得动情，见她骑了大半日马，双颊红晕，渗出细细的汗珠，说不出的娇美可爱，呆呆的瞧着，不由得痴了。方怡微笑问道：“你发什么呆？”韦小宝道：“好姊姊，你……你真是好看。我想……我想……”方怡道：“你想什么？”韦小宝道：“我说了你可别生气。”方怡道：“正经的话，我不生气，不正经的，自然生气。你想什么？”韦小宝道：“我想，你倘若真的做了我老婆，我不知可有多开心。”

方怡横了他一眼，板起了脸，转过头去。韦小宝急道：“好姊姊，你生气了么？”方怡道：“自然生气，生一百二十个气。”韦小宝道：“这话再正经也没有了，我……我是真心话。”

方怡道：“在宫里时，我早发过誓，一辈子跟着你，服侍你，还有什么真的假的？你说这话，就是自己想变心。”

韦小宝大喜，若不是两人都骑在马上，立时便一把将她抱住，亲亲她娇艳欲滴的面庞，当下伸出右手，拉住她左手，道：“我怎么会变心？一千年、一万年也不变心。”方怡道：“你说这话便是假的，一个人怎会有一千年、一万年好活，除非你是乌……”说到这“乌”字，嗤的一笑，转过了头，一只手掌仍是让他握着。

韦小宝握着她柔腻温软的手掌，心花怒放，笑道：“你待我这样好，我永远不会做小乌龟。”妻子偷汉，丈夫便做乌龟，这句话方怡自也懂得。她俏脸一板，道：“没三句好话，狗嘴里就长不出象牙。”韦小宝笑道：“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一辈子想见你老公嘴里长出象牙来，那可难得紧了。”方怡伏鞍而笑，左手紧紧握住了他手掌。

两人一路说笑，傍晚时分，在一处大市镇的官店中宿了。

次晨韦小宝命于八雇了一辆大车，和方怡并坐车中。两人说到情浓处，韦小宝搂住她腰，吻她面庞，方怡也不抗拒，可是再有非份逾越，却一概不准了。韦小宝于男女之事，原也似懂非懂，至此为止，已是大乐。只盼这辆大车如此不停行走，坐拥玉人，走到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又到彼端的天涯海角，天下的道路永远行走不完，就算走完了，老路再走几遍又何妨？天天行了又宿，宿后又行，只怕方怡忽说已经到了。

身处温柔乡中，什么皇帝的诏令，什么《四十二章经》，什么五台山上的老皇爷，尽数置之脑后，迷迷糊糊的不知时日之过，道路之遥。

一日傍晚，车马到了大海之滨，方怡携着他手，走到海边，轻轻的道：“好弟弟，我和你驾船出洋，四海遨游，过神仙一般的日子，你说好是不好？”说这话时，拉着他手，将头靠在他肩头，身子软软的，似已全无气力。

韦小宝伸左手搂住她腰，防她摔倒，只觉她丝丝头发擦着自己面颊，腰肢细软，微微颤动，虽想坐船出海未免太过突兀，隐隐觉得有些大大不妥，但当此情景，这一个“不”字，又如何说得出口？

海边停着一艘大船，船上水手见到方怡的下属手挥青巾，便放了一艘小船过来，先将韦小宝和方怡接上大船，再将余人陆续接上。于八见要上船，说道自己晕船，说什么也不肯出海。韦小宝也不勉强，赏了他一百两银子。于八千恩万谢的回山西去了。

韦小宝进入船舱，只见舱内陈设富丽，脚下铺着厚厚的地毡，桌上摆满茶果细点，便如王公大官之家的花厅一般，心想：“好姊姊待我这样，总不会有意害我。”船上两名仆役拿上热手巾，让二人擦脸，随即送上两碗面来。面上铺着一条条鸡丝，入口鲜美，滋味与寻常鸡丝又是不同。只觉船身晃动，已然扬帆出海。

舟中生涯，又别有一番天地。方怡陪着他喝酒猜拳，言笑不禁，直到深夜，服侍他上床后，才到隔舱安睡，次日一早，又来帮他穿衣梳头。韦小宝心想：“她此刻还不知我不是太监，只道我们做夫妻毕竟是假的，甚么时候才跟她说穿？”

舟行数日，这日两人偎倚窗边，同观海上日出，眼见海面金蛇万道，奇丽莫名。方怡叹道：“当日我去行刺鞑子皇帝，只道定然命丧宫中，哪知道老天爷保佑，竟会遇着了你，今日更同享此福。好弟弟，你的身世，我可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进宫，又怎样学的武功？”韦小宝笑道：“我正想跟你说，就只怕吓你一跳，又怕你欢喜得晕了过去。”

方怡又向他靠紧了些，低声道：“倘若我听了欢喜，那是最好，就算是我不爱听的，只要你说的是真话，那……那……我也不在乎。”韦小宝道：“好姊姊，我就跟你说真话，我出生在扬州，妈妈是妓院里的。”方怡吃了一惊，转过身来，颤声问道：“你妈妈在妓院里做事？是给人洗衣、烧饭，还是……还是扫地、斟茶？”

韦小宝见她脸色大变，眼光中流露出恐惧之色，心中登时一片冰凉，知她对“妓院”十分的鄙视，倘若直说自己母亲是妓女，只怕这一生之中，她永不会再对自己有半分尊重和亲热了，当即哈哈一笑，说道：“我妈妈在妓院里时还只六七岁，怎能给人洗衣烧饭？”

方怡脸色稍和，道：“还只六七岁？”韦小宝顺口道：“鞑子进关后，在扬州杀了不少人，你是知道的了？”延挨时刻，想法子给母亲说得神气些。方怡道：“是啊。”韦小宝道：“我外公是明朝大官，在扬州做官，鞑子攻破扬州，我外公抗敌而死，我妈妈那时是个小女孩，流落街头，扬州妓院里有个豪富嫖客，见她可怜，把她收去做小丫头，一问之下，好生敬重我外公，便收了我妈妈做义女，带回家去，又做千金小姐。后来嫁了我爸爸，他是扬州有名的富家公子。”方怡将信将疑，道：“原来如此。先前吓了我一跳，还道你妈妈沦落在妓院之中，给人做女佣，服侍那些不识羞耻、人尽可夫的……坏女人。”

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中长大，从来不觉得自己妈妈是个“不识羞耻的坏女人”，听方怡这么说，不由得心中有气，暗道：“你沐王府的女人便很了不起吗？他妈的，我瞧一般的是不识羞耻、人尽可什么的。”他原想将自己身世坦然相告，这一来，可甚么都说不出口了，索性信口胡吹，将扬州自己家中如何阔绰，说了个天花乱坠，但所说的厅堂房舍、家具摆设，不免还是丽春院中的格局。方怡也没留心去听，道：“你说有一件事，怕我听了欢喜得晕了过去，就是这些么？”韦小宝给她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又见她对自己的吹牛浑没在意，不禁兴味索然，自己不是太监的话也懒得说了，随口道：“就是这些，原来你听了并不欢喜。”方怡淡淡的道：“我欢喜的。”这句话显然言不由衷。

两人默默无言的相对片刻，忽见东北方出现一片陆地，座船正在直驶过去。方怡奇道：“咦，这是什么地方？”过不了一个时辰，已然驶近，但见岸上树木苍翠，长长的海滩望不到尽头，尽是雪白细沙。方怡道：“坐了这几日船，头也昏了，我们上去瞧瞧好不好？”韦小宝喜道：“好啊，好像是个大海岛，不知岛上有甚么好玩物事。”

方怡将梢公叫进舱来，问他这岛叫甚么名字，有甚么特产。梢公道：“回姑娘的话：这是东海中有名的神仙岛，听说岛上生有仙果，吃了长生不老。只不过有福之人才吃得着。姑娘和韦相公不妨上去碰碰运气。”

方怡点点头，待梢公出舱，轻轻的道：“长生不老，也不想了，眼前这等日子，就比做神仙还快活。”韦小宝大喜，道：“我和你就在这岛上住一辈子，仙果什么的，也不打紧，只要你永远陪着我，我就是神仙。”方怡靠在他身边，柔声道：“我也一样。”

两人坐小船上岸，脚下踏着海滩的细沙，鼻中闻到林中飘出来的阵阵花香，真觉是到了仙境。方怡道：“不知岛上有没有人住。”韦小宝笑道：“人是没有，却有个美貌无比的女仙，带了个小厮，到岛上来啦。”方怡嫣然一笑，道：“好弟弟，你是我的小厮，我是你的丫头。”韦小宝听到“丫头”两字，想起双儿，回头一望，不见她跟来，这些日来冷落了双儿，心下微感歉疚，但想她如跟在身后，自己不便跟方怡太过亲热，还是不跟来的好。

两人携手入林，闻到花香浓郁异常。韦小宝道：“这花香得厉害，难道是仙花么？”向前走得几步，忽听草中簌簌有声，跟着眼前黄影闪动，七八条黄中间黑的毒蛇窜了出来。韦小宝叫道：“啊哟！”拉了方怡转身便走，只跨出一步，眼前又有七八条蛇挡路，全身血也似红，长舌吞吐，嗤嗤发声。这些蛇都是头作三角，显具剧毒。

方怡挡在韦小宝身前，拔刀挥舞，叫道：“你快逃。我来挡住毒蛇！”韦小宝哪肯如此不顾义气，独自逃命？忙拔出匕首，道：“从这边走！”拉着方怡，斜刺奔出，跨得两步，头颈中一凉，一条毒蛇从树上挂了下来，缠住他头颈，只吓得他魂飞天外，大声惊叫。方怡忙伸手去拉蛇身。韦小宝叫道：“使不得！”那蛇转过头来。一口咬住了方怡手背，牢牢不放。韦小宝急挥匕首，将蛇斩为两段。便在此时，两人腿上脚上都已缠上了毒蛇。韦小宝挥匕首去斩，只觉左腿上一麻，已被毒蛇咬中。

方怡抛去单刀，抱住了他，哭道：“我夫妻今日死在这里了。”韦小宝仗着匕首锋利，每一刀挥去，便斩断一条毒蛇。

但林中毒蛇愈来愈多，两人挣扎着出林，身上已被咬伤了七八处。韦小宝只觉头晕目眩，渐渐昏迷，遥望海中，那艘小船正向大船驶去，相距已远。方怡叫了几声，船中水手却哪里听得到？

方怡卷起韦小宝裤脚，俯身去吸他腿上蛇毒。韦小宝惊道：“不……不行！”

忽听得身后脚步声响，有人说道：“你们到这里来干甚么？不怕死么？”韦小宝回过头来，见是三名中年汉子，忙叫：“大叔救命，我们给蛇咬了。”一名汉子从怀中取出药饼，抛入嘴中一阵咀嚼，敷在韦小宝身上蛇咬之处。韦小宝道：“你……你先给她治。”这时自己双腿乌黑，已全无知觉。方怡接过药来，自行敷上伤口。

韦小宝道：“好姊姊……”眼前一黑，咕咚一声，向后摔倒。

待得醒转，只觉唇燥舌干，胸口剧痛，忍不住张口呻吟。

听得有人说道："好啦，醒过来啦！"韦小宝缓缓睁眼，见有人拿了一碗药，喂到他嘴边。这药腥臭异常，他毫不犹豫便都喝了下去，入口奇苦，喝完药后，道："多谢大叔救命，我……我那姊姊可没事吗？"那人道："幸喜救得早，我们只须迟来得片刻，两个人都没命了。你们忒也大胆，怎地到这神仙岛来？"韦小宝听得方怡有救，心中大喜，没口子的称谢，这时才察觉自己是睡在床上的被窝之中，全身衣服已然除去，双腿兀自麻木。

那汉子相貌丑陋，满脸疤痕，但在韦小宝眼中，当真便如救命菩萨一般。他吁了口气，道："船上水手说道，这岛上有仙果，吃了长生不老。"

那汉子嘿的一笑，道："倘若真有仙果，他们自己又不来采？"韦小宝叫道："啊哟，这些水手不怀好意，船上我还有同伴，莫要……莫要着了歹人的道儿。大叔，请你想法子救她一救。"那丑汉道："那船三天之前便已开了，却到哪里找去？"韦小宝不解，茫然道："三天之前？"那丑汉道："你已经昏迷了三日三夜，你多半不知道罢？"韦小宝想起双儿，她虽武功极高，可是茫茫大海之中，孤身一人，如何得脱众恶徒毒手，不由得大急。

那丑汉安慰道："此时着急也已无用，你好好休息。这岛上的毒蛇非同小可，至少要服药七日，方能消毒。"他问了韦小宝姓名，自称姓潘。

到得第三日上，韦小宝已可起身，扶着墙壁慢慢行走。那姓潘的丑汉带了他去看方怡。原来她另有妇女照料，但见她玉容憔悴，精神委顿。两人相见，又是欢喜，又是难受，不由得抱着哭了起来。此后两人日间共处一室，说起毒蛇厉害，都是毛发直竖。

到得第六日上，那姓潘的说道："我们岛上的大夫陆先生出海回来了，我已邀他来给韦兄弟看看。"韦小宝谢了。不多时进来一人，四十来岁年纪，文士打扮，神情和蔼可亲，问起韦小宝被毒蛇所噬经过，说道："岛上居民身边都带有雄黄蛇药，就是将毒蛇放在身上，那蛇也立即逃去，决不敢咬人。"韦小宝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潘大哥他们都不怕。"陆先生给他看了伤，取出六颗药丸，道："你服三颗，另三颗给你的同伴，每日服一颗。"韦小宝深深致谢，取出二百两银票，道："一点儿医金，请先生别见笑。"

陆先生吃了一惊，笑道："哪用得着这许多？公子给我二两银子，已多谢得很了。"韦小宝执意要给，陆先生谢了收下，笑道："公子厚赐，却之不恭。公子在这里恐怕住得也气闷了，今晚和公子的女伴同去舍下喝一杯如何？"韦小宝大喜，一口答应。

傍晚时分，陆先生派了两乘竹轿来接韦小宝和方怡。这竹轿其实只是一张竹椅，两边穿了竹杠，前后有人相抬，岛居简陋，并没真的轿子。

两乘竹轿沿山溪而行，溪水淙淙，草木清新，颇感心旷神怡，只是韦方二人一见大树长草，便栗栗危惧，唯恐有毒蛇窜将出来。轿行七八里，来到三间竹屋前停下。那屋子的墙壁屋顶均由碗口大小的粗竹所编，看来甚是坚实。江南河北，均未见过如此模样的竹屋。陆先生迎了出来，请二人入内。到得厅上，一个三十余岁的妇人出来迎客，是陆先生的妻子。那妇人拉着方怡的手，显得十分亲热。陆先生邀韦小宝到书房去坐，书房中竹书架上放着不少图书，四壁挂满了字画，看来这陆大夫是个风雅之士。

陆先生道："在下僻处荒岛，孤陋寡闻之极。韦公子来自中原胜地，华族子弟，眼界既宽，鉴赏必精，你看这几幅书画，还可入方家法眼么？"

他这几句文绉绉的言语，韦小宝半句也不懂，但见他指着壁上字画，抬头看去，见图画中一张画的是山水，另一张画上有只白鹤，有只乌龟，笑道："这只老乌龟倒很好玩。"

陆先生微微一怔，指着一幅立轴，道："韦公子，你瞧这幅石鼓文写得如何？"韦小宝见这些字弯弯曲曲，像是画符一般，点头道："好，很好！"陆先生指着另一幅大字，道："这一幅临的是秦琅玡台刻石，韦公子以为如何？"韦小宝心想一味说好，未免无味，摇头道："这一幅写得不大好。"陆先生肃然起敬，道："倒要请韦公子指点，这幅字的弱点败笔，在于何处。"韦小宝道："败笔很多，胜笔甚少！"他想既有"败笔"，自然也有"胜笔"了。陆先生乍闻"胜笔"两字，呆了一呆，道："高明，高明。"

指着西壁一幅草书，道："这幅狂草，韦公子以为如何？"韦小宝侧头看了一会，摇头道："这几个字墨干了，也不醮墨。

嗯，这些细线拖来拖去，也不擦干净了。"陆先生一听，脸色大变。草书讲究墨法燥湿，笔润为湿，笔枯为燥，燥湿相间，浓淡有致，因燥显湿，以湿衬燥，阴阳映带，如云霞障天，方为妙书。至于笔画相连的细线，画家称为"游丝"，或联数笔，或联数字，讲究宾主合宜，斜角变幻，又有飘带、折带种种名色。韦小宝数言之间，便露了底。陆先生又指着一幅字道："这一幅全是甲骨古文，兄弟学浅，一字不识，要请韦公子指点。"韦小宝见纸上一个个字都如蝌蚪一般，宛似五台山锦绣峰普济寺中石碣上所刻文字，心念一动，道："这几个字我倒识得，那是'神龙教洪教主万年不老，永享仙福，神通广大，寿与天齐！'"

陆先生满脸喜容，说道："谢天谢地，你果然识得此字！"眼见他欣喜无限，说话时声音也发抖了，韦小宝疑心登起："我识得这几个字，他为甚么如此高兴？莫非他也是神龙教的？啊哟，不好！蛇……蛇……灵蛇……难道这里便是神龙岛？"冲口而出："胖头陀在哪里？"陆先生吃了一惊，退后数步，颤声道："你……你已经知道了？"韦小宝点了点头，其实他是甚么也不知道。陆先生脸色郑重，说道："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也很好。"走到书桌边，磨墨铺纸，说道："请你将这些蝌蚪古文，一字一字译将出来。哪一个是'洪'字，哪一个是'教'字。"提笔醮墨，招手要他过去。

要韦小宝提笔写字，那真比要他性命还惨，韦小宝暗暗叫苦，但见陆先生神色难看，不敢违拗，硬着头皮，走过去在书桌边坐下，伸手握管，手掌成拳。他持笔若像吃饭拿筷，倒也有三分相似，可是这么一握，有如操刀杀猪，又如持锤敲钉，天下却哪有这等握管之状？

陆先生怒容更盛，强自忍住，缓缓的道："你先写自己的名字！"

韦小宝霍地站起，将笔往地下一掷，墨汁四溅，大声说道："老子狗屁不识，屁字都不会写。什么'洪教主寿与天齐'，老子是信口胡吹，骗那恶头陀的。你要老子写字，等我投胎转世再说，你要杀要剐，老子皱一皱眉头，不算好汉。"

陆先生冷冷的道："你什么字都不识？"韦小宝道："不识！不识你乌龟的'龟'字，也不识你王八蛋的'蛋'字。"他西洋镜既给拆穿，不由得老羞成怒，反正身陷蛇岛，有死无生，求饶也是无用，不如先占些口舌上的便宜。

陆先生沉吟半晌，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个蝌蚪文字，问道："这是甚么字？"

韦小宝大声道："去你妈的！我说过不识，就是不识。难道还有假的？"

陆先生点点头，道："好，原来胖头陀上了你的大当，可是此事已禀报了教主，你这小贼！"突然一跃而前，扠住韦小宝的头颈，双手越收越紧，咬牙切齿的道："你害得我们蒙骗教主，人人给你累得死无葬身之地，大家一起死了干净，也免得受那无穷无尽的酷刑。"

韦小宝给他扠得透不过气来，满脸紫胀，伸出了舌头。陆先生眼见手上再一使劲，这小孩便得气绝毙命，想到此事干系异常重大，心中一惊，便放开了手指，双手一推，将他摔在地下，恨恨出房。

过了良久，韦小宝才惊定起身，"死乌龟，直娘贼"也不知骂了几百声，心想身在这毒蛇岛上，无处可逃，倘若逃入树林草丛之中，只有死得更快。走到门边，伸手推门，那竹门外面反扣住了，到窗外一望，下临深谷，实是无路可走，转头看到壁上的书画，心道："这些屁字屁画，有什么好？"拾起笔来，醮满了墨，在一幅幅书画上便画，大乌龟、小乌龟画了不计其数。

画了几十只乌龟，手也倦了，掷笔于地，蜷缩在椅上，片刻间就睡着了。睡醒时天已全黑，竟然无人前来理会，肚中饿得咕咕直响，心想："这只绿毛乌龟要饿死老子。"过了好一会，忽听得门外脚步声响，门缝中透进灯光，竹门开处，陆先生持烛进房，侧头向他凝视。韦小宝见他脸上不示喜怒，心下倒也有些害怕。陆先生将烛台放在桌上，一瞥眼间，见到壁上所悬书画已尽数被他涂抹得不成模样，忍不住怒发如狂，叫道："你……你……"举起手来，便欲击落，但手掌停在半空，终于忍住怒气，说道："你……你……"声音在喉间憋住了，说不出话来。

韦小宝笑道：“怎么样？我画得好不好？”

陆先生长叹一下，颓然坐倒，说道：“好，画得好！”他居然不打人，还说画得好，韦小宝倒也大出意料之外，见他险上神色凄然，显是心痛之极，倒也有些过意不去，说道：“陆先生，对……对不起，我涂坏了你的画。”

陆先生摇摇头，说道：“没……没什么。”双手抱头，伏在桌上，过了好一会，说道：“你想必饿了，吃了饭再说。”

客堂中桌上已摆了四菜一汤，有鸡有鱼，甚是丰盛。跟着方怡由陆夫人陪着出来，四人共膳。韦小宝大奇：“莫非我这十几只乌龟画得好，陆先生一高兴，就请我吃饭？”但他一点儿自知之明倒还有的，看情形总似乎不像。几次开口想问，见陆先生脸上阴晴不定，深恐触怒了他，饭未吃饱，便被夺下饭碗，未免犯不着。当下一言不发，闷声吃了个饱。饭罢，陆先生又带他进书房。

陆先生从地下拾起笔来，在纸上写了“韦小宝”三字，道：“这是你自己的名字，你会不会写？”

韦小宝道：“他认得我，我可认不得他，怎么会写？”陆先生嗯了一声，眼望窗外，凝思半晌，左手拿了烛台，走到那幅蝌蚪文之前，仔细打量，指着一个个字，口中念念有辞，回到桌边，取过一张白纸，振笔疾书，伸指数了数蝌蚪文字的字数，又数纸上字数，再在纸上一阵涂改，回头又看那幅蝌蚪文字，喃喃自言自语：“那三个字相同，这两个字又是一般，须得天衣无缝，才是道理。”沉思半天，又在纸上一阵涂改，喜道：“行了！”

韦小宝不知他捣甚么鬼，反正饭已吃饱，也就不去理会。

只见陆先生又取过一张白纸，仔仔细细的写起字来。

这一次他写得甚慢，写完后摇头晃脑的轻轻读了一遍。韦小宝只听到有什么“神龙岛”、“洪教主”、“寿与天齐”等等语句，最后则是第一部在何地何山，第二部在何地何山。他心下恍然，这些话都是他在普济寺中向胖头陀信口胡吹的，哪知胖头陀居然信以为真，回来大加传扬。又想：“那日胖头陀邀我上神龙岛来见洪教主，我说什么也不肯，不料鬼使神差，这船又会驶到了这里，眼下西洋镜拆穿，洪教主又已知道了。

他当然要大发脾气，只怕要将好姊姊和我丢入蛇坑，给几千几万条毒蛇吃得尸骨无存。”想到无穷无尽的毒蛇缠上身来，当真不寒而栗。

陆先生转过身来，脸上神色十分得意，微笑道：“韦公子，你识得石碣上的蝌蚪文，委实可喜可贺。也是本教洪教主洪福齐天，才天降你这位神童，能读蝌蚪文字。”

韦小宝哼了一声，道：“你不用取笑。我又识得什么蝌蚪文、青蛙文了？老子连癞蛤蟆文也不识。我是瞎说一番，骗那瘦竹篙头陀的。”

陆先生笑道：“韦公子何必过谦？这是公子所背诵的石碣遗文，我笔录了下来，请公子指点，是否有误。”说着读道：“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特进卫国公李靖，右领军大将军宿国公程知节，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曹国公李绩、徐州都督胡国公秦叔宝会于五台山锦绣峰，见东方红光耀天，斗大金字现于云际，文曰：‘千载之下，爰有大清。东方有岛，神龙是名。教主洪某，得蒙天恩。威灵下济，丕赫威能。降妖伏魔，如日之升。羽翼辅佐，吐故纳新。万瑞百祥，罔不丰登。仙福永享，普世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须臾，天现青字，文曰：‘天赐洪某《四十二章经》八部，一存河南伏牛山荡魔寺，二存山西笔架山天心庵，三存四川青城山凌霄观，四存河南嵩山少林寺，五存湖北武当山真武观，六存川边崆峒山迦叶寺，七存云南昆明沐王府，八存云南昆明平西王府。’靖请恭录天文，雕于石碣，以待来者。”陆先生抑扬顿挫的读毕，问道：“有没读错？”韦小宝道：“这是唐朝的石碣，怎会知道后世有个平西王吴三桂？”陆先生道：“上帝聪明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既知后世有洪教主，自然也知道有吴三桂了。”韦小宝暗暗好笑，点头道：“那也说得是。”心想：“不知你在捣什么鬼？”陆先生道：“这石碑上的文字，一字也读错不得。虽然韦公子天赋聪明，但依我之见，那也是圣灵感动，才识得这些蝌蚪文字，日后仓卒之际，或有认错。最好韦公子将这篇碑文读得滚瓜烂熟，待洪教主召见之时，背诵如流，洪教主一喜欢，自然大有赏赐。”

韦小宝双眼一翻，登时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料知胖头陀和陆先生禀报洪教主，说有个小孩识得石碑上的文字，洪教主定要传见考问。哪知道这件事全是假的，陆先生怕教主怪罪，只得假造碑文，来骗教主一骗。

陆先生道：“我现在读一句，韦公子跟一句，总须记得一字不错为止。‘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事到临头，韦小宝欲待不读，也不可得，何况串通了去作弄洪教主，倒也十分有趣，便跟着诵读。他生性机伶，听过一段几百字的言语，要再行复述，那是半点不费力气，说到读书，可就要他的命了，这篇短文虽只寥寥数百字，但所有句子都十分拗口，含义更是全不明白，什么“丕赫威能”、“吐故纳新”，浑不知是甚么意思，只得跟着陆先生一遍又一遍的读下去。幸亏陆先生不怕厌烦的教导，但也读了三十几遍，这才背得一字无误。

当晚他睡在陆先生家中，次晨又再背诵。陆先生听他已尽数记住，甚是欢喜，于是取过纸笔，将一个个蝌蚪字写了出来，教他辨认，哪一个是“维”字，哪一个是“贞”字。这一来韦小宝不由得叫苦连天，这些蝌蚪文扭来扭去，形状都差不多，要他一一分辨，又写将出来，当真是难于登天，苦于杀头。他片刻也坐不定，如何能静下心来学蝌蚪文？韦小宝固然愁眉苦脸，陆先生更加惴惴不安。陆先生这时早已知道，石碣上文字另有含义，他数了胖头陀所拓拓片中的字数，另作一篇文字，硬生生的凑上去，只求字数相同，碣文能讨得洪教主欢心，哪管原来碣文中写些什么。如此拼凑，自然破绽百出，“维大唐贞观二年”这句中，“二”字排在第六，但碣文中第六字的笔划共有十八笔之多，无论如何说不上是个“二”字，第五字只有三笔，与那“观”字也极难拉扯得上。但顾得东来西又倒，陆先生才气再大，仓卒间也捏造不出一篇天衣无缝的文章来。洪教主聪明之极，这篇假文章多半逃不过他眼去，可是大难临头，说不得只好暂且搪塞一时，日后的祸患，只好走着瞧了。这天教韦小宝写字，进展奇慢，直到中午，只写会了四个蝌蚪文，幸好蝌蚪文本来奇形怪状，在韦小宝笔下写出来难看之极，倒也不觉如何刺眼，若是正楷，由一个从未学过写字的孩子写将出来，任谁一看。立知真伪。下午学了三字，晚间又学了两个字，这一天共学了九个字。韦小宝不住口的大吵大嚷，几次掷笔不学。陆先生又是恐吓，又是哄骗，最后叫了方怡来坐在旁边相陪，韦小宝这才勉强耐心学下去。陆先生一面教，一面暗暗担心，只怕洪教主随时来传，倘若一篇文章尚未学全，便给教主叫了去，韦小宝这颗脑袋固然不保，自己全家难免陪着他送命。

可是这件事丝毫心急不得，越是盼他快些学会，韦小宝反而越学越慢，脑子中塞满的这许多蝌蚪，便如真的在纠缠游动一般，实在是难以辨认。

学得数日，韦小宝身上毒蛇所噬的伤口倒好全了，勉强认出的蝌蚪文却还只二三十个，而且缠夹不清，十个字中往往弄错了七八个。

陆先生正烦恼间，忽听得门外胖头陀的声音说道：“陆先生，教主召见韦公子！”陆先生脸如土色，手一颤，一枝醮满了墨的毛笔掉在衣襟之上。

一个极高极瘦的人走进书房，正是胖头陀到了。韦小宝笑道：“胖尊者，你怎地今日才来见我？我等了你好久啦。”胖头陀见到陆先生的神色，知道大事不妙，不答韦小宝的话，喃喃自语：“我早该知道这小鬼是在胡说八道，偏是痰迷了心窍，要想立什么大功，以求自保，不料反而死得更加早些。”陆先生冷笑道：“你不过是光棍一条，姓陆的一家八口，却尽数陪了你送命。”胖头陀一声长叹，道：“大家命该如此，这叫做劫数难逃。就算没这件事，教主也未必能容咱们多活得几日。”陆先生向韦小宝瞧了一眼，道：“是他们这种人当时得令，我们老了，该死了，那又有什么法子？”语气中充满愤愤不平。胖头陀叹道：“也是我见他年纪小，投其所好，就这么不顾前、不顾后的禀报了上去，唉！”陆先生瞪了他一眼，道：“小也未免小得过了份。”胖头陀道：“陆兄，事已至此，你我同生共死，大丈夫死就死了，又有何惧？”

韦小宝拍手道：“胖尊者这话说得是，是英雄好汉，怕甚么了？我都不怕，你们更加不用怕。”

陆先生冷笑一声，道：“无知小儿，不知天高地厚，等到你知道怕，已然迟了。”出神半晌，道：“胖尊者请稍待，我去向拙荆吩咐几句。”

过了一会，陆先生回入书房，脸上犹有泪痕。胖头陀道：“陆兄，你的升天丸，请给我一粒。”陆先生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拔开瓶塞，倒出一粒红色药丸给他，说道：“这丸入口气绝，非到最后关头，不可轻举妄动。”胖头陀接过，苦笑道：“多谢了！胖头陀对自己性命也还看得不轻，不想这么快就即升天。”

韦小宝在五台山上，见胖头陀力敌少林寺十八罗汉，威风凛凛，此刻讨这毒药，显是当洪教主怪罪之时便即自杀，才明白事态果真紧急，不由得害怕起来。

三人出门，韦小宝隐隐听得内堂有哭泣之声，问道：“方姑娘呢？她不去么？”胖头陀道：“哼，你小小年纪，倒是多情种子，五台山上有个双儿，这里又有个方姑娘。”左手一把将他抱住，喝道：“走罢！”迈开大步，向东急行，顷刻间疾逾奔马。

陆先生跟在他身畔，仍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韦小宝见他显得毫不费力，却和胖头陀并肩而行，竟不落后半步，才知这文弱书生原来也是身负上乘武功，说道：“胖尊者、陆先生，你们二位武功这样高强，又何必怕那洪教主？你们……”胖头陀伸出右掌，一把按住他口，怒道：“在这神龙岛上，你敢说这等大逆不道的话，可是活得不耐烦了？”韦小宝给他这么一按，气为之窒，心道：“他妈的，你怕洪教主怕成这等模样，还自称是英雄呢，狗熊都不如。”三人向着北方一座山峰行去。行不多时，只见树上、草上、路上，东一条，西一条，全是毒蛇，但说也奇怪，对他三人却全不滋扰。转过了两个山坡，抬头遥见峰顶建着几座大竹屋。胖头陀抱着韦小宝直上峰顶。

这时山道狭窄，陆先生已不能与胖头陀并肩而行，落后丈许。胖头陀将嘴凑在韦小宝耳边，低声问道：“你那部《四十二章经》呢？”韦小宝道：“不在我身边。”胖头陀道：“那还用说？你身边早已搜过了几遍。到哪里去啦？”韦小宝道：“少林寺十八罗汉拿了经书，自然去交了给他们方丈。”心想这瘦竹篙头陀打不过少林十八罗汉，听得经书到了少林寺方丈手中，自然不敢去要，就算敢去要，也必给人家撵了出来。

那日胖头陀亲手将经书交在澄心和尚手中，对韦小宝这句话自无怀疑，低声道：“待会见了教主，可千万不能提到此事。否则教主逼你交出经书来，你交不出，教主他老人家非将你丢入毒蛇窠不可。”

韦小宝听他语声中大有惧意，而且显然怕给陆先生听到，低声道：“你明明已抢到了经书，又还给了少林寺和尚，教主知道了，非将你丢入毒蛇窠不可。哼哼，就算暂时不罚你，派你去少林寺夺还经书，也有得够你受的了。”胖头陀身子一颤，默然不语。

韦小宝道：“咱哥儿俩做桩生意。有什么事，你照应我，我也照应你。否则大家一拍两散，同归于尽。”

陆先生突然在身后接口问道：“什么一拍两散，同归于尽？”

韦小宝道：“咱三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想此刻处境之糟，已是一塌胡涂，能把这两个好手牵累在内，多少有点依傍指望。

胖头陀和陆先生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两人齐声长叹。

又行了一顿饭时分，到了峰顶。只见四名身穿青衣的少年挽臂而来，每人背上都负着一柄长剑。左首一人问道：“胖头陀，这小孩干什么的？”

胖头陀放下韦小宝，道：“教主旨令，传他来的。”

西首三名红衣少女嘻嘻哈哈的走来，背上也负着长剑，见到三人，迎了上来。一个少女笑道：“胖头陀，这小孩是你的私生子么？”说着在韦小宝颊上捏了一把。胖头陀道：“姑娘取笑了。这小孩是教主他老人家特旨呼召，有要紧事情问他。”另一个圆脸少女捏了一下韦小宝的右颊，笑道：“瞧这娃娃相貌，定是胖头陀的私生儿，你赖也赖不掉的。”

韦小宝大怒，叫道：“我是你的私生儿子。你跟胖头陀私通，生了我出来。”

一群少年少女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那圆脸少女脸上通红，啐道：“小鬼，你作死啊！”伸手便打。韦小宝侧头避开。这时又有十几名年轻男女闻声赶到，都向那圆脸少女取笑。那少女又羞又恼，左足飞起，在韦小宝屁股上猛力踢了一脚。韦小宝大叫：“妈，你干么打儿子？”众少年笑得更加响了。

突然间钟声当当当响起，众人立即肃静倾听，二十多名年轻男女转身向竹屋中奔去。

胖头陀道：“教主集众致训。”向韦小宝道：“待会见到教主之时，可千万不能胡说八道。”韦小宝见他神色郁郁，这些年轻男女对他又颇为无礼，心想他武功甚高，干么怕了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不由得对他有些可怜，便点了点头。

只见四面八方有人走向竹屋，胖头陀和陆先生带着韦小宝走进屋去。过了一条长廊，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大厅。这厅硕大无朋，足可容得千人之众。韦小宝在北京皇宫中住得久了，再巨大的厅堂也不在眼中。可是这一座大厅却实在巨大，一见之下，不由得肃然生敬。

但见一群群少年男女衣分五色，分站五个方位。青、白、黑、黄四色的都是少年，穿红的则是少女，背上各负长剑，每一队约有百人。大厅彼端居中并排放着两张竹椅，铺了锦缎垫子。两旁站着数十人，有男有女，年纪轻的三十来岁，老的已有六七十岁，身上均不带兵刃。大厅中聚集着五六百人，竟无半点声息，连咳嗽也没一声。

韦小宝心中暗骂：“他妈的，好大架子，皇帝上朝么？”过了好一会，钟声连响九下，内堂脚步声响。韦小宝心道：“鬼教主出来了。”

哪知出来的却是十名汉子，都是三十岁左右年纪，衣分五色，分在两张椅旁一站，每一边五人。又过了好一会，钟声镗的一声大响，跟着数百只银铃齐奏。厅上众人一齐跪倒，齐声说道：“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胖头陀一扯韦小宝衣襟，令他跪下。

韦小宝只得也跪了下来，偷眼看时，见有一男一女从内堂出来，坐入椅中。铃声又响，众人慢慢站起。

那男的年纪甚老，白鬓垂胸，脸上都是伤疤皱纹，丑陋已极，心想这人便是教主了。那女的却是个美貌少妇，看模样不过二十三四岁年纪，微微一笑，媚态横生，艳丽无匹。韦小宝暗赞：“乖乖不得了！这女人比我那好姊姊还要美貌。皇宫和丽春院中，都还没这等标致角色。”左首一名青衣汉子踏上两步，手捧青纸，高声诵道：“恭读慈恩普照、威临四方洪教主宝训：‘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厅上众人齐声念道：“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韦小宝一双眼珠止骨碌绿的瞧着那丽人，众人这么齐声念了出来，将他吓了一跳。

那青衣汉子继续念道：“教主仙福齐天高，教众忠字当头照。教主驶稳万年船，乘风破浪逞英豪！神龙飞天齐仰望，教主声威盖八方。个个生为教主生，人人死为教主死，教主令旨尽遵从，教主如同日月光！”那汉子念一句，众人跟着读一句。韦小宝心道：“什么洪教主宝训？大吹牛皮。我天地会的切口诗比他好听得多了。”

众人念毕，齐声叫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劲。洪教主一张丑脸上神情漠然，他身旁那丽人却笑吟吟地跟着念诵。

众人念毕，大厅中更无半点声息。

注：唐末罗绍威取魏博镇，将其五千精兵尽数杀死，事后深为懊悔，自知是极大错误，说：“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王莽时钱币以铜铁铸作刀形，刀上文字镀以黄金，称为“错刀”。罗绍威以错刀之“错”喻错误之“错”，此错之大，聚天下之铁，也难以铸成。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法令初颁时恐人民不遵，立三丈之木于南门，宣称若能搬出北门者赏五十金，众皆不信。有一人试行搬木，商鞅果然依令照赏，于是人人皆信其法。商鞅立法严峻，民不敢违。

“九州聚铁铸一字”，此“一字”为一个大“错”字，本书借用以喻韦小宝受骗赴神龙岛，悔之莫及。“百金立木招群魔”句，本书用以喻神龙教教主先以甜头招人归附，然后施行严刑峻法，部勒教众。



第二十回　残碑日月看仍在 前辈风流许再攀

那丽人眼光自西而东的扫过来，脸上笑容不息，缓缓说道：“黑龙门掌门使，今日限期已至，请你将经书缴上来。”她语音又清脆，又娇媚，动听之极，伸出左手，摊开手掌。

韦小宝远远望去，见那手掌真似白玉雕成一般，心底立时涌起一个念头：“这女人做我老婆倒也不错。她如到丽春院去做生意，扬州的嫖客全要涌到，将丽春院大门也挤破了。”

左首一名黑衣老者迈上两步，躬身说道：“启禀夫人：北京传来讯息，已查到了四部经书的下落，正在加紧出力，依据教主宝训的教导，就算性命不要，也要取到，奉呈教主和夫人。”他语音微微发抖，显是十分害怕。

韦小宝心道：“可惜，可惜，这个标致女人，原来竟是洪教主的老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月光光，照毛坑！”

那女人微微一笑，说道：“教主已将日子宽限了三次，黑龙使你总是推三推四，不肯出力，对教主未免太不忠心了罢？”黑龙使鞠躬更低，说道：“属下受教主和夫人的大恩，粉身碎骨，也难图报。实在这事万分棘手，属下派到宫里的六人之中，已有邓炳春、柳燕二人殉教身亡。还望教主和夫人恩准宽限。”

韦小宝心道：“那肥母猪和假宫女原来是你的下属。只怕老婊子的职位也没你大。”

那女子左手抬起，向韦小宝招了招，笑道：“小弟弟，你过来。”韦小宝吓了一跳，低声道：“我？”那女子笑道：“对啦，是叫你。”韦小宝向身旁陆先生、胖头陀二人各望一眼。

陆先生道：“夫人传呼，上前恭敬行礼。”韦小宝心道：“我偏不恭敬，又待怎地？”可是走上前去，还是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礼，说道：“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寿与天齐。”洪夫人笑道：“这小孩倒乖巧。谁教你在教主之下，加上了‘和夫人’三个字？”

韦小宝不知神龙教中教众向来只说“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一入教后，便将这些话念得熟极而流，谁也不敢增多一字，减少半句。韦小宝眼见这位夫人容貌既美，又是极有权势，反正拍马屁不用本钱，随口便加上了‘和夫人”三字，听她相询，便道：“教主有夫人相伴，寿与天齐才有趣味，否则过得一两百年，夫人归天，教主岂不寂寞得紧？”洪夫人一听，笑得犹似花枝乱颤，洪教主也不禁莞尔，手捻长须，点头微笑。

神龙教中上下人等，一见教主，无不心惊胆战，谁敢如此信口胡言？先前听得韦小宝如此说，都代他捏一把汗，待见教主和夫人神色甚和，才放了心。洪夫人笑道：“那么这三个字，是你自己想出来加上去的了？”

韦小宝道：“正是，那是非加不可的。那石碑弯弯曲曲的字中，也提到夫人的。”

此言一出，陆先生全身登如堕入冰窖，自己花了无数心血，才将一篇碑文教了他背熟，忽然间他别出心裁，加上夫人的名字，那如何还凑得齐字数？这顽童信口开河，势不免将碑文乱说一通，自己所作文字本已破绽甚多，这一来还不当场败露？

洪夫人听了也是一怔，道：“你说石碑上也刻了我的名字？”韦小宝道：“是啊！”他随口说了“是啊”二字，这才暗叫：“糟糕！她若要我背那碑文，其中却没说到夫人。”好在洪夫人并不细问，说道：“你姓韦，从北京来的，是不是？”韦小宝又道：“是啊。”洪夫人道：“听胖头陀说，你在北京见过一个名叫柳燕的胖姑娘，她还教过你武功？”韦小宝心想：“我跟胖头陀说的话，除了那部经书之外，他都禀告了教主和夫人，眼下只好死挺到底，反正胖柳燕已经死了，这叫做死无对证。”便道：“正是，这个柳阿姨是我叔叔的好朋友，白天夜里，时时到我家里来的。”洪夫人笑吟吟的问道：“她来干什么？”

韦小宝道："跟我叔叔说笑话啊。有时他们还搂住了亲嘴，以为我看不到，我可偷偷都瞧见了。"他知道越说得活灵活现，诸般细微曲折的地方都说到了，旁人越是相信。

洪夫人笑道："你这孩子滑头得紧。人家亲嘴，你也偷看。"

转头向黑龙使道："你听见吗？小孩子总不会说谎罢？"

韦小宝顺着她眼光瞧去，见黑龙使脸色大变，恐惧已达极点，身子发颤，双膝一曲，跪倒在地，连连磕头，道："属下……属下督导无方，罪该万死，求教主和夫人网……网开一面，准属下将功赎罪。"韦小宝大奇，心想："我说那肥猪姑娘和我叔叔亲嘴，跟这老头儿又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吓成这个样子？"

洪夫人微笑道："将功赎罪？你有什么功劳？我还道你派去的人，当真忠心耿耿的在为教主办事。哪知道在北京，却在干这些风流勾当。"黑龙使又连连磕头，额头上鲜血涔涔而下。韦小宝心下不忍，想说几句对他有利的言语，一时却想不出来。

黑龙使膝行而前，叫道："教主，我跟着你老人家出生入死，虽无功劳，也有苦劳。"洪夫人冷笑道："你提从前的事干什么？你年纪这样大了，还能给教主办多少年事？黑龙使这职位，早些不干，岂不快活？"黑龙使抬起头来，望着洪教主，哀声道："教主，你对老部下，老兄弟，真没半点旧情吗？"

洪教主脸上神色木然，淡淡的道："咱们教里，老朽胡涂之人太多，也该好好整顿一下才是。"他声音低沉，说来模糊不清。韦小宝自见他以来，首次听到他说话。突然间数百名少男少女齐声高呼："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

黑龙使叹了口气，颤巍巍的站起身来，说道："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转过身来，说道："拿来罢！"

厅口四名黑衣少年快步上前，手中各托一只木盘，盘上有黄铜圆罩罩住，走到黑龙使之前，将木盘放在地下，迅速转身退回。厅上众人不约而同的退了几步。

黑龙使喃喃的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嘿嘿，有一事不成，便是属下并不忠心耿耿。"

伸手握住铜盖顶上的结子，向上一提。

盘中一物突然窜起，跟着白光一闪，斜刺里一柄飞刀激飞而至，将那物斩为两截，掉在盘中，蠕蠕而动，却是一条五彩斑斓的小蛇。

韦小宝一声惊呼。厅中众人也叫都了起来："哪一个？"

"什么人犯上作乱？""拿下了！""哪一个叛徒，胆敢忤逆教主？"

洪夫人突然站起，双手环抱，随即连摆三下。只听得刷刷刷刷，长剑出鞘之声大作，数百名少男少女奔上厅来，将五六十名年长教众团团围住。这数百名少年青衣归青衣，白衣归白衣，毫不混杂，各人占着方位，或六七人，或八九人分别对付一人，长剑分指要害，那数十名年老的顷刻之间便被制住。胖头陀和陆先生身周，也各有七八人以长剑相对。一名五十来岁的黑须道人哈哈大笑，说道："夫人，你操练这阵法，花了好几个月功夫罢？要对付老兄弟，其实用不着这么费劲。"站在他身周的是八名红衣少女，两名少女长剑前挺，剑尖挺住他心口，喝道："不得对教主和夫人无礼。"那道人笑道："夫人，那条五彩神龙，是我无根道人杀的。你要处罚，尽管动手，何必连累旁人？"洪夫人坐回椅中，微笑道："你自己认了，再好也没有。

道长，教主待你不薄吧？委你为赤龙门掌门使，那是教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你为什么要反？"无根道人说道："属下没有反。黑龙使张淡月有大功于本教，只因属下有人办事不利，夫人便要取他性命，属下大胆向教主和夫人求个情。"洪夫人笑道："倘若我不答应呢？"无根道人道："神龙教虽是教主手创，可是数万兄弟赴汤蹈火，人人都有功劳。当年起事，共有一千零二十三名老兄弟，到今日有的命丧敌手，有的被教主诛戮，剩下来的已不到一百人。属下求教主开恩，饶了我们几十个老兄弟的性命，将我们尽数开革出教。教主和夫人见着我们老头儿讨厌，要起用新人，便叫我们老头儿一起滚蛋罢。"

洪夫人冷笑道："神龙教创教以来，从没听说有人活着出教的。无根道长这么说，真是异想天开之至。"无根道人道："这么说，夫人是不答应了？"洪夫人道："对不起，本教没这个规矩。"无根道人哈哈一笑，道："原来教主和夫人非将我们尽数诛戮不可。"

洪夫人微笑道："那也不然。老人忠于教主，教主自然仍旧当他好兄弟，决无歧视。我们不问年少年长，只问他对教主是否忠心耿耿，哪一个忠于教主的，举起手来。"

数百名少年男女一齐举起左手，被围的年长众教也都举手，连无根道人也都高举左手，大家同声道："忠于教主，决无二心！"韦小宝见大家举手，也举起了手。洪夫人点头道："那好得很啊，原来人人忠于教主，连这个新来的小弟弟，虽非本教中人，居然也忠于教主。"韦小宝心道："我忠于乌龟王八蛋。"洪夫人道："大家都忠心，那么我们这里一个反贼也没有了。恐怕有点不对头吧？得好好查问查问。众位老兄弟只好暂且委屈一下，都绑了起来。"数百少年男女齐声应道："是！"

一名魁梧大汉叫道："且慢！"洪夫人道："白龙使，你又有什么高见？"那大汉道："高见是没有，属下觉得不公平。"洪夫人道："啧啧啧，你指摘我处事不公平。"那大汉道："属下不敢，属下跟随教主二十年，凡事勇往直前。我为本教拚命之时，这些小娃娃都还没生在世上。为什么他们才对教主忠心，反说我们老兄弟不忠心？"

洪夫人笑吟吟的道："白龙使这么说，那是在自己表功了。你居不是说，倘若没有你白龙使钟志灵，神龙教就无今日？"

那魁梧大汉钟志灵道："神龙教建教，是教主一人之功，大伙儿不过跟着他老人家打天下，有什么功劳可言，不过……"

洪夫人道："不过怎样啊？"钟志灵道："不过我们没有功劳，这些十几岁的小娃娃更加没有功劳。"洪夫人道："我不过二十几岁，那也没有功劳了？"钟志灵迟疑半晌，道："不错，夫人也没有功劳。创教建业，是教主他老人家一人之功。"洪夫人缓缓的道："既然大家没有功劳，杀了你也不算冤枉，是不是？"说到这里，眼中闪烁过一阵杀气，脸上神色仍是娇媚万状。

钟志灵怒叫："杀我姓钟的一人，自然不打紧。就只怕如此杀害忠良，诛戮功臣，神龙教的基业，要毁于夫人一人之手。"

洪夫人道："很好，很好，唉，我倦得很。"这几个字说得懒洋洋地，哪知道竟是下令杀人的暗号。站在钟志灵身周的七名白衣少年一听，长剑同时挺出，一齐刺入钟志灵身子。

七剑拔出，他身上射出七股血箭，溅得七名白衣少年衣衫全是鲜血。钟志灵叫道："教主，你……好忍心！好……"倒地而死。七名少年退到廊下，行动极是整齐。

教中老兄弟都知白龙使钟志灵武功甚高，但七剑齐至，竟无丝毫抗御之力，足见这七名少年为了今日在厅中刺这一剑，事先曾得教主指点，又已不知练了多少遍，实已到了熟极而流的地步，无不心下栗栗。

洪夫人打了个呵欠，左手轻轻按住了樱桃小口，显得娇慵之极。洪教主仍是神色木然，对于钟志灵的被杀，宛如没有瞧见。洪夫人轻轻的道："青龙使、黄龙使，你们两位，觉得白龙使谋叛造反，是不是罪有应得？"一个细眼尖脸的老者躬身说道："钟志灵反叛教主和夫人，处心积虑，由来已久，属下十分痛恨，曾向夫人告发了好几次。夫人总是说，瞧在老兄弟面上，让他有个悔改的机会。教主和夫人宽宏大量，只盼他改过自新，哪知道这人恶毒无比，实是罪不可赦。如此轻易将他处死，那是万分便宜了他。教中兄弟，无不感激教主和夫人的恩德。"韦小宝心道："这是个马屁大王。"洪夫人微微一笑，说道："黄龙使倒还识得大体。青龙使，你以为怎样？"

一个五十来岁的高瘦汉子向身旁八名青衣少年怒目而视，斥道："滚开。教主要杀我，我不会自己动手吗？"八名少年长剑向前微挺，剑尖碰到了他衣服，那汉子嘿嘿几声冷笑，慢慢提起双手，抓住了自己胸前衣衫，说道："教主、夫人，当年属下和赤、白、黑、黄四门掌门使义结兄弟，决心为神龙教卖命，没想到竟有今日。夫人要杀许某，并不希奇，奇在黄龙使殷大哥贪生怕死，竟说这等卑鄙龌龊的言语，来诬蔑自己好兄弟……"

猛听得嗤的一声急响，那汉子双手向外疾分，已将身上长袍扯为两半，手臂一振之间，两片长袍横卷而出，已将八名青衣少年的长剑荡

开，青光闪动，手掌中已多了两柄尺半长的短剑。嗤嗤之声连响，八名青衣少年胸口中剑，尽数倒地，伤口中鲜血直喷。八人尸身倒在他身旁，围成一圈，竟排得十分整齐。这几下手法之快，直如迅雷不及掩耳。洪夫人一惊，双手连拍。二十余名青衣少年挺剑拦在青龙使身前，又团团将他围住。

青龙使哈哈大笑，朗声说道："夫人，你教出来的这些娃娃，脓包之极。教主要靠这些小家伙来建功克敌，未免有些不大顺手罢？"

七少年刺杀钟志灵，洪教主犹如视而不见，青龙使刺杀八少年，他似乎无动于衷，稳稳坐在椅中，始终浑不理会。洪夫人看了丈夫一眼，似乎有些惭愧，嫣然一笑，坐下身来，笑道："青龙使，你剑法高明得很哪，今日……"

忽听得呛啷啷呛啷啷之声大作，大厅中数百名少年男女手中长剑纷纷落地，众人大奇之下，眼见众少年一个个委顿在地，各人随即只觉头昏眼花，立足不定。功力稍差的先行摔倒，跟着余人也摇摇晃晃，倒了下来，顷刻之间，大厅中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地。

洪夫人惊呼："为……为什么……"身子一软，从竹椅中滑了下来。

青龙使却昂然挺立，狞笑道："教主，你残杀兄弟，想不到也有今日罢？"两柄短剑一击，铮然作声，踏着地下众人身子，向洪教主走去。

洪教主哼了一声，道："那也未必！"伸手抓住竹椅的靠手，喀喇一声，拗断了靠手。

青龙使登时变色，退后两步，说道："教主，偌大一个神龙教，弄得支离破碎，到底是谁种下的祸胎，你老人家现在总该明白了罢？"

洪教主"嗯"的一声，突然从椅上滑下，坐倒在地。青龙使大喜，抢上前去，蓦地里呼的一声，一物挟着一股猛烈之极的劲风，当胸飞来。青龙使右手短剑用力斩出，那物断为两截，原来便是洪教主从竹椅上拋下的靠手。他这一掷之劲非同小可，一段竹棍被斩断，上半截余势不衰，扑的一声，插入青龙使胸口，撞断了五六条肋骨，直没至肺。青龙使一声大叫，戛然而止，肺中气息接不上来，登时哑了。身子晃了两下，手中两柄短剑落地，分别插入了两名少年身上。这两名少年四肢麻软，难以动弹，神智却仍清醒，口中也能说话，短剑插身，痛得大叫起来。

数百名少年男女见教主大展神威，击倒了青龙使，齐声欢呼。只见洪教主右手撑地，挣扎着要站起身，但右腿还没站直，双膝一软，倒地滚了几滚，摔得狼狈不堪。这一来，人人知道教主和自己一样，也已中毒，筋软肉痹。教主平素极其庄严，在教众面前连话也不多说一句，笑也不多笑一声，此刻竟摔得如此丢人，自是全身力道尽失。大厅上数百人尽数倒地，却只一人站直了身子。此人本来身材甚矮，可是在数百名卧地不起的人中，不免显得鹤立鸡群。

此人正是韦小宝。他鼻中闻到一阵阵淡淡的幽香，只感心旷神怡，全身暖洋洋地，快美难以言宣，眼见一个个人都倒在地下，何以会有此变故，心中全然不解。他呆了一会，伸手去拉胖头陀，问道："胖尊者，大家干什么？"胖头陀奇道："你……你没中毒？"韦小宝奇道："中毒？我……我不知道。"他用力扶起胖头陀，可是胖头陀腿上没半点力气，又即坐倒。

陆先生突然问道："许大哥，你……你使得是什么毒？"

那青龙使身子摇摇晃晃，犹似喝醉了一般，一手扶住柱子，不住咳嗽，说道："可惜，可……可惜功败垂成，我……我是不中用了。"

陆先生道："是'七虫软筋散'？是'千里销魂香'？是……是"化……化血……腐骨粉'？"连说了三种剧毒药物的名称，说到"化血腐骨粉"时，声音颤抖，显得害怕已极。

青龙使右肺受伤，咳嗽甚剧，答不出话。陆先生道："韦公子却怎地没有中毒？啊，是了！"他突然省悟，这"是了"

二字，叫得极响，说道："你短剑上搽了'百花腹蛇膏'，妙计，妙计。韦公子，请你闻一闻青龙使那两柄短剑，是不是剑上有一阵花香？"

韦小宝心想："剑上有毒，我才不去闻呢。"说道："就在这里也香得紧呢。"

陆先生脸现喜色，道："是了，这'百花腹蛇膏'遇到鲜血，便生浓香，本是炼制香料的一门秘法，常人闻了，只有精神舒畅，可是……可是我们住在这灵蛇岛上，人人都服惯了'雄黄药酒'，以避毒蛇，这股香气一碰到'雄黄药酒'，那便使人筋骨酥软，一十二个时辰不解。许大哥，真是妙计。这'百花腹蛇膏'在岛上本是禁物，原来你暗中早已有备，你定有三四个月没喝雄黄药酒了。"青龙使坐倒在地，正好坐在两名少年身上，摇头说道："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还是中了洪安通的毒手。"

几名少年喝道："大胆狂徒，你胆敢呼唤教主的圣名。"

青龙使慢慢站起，拾起一柄长剑，一步步向洪教主走去，道："洪安通的名字叫不得？咳咳……我杀了这恶贼之后……咳咳……这叫不叫得？"数百名少年男女都惊呼起来。过了一会，只听得黄龙使苍老的声音道："许兄弟，你去杀了洪安通，大伙儿奉你为神龙教教主。大家快念：咱们奉许教主号令，忠心不贰。"

大厅上沉默片刻，便有数十人念了起来："咱们奉许教主号令，忠心不贰。"有些声音坚决，有些显得迟疑，颇为参差不齐。

青龙使走得两步，咳嗽一声，身子晃几下，他受伤极重，但勉力挣扎，说什么要先杀了洪教主。

洪夫人忽然格格一笑，说道："青龙使，你没力气了，你腿上半点力气也没了，你胸口鲜血涌了出来，快流光啦。你不成啦。坐下罢，疲倦得很，坐下罢，对了，坐下休息一会。你放下长剑，待会儿坐到我身边来，让我治好你的伤。对啦，坐倒罢，放下长剑。"越说声音越是温柔娇媚。

青龙使又走得几步，终于慢慢坐倒，铮的一声，长剑脱手落地。

黄龙使眼见青龙使再也无力站起，大声道："许雪亭，你这奸贼痴心妄想，他妈的要做教主，你撒泡尿自己照一照，这副德性像是不像。"

赤龙使无根道人喝道："殷锦，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见风使舵，东摇西摆。老道手脚一活，第一个便宰了你。"

黄龙使殷锦道："你狠什么？我……我……"欲待还口，见青龙使许雪亭摇摇晃晃的又待站起，眼见这场争斗不知鹿死谁手，又住了口。

一时厅上数百人的目光，都注视在许雪亭身上。

洪夫人柔声道："许大哥，你倦得很了，还是坐下来罢。你瞧着我，我唱个小曲儿给你听。你好好歇一歇，以后我天天唱小曲儿给你听。你瞧我生得好不好看？"许雪亭唔唔连声，说道："你……你好看得很……不过我……我不敢多看……"说着又即坐倒，这一次再也站不起来，但心中雪亮，自己只要一坐不起，杀不了教主，数百人中以教主功力最为深厚，身上所中之毒定是他最先解去，那么一众老兄弟人人无幸，尽数要遭他毒手，说道："陆……陆先生，我动不了啦，你给想……想……咳咳……想个法子。"陆先生道："韦公子，这教主十分狠毒，待会他身上所中的毒消解，便将大伙儿杀死，连你也活不成，你快去将教主和夫人杀了。"

这几句话他就是不说，韦小宝也早明白，当下拾起一柄剑，慢慢向教主走去。

陆先生又道："这洪夫人狐狸精，尽会骗人，你别瞧她的脸，不可望她眼睛。"

韦小宝道："是！"挺剑走上几步。洪夫人柔声道："小兄弟，你说我生得美不美？"声音中充满了销魂蚀骨之意。韦小宝心中一动，转头便欲向她瞧去。

胖头陀大喝一声："害人精，看不得！"韦小宝一凛，紧紧闭住了眼睛。洪夫人轻笑道："小兄弟，你瞧啊，向着我，睁开了眼。你瞧，我眼珠子里有你的影子！"韦小宝一睁眼，见到洪夫人眼波盈盈，全是笑意，不由得心中大荡，随即举剑当胸，向着洪教主走去，心道："你这样的美人儿，我真舍不得杀，你的老公却非杀不可。"忽然左侧有个清脆的声音说道："韦大哥！杀不得！"这声音极熟，韦小宝心头一震，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一名红衣少女躺在地下，秀眉俊目，正是小郡主沐剑屏。他大吃一惊，万想不到竟会在此和她相遇，至于她身穿赤

龙门少女的红衣，反不觉如何惊奇了，忙俯身将她扶起，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沐剑屏不答他的问话，只道："你……你千万杀不得教主。"

韦小宝奇道："你投了神龙教？怎……怎么会？"沐剑屏全身软得便如没了骨头，将头靠在他肩上，一张小口刚好凑在他耳边。低声道："你如杀了教主和夫人，我就活不成了。

那些老头子恨死了我们，非尽数杀了我们这些少年人不可。"

韦小宝道："我要他们不来害你，他们会答允的。"沐剑屏急道："不，不！教主给我们服了毒药，旁人解不来的。"

韦小宝和她久别重逢，本已十分欢喜，何况怀中温香软玉，耳边柔声细语，自是难于拒却，又想她已给教主逼服了毒药，旁人解救不得，那么杀了教主，便是害死怀中这个小美人儿，此事万万不可，只一件事为难，低声道："我如不杀教主，教主身上毒性去了之后，就要杀死我了。"他将沐剑屏紧紧抱住，这句话就在她耳边而说。沐剑屏道："你救了教主和夫人，他们怎么还会杀你？"

韦小宝心想不错，洪夫人这样千娇百媚，无论如何是杀不下手的，眼前正是建立大功的机会，只是胖头陀、陆先生、无根道人这几个，不免要给教主杀了。那无根道人十分豪杰，杀了他未免可惜，最好是既不杀教主和夫人，也保全了胖头陀等人性命，便道："正是！好老婆。就算教主要杀我，我也非救你不可。"说着在她左颊上亲了一吻。

沐剑屏大羞，满脸通红，眼光中露出喜色，低声道："你立了大功，又是小孩，教主怎会杀你？"韦小宝将沐剑屏轻放在地下，转头说道："陆先生，教主是杀不得的，夫人也杀不得的，石碑上刻了字，说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寿与天齐，我怎敢害他们性命？他二位老人神通广大，就是要害，也害不死的。"陆先生大急，叫道："碑文是假的，怎作得数？别胡思乱想了，快快将他二人杀了，否则大伙儿死无葬身之地。"

韦小宝连连摇头，说道："陆先生，你不可说这等犯上作乱的言语。你有没有解药？咱们赶快得解了教主和夫人身上的毒。"

洪夫人柔声说道："对啦，小兄弟，你当真见识高超。上天派了你这样一位少年英雄下凡，前来辅佐教主。神龙教有了你这样一位少年英雄，真是大家的福气。"这几句话说得似乎出自肺腑，充满了惊奇赞叹之意。韦小宝听在耳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笑道："夫人，我不是神龙教的人。"

洪夫人笑道："那再容易也没有了。你现下即刻入教，我就是你的接引人。教主，这位小兄弟为本教立了如此大功，咱们派他个什么职司才是？"

教主道："白龙门掌门使钟志灵叛教伏法，咱们升这少年为白龙使。"

洪夫人笑道："好极了。小兄弟，本教以教主为首，下面就是青、黄、赤、白、黑五龙使。像你这样一入教就做五龙使，那真是从所未有之事。足见教主对你倚重之深。小兄弟，你姓韦，我们是知道的，你大号叫做什么？"韦小宝道："我叫韦小宝，江湖上有个外号，叫做'小白龙'。"

他想起那日茅十八给他杜撰了个外号，觉得若无外号，不够威风，想不到竟与今日之事不谋而合。洪夫人喜道："你瞧，你瞧！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否则哪有这样巧法。教主金口，一言既出，决无反悔。"陆先生大急，说道："韦公子，你别上他们的当。就算你当了白龙使，他们一不喜欢，若要杀你，还不是易如反掌？白龙使钟志灵便是眼前的榜样。你快去杀了教主和夫人，大家奉你为神龙教的教主便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惊。胖头陀、许雪亭、无根道人等都觉这话太过匪夷所思，但转念一想，若不奉他为教主，教中再无比白龙使更高的职位，眼前情势恶劣之极，众人性命悬于其手，也只有这样，才能诱得他去杀了教主和夫人，只消渡过难关，谅这小小孩童就算真的当了教主，也逃不过众人的掌握。当下众人齐道："对，对，我们齐奉韦公子为神龙教教主，大伙儿对你忠心耿耿。"

韦小宝心中一动，斜眼向洪夫人瞧去，只见她半坐半卧的靠在竹椅上，全身犹似没了骨头一般，胸口微微起伏，双颊红晕，眼波欲流，心想："做教主没什么好玩，这个教主夫人可真美得要命。我如做了教主，你这教主夫人可还做不做哪？"

但这念头只在脑海中一晃而过，随即明白："这些人个个武功高强，身上毒性一解，我又怎管他们得了？这是过桥抽板。"过桥抽板的事，他在天地会青木堂中早已有过经历，天地会的兄弟都是英雄好汉，过了桥之后不忙抽板，这些神龙教的家伙，岂有不大抽而特抽、抽个不亦乐乎的？教主夫人虽美，毕竟自己的小命更美，当下伸了伸舌头，笑道："教主我是当不来的，你们说这种话，没的折了我的福份，而且有点儿大逆不道。这样罢，教主、夫人，大家言归于好，今日的帐，双方都不算。陆先生、青龙使他们冒犯了教主，请教主宽宏大量，不处他们的罪。陆先生，你取出解药来，大家服了，和和气气，岂不是好？"洪教主不等陆先生开口，立即说道："好，就是这么办。

白龙使劝我们和衷共济，不咎既往，本座嘉纳忠言，今日厅上一切犯上作乱之行，本座一概宽赦，不再追究。"

韦小宝喜道："青龙使，教主答应了，那不是好得很吗？"陆先生眼见韦小宝无论如何是不会去杀教主了，长叹一声，说道："既是如此，教主、夫人，你们两位请立下一个誓来。"

洪夫人道："我苏荃决不追究今日之事，若违此言，教我身入龙潭，为万蛇所噬。"

洪教主低沉着声音道："神龙教教主洪安通，日后如向各位老兄弟清算今日之事，洪某身入龙潭，为万蛇所噬，尸骨无存。"

"身入龙潭，为万蛇所噬"，那是神龙教中最重的刑罚，教主和夫人当众立此重誓，虽为势所迫，却也是决计不能反口的了。陆先生道："青龙使，你意下如何？"许雪亭奄奄一息，道："我……我反正活不成了。"陆先生又道："无根道长，你以为怎么样？"

无根道人大声道："就是这样。洪教主原是我们老兄弟，他文才武功，胜旁人十倍，大伙儿本来拥他为主，原无二心。

自从他娶了这位夫人后，性格大变，只爱提拔少年男女，将我们老兄弟一个个的残杀。青龙使这番发难，只求保命，别无他意。教主和夫人既已当众立誓，决不追究今日之事，不再肆意杀害老兄弟，大家又何必反他？再说，神龙教原也少不得这位教主。"

一群少男少女纵声高呼："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

陆先生道："韦公子，你没喝雄黄药酒，不中百花腹蛇膏之毒，致成今日之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解此毒，甚是容易，你到外面去舀些冷水来，喂了各人服下即可。"

韦小宝笑道："这毒原来如此易解。"走到厅外，却找不到冷水，绕到厅后，见一排放着二十余只七石缸，都装满了清水，原来是防竹厅失火之用，当下满满提了一桶清水，回到厅中，先舀一瓢喂给教主喝下，其次喂给洪夫人。第三瓢却喂给无根道人，说道："道长，你是英雄好汉。"第四、五瓢喂了胖头陀和陆先生，第六瓢喂给沐剑屏。各人饮了冷水，便即呕吐，慢慢手脚可以移动。韦小宝又喂数人后，陆先生已可起立行走，过去扶起青龙使许雪亭，为他止血治伤。胖头陀等分别去提冷水，灌救亲厚的兄弟。不久沐剑屏救了几名红衣少女。一时大厅上呕吐狼藉，臭不可当。

洪夫人道："大家回去休息，明日再行聚会。"

洪教主道："本座既不究既往，众兄弟自伙之间，也不得因今日之事，互相争吵寻仇，违者重罚。五龙少年不得对掌门使不敬，掌门使也不可借故处置本门少年。"

众人齐声奉令，但疑忌忧虑，毕竟难以尽去。洪夫人柔声道："白龙使，你跟我来。"韦小宝还不知她是在呼唤自己，见她招手，这才想起自己做了神龙教的白龙使，便跟了过去。

教主和夫人并肩而行，出了大厅，已可行动的教众都躬身行礼，高声叫道："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

教主和夫人沿着一条青石板路，向厅左行去，穿过一大片竹林，到了一个平台之上。台上筑着几间大竹屋，十余名分穿五色衣衫的少年男女持剑前后把守，见到教主，一齐躬身行礼。洪夫人领韦小宝进了竹屋，向一名白衣少年道："这位韦公子，是你们白龙门新任的掌门使，请他在东厢房休息，你们好好服侍。"说着向韦小宝一笑，进了内堂。几名白衣少年转身向韦小宝道："属下少年参见座使。"韦小宝在皇宫中

做惯了首领太监，在天地会中又做惯了香主，旁人对他恭敬，已毫不在乎，只点了点头。几名白衣少年引他进了东厢房，献上茶来。虽说是厢房，却也十分宽敞，陈设雅洁，桌上架上摆满了金玉古玩，壁上悬着字画，床上被褥华美，居然有点皇宫中的派头。

几名白衣少年见洪夫人言语神情之中，显然对韦小宝极为看重，而教主这“仙福居”更是从无外人在此过宿，白龙使享此殊荣，地位更在其他四使之上了。这些少年在此守卫，不知适才大厅中的变故，但见韦小宝位尊得宠，一个个过来大献殷勤。

当日下午，韦小宝向几名白衣少年问了五龙门的各种规矩。原来神龙教下分五门，每一名统率数十名老兄弟、一百名少年，数百名寻常教众。掌门使本来都是教中立有大功的高手宿将，但教主近来全力提拔新秀，往往二十岁左右之人，便得出掌仅次于掌门使的要职，韦小宝年纪虽小，却也无人有丝毫诧异。

次晨洪教主和夫人又在大厅中召集会众。各人脸上都有惴惴不安之色，教主虽已立誓不再追究，但他城府极深，谁也料不到他会有什么厉害手段使出来。

教主和夫人升座。韦小宝排在五龙使班次的第四位，反在胖头陀和陆先生之上。

洪教主问道：“青龙使的伤势怎样？”陆先生躬身道：“启禀教主，青龙使伤势不轻，性命是否能保，眼下还是难说。”

教主从怀中取出一个醉红小瓷瓶，道：“这是三颗天王保命丹，你拿去给他服了。”说着也不见他扬手，那瓷瓶便向陆先生身前缓缓飞来。

陆先生忙伸手接住，伏地说道：“谢教主大恩。”他知这天王保命丹十分难得，是教主派遣部属采集无数珍奇药材炼制而成，其中的三百年老山人参、白熊胆、雪莲等物，尤其难得，教主大费心力所炼成的，前后也不过十来颗而已。许雪亭一服这三颗灵丹，性命当可无碍。

其余老兄弟都躬身道谢。均想：“青龙使昨日对教主如此冲撞，更立心要害他性命，今日教主反赐珍药，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不咎既往了。”无不大感欣慰。大厅中本来人人严加戒备，这时脸上都现笑容，不少人大吁长气。

洪夫人笑道：“白龙使，听说你在五台山上见到一块石碣，碣上刻有蝌蚪文字？”

韦小宝躬身道：“是！”

胖头陀道：“启禀教主、夫人，属下拓得这碣文在此。”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打了开来，取出一张极大的拓片，悬在东边墙上，拓片黑底白字，文字希奇古怪，无人能识。

洪夫人道：“白龙使，你若识得这些文字，便读给大家听听。”

韦小宝应道：“是。”眼望拓文，大声背诵陆先生所撰的那篇文字：“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慢慢的一路背将下去，偶尔遗忘，便说：“嗯，这是个什么字，倒也难认，是了，是个‘魔’字。”背到“仙福永享，普天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那四句时，将之改了一改，说是“仙福永享，连同夫人。寿与天齐，文武仁圣。”

这“连同夫人”四字，实在颇为粗俗，若教陆先生撰写，必另有雅训字眼，但韦小宝不通文理，哪里作得出什么好文章来？不将四字句改成五字，已十分难能可贵了。洪夫人一听到这四字，眉开眼笑，说道：“教主，碣文中果真有我的名字，倒不是白龙使胡乱捏造的。”

洪教主也十分高兴，点头笑道：“好，好！我们上邀天眷，创下这个神龙教来，原来大唐贞观年间，上天已有预示。”厅上教众齐声高呼：“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无根道人等老兄弟也自骇然，均想：“教主与夫人上应天象，那可冒犯不得。”

韦小宝最后将八部《四十二章经》的所在也都一一念了。

洪夫人叹道：“圣贤豪杰，惠民救世，固然上天早有安排，便连吴三桂这等人，也都在老天爷的算中。教主，这八部宝经，份中应属本教所有，迟早都会到我神龙教来。”教主捻须微笑，道：“夫人说得是。”

众人又大叫：“寿与天齐，寿与天齐！”待人声稍静，洪教主道：“现下开香堂，封韦小宝为本教白龙门掌门使之职。”

神龙教开香堂，和天地会的仪节又自不同。韦小宝见香案上放着五只黄金盘子，每只盘子中都盛着一条小蛇，共分青、黄、赤、白、黑五色。五条小蛇昂起了头，舌头一伸一缩，身子却盘着不动。

韦小宝拜过五色“神龙”，向教主和夫人磕头，接受无根道人等人道贺。洪夫人斟了三杯雄黄酒让他饮下，笑道：“饮了此酒，岛上神龙便都知道你是自己人，以后再也不会来咬你了。”教主赐了一串雄黄珠子，命他贴肉挂着，百毒不侵。

跟着白龙门本门的执事和少年齐来参见掌门使。教主吩咐：“青龙掌门使因病休养，胖头陀拓碣文有功，青龙门事务，暂由胖头陀代理。待青龙使病愈，再行接掌。”胖头陀躬身奉令。教主又道：“五龙使和陆高轩六人，齐到后厅议事。”当即和夫人走下座来。厅上众人高呼恭送，无根道人、韦小宝、胖头陀、陆先生等都跟随其后，韦小宝这时才知，原来陆先生的名字叫陆高轩。

那后厅便在大厅之后，厅堂不大，居中两张大竹椅，教主和夫人就座。下面设了五张矮凳，三位掌门使分别坐下，胖头陀也坐了一张，说道：“白龙使请坐。”

韦小宝见陆先生没有座位，微感迟疑。陆先生微笑道：“白龙使请坐，‘潜龙堂’中，没有我这等闲职教众的座位。”韦小宝料想规矩如此，胖头陀若不是代理青龙使，那也是没有座位的了，便即坐下。陆先生站在黑龙使下首。突然之间，殷锦等四人都站起来，韦小宝不明所以，跟着站起，只听殷锦和陆先生等五人齐声念道：“教主宝训……”韦小宝当即跟着念下去：“……时刻在心。制胜克敌，无事不成。”他尖锐的童音，又比那五人更大声了些。洪教主点了点头，五人这才坐下。

洪教主道：“碣文所示，这八部《四十二章经》散处四方，可是黑龙使报称，其中四部是在皇宫之内，却是何故？”黑龙使道：“想来这四部经书本在少林寺、沐王府等处，后来给鞑子抢入了宫中。”教主沉吟不语，黑龙使脸上惧意渐浓。

洪教主转向胖头陀，问道：“你师兄有消息回报没有？”

胖头陀恭恭敬敬的道：“启禀教主，瘦头陀以前曾说，在镶蓝旗旗王府中，曾查到一些端倪，可是后来却再也查不到什么了。”

韦小宝心中一动：“镶蓝旗旗主府中？那不是陶姑姑的师父去过的地方吗？原来胖头陀还有个师兄，叫做瘦头陀。”只听洪教主道：“你说我吩咐他尽快追查，不得懒散。”胖头陀连声答应。

过了一会，洪夫人微笑道：“黑龙使派人去皇宫里取经，据他自己说，已经竭尽全力，可是至今一部经书也没取来。这件事，咱们恐怕另得派一个福份大些的人去办了。”

黄龙使殷锦忙道：“夫人高见。取经之事，想来和福份大小，干系极大。黑龙使也不是不努力。不肯替教主立功，可是始终阻难重重，多半是福气不够，因此宝经难以到手。”洪夫人微笑道：“依你之见，谁的福份够呢？”殷锦道：“本教福气最大的，自然是教主他老人家，其次是夫人。不过总不能劳动两位大驾亲自出马。更其次福份最大的，首推白龙使。他识得碣文，又立下大功，印堂隐隐透出红光，福份之大，教主属下无人能出其右。”

教主捻须微笑，道：“但他小小孩童，能担当这件大任么？”

白龙使一职，在神龙教虽然甚尊，在韦小宝心里，却半点份量也没有，他既陷身岛上，只好随遇而安，瞧着闭月羞花的洪夫人。自是过瘾之极，但瞧得多了，如给教主发觉自己色迷迷的神色，难免有杀身之祸，还是尽速回北京为妙，听教主这么说，正是脱身的良机，便道：“教主，夫人，承蒙提拔，属下十分感激，我本事是没有的，但托了两位大福气，混进皇宫中去偷这四部宝经，倒也有成功的指望。”洪教主点了点头。洪夫人喜道：“你肯自告奋勇，足见对教主忠心。我知你聪明伶俐，福份又大，恐怕正是上天派来给教主办成这件大事的。”

洪教主缓缓道：“据黑龙使禀报，他派在皇宫中的部属传出消息，小皇帝手下有个小太监，叫做什么小桂子的……”韦小宝大吃一

惊：“拆穿西洋镜，那可糟糕之极！”听教主续道：“……小皇帝派了他去五台山，意欲不利于我教。我们接连派了几批人手出去，要擒他来审问，章老三找他不到，胖头陀也没能成功，不料小桂子没找到，却遇上了你。”殷锦听教主语气稍顿，说道：“那是教主洪福齐天！”洪教主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续道：“白龙使，你到得宫中，这小桂子的事，可得细细查一查，皇帝派他去五台山，到底有什么图谋。”

韦小宝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忙道：“是，是。”心下十分欢喜，听教主口气，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宫了。向胖头陀瞧了一眼，心道：“你不泄漏我的秘密，算你是好人。”

洪夫人道：“那八部《四十二章经》之中，据说藏有强身保命、延年益寿的大秘密。想我们教主既然上蒙天眷，许以永享仙福，寿与天齐，这八部经书，迟早自会落入教主手中。

白龙使，你再去为教主立一大功，将这八部经书取来，教主自然另有封赏。”

韦小宝站了起来，躬身说道：“属下粉身碎骨，也难报教主与夫人的大恩，自当尽忠报国，马革裹尸。”这“尽忠报国，马革裹尸”八个字，是他从说书先生那里学来的，每逢大将出征，君王勉励，大将就慷慨激昂，说了这八个字出来，他依样葫芦，用在此处，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洪夫人一笑，说道：“你效忠教主，那就好得很了。你去北京，要哪几个人相助，可随便挑选。”韦小宝心想：“我自求脱身，教中有人跟了去，缚手缚脚。”说道：“人多了恐怕泄漏机密，啊，是了，赤龙使座下的少女，属下想挑一两人去，让她们乔装宫女，在宫里行事较为方便。”他想到了沐剑屏，要将她带去。

无根道人道：“这些小姑娘只怕没什么用，只要教主和夫人允准，你随便挑选就是。”韦小宝道：“多谢道长。”

陆高轩道：“启禀教主、夫人，属下昨日犯了重罪，深谢教主不杀之恩……”

洪教主挥一挥手，皱眉道：“昨日之事，大家不得记在心上，今后谁也不许再提。”

陆高轩道：“是，多谢教主。属下想跟随白龙使同去，托赖教主与夫人洪福，或能为教主立些微功，稍表属下感激之诚。”洪教主点头道：“陆高轩智谋深沉，武功高强，笔下更十分来得，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稳。很好，很好，你跟随白龙使同去便了。”陆高轩寻思：“他说‘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稳’，杜撰碣文之事，他早就心中雪亮。”

胖头陀说道：“启禀教主、夫人，属下也愿随同白龙使去北京为教主办事。”教主点了点头，见黄龙使也欲自告奋勇，说道：“人数多了，只怕泄漏行藏，就是你们两个同去。一切行止，全听白龙使的号令，不得有违。”陆高轩和胖头陀躬身说道：“属下遵命。”

洪夫人从怀中取出一条小龙，五色斑斓，是青铜、黄金、赤铜、白银、黑铁铸成，说道：“白龙使，这是教主的五龙令，暂且交你执掌。教下数万教众，见此令有如亲见教主。为了干办大事，付你生杀大权。立功之后，将令缴回。”

韦小宝应道：“是。”双手恭恭敬敬的接过，心下发愁：

“我只盼一回北京，再也不去理他什么神龙教、恶虎教。拿了她这个‘五龙令’，从此麻烦可多得紧了。”洪夫人道：“白龙使与陆高轩、胖头陀三人暂留，余人退去。”

无根道人和黑龙使、黄龙使三人行礼退出。

洪教主从身边取出一个黑色瓷瓶，倒了三颗朱红色的药丸出来，说道：“三人奋勇赴北京干事，本座甚是嘉许，各赐‘豹胎易筋丸’一枚。”

胖头陀和陆高轩脸上登时现出又是喜欢、又是惊惧的神色，屈右膝谢赐，接过药丸，吞入肚中。韦小宝依样葫芦，跟着照做，接过“豹胎易筋丸”，当即吞服，过不多时，便觉腹中有股热烘烘气息升将上来，缓缓随着血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说不出的舒服。

洪夫人道：“白龙使暂留，余人退去。”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退了出去。

洪夫人微笑道：“白龙使，你使什么兵刃？”韦小宝道：“属下武艺低微，没学过什么兵器，只有一把匕首防身。”洪夫人道：“给我瞧瞧。”

韦小宝从靴中拔出匕首，倒转剑柄，双手呈上。洪夫人接过一看，赞道：“好匕首！”拔下一根头发，放开了手，那根头发缓缓落上刃锋，断为两截。教主也赞了声：“好！”韦小宝为人别的没什么长处，于钱财器物却看得极轻，眼见洪夫人对这匕首十分欢喜，心想要拍马屁，就须拍个十足，说道：“这柄匕首，属下献给夫人。常言道得好：胭脂、宝剑，都要……都要献给佳人。天下的佳人，再也没有佳过夫人的了。”他曾听说书先生说过多次，什么“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毕竟这两句话太难，不易记得清楚。洪夫人格格娇笑，说道：“好孩子，你对我们忠心，可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怎能要孩子的物事？你这番心意，我可多谢了。来，我传你三招防身保命的招式，叫做‘美人三招’，你记住了。”她走下座来，取出一块手帕，将匕首缚在自己右足小腿外侧，笑道：“教主，劳你的大驾，演一下武功。”洪教主笑嘻嘻的缓步走近，突然左手一伸，抓住了夫人后领，将她身子提在半空。

这一下实在太快，韦小宝吃了一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洪夫人身子微曲，纤腰轻扭，左足反踢，向教主小腹踹去。教主后缩相避，洪夫人顺势反过身来，左手搂住教主头颈，右手竟已握住了匕首，剑尖对准了教主后心，笑道：“这是第一招，叫做‘贵妃回眸’，你记住了。”这几下干净利落，韦小宝看得心旷神怡，大声喝彩，叫道：“妙极！”心想：“那日我给胖头陀抓着提起，半点法子也没有，倘若早学了这招，一剑已刺死了他。”教主将洪夫人身子轻轻横放在地。洪夫人又将匕首插入小腿之侧，翻身卧倒。教主伸出右足，虚踏她后腰，手中假装持刀架住她头颈，笑道：“投不投降？”

韦小宝心想：“到这地步，又有什么法子？自然是大叫投降了。”

蓦见夫人的脑袋向着她自己胸口钻落，敌人架在颈中的一刀自然落空，她顺势在地下一个筋斗，在教主胯下钻过，握着匕首的右手成拳，轻轻一拳击在教主后心，只是剑尖向上。

倘若当真对敌，这一剑自然插入了敌人背心。韦小宝又大叫一声：“好！”

教主待她插回匕首后，将她双手反剪，左手拿住她双手手腕，右手虚执兵器，架在她的肤光白腻头颈之中，笑道：“这一次你总逃不了啦。”夫人笑道：“看仔细了！”右足向前轻踢，白光闪动，那匕首已割断她小腿上缚住的手帕，脱了出来。她右足顺势一勾，在匕首柄上一点，那匕首陡地向她咽喉疾射过去。

韦小宝惊叫：“小心！”只见她身子向下一缩，那匕首急射教主胸口。教主放开她手，仰天一个铁板桥，扑的一声，匕首在他胸口掠过，直插入身后的竹墙，直没至柄。洪夫人勾脚倒踢匕首，韦小宝已然吓了一大跳，待见那匕首射向她咽喉，她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匕首又射向教主胸口，这一下势在必中，教主竟又避开。这几下险到了极处的奇变，只瞧得他目瞪口呆，心惊胆战，喉头那一个“好”字，竟叫不出来。

洪夫人笑问：“怎样？”

韦小宝伸手抓住椅背，似欲跌倒，道：“可吓死我了。”

洪教主洪安通和夫人见他脸色苍白，吓得厉害，听了他这句话，那比之一千句、一万句颂扬更是欢喜。他二人武功高强，多一个孩子的称赞亦不足喜，但他如此担心，足见对二人之忠。洪夫人明知故问：“匕首又不是向你射来，怕什么了？”韦小宝道：“我怕……怕伤了夫人和……和教主。”洪夫人笑道：“傻孩子，哪有这么容易便伤到教主了？这一招叫做‘飞燕回翔’，挺不易练。教主神功盖世，就算他事先不知，这一招也伤他不着。但世上除了教主之外，能够躲得过这出其不意一击的，恐怕也没几个。”当下将这“美人三招”的练法细细说给他听，虽说只是三招，可是全身四肢，无一处没有关联，如何拔剑，如何低头，快慢部位，劲力准头，皆须拿捏得恰到好处。那第二招卧地转身，叫做“小怜横陈”。洪夫人又道：“这‘美人三招’，用的都是古代美人的名字，男人学了，未免有些不雅，好在你是孩子，也不打紧。”

韦小宝一招一式的跟着学，洪夫人细心纠正，直教了一个多时辰，才算是教会了，但真要能使，自非再要长期苦练不可，尤其第三招“飞燕回翔”，稍有错失，便杀了自己。洪夫人教他去打造一柄钝头的铅剑，大小重量须和匕首一模一样，以作练习之用。

洪安通在教众之前，威严端重，不苟言笑，但此时一直陪着夫人教招，笑嘻嘻的在旁瞧着，竟然极有耐心，待夫人教毕，说道：“夫人的‘美人三招’自是十分厉害，只不过中者必死。我来教你‘英雄三招’，旨在降服敌人，死活由心。”韦小宝大喜，跪了下来，道：“叩谢教主。”洪夫人笑道：“我可从没听你有‘英雄三招’，原来你留了教好徒儿，却不教我。”洪安通笑道：“这是刚才瞧了你的美人三招，临时想出来的，现制现卖，也不知成不成。你给我指点指点。”洪夫人横了他一眼，媚笑道：“啊哟，我们大教主取笑人啦。”洪安通道：“自来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三招，当然敌不过美人三招。”洪夫人又是一阵媚笑，娇声道：“在孩子面前，也跟我说这些风话。”

洪安通自觉有些失态，咳嗽一声，庄容说道：“白龙使年纪小，与人动手，极易给人抓住后颈，一把提起。夫人，你就将我当作是白龙使好了。”洪夫人笑道：“你可不能弄痛人家。”洪安通道：“这个自然。”

洪夫人左手伸出，抓住他身子提了起来。洪安通身材魁梧，看来总有一百七八十斤。洪夫人娇怯怯的模样，居然毫不费力的一把便将他提起。

洪安通道：“看仔细了！”左手慢慢反转，在夫人左腋底搔了一把。洪夫人格格一笑，身子软了下来。洪安通左手拿住她腋下，右手慢慢回转，抓住她领口，缓缓举起她身子，过了自己头顶，轻轻往外摔出。洪夫人身子一着地，便淌了出去，如在水面滑溜飘行。

洪夫人笑声不停，身子停住后，仍斜卧地下，并不站起。

适才洪安通搔她腋底，反手擒拿，抛掷过顶，每一下都使得极慢，韦小宝看得清清楚楚，见他姿式优美，说不出的好看，行动虽慢，仍是节拍爽利，指搔掌握，落点奇准，比之洪夫人的出手迅捷，显然又更难了几倍。洪夫人笑道：“你胳肢人家，那是什么英雄了。”说着慢慢站起。洪安通微笑道：“这招在真正英雄好汉手中，自然不会来搔你痒。可是白龙使倘若给敌人提起，定是颈下‘大椎穴’给一把抓住，那是手足三阳督脉之会，全身使不出力道，只好去轻搔敌人腋底‘极泉穴’，这穴属手少阳心经，敌人非松手不可。白龙使有了力气，便能甩敌过顶，一摔之际，同时拿闭了敌人肘后‘小海穴’和腋下‘极泉穴’。将他摔在地下，他已然动弹不得。”韦小宝拍手笑道：“这一招果然妙极。”洪安通道：“你熟练之后，出招自是越快越好。”

他跟着俯伏地下，洪夫人伸足重重踏住了他后腰，右手取过倚在门边的门闩，架在他颈中，娇声笑道：“你投不投降？”

洪安通笑道：“我早就投降了！我向你磕头。”双腿一缩，似欲跪拜，右臂却慢慢横掠而出，碰到门闩，喀喇一声响，门闩竟尔断折。

韦小宝吓了一跳，他手臂倘若急速挥出，以他武功，击断门闩并不希奇，但如此缓缓的和门闩一碰，居然也将门闩震断，却大出意料之外。

洪安通道：“你缩腿假装向人叩头，乘势取出匕首。你手上虽没我的内力，但你的匕首锋利异常，敌人任何兵器都可一削而断。”他口中解说，突然间一个筋斗，向洪夫人胯下钻去。

韦小宝一怔，心想他以教主之尊，怎地从女子胯下钻过？

虽然是他的妻子，似乎总是不妥。哪知洪安通并非真的钻过，只一作势，左手已抓住夫人右脚足踝，右手虚点她小腹，道：“这是削铁如泥的匕首，敌人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挣扎。”说着慢慢站起。

洪夫人头下脚上，给他倒提起来，笑道：“快放手，成什么样子？”

洪安通哈哈大笑，右手搂住她腰，放直她身子，说道：“白龙使，你身材矮小，不能倒提敌人，那么抓住他足踝一拖，就算拖他不起，匕首指住他小腹，敌人也只好投降。那时你便得在他胸口‘神藏’‘神封’‘步廊’等要穴踢上几脚，防他反击。”

韦小宝大喜，道：“是，是！这几脚是非踢不可的。”洪安通双平反负背后，让夫人拿住，洪夫人拿着半截门闩，架在他颈中。洪安通笑道：“敌人拿住我双手，自然扣住我手腕脉门，教我手上无力。难以反击。当此情景，本来只好用脚……”他话未说完，洪夫人“啊”的一声，笑着放手，跳了开去，满脸通红，道：“不能教孩子使这种下流招数。”

洪安通笑道：“‘撩阴腿’哪里是下流招数了？”正色说道：“下阴是人身要害。中者立毙，即是名门大派的拳脚之中，也往往有‘撩阴腿’这一招，少林派有，武当派也有，不足为奇。不过敌人在你背后，你双手被制，颈中架刀，只好使‘反撩阴腿’。”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道：“但敌人也必早防到你这一着，见你腿动，多半一刀先将你的小脑袋砍了下来。因此撩阴反踢这招便用不着。”他这时双臂反在背后，给洪夫人抓住了手腕，突然双手十指弯起，各成半球之形，身子向后一撞，十指便抓向洪夫人胸部。

洪夫人向后急缩，放脱了他手腕，啐道：“这又是什么英雄招式了？”

洪安通微微一笑，道：“人身胸口‘乳中’‘乳根’两穴，不论男女，都是致命大穴。白龙使，那人既能将你双手反剪握住，武功自是不低，何况多半已拿住你手腕穴道，就算给你抓中了，本来也不要紧，但他一见你使出这等手势，自然而然的会向后一缩，待得想起你手上使不出力道，已然迟了一步。夫人，你再来抓住我双手。”洪夫人走上两步，轻轻在他反剪的手背上打了一记，然后伸左手握住他双手手腕，上身后仰，不让他手指碰到自己胸口。洪安通道：“看仔细了！”背脊后撞，十指向洪夫人胸口虚抓。洪夫人明知他这一抓是虚势，还是缩身避让。洪安通突然一个倒翻筋斗，身子跃起，双腿一分，已跨在她肩头，同时双手拇指压住她太阳穴，食指按眉，中指按眼，说道：“中指使力，戳瞎敌人眼睛，拇指使力，压令敌人昏晕。但须防人反击。”又是一个空心筋斗，倒翻出去，远远跃出丈余，右手在小腿边一摸，装作摸出匕首，匕尖向外，左掌斜举，说道：“敌人的眼睛如给你这样一下戳瞎了，再扑上来势道定然厉害无比，须防他抱住了你牢牢不放。”

韦小宝见这一招甚为繁复，宛似马戏班中小丑逗趣一般，可是闪避敌刃、制敌要害，的具显效，叹道：“这一招真好，可就难练得紧了。”

洪安通道：“我教你的虽只三招，但其中包含擒拿、打穴、轻身三门功夫，有一项练得不到家，这三招便使不出。说到擒拿、打穴、轻身，每一项都须十年八年之功。但你只学跟这三招相干的，那便容易得多。”当下指点了穴道部位、擒拿手法、轻身腿劲，与他拆解数遍，演得不对便一一校正。只是韦小宝不敢骑到他头颈中去，洪安通也没教他试练。洪夫人道：“教主，我这美人三招是师父所授，当年经过千锤百炼的改正。你这英雄三招却是临时兴之所至，随意创制，比之我的美人三招又更厉害得多。不是当面捧你，大宗师武学渊深，实在令人拜服。”洪安通抱拳笑道：“夫人谬赞，可不敢当。”昨日韦小宝在大厅之上，见他不言不笑，形若木偶，心下对他很有点瞧不起，早就在想：“这样一个呆木头般的老家伙，大家何必对他怕成这个样子？”此刻见到他的真实功夫，那才死心塌地的佩服，说道：“把师父教的功夫练得纯熟，那不算希奇，教主心里要出什么新招，就随手使了出来，那才真是天下无敌了。”洪夫人问道：“为什么天下无敌？”韦小宝道：“敌人本事再大，教主使几下新招出去，他认也不认得，自然只好大叫投降。”

洪安通和夫人齐声大笑。一个微微点头，一个道：“说得不错。”

洪夫人又道：“教主，我这美人三招有三个美人的名字，你这英雄三招如此厉害，也得有三位大英雄的名头才是。”洪安通微笑道：“好，我来想想。第一招是将敌人举了起来，那是临潼会伍子胥举鼎，叫做‘子胥举鼎’。”洪夫人道：“好，伍子胥是大英雄。”洪安通道：“第二招将敌人倒提而起，那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叫做‘鲁达拔柳’。”洪夫人道：“很好，鲁智深是大英雄。你这第三招虽然巧妙，不过有点儿无赖浪子的味道，似乎不大英雄……”说到这里，格格娇笑。洪安通笑道：“怎么会不大英雄？叫个什么招式好呢？嗯，我两根食指扣住你眉毛，这叫做‘张敞画眉’。”洪夫人笑道：“张敞又不是英雄，给夫人画眉，难道也算是英雄的一招？”洪安通笑道：“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你说给夫人画眉不是英雄？”洪夫人红晕双颊，摇了摇头。

韦小宝不知张敞是什么古人，心想给老婆画眉毛，非但不是英雄，简直是个怕老婆的孱汉，他也不懂洪安通掉文，乃是在跟妻子调笑，说道：“教主，你这一招骑在敌人头颈里，骑马的大英雄可多得很，关云长骑赤兔马，秦叔宝骑黄骠马。”洪安通笑道：“对，不过关云长的赤兔马本来是吕布的。

秦琼又将黄骠马卖了，都不大贴切。有了，这一招是狄青降伏龙驹宝马，叫做‘狄青降龙’，他降服的那匹宝马，本来是龙变的。”

洪夫人拍手笑道：“好极！狄青上阵戴个青铜鬼脸儿，只吓得番邦兵将大呼小叫，落荒而逃，那自然是位大英雄。只不过咱们叫做神龙教……”洪教主微笑道：“不相干，就算是龙，也有给人收伏得服服帖帖的时候。”洪夫人“呸”的一声，满脸红晕，眼中水汪汪地满是媚态。当下韦小宝又将“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一一试演，手法身法不对的，洪安通和夫人再加指点。这六招功夫甚是巧妙，韦小宝一时之间自难学会。洪教主说不用担心，只消懂了练习的窍门，假以时日，自能纯熟。待得教毕，已是中午时分了。

洪夫人坚决不收匕首，还了给韦小宝，说道：“你武功还没练好，这次去为教主办事，须得这等利器防身。”又道：“白龙使，本教之中，能得教主亲自点拨功夫的。除我之外，便是你一个了。”韦小宝道：“那不知是属下几生修来的福气。”

洪夫人道：“你当忠心给教主办事，以报答教主的恩德。”韦小宝道：“是。”洪夫人道：“你这就去罢，明天一早和胖头陀、陆高轩他们乘船出发，不用再来告辞了。”

韦小宝答应了，向二人恭恭敬敬的行礼，转身出门，走到门边，回头道：“夫人，如果我活到八十岁，那时教主和夫人再各教我三招，好不好？”

洪夫人微微一怔，随即明白这是他的善祷善颂，他现下不过十四五岁，到八十岁还有六十几年，但教主和自己是寿与天齐，再活六十几岁自是应有之义，嘻嘻一笑，说道：“我答应你了。你八十岁生日，教主和我再各传你三招。等到你一百岁大寿，我们又各传三招，叫做‘老寿星三招’、‘老婆婆三招’。”韦小宝道：“不，夫人那时仍跟今日一样年轻美丽，多半你和教主更年轻了些，传我的是……是……‘金童三招’、‘玉女三招’。”

洪安通和夫人哈哈大笑。

胖头陀和陆高轩两人坐在厅外山石上等了甚久，始终不见韦小宝出厅，惊疑不定，不知有什么变故，待见他笑容满脸的出来，才放了心。两人想问，又不敢问。韦小宝道：“教主和夫人传了我不少精妙的武功。”胖头陀和陆高轩齐声道：“恭喜白龙使。本教之中，除了夫人之外，从未有人得教主传过一招半式。”韦小宝洋洋得意，道：“教主也这么说。”陆高轩道：“白龙使得教主宠幸，实是本教创教以来，从所未有。”向胖头陀望了一眼，问韦小宝道：“教主和夫人可曾说起，何时赐给我们‘豹胎易筋丸’的解药。”

韦小宝奇道：“这‘豹胎易筋丸’还得有解药？难道……难道……这是毒药？”陆高轩道：“也不能这么说，咱们回家详谈。”

向竹厅瞧了几眼，脸上大有戒慎恐惧之色。

三人回到陆家，韦小宝见胖陆二人神色郁郁，心下起疑，问道：“这‘豹胎易筋丸’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毒药还是灵丹？”胖头陀叹道：“是毒药还是灵丹，那也得走着瞧呢！咱三人的性命，全在白龙使的掌握之中了。”韦小宝一惊，问道：“为什么？”

胖头陀向陆高轩瞧去，陆高轩点了点头。胖头陀道：“白龙使，人家客气的，叫我胖尊者，不怎么客气的，叫我胖头陀。可是我瘦得这般模样，全然名不副实，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儿奇怪？”韦小宝道：“是啊。我早在奇怪，猜想是人家跟你开玩笑，才这样叫的。可是教主也叫你胖头陀，他老人家可不会取笑你啊。”

胖头陀叹了口长气，道：“我服豹胎易筋丸，这是第二次了，那真是死去活来，现在还常常做噩梦。我本来很矮很胖，胖头陀三字，名不虚传。”

韦小宝道：“啊，一服豹胎易筋丸，你就变得又高又瘦了？那好得很啊，你现在相貌堂堂，威武之极，从前是个矮胖子，一定不及现在神气。”

胖头陀苦笑，说道：“话是不错，可是你想想，一个矮胖子，在三个月之内，身子忽然拉得长了三尺，全身皮肤鲜血淋漓，这番滋味好不好受？若不是运气好，终于回归神龙岛，教主又大发慈悲，给了解药，我只怕还得再高两尺。”韦小宝不禁骇然，道：“咱们三人也服了这药丸，我再高两尺，还不打紧。你如再高两尺，那……那可未免太高了。”

胖头陀道：“这豹胎易筋丸药效甚是灵奇，服下一年之内，能令人强身健体，但若一年满期，不服解药，其中猛烈之极的毒便发作出来。却也不一定是拉高人的身子，我师哥瘦头陀本来极高，却忽然矮了下去，他本来极瘦，却变得肿胀不堪，十足成了个大胖子。”

韦小宝笑道：“你胖尊者变瘦尊者，瘦尊者变胖尊者，两人只消对掉名字，岂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胖头陀脸上微有怒色，摇头道：“不成的。”韦小宝连忙道歉：“对不起，胖尊者，我说错了，请勿见怪。”

胖头陀道：“你执掌五龙令，我是下属，就算打我骂我，我也不会反抗，何况这句话也不是有意损人。我和师兄二人的脾气性格，相貌声音，全然大不相同，单是一胖一瘦换个名字，并不能让胖尊者变瘦尊者，瘦尊者变胖尊者。”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

胖头陀续道：“五年之前，教主派我和师哥去办一件事。

这件事十分棘手，等到办成，已过期三天，立即上船回岛，在船里药性已经发作，苦楚难当。师哥脾气十分暴躁，狂性大发，将船上桅杆一脚踢断了，这艘船便在大海中漂流，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高，越来越瘦，他偏偏越来越矮，越来越胖。这豹胎易筋丸能将矮胖之人拉成瘦长，高瘦之人压成矮胖，洪教主也当真神通广大之至。这样漂流了两个多月，那时只道两人再也难以活命。船上粮食吃完，我们将梢公水手一个个杀来吃了，幸好侥天之幸，碰上了另一艘船，才得遇救，我们逼着那船立即驶来神龙岛。教主见事情办得妥当，我们又不是故意耽搁，便赐了解药。我们这两条性命才算捡了回来。”

韦小宝越听越惊。转头向陆高轩瞧去，见他脸色郑重，知道胖头陀之言当非虚假，说道：“那么我们在一年之内，定须取得八部《四十二章经》，回归神龙岛了？”陆高轩道：“八部经书一齐取得，自是再好不过，但这谈何容易？只要能取得一两部，及时赶回，教主自然也会赐给解药。”

韦小宝心想：“我手中已有六部，当真没奈何时，便分一两部给教主，又有何难？”当即放心，笑道：“这次倘若教主不赐解药，说不定咱们小的变老，老的变小。我变成七八十岁的老公公，你们两位却变成了小娃娃，那可有趣得紧了。”

陆高轩身子一颤，道：“那……那也并非不能。”语气之中，甚是恐惧，又道：“我潜心思索，这豹胎易筋丸多半是以豹胎、鹿胎、紫河车、海狗肾等等大补大发的珍奇药材制炼而成，药性显然是将原来身体上的特点反其道而行之。猜想教主当初制炼此药，是为了返老还童，不过在别人身上一试，这药效却不易随心所欲，因此……因此……”韦小宝道：“因此教主自己就不试服，却用在属下身上。”陆高轩忙道：“这是我的猜想，决计作不得准。请白龙使今后千万不可提起。”

韦小宝道：“两位放心，包在我身上，教主定给解药。两位请坐，我去给方姑娘说几句话。”他昨日见到了沐剑屏，急于要告知方怡。

陆高轩道：“洪夫人已传了方姑娘去，说请白龙使放心，只要你尽心为教主办事，方姑娘在岛上只有好处。”韦小宝吃了一惊，道：“方……方姑娘不跟我们一起去？”陆高轩道：“洪夫人差人来传了她去，有言留给内人，是这样说的。还说赤龙门那位沐剑屏沐姑娘也是一样。”

韦小宝暗暗叫苦，他刚才跟无根道人说，要在赤龙门中挑选几人同去，其意自然只在沐剑屏，哪知洪夫人早已料到，颤声问道：“夫人……夫人是不放心我？”

陆高轩道：“这是本教的规矩，奉命出外替教主办事，不能携带家眷。”韦小宝苦笑道：“这两个姑娘又不是我家眷。”陆高轩道：“那也差不多。”

韦小宝本来想到明日就可携同方沐二女离岛。心下十分欢喜，霎时之间，不由得没精打采，寻思：“教主和夫人果然厉害，豹胎易筋丸箍子套在我头上还不够，再加上我大小老婆的两道箍子。”

次日清晨，韦小宝刚起身，只听得号角声响，不少人在门外大声叫道：“白龙门座下弟子，恭送掌门使出征，为教主忠心办事。”跟着鼓

乐丝竹响起。韦小宝抢出门去，只见门外排着三四百人。一色白衣，有老有少。众人齐声高呼：“掌门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其后有数十名青衣教众，是来相送代掌门使胖头陀的。

韦小宝自觉神气，登时精神一振，带同胖头陀、陆高轩二人，便即上船。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无根道人、张淡月、殷锦等人行礼作别，忽听得马蹄声响，两骑马驰到船边。马上两人都身穿白衣，竟是方怡和沐剑屏二女。韦小宝大喜，心中怦怦乱跳，寻思：“莫非夫人回心转意，又放她们和我同去么？”

方沐二女翻身下马，走上几步。方怡朗声说道：“奉教主和夫人之命，前来相送白龙使出征。”韦小宝心一沉：“原来只是送行。”方怡又躬身道：“属下方怡、沐剑屏，奉夫人之命自赤龙门调归白龙门，齐奉白龙使号令。”韦小宝一怔，随即恍然大悟：“原来你……你早已是神龙教赤龙门的属下，一路上装腔作势，是奉教主之命，骗我上神龙岛来。胖尊者硬请不成功，你就来软请。”想到此节，只觉满心不是味儿，本想和她二人说几句亲热话儿，却也全无兴致，忽然想起一事，对陆高轩道：“陆先生，服侍我的那小丫头双儿，你去叫人放出来，我要带了同去。”陆高轩道：“这个……”韦小宝大怒，喝道：“什么这个那个的？快放！”他厉声一喝，陆高轩竟不敢违抗，应道：“是，是！”向船上随从嘱咐了几句。那人一跃上岸，飞奔而去。过不多时，便见两乘马迅速奔来，当先一匹马上乘者身形纤小，正是双儿。她不等勒定马匹，叫道：“公子！”便从鞍上飞身而起，轻轻巧巧的落在船头，在无根道人等大高手眼中，这手轻功也不算如何了不起，只是见她年纪幼小，姿势又甚美观，都喝了声彩。

初时韦小宝见坐船驶走，生怕双儿落入奸人之手，常自担心，她武功虽强，毕竟年纪幼小。人又温柔斯文，不明世务，在海船上无处可走，必定吃亏，待见到方怡也是神龙教下弟子，猛然想起，自己坐到岛上的那艘海船自然也是教中之物。他见到双儿，十分喜欢，拉住她手，但见她容色憔悴，双眼红肿，显是哭过不少次数，忙问：“有人欺侮了你吗？”

双儿道：“没……没有，我只是记挂着相公。他们……他们关了我起来。”韦小宝道：“好啦！咱们回去了。”双儿道：“这里……毒蛇很多。”说着哇的一声，又哭了出来。韦小宝向方怡又望了一眼，想起她引自己走入林中，让毒蛇咬噬，诸多做作，海船上种种甜言蜜语，全是假意，不由得甚是气愤，向她狠狠白了一眼，说道：“开船罢！”

船上水手拔锚起碇，岸上鞭炮声大作，送行诸人齐声说道：“恭祝白龙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为教主立下大功！”

海船乘风扬帆，缓缓离岛。岸上众人大声呼叫：“教主宝训，时刻在心……

韦小宝心想：“我若不知方姑娘已经入教，倒会时时刻刻记着她。这么一来，倒也一无牵挂。”但想到来时方怡的柔情缠绵，心下不禁一片惆怅。又想：“她们两个怎么会入了神龙教，当真奇哉怪也。是了，她们给章老三一伙人捉了去，庄少奶说托人去救，定是救不出来，于是便给神龙教逼得入了伙。小郡主服了教主的毒药，方姑娘当然也服了。嗯，方姑娘如不听话，不来骗我上神龙岛，她也得毒发身亡，那是无可奈何，倒也怪她不得。不过这小娘皮装模作样，骗老公不花本钱，不是好人！他妈的，神龙教到底是干什么的？老子虽然做了白龙使，可就全然胡里胡涂！”想到这些事全因章老三而起，心道：“这老家伙不知是属于什么门，老子将来如回神龙岛，将他调到白龙门来，每天打这老家伙三百板屁股。”又想：“章老三不知是不是在岛上？他多半不敢禀报教主，说我就是小桂子，否则教主听他说已捉到了我这么个大人物，转手又即放了，非杀他的头不可。他是老家伙，不是小白脸，教主和夫人本来就要杀了，犯了这样的事，那还有不杀他妈的十七、十八次？对！胖头陀不敢拆穿西洋镜，章老三也不敢拆穿东洋镜。只不过有一件事弄不明白，夫人喜欢小白脸，倒不奇怪，教主为什么也喜欢？”